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來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永樂北藏第一五〇冊目錄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宋贊寧共智輪撰 (宅一—阜十)

.....

進高僧傳表

宅一

臣僧贊寧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勅旨  
俾修高僧傳與新譯經同入藏者臣等遐求  
事跡博採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  
庭進上益琅函而更廣延玉曆以彌長臣等  
誠憂誠恐兢惕之至臣等聞渾儀之外別有  
釋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寶釋天可則阿難記  
事而載言僧寶堪稱慧皎為篇而作傳猗歟  
我佛號大徧知知教法之無依委帝王之有  
力當二千載之後屬一萬年之初伏惟應運

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神  
龍在天愛日升上土疆開闢四夷請吏而貢  
琛時律均和百穀登敷而棲畝耕籍田而又  
勸賜酺飲以咸歡儒術特興玄風爰振是以  
麒麟非中國之物白雉非草莽之禽今遊苑  
囿之間且類牢籠之畜近以從澶至濮黃河  
牽一帶之清自古及今青史載千年之應斯  
蓋陛下來從不動之地示為長壽之王翻譯  
成經製甚深之御序迴文作頌演無盡之法  
音仍降鳳書今編僧史屬此雍熙之運伸其

貞觀之風合選兼才豈當未學得不擒犀截  
 角搯翠刪毛精求出類之人取法表年之史  
 所恨空門寡學釋曹何知或有可觀實錄聊  
 纂於陳壽如苞深失戾經宜罪於馬遷副陛  
 下遺賢必取之心助陛下隆興咸修之美今  
 遇乾明聖節謹令弟子賜紫顯忠同元受勅  
 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睿慈略賜御覽  
 恭惟聖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惇史之臣儻  
 示天機今知凡例如得操北斗而斟酌或示  
 刀圭執南箕而簸揚方除糠粃臣等冒黷天

顏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言

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臣僧贊寧上表

批答

勅通慧大師贊寧省所令左街天壽寺賜紫  
 僧顯忠進編修有宋高僧傳三十卷事具悉  
 一乘妙道六度生玄門代有奇人迭恢聖教若  
 無纂述何以顯揚繫爾真流棲心法苑成茲  
 編集頗効辛勤備觀該總之能深切歎嘉之  
 意其所進高僧傳已令僧錄司編入大藏今  
 賜絹三千匹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冬寒想比清休否遺書指不多及十八日勅  
宋高僧傳序

臣聞賢劫繇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  
受富以無疆最靈之氣勃于中大聖之師居  
于上偉哉釋迦方隱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  
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為僧相喜示沙門  
言與行而可觀槩兼觚而爭錄是以王巾僧  
史孫綽道賢摹列傳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  
蓋欲希顏之者慕藺之儔成飛錫之應其作  
曳山之上士時則裴子野著眾僧傳稊法濟

撰高逸沙門傳陸杲述沙門傳釋寶唱立名  
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推輪土鼓為咸池  
之坏噐焉知來者靡曠其人慧較刊修用實  
行潛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今  
六百載行道之人弗墜于地者矣爰自貞觀  
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此作生幾聞斯文將  
缺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華來世無久虛地  
天奏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  
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挺德斗電均威踐  
大道也生穡黃輪執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

弟子之職講信修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  
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  
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淡慮長生授術時開太  
一之壇續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圖揭漢  
梵夾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  
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  
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  
董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  
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誅銘或徵志記或問輶  
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略

同讎校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  
僧寶之瓌竒知佛家之富貴昔者嘉祥筆削  
盡美善於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於關輔蓋  
是拘於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  
羅舉之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  
不供臣等分面徵搜各塗構集如見一家之  
好且無諸國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  
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矧  
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摭辭因事言時為傳  
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



為式選千里之駿駒竹編見書實六和之年  
 表觀之者務進悟之者思齊皆登三藐之山  
 悉入薩云之海永資聖曆俱助皇明齊愛日  
 之炳光應嵩山之呼壽云爾時端拱元年乾  
 明節臣僧贊寧等謹上

譯經篇第一法變梵成華通凡入聖  
 義解篇第二尋文見義得意忘言  
 習禪篇第三修至無念善惡都亡  
 明律篇第四嚴而少思正而急護  
 護法篇第五法有名師外禦其侮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感通篇第六化于世間觀之難測  
 遺身篇第七以穢漏體迴金剛身  
 讀誦篇第八十種法師此為高赤  
 興福篇第九有為之善其利博哉  
 雜科聲德十統攝諸科同歸高尚

宋高僧傳卷第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一正傳三人  
 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一  
 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二

第一五〇册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三 慧明

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

釋義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髻亂之時辭親落髮徧詢名匠廣採羣籍內外閑習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加以勤無棄時手不釋卷弱冠登具愈堅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發足初至耆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舶餘皆退罷淨奮勵孤行備歷艱險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會長俱加禮重驚

峯雞足咸遂周遊鹿苑祇林並皆瞻矚諸有聖跡畢得追尋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天后親迎于上東門外諸寺緇伍具幡蓋歌樂前導勅於佛授記寺安置焉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翻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至長安癸卯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呪王莊嚴王陀

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毗柰耶  
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  
設六門教授等論及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  
北印度沙門阿你真那證梵文義沙門波崙  
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  
德感勝莊禰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成均  
太學助教許觀監護繕寫進呈天后製聖教  
序今標經首暨和帝神龍元年乙巳於東洛  
內道場譯孔雀王經又於大福先寺出勝光  
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沙門

盤度讀梵文沙門玄傘筆受沙門大儀證文  
沙門勝莊利貞證義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  
盧粲潤文正字祕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  
護帝深崇釋典特抽睿思製大唐龍興三藏  
聖教序又御洛陽西門宣示羣官新翻之經  
二年淨隨駕歸雍京置翻經院於大薦福寺  
居之三年詔入內與同翻經沙門九旬坐夏  
帝以昔居房部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  
祉荷茲往澤重闡鴻猷因命法徒更重傳譯  
於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藥師瑠璃光佛本

願功德經帝御法筵手自筆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毗奈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語梵本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恒證義玄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溼彌羅國王予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

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乂二十餘人次又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祕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辛亥復於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傳內法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率堵即諸律中樞度

跋渠之類蓋梵音有楚夏耳約七十八卷淨  
雖徧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譯綴之暇曲授學  
徒凡所行事皆尚急護漉囊滌穢特異常倫  
學侶傳行徧于京洛美哉亦遺法之盛事也  
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  
官供所出跋窳堵唯存真本未暇覆疏而逼  
泥曰然其傳度經律與奘師抗衡比其著述  
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爾時  
方曉矣今塔在洛京龍門北之高岡焉  
系曰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譬諸

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爲枳枳橘之呼雖  
殊而辛芳榦葉無異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樹  
即東夏之楊柳名雖不同樹體是一自漢至  
今皇宋翻譯之人多矣晉魏之際唯西竺人  
來止稱尼拘耳此方叅譯之士因西僧指楊  
柳始體言意其後東僧徃彼識尼拘是東夏  
之柳兩土方言一時同了焉唯西唯東二類  
之人未爲盡善東僧徃西學盡梵書解盡佛  
意始可稱善傳譯者宋齊已還不無去彼迴  
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政者奘師淨師爲得

其實此二師者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周禮象胥氏通夷狄之言淨之才智可謂釋門之象胥也歟

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華言光明卷一其國境近觀音宮殿禰陀落伽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為建支王師智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無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不樂習尼捷子諸論乃削染出家蓋宿植之力也後隨師往中印度那爛陀

寺學修多羅阿毗達磨等洎登戒法徧聽十八部律又詣西印度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全通三藏次復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東行佛誓躰人等二十餘國聞脂那佛法宗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開元己未歲達于廣府勅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二禪師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禮焉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兩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

廩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注道場質明京城士庶皆云智慧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生法之神驗也于時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門用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今歸國行有日矣將者聞智智曰吾是梵僧

且非蕃胡不干明根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將之鴈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詔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銓其愛久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瑛摩王食頃問王今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

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  
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  
今王遣迴略覲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  
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  
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像又  
勸河東郡王於毗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  
曰此二人者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凡  
先覺多此類也智理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  
戒律祕呪餘書隨問剖陳如鐘虛受有登其  
門者智一覲其面永不忘焉至於語默興居

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  
津涯自然率服矣自開元七年始屆番禺漸  
來神甸廣敷密藏建曼拏羅依法製成皆感  
靈瑞沙門一行欽尚斯教數就諮詢智一一  
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  
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勅於資聖寺  
翻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卷  
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  
嵩岳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  
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



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剛綴成  
文復觀舊隨求本中有闕章句加之滿足智  
所譯總持印契凡至皆驗秘密流行爲其最  
也兩京稟學濟度殊多在家出家傳之相繼  
二十年壬申八月旣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  
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毗盧遮那佛  
旋遶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  
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  
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於龍門南伊川之  
右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奉勅謚國師

之號灌頂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素所歸奉  
述碑紀德焉

系曰五部曼拏羅法攝取鬼物必附麗童男  
處女去疾除祲也絕易近世之人用是圖身  
口之利乃寡徵驗率爲時所慢吁正法醜薄  
一至於此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 慧明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  
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  
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

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  
徹矣師大異之與受菩薩戒引入金剛界大  
曼荼羅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洎登具戒  
善解一切有部諳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  
共譯凡學聲明論一紀之功六月而畢誦文  
殊普賢行願一年之限無夕而終其敏利皆  
此類也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于三  
載師未教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  
菩薩像皆東行寐寤乃知空是真法器遂允  
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梨法及毗盧

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厥後師往  
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即開元二十年矣  
影堂既成追謚已畢曾奉遺旨令徃五天并  
師子國遂議遐征初至南海郡採訪使劉巨  
鄰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  
衆空自對本尊祈請旬日感文殊現身及將  
登舟採訪使召誠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  
賓等曰今三藏徃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  
主好將三藏并弟子舍光慧習等三七人國  
信等達彼無令踈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

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  
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  
救護慧習等亦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  
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  
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十一即時風偃海澄  
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  
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習誦娑竭龍王經  
遶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將  
入城步騎羽衛駢羅衢路王見空禮足請住  
宮中七日供養日以黃金角滿盛香水王爲

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輔佐如王之禮焉  
空始見普賢阿闍梨遂奉獻金寶錦繡之屬  
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  
悲胎藏建立壇法并許舍光慧習等同受五  
部灌頂空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  
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  
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一日王作調  
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  
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踢跌舉  
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

載還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衣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氎等奉勅權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後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自持寶箱宅一賜紫袈裟一副十三親爲披擗仍賜絹二百匹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餅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餅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今再止隨止隨効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

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十二載勅今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元寺節度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別爲功德使開府李元琮受法并授金剛界大曼荼羅是日道場地震空曰羣心之至也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初鑿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爲帝

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袂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勅令於終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大樂薩埵舒毫發光以相證驗位鄰悉地空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肅宗厭代代宗即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畢帝爲序焉頒行之日慶雲俄現舉朝表賀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勅賜錦繡褥十二領繡

羅幡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勅近侍大臣諸禁軍使並入灌頂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薩爲上座制許之此蓋慊憍陳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往五臺山修功德于時慧星出焉法事告終星亦隨沒秋空至自五臺帝以師子驄并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入賜浴道供帳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表云爰自幼年承寧先師三藏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復遊五印度求所未授者并諸經論

計五百餘部天寶五載却至上都上皇詔入  
內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翻度肅宗於  
內立護摩及灌頂法累奉二聖今鳩聚先代  
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陛下  
恭遵遺旨再使翻傳利濟羣品起于天寶迄  
今大曆六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并  
目錄及筆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誦儀軌  
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勅付中外並編入一  
切經目錄中李憲誠宣勅賜空錦綵絹八百  
疋同翻經十大德各賜三十疋沙門潛真表

謝僧俗弟子賜物有差又以京師春夏不雨  
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  
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  
日大雨云足帝賜紫羅衣并雜綵百匹弟子  
衣七副設千僧齋以報功也空進表請造文  
殊閣勅允奏貴妃韓玉華陽公主十五同成之捨  
內庫錢約三千萬計復翻孽路茶王經宣賜  
相繼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揚妙法  
誠勗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  
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

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誼阿字了法不生  
證大覺身若指諸掌重重囑累一夜命弟子  
趙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茶毗儀軌以貽  
後代使準此送終遷稽首三請幸乞慈悲久  
住不然衆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  
上表告辭勅使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  
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固讓不俞空甚不  
悅且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當  
逝矣柰何臨終更竊名位乃以五股金剛鉢  
杵先師所傳者并銀盤子菩提子水精數珠

留別附中使李憲誠進六月十五日香水澡  
沐東首倚卧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  
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弟子慧朗次紹灌  
頂之位餘知法者數人帝聞輟視朝三日賜  
絹布雜物錢四十萬造塔錢二百餘萬勅功  
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空未終前諸僧夢千  
仞寶臺攬文殊新閣頽金剛杵飛上天又興  
善寺後池無故而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萎七  
月六日茶毗帝詔高品劉仙鶴就寺置祭贈  
司空謚曰大辯廣正智三藏火滅收舍利數

百粒八十粒進內其頂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於總持門最彰殊勝測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嘗因歲旱勅空祈雨空曰過某日可禱之或強得之其暴可怪勅請本師卷一金剛智設壇果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掬法同在便殿空時時反手搔背羅曰借尊師如意時

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中山有巨蛇樵采者徃徃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為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空凡應詔祈雨無他軌則但設一繡座手皴旋數寸木



神子念呪擲之當其自立於座上已伺其吻  
角牙出目瞬則雨至矣又天寶中西蕃大石  
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  
空秉香鑪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  
五百負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  
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十七四月二十日  
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  
間見神兵長偉鼓角誼鳴山地崩震蕃部驚  
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  
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

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  
終三朝所賜墨制一皆進納生禁死哀西域  
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嗣其法位慧朗師  
也御史大夫嚴郢為碑徐浩書之樹於本院  
焉

系曰傳教冷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  
空為二祖慧朗為三祖已下宗承所損益可  
知也自後岐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  
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  
鳳皇鳳皇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

乎

宋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兢 兢居陵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兢切  
 僕 州名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僕切  
 擘 取也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擘切  
 醔 徒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醔切  
 募 徒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募切  
 輒 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輒切  
 蘭 徒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蘭切  
 牝 徒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牝切  
 詠 徒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詠切

名 燼 燼直中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燼切  
 閩 閩西堂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閩切  
 官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官切  
 中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中切  
 女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女切  
 斷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斷切  
 誰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誰切  
 力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力切  
 水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水切  
 環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環切  
 公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公切  
 回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回切  
 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纂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纂切  
 祖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祖切  
 管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管切  
 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髦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髦切  
 莫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莫切  
 抱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抱切  
 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系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系切

宋高僧傳卷第二

宅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二 正傳十五人  
附見八人

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一 達摩  
一 荆多

唐洛京智慧傳二

唐玉華寺玄覺傳三

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四 嵩公  
寶迷

唐波凌國智賢傳五 會  
寧

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六

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七 順  
貞

唐尊法傳八

唐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九 阿難律本又  
師迦葉師

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十

唐洛京大徧空寺實又難陀傳十一

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十二

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十三

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十四 明  
佺

周洛京寂友傳十五

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 達摩  
荆多

釋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

露飯王之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  
子義翻為善無畏一云輸波迦羅此名無畏  
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荼  
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齋德藝故歷  
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昆弟  
嫉能稱兵構亂闕牆斯甚薄伐臨戎流矢及  
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  
忍而曲赦乃杖淚白母及告羣臣曰向者親  
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  
兄固求入道毋哀許之密與傳國寶珠猶諸

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  
三昧聚沙為塔僅一萬所黑蛇傷指而無退  
息復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修禪誦口放白  
光無風三日舟行萬里屬商人遇盜危於併  
命畏恤其徒侶默諷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  
相羣盜果為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依指蹤  
夷險尋越窮荒又逾毒水纒至中天竺境即  
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問捨位  
之由稱歎不足是日攜手同歸慈雲希陰一  
境丕變畏風儀爽俊聰叡超羣解究五乘道

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藝術伎能悉聞  
精練初詣那爛陀寺此云施無厭也像法之  
泉源衆聖之會府畏乃捨傳國寶珠瑩于大  
像之額畫如月魄夜若曦輪焉寺有達摩拈  
多者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  
十許其實八百歲也玄奘三藏昔曾見之畏  
投身接足奉爲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  
僧震旦人也畏現其鉢中見油餌尚溫粟飯  
猶暖愕而歎曰東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  
熟而返也拈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學焉後乃

授畏總持瑜伽三密教也龍神圍遶森在目  
前其諸印契一時頓受即日灌頂爲人天師  
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  
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  
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  
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根殊性異燈亦  
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以綱  
總攝於諸定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  
于時畏周行大荒徧禮聖迹不憚艱險凡所  
履處皆三返焉又入雞足山爲迦葉剃頭受

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有猛獸前導深入山穴穴明如晝見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感得未曾有復鍛金如貝葉寫般若經鎔中金爲窠觀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遊方日久謂爲已歿旦夕泣淚而喪其明泊附信問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滅後外道崢嶸九十六宗各專其見畏皆隨所執破滯析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

圓而任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彼以念制狂即身觀佛掬多曰善男子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至迦濕彌羅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菴國有白鼠馴逸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法爲金字列在空中時突厥官人以手按乳乳爲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

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舉刃三斫而肢體無傷揮劍者唯聞銅聲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念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耶言訖沖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胡人貪貨率衆合圍畏密運心印而蕃豪請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州禮足而滅此亦猶迦毗羅神送連眉也畏以駝負經至西州涉于河龍陷駝足没于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往龍宮宣

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駝出岸經無沾濕焉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真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為教主自寧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賓大士於天宮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魏巍法門於斯為盛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契叅變化之功承詔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

而術者手足無所施矣開元四年丙辰齋梵  
夾始屆長安勅於興福寺南院安置續宣住  
西明寺問勞重疊錫貺異常至五年丁巳奉  
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開  
題先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  
語無著筆受綴文繕寫進內帝深加賞歎有  
勅畏所將到梵本並令進上昔有沙門無行  
西遊天竺學畢言歸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  
所獲夾葉悉在京都華嚴寺中畏與一行禪  
師於彼選得數本並總持妙門先所未譯十

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大毗盧  
遮那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者  
撮其要耳曰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剛綴辭理文  
質相半妙諧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  
要門斯文爲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  
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呪毗柰耶也即  
祕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合輒讀  
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  
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



即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  
耳畏性愛恬簡靜慮怡神時開禪觀獎勸初  
學奉儀形者蓮華敷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  
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法侶請謁唯  
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門人

之禮焉一行禪師者帝王宗重時賢所歸定  
慧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  
畏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天  
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  
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

大雪蔽空靈塔出鑪瑞花飄席衆皆稱歎焉  
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  
雨畏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召龍致雨必暴  
適足所損不可爲也帝強之曰人苦暑病矣  
雖風雷亦足快意辭不獲已有司爲陳請兩  
具宅二幡幢螺鈸六備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  
撤之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呪  
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赤色矯首瞰水  
面復潛于鉢底畏且攬且呪頃之有白氣自  
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畏謂力士曰亟

去雨至矣力士馳去迴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電力士纔及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盡霑濕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謝又邛山有巨蛇畏見之歎曰欲決瀦洛陽城耶以天竺語呪數百聲不日蛇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示爲麤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蝨投于地畏連呼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攝衣作禮焉若觀

此說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現具威儀賓律師護喪事<sup>宅二</sup>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滎陽鄭氏琅邪王氏痛其安仰如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二禪師

刻偈諸信士營龕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  
戀今觀畏之遺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  
露焉累朝旱澇皆就祈請徵驗隨生且多檀  
施錦繡巾帔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于  
低榻香汗浴之洛中豪右爭施禪帔淨中澡  
豆以資浴事上襍禱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  
稱心願焉

唐洛京智慧傳

釋智慧者梵名般若刺若也姓憍答摩氏北天  
竺迦畢試國人穎悟天資七歲發心違侍二

親歸依三寶時從大德調伏軍教誦四阿舍  
滿十萬頌阿毗達磨三萬頌及年應法隨師  
徃別國納具足戒誦薩婆多近四萬頌俱舍  
二萬八千頌又誦大婆沙兼通其義七年於  
彼專習小乘後詣中天竺那爛陀寺稟學大  
乘唯識瑜伽中邊等論金剛般若經因明聲  
明醫明五律論等並依承智護進友智友三  
大論師復遊雙林經八塔徃來瞻禮十有八  
年聞南北竺頗尚持明遂徃諮稟彼有灌頂  
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入

曼荼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于一年誦徹  
三千五百餘頌常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錫  
指東方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  
飄却返抵執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臣  
舶徧歷南海諸國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風濤  
遽作船破人沒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風方  
止所齋經論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夾策已  
在岸矣於白抄內大竹筒中得之宛爲鬼物  
扶持而到乃歎曰此大乘理趣等經想支那  
人根熟矣遂東北行半月達廣州即德宗建

中初也屬帝違難奉天貞元二年始屆京輦  
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即慧舅氏之子  
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養八年上表  
舉慧翻傳有勅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衆  
者同譯得巖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  
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  
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真  
醴泉寺超悟道岸誓空並充證義六月八日  
欲翔經題勅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  
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有鄰等送

梵經出內緇伍威儀樂部相間士女翹望車  
騎交駢迎入西明寺翻譯即日賜錢一千貫  
茶三十弗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  
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  
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  
八年所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  
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進帝覽忻然慰  
勞動至勅於神策軍賜齋食櫬慧絹五百匹  
冬服一副餘人賜各有差慧表謝荅詔褒美  
同日請譯經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門  
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密梵本經伏  
奉今年四月十九日勅令王希遷精選有道  
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  
門進上荅詔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遠自西  
方來遊上國宣六根之奧義演雙樹之微言  
念以精誠所宜欽重是今翻譯俾用流行卿  
夙慕忠勤職司禁衛省覽表疏具見乃懷所  
謝知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頗有戰功預其  
中兵爲帝寵重慧得好心啓導譯務有光帝

製經序焉慧後終于洛陽葬龍門之西岡塔  
今存矣

唐玉華寺玄覺傳

釋玄覺高昌國人也西土種姓未得聞焉學  
慕大乘從玄奘三藏研覈經論亦於玉華宮

叅預翻譯及大般若經向就同請翻寶積經  
奘辭憊然覺因夢一浮圖莊嚴高大忽然推  
倒遂驚起告奘奘曰非汝身事此吾滅之微  
耳覺暗悲安做勸諸法侶競求醫藥覺後莫  
測終焉

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

高公  
寶運

釋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稟枯居醇含章縱  
指草訂之歲粹采多奇髻亂之辰殊姿特茂  
孝愛之節慈順之風率志于斯因心以極年  
甫七歲丁于內艱<sup>宅三</sup>嗌粒絕漿殆乎滅性成人  
之德見稱州里免<sup>宅三</sup>喪之後思酬罔極出家之  
志人莫我移便詣靈巖寺求師誦習曾不<sup>十</sup>決  
旬通涅槃經二帙舉眾驚駭謂為神童落髮  
已來砥礪其行揣摩義章即講涅槃宿齒名  
流咸所歎服及升上品旋學律儀又於彭城

嵩法師所得攝大乘嵩公懿德玄猷蘭薰月  
映門徒學侶魚貫鳧趨講室談筵為之踟蹰  
遂依科戒而為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  
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  
於眾中迥見推揖每敷攝論即令覆講後隱  
秦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季陵夷法網  
巖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子  
焉超邁恐罹刑憲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  
歎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迨至銅街暨於金  
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

斯見未幾因避難三蜀居于多寶寺好事者  
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時  
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  
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  
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  
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  
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總管鄧國公  
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  
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  
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

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緝未移再稔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袞盡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劫齊休旣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慧曰寺主

楷法師者聰爽溫瞻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闕與義帝城緇俗具來詔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示疾終于長安慧曰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窆于



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  
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龍朔中中臺司藩  
大夫李儼製碑歐陽通書焉

唐波凌國智賢傳會寧

釋若那跋陀羅華言智賢十二南海波凌亦曰國

人也善三藏學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門會寧  
欲往天竺觀禮聖跡泛舶西遊路經波凌遂  
與智賢同譯涅槃後分二卷此於阿笈摩經  
內譯出說世尊焚棺收設利羅等事與大涅  
槃頗不相涉譯畢寄經達交州寧方之西域

至儀鳳年初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會寧  
弟子運期奉表進經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  
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啓請施行運期奉侍其  
師因心莫比師令齋經行化故無暇影隨往  
西域也

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

釋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齋  
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  
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委何年且隆道  
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

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  
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爲鈔  
演暢幽邃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

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順貞

釋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忘

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

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

錫五臺虔誠禮拜悲泣雨淚異觀聖容倏焉

見一老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

師何所求耶波利荅曰聞文殊大士隱迹此

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禮翁曰師從彼國將佛  
頂尊勝陀羅尼經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  
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  
不齋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  
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土即是徧奉衆聖  
廣利羣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  
至弟子當示文殊居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  
裁抑悲淚向山更禮舉頭之頃不見老人波  
利驚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國取得經迴既達  
帝城便求進見有司具奏天皇賞其精誠崇

斯祕典下詔鴻臚寺英客令杜行顛與日照  
三藏於內共譯譯訖襯綃三十四匹經留在內  
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請帝流  
行是所望也帝愍其專切遂留所譯之經還  
其梵本波利得經彌復忻喜乃向西明寺訪  
得善梵語僧順貞奏乞重翻帝俞其請波利  
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  
羅尼經與前杜令所譯者呪韻經文少有同  
異波利所願既畢却持梵本入于五臺莫知  
所之或云波利隱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曆中南嶽雲峯寺沙  
門法照入五臺山禮金剛窟夜之未央剋責  
撲地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朗暢稱是佛  
陀波利問曰阿師如此自苦得無勞乎有何  
願樂照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真實  
無妄汝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顏十四今予得見  
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見一院題額云金剛般  
若寺宇體會健光色閃爍其院皆是異寶莊  
嚴名目不暇樓觀復沓殿宇連延罽毼密緻  
鈴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秘藏中緘金剛般

第一五〇册

若并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覩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宣言慰勞分茶賦食訖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努力修進再來可住照還至板上躡履迴眸之際波利隱焉

系曰道家尸解說有多端或隱真形而存假質矧以登地大士漏盡羅漢或此在他亡或分身易態皆以之為遊戲耳以之為利物焉其佛陀波利出没無恒變化何極出金剛窟接法照師蓋與之有緣闖然而現故杜多迦

葉久隱諸峯晉法顯往遊靈鷲見于山下焉唐尊法傳

釋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達磨華云尊法遠踰沙磧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天皇永徽之歲翻出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廣大圓滿七二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

經題但云西天竺伽梵達磨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顯慶中也又準千臂經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譯也法後不知其終

唐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阿難律本又師迦葉師

釋無極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華云無極高也出家氏族未憑書之高學窮滿字行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歲正月自西印度齋梵夾來屆長安勅令慈門寺安置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遲德等十二人同請高於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所須供辦法成之日屢現靈異京中道俗咸歎希逢沙門玄措等固請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於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而譯集

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二卷玄措筆受于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等於經行寺譯功德天法編在集經第十卷內故不別出焉

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

釋極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蜜帝此言極量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

印度俗呼廣府為支那名帝京為摩訶支那也

乃於廣州制止道場

駐錫衆知博達祈請願多量以利樂為心因歎秘蹟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灌

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

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

釋迦稍訛正云譯語錄法此曰雲岑

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

懷迪證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

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使入京經

遂流布有惟愨法師資中沈公各著疏解之

唐洛京大徧空寺實叉難陀傳

釋實叉難陀一云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葱

嶺北于闐人也智度恢曠風格不羣善大小

乘旁通異學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

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

求訪并請譯人又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

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徧空寺翻譯天后

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豪首題名品南

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

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

卷聖曆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

陽宮詔又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復製序焉

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  
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崙玄  
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恒景  
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又  
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表書再上方俞勅御  
史霍嗣光送至于闐暨和帝龍興有勅無徵  
景龍二年達于京輦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  
開遠門外頌都緇侶備幡幢導引仍飾青象  
今乘之入城勅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  
遘疾彌留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右脇累

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  
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焚之  
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  
悲智勅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  
歸于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茶毗之所起七  
層塔土俗號為華嚴三藏塔焉  
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  
釋地婆訶羅華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  
藏博曉五明戒行高竒學業勤悴而呪術尤  
工以天皇時來遊此國儀鳳四年五月表請

翻度所齋經夾仍準玄奘例於一大寺別院  
 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譯至天后垂拱末於  
 兩京東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後陟西崇福寺  
東太原寺後改大福先寺  
 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  
 等凡一十八部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語沙  
 門慧智證梵語勅諸名德助其法化沙門道  
 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證義沙門  
 思玄復禮綴文筆受天后親敷睿藻製序冠  
 首焉照嘗與覺護同翻佛頂深體唐言善傳  
 佛意每進新經錫賚豐厚後終于翻經小房

享年七十五天后勅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塔  
 見存焉  
 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  
 釋提雲般若或云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于  
 閩國人也學通大小解兼真俗呪術禪門無  
 不諳曉水昌元宅二年來扇于此謁天后十八於洛陽  
 勅今就魏國東寺後改大周東寺翻譯即以其年己  
 丑至天授二年辛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  
 論等六部七卷沙門處一筆受沙門復禮綴  
 文沙門德感慧儼法明恒景等證義智終年



卒地莫得而聞

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明

釋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羅門種因使遊此方而生於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時從長年婆羅門僧奉勅度為弟子本既梵人善開天竺書語生于唐國復練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寶思惟等所有翻譯皆召智為證兼令度語後至長壽二年癸巳智於東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一卷不詳所終有沙門明佺者不知何許人出家隸業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悉在佛授記寺尤善毗尼兼開經論天冊萬歲元年勅令判定經目佺所專纂錄編次持疑更與翻經大德二十餘人同共叅正號曰大周經錄焉智昇云雖云判定繁穢尤多徒見流行寔難憑準蓋此錄支經別品雜沓不倫致為昇公之所黜矣七二

周洛京寂友傳

釋彌陀山華言寂友觀貨邏國人也自幼出家遊諸印度徧學經論楞伽俱舍最為窮覈志傳像法不恪鄉邦杖錫孤征來臻諸夏因

第一五〇册

與實叉難陀共譯大乘入楞伽經又天授中  
 與沙門法藏等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  
 其經佛為劫比羅戰荼婆羅門說延其壽命  
 譯畢進內尋辭帝歸鄉天后以厚禮餞之  
 宋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閱 爭秋切 殲 子廉切 鏞 以灼切 愕 五各切  
 崢嶸 呼鈕切 滅也 鏞 鏞也 愕 驚也  
 豫 苦魁切 靈 莫佳切 涪 所停切 愈 余與  
 同 瞰 視也 靈 莫佳切 涪 所停切 愈 余與  
 切 詰 且平且切 涪 塵兩也 杷 善馬切 標 合位

切 淋狹 壖 乳亮而絲也 切 翔 始亮切 驟 眈  
 而長也 弗 楚頤 衰 溥毛切 泚 止禮也 覈 下華  
 切 驟 騎 切 衰 獎飾也 泚 止禮也 覈 下華  
 也 名 驟 切 衰 獎飾也 泚 止禮也 覈 下華  
 引 漸 也 盍 於亦 砥 礪 碾 氏切 柔 石也 揣 切  
 長也 盍 於亦 砥 礪 碾 氏切 柔 石也 揣 切  
 度 量 也 踰 隘 踰 許驕切 塵 也 子 居列切 懼  
 目 支 切 欵 許勿切 稔 沙錦切 蔚 紆勿切 麥  
 直 一 切 燎 狩 燎 力 矯 切 縱 入 也 狩 縛 切 分 勿  
 書 衣 也 燎 狩 燎 力 矯 切 縱 入 也 狩 縛 切 分 勿  
 索 也 謂 王 言 如 舒 救 切 火 田 為 狩 縛 切 分 勿  
 綸 其 出 如 紆 也 咀 舍 味 也 菁 子 盈 切 積 笈  
 其 立 豔 魚 豈 也 罍 罍 縛 謀 切 思 昔 綴 直 利  
 也 絨 封 古 咸 切 闕 出 丑 禁 切 馬 磧 沙 漠 曰 績 中

願 幽鋤所切  
 邏 郎賀切  
 慙 苦角切  
 沈 以轉切  
 賚 落蓋切  
 佺 此綠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三

宅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三人

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一

唐京師奉恩寺智嚴傳二

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三

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四

唐羅浮山石樓寺懷迪傳五 般若力善  
部末摩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傳六

唐丘慈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七

唐北庭龍興寺戒法傳八

唐蓮華傳九

唐大聖千福寺飛錫傳十

唐京師大安國寺子鄰傳十一

唐醴泉寺般若傳十二

唐上都章敬寺悟空傳十三

唐京師滿月傳十四 智慧  
輪

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

釋智通姓趙氏本陝州安邑人也隋大業中

出家受具後隸名總持寺律行精明經論該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博自幼挺秀即有遊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經館學梵書并語曉然明解屬貞觀中有北天竺僧齋到千臂千眼經梵本太宗勅搜天下僧中學解者充翻經館綴文筆受證義等通應其選與梵僧對譯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復於本寺出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呪一卷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字復究華言敵對相翻時皆推伏又云行瑜伽祕密教大有感通後不知所終

唐京師奉恩寺智嚴傳  
釋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質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患塵勞唯思脫屣神龍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為寺勅允題榜曰奉恩是也相次乞捨官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墨制聽許景龍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誕節剝染尋奉勅於此寺翻經多證梵文諸經成部嚴有力焉嚴重譯出生無邊法門陀羅尼經後於石鼈谷行頭陀法又充終南山

至相寺上座體道用和率從清謹不知其終  
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

釋阿你真那華言寶思惟北印度迦濕密羅  
國人利帝利種幼而捨家禪誦為業進具之  
後專精律品而慧解超羣學兼真俗乾文呪  
術尤攻其妙加以化導為心無戀鄉國以天  
后長壽二年屈于洛都勅於天官寺安置即  
以其年創譯至中宗神龍景午於佛授記天  
官福先等寺出不空胃索陀羅尼經等七部  
睿宗大極元年四月太子洗馬張齊賢等繕

寫進內其年六月勅令禮部尚書晉國公薛  
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彥伯等詳定入目施行  
那自神龍之後不務翻譯唯精勤禮誦修諸  
福業每於晨朝磨香為水塗浴佛像後方飲  
食從始洎終此為恒業衣鉢之外三隨得隨施  
後於龍門山請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  
天竺焉門徒學侶同居此寺精誠所感靈應  
寔繁壽百有餘歲以開元九年終於寺構塔  
旌表焉

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

釋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也淨行婆羅門種  
姓迦葉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羅奢羅  
學聲明僧佉等論曆數呪術陰陽讖緯靡不  
該通年逾耳順方乃迴心知外法之乖違悟  
釋門之淵默隱居山谷積習頭陀初依耶舍  
瞿沙三藏學諸經論其後遊歷五天徧親講  
肆高宗大帝聞其遠譽挹彼高風永淳二年  
遣使迎接天后復加鄭重令住東洛福先寺  
譯佛境界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中宗神  
龍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譯大寶積經屬孝

和厭代睿宗登極初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  
續其譯事翻度云卑御序冠諸其經舊新凡  
四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  
日進內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  
舍羅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  
摩證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  
亮勝莊塵外無著懷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  
神曠道本次文次有潤文官盧粲學士徐堅  
中書舍人蘇璿給事中崔璩中書門下三品  
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



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寶積用賢既廣流志  
運功最多所嫌者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  
句云莎嚩訶皆不竊考清濁遂使命章有異  
或云薩婆訶或云駛睹訶等九呼不倫楷定  
梵音悉無本旨北非梵僧傳誦不的自是執  
筆之誤故剋取武宅三桑反巴無可嚩四訶呼為正  
矣志開元十二年隨駕居洛京長壽寺十五  
年十一月四日囑誡弟子五日齋時令侍人  
散去右脅安卧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  
帝聞軫悼勅試鴻臚卿謚曰開元一切徧知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三藏遣內侍杜懷信監護喪事出內庫物務  
今優贍用鹵簿羽儀幡幢花蓋闐塞衢路十  
二月一日遷窆于洛南龍門西北原起塔勒  
石誌之

系曰西域喪禮其太簡乎或有國王酋長傾  
心致重者勿過畀之火葬若東夏僧用鹵簿  
導喪車罕聞之矣嗚呼道尊德貴不言而邀  
此不其盛歟

唐羅浮山石樓寺懷迪傳股若力善  
部木摩

釋懷迪循州人也先入法于南樓寺其山半

第一五〇冊

在海涯半連陸岸乃仙聖遊居之靈府也迪  
久探經論多所該通七略九流粗加尋究以  
海隅之地津濟之前數有梵僧寓止于此迪  
學其書語自茲通利菩提流忘初譯寶積召  
迪至京證義事畢南歸後於廣府遇一梵僧  
齋多羅葉經生三一夾請共翻傳勒成五十卷名大  
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緝綴  
文理後因南使附經入京即開元中也又乾  
元元年有罽賓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婆羅門  
三藏善部末摩箇失密三藏舍那並慕化人

朝詔以力為太常少卿末摩為鴻臚少卿並  
負外置放還本土或云各齋經至屬燕趙阻  
兵不遑宣譯故以官品榮之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傳  
釋牟尼室利華言寂默其為人也神宇高爽  
量度真率德宗貞元九年發那爛陀寺擁錫  
東來自言從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學法  
焉十六年至長安興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  
泉寺復於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裝師梵  
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塵

獸圖帝悅檀施極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  
卒于慈恩寺初默說中天竺摩伽陀國那爛  
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  
造默在寺日住者萬餘以大法師處量綱任  
西域伽藍無如其高廣矣案守護國界主經  
是般若譯牟尼證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智  
真譯語圓照筆受鑒虛潤文澄觀證義焉  
唐丘慈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  
釋勿提提羸魚華言蓮華精進本屈支城人  
也即龜茲國亦云丘慈正曰屈支時唐使車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奉朝到彼土城西門外有蓮華寺進居此中  
號三藏苾芻奉朝至誠祈請開譯梵夾傳歸  
東夏進允之遂譯出十力經可用東紙三幅  
成一卷是佛在舍衛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  
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  
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開  
元中用爲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撿之術  
進寺近其滴水也其經是沙門悟空同十地  
迴向輪經共十一卷齋進貞元中請編入藏  
值圓照續錄故述其由

第一五〇册

唐北庭龍興寺戒法傳

釋尸羅達摩華言戒法也本于闐人學業該通善知華梵居于是國為大法師唐貞元中悟空迴至北庭其本道節度使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法為譯主翻十地經法躬讀梵文并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又譯迴向輪經翻傳纔畢繕寫欲終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事訖迴與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鍔等相隨入朝為沙河不通取迴鶻路其梵夾留北庭龍

興寺藏齋所譯唐本至京即貞元五載也法譯事方終却迴豁丹豁丹一云于遁此皆嶺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語云瞿薩怛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

唐蓮華傳

釋蓮華本中印度人也三以興元元年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勅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於南天竺金埵寺華乃將此鐘於寶軍國毗盧遮那塔所安置後以華巖後分梵夾附舶來為信者般若三藏於

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夾本是南天竺烏荼國王書獻支那天子書云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願於龍華會中奉覲云即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巖賓沙門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西明寺圓照筆受智柔智通綴文成都府正覺寺道恒鑒虛潤文千福寺大通證義澄觀靈邃詳定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左街功

德使竇文場寫進十四年二月解座

唐大聖千福寺飛錫傳

釋飛錫未知何許人也神氣高邈識量過人初學律儀後於天台法門一心三觀與沙門楚金棲心研習天寶初遊于京闕多止終南紫閣峯草堂寺屬不空當途傳譯慎選英髦錫預其數頻登筆受潤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詔於大明宮內道場同義學沙門良賁等十六人叅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并密嚴經先在多羅葉時並是偈頌今所

譯者多作散文不空與錫等及翰林學士柳抗重更詳定錫充證義正負辭筆不愧斯職也

系曰錫外研儒墨其筆仍長時多請其論譏

如忠國師楚金等碑與晉陵德宣吳興畫公

同獵廣原不知鹿死何人之手然宣錫二公

亦有不羈之失緣飾過其實如畫公合建中

之體儼事得其倫唯虛與實不可同日也

唐京師大安國寺子鄰傳

釋子鄰姓范氏兗州乾封大范村人也父峻

朝不喜三寶或見桑門必加唾唾有問其故即欲毆焉鄰生已數歲小字鄰兒見著袈裟者則生慕羨之意開元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遊于代宗經范氏之舍鄰一見之喜貫顏色拜求出家問曰父母云何對曰不令堂親知知則遭箠矣師但先去某乃影隨律師行五里間鄰已至矣及洛寺受教之易若甘之受和焉染削已或名志鄰至十一年忽思二親辭歸寧覲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矣因詣嶽廟求知母之幽趣即數坐具誦法華

經誓見天齊王爲期其夜嶽神果召鄰問何故懇苦如是鄰曰母王氏亡來已經除服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鄰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雞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之故職汝之由鄰悲號委頓求王請免七三曰繫縻有分九放釋無門然則爲法師計請往鄧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詰朝遵途到白章山寺叩頭哀訴五輪著地禮畢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鄰聲若蔡順之解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

得生忉利天矣故來報汝倏然不見鄰後求解經論至于闢輔間外學兼通美聲籍甚以名僧之選恒入肅宗內殿應奉高其舌端精於捷對御前口占叙述皇道時輩靡及勅賜紫方袍充供奉僧代宗即位更崇釋氏永泰中不空重譯仁王護國密嚴等經鄰與千福寺法崇西明寺慧靜保壽寺圓寂分職證義並良賁潤文鄰莫測其終先所禮塔今鄧山育王寺後峯之翠微茅庵基及井存焉井實方池其水碧色綠苔泛泛然辭人遊者詩詠

絕多矣

唐醴泉寺般若傳

釋般若者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充義學沙門憲宗敦崇佛門深思翻譯柰何有事于蜀部劉闢阻命王承宗未平朝

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此之梵夾乃高宗朝師子國所進者寫畢進上帝覽有勅朕願為序尋頒下其文冠于經首三藏賜帛證義諸沙門錫

贊有差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此蓋烏荼國王所進者于時而賜紫衣後大中中法寶大師玄暢奏請入藏焉

唐上都章敬寺悟空傳

釋悟空京兆雲陽人姓車氏後魏拓跋之遠裔也天假聰敏志尚典墳孝悌之聲三詣于鄉里屬玄宗德被遐方罽賓國願附大唐遣大首領薩婆遠幹與三藏舍利越摩於天寶九載來朝闕庭請使巡按明年勅中使張韜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邁時空未出



俗名奉朝授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令隨使  
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載至健陀羅國罽賓  
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使迴空篤疾留健  
陀羅病中發願痊當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  
髮號達摩馱都華言法界當肅宗至德二年  
也洎年二十九於迦濕彌羅國受具足戒文  
殊矢涅地爲親教師鄔不羸提爲羯磨阿遮  
利耶馱里巍地爲教授於蒙鞞寺諷聲聞戒  
習根本律儀然北天竺國皆薩婆多學也後  
巡歷數年徧瞻八塔爲憶君親因咨本師舍

利越摩再三乃允摩手授梵本十地迴向輪  
十力三經共一夾并佛牙舍利以贈別空行  
從北路至覩貨羅國五十七蕃中有一城號  
骨咄國城東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輒搖動  
雲陰雨暴霆擊電飛乃奔就一大樹間時有  
衆商咸投其下商主告衆曰誰齋佛舍利異  
物殊珍耶不爾龍神何斯忿怒有則投于海  
中無令衆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貽伊咎空爲  
利東夏之故潛乞龍神宥過自卯達申雨電  
方霽迴及龜茲居蓮華寺遇三藏法師勿提

提羸魚善於傳譯空因將十力經夾請翻之  
尋抵北庭大使復命空出梵夾于闐三藏戒  
法為譯主空證梵文并度語翻成十地迴向  
輪經事訖隨中使段明秀以貞元五年己巳  
達京師勅於躍龍門使院安置進上佛牙舍  
利經本宣付左神策軍繕寫功德使寶文場  
寫畢進呈勅署空壯武將軍試太常卿乃歸  
章敬寺次返雲陽問二親墳樹已拱矣凡所  
往來經四十年于時已六十餘所翻經三本  
共十一卷翻經大德圓照續開元錄皆編入

藏復記空之行狀焉

唐京師滿月傳智慧輪

釋滿月者西域人也乎來震且務在翻傳瑜  
伽法門一皆貫練既多神効眾所推欽開成  
中進梵夾遇偽甘露事去未旋踵朝廷無復  
紀綱不暇翻譯時悟達國師知玄好學聲明  
禮月為師情相欵密指教梵字并音字之緣  
界悉曇八轉深得幽趣玄曰昇哉吾體兩方  
之言願參象脊之末可乎因請翻諸禁呪乃  
與菩提嚩日羅金剛悉地等重譯出陀羅尼

集四卷又佛為毗戍陀天子說尊勝經一卷  
詳覈三復曲盡佛意此土先已有陀羅尼集  
十二卷新翻四卷未聞入藏月等俱不測其  
終次有般若斫迦三藏者華言智慧輪亦西  
域十二入中中行大曼拏羅法已受灌頂為阿  
闍黎善達方言深通密語著佛法根本宗乎  
大毗盧遮那為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羅  
尼是也至於出生無邊法門學者修戒定慧  
以總持助成速疾之要無以超越又述示教  
指歸共一十餘言皆大教之鈐鍵也出弟子

紹明咸通年中刻石記傳焉

論曰無漏海中震潮音而可怪總持言下書  
梵字而不常未聞者聞聞光音天之餘響未  
解者解解最上法之所詮聖賢飲之為醇醪  
凡劣啜之成糟粕若夫有緣則遇無道則違  
秦獄既械其利防此無緣也漢庭肇迎其白  
馬斯有感焉聽彼異呼覽其橫字情可求而  
呼相亂字雖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禮有象胥  
氏通六蠻語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譯知八  
狄今四方之官唯譯官顯著者何也疑漢已

來多事北方故譯名爛熟矣又如周秦鞞軒  
使者奏籍通別國方言令君王不出戶庭坐  
知絕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知其遠也  
方言知其近也大約不過察異俗達遠情者  
矣懿乎東漢始譯四十二章經復加之為翻  
也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  
右不同耳由是翻譯二名行焉初則梵客華  
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  
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覲面難通次則彼曉漢  
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至若怒目

看世尊彼岸度無極矣後則猛顯親往焚空  
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內豎對  
文王之間揚雄得絕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  
不別斯謂之大備矣逆觀道安也論五失三  
不易彥琮也籍其八備明則也撰翻經儀式  
玄奘也立五種不翻此皆類左氏之諸凡同  
史家之變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譯字譯  
音為一例胡語梵言為一例重譯直譯為一  
例麤言細語為一例華言雅俗為一例直語  
密語為一例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即

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曾前五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尸乙二字是第二胡語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豎讀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邊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度號青

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既遙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為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彌天符佛地而合阿舍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覩黑容印定呼為梵僧雷同認為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露之蟬膳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

卷三

十四

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為梵不析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為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為梵所謂過猶不及也如據宗本而談以梵為主若從枝末而說稱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嶺北累累而譯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讓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為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

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者不解天竺言且譯為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踈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齋夾牒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口誦曇無德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齋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羸言細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

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沙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闕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

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頭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爲直涉真爲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爲惡口住以惡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爲菩薩所知彼岸也旣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爲衆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

真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

又阿毗持呵婁目數教得定鬱婆提日生起後根并背婆

羅目實難散亂此諸名在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

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凡諸類例括彼

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隨其老馬矣

或曰翻梵夾須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濫涉儒宅三

雅之過乎通曰言不關典非子史之言用其十六

翻對豈可以委巷之談而糅于中耶故道安

云乃欲以千載上之微言傳所合百王下之

末俗斯為不易矣或曰漢魏之際盛行斯意

致使陳壽國志述臨兒國云浮屠所載與中

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蓋老子西出關過西域

之天竺教胡為浮屠此為見譯家用道德二

篇中語便認云與老子經互相出入也設有

華人能梵語與西僧言說兩相允會可便謂

此人為天竺人耶盍窮其始末乎是知若用

外書須招此謗如童壽譯法華可謂折中有

天然西域之語趣矣今觀房融潤文於楞嚴

僧肇徵引而造論宜當此誚焉苟參鄙俚之

辭曷異屠沽之譖然則糅書勿如無書與其



典也寧俗儻深溺俗厥過不輕折中適時自  
存法語斯謂得譯經之旨矣故佛說法多依  
蘇漫多也又傳譯之興奉行之意不明本起  
何示將來今究其宣揚略陳梗槩夫教者不  
倫有三疇類一顯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不同

論中顯了教是  
多分大乘藏教二密教者瑜伽灌頂五部護

摩三密曼拏羅法也瑜伽隱密教是  
多分聲聞藏教三心教

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次一法輪者  
即顯教也以摩騰為始祖馬次二教今輪者  
即密教也以金剛智為始祖馬次三心輪者

義加此輪即禪法也以菩提達磨為始祖馬是故  
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今輪者以祕

密傳祕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

輪三祖自西而東化凡而聖流十五代漢魏  
晉宋

齊梁陳隋唐朱梁後唐  
石晉劉漢亦周今大宋法門之貽厥孫謀萬

二千年真教之克昌厥後或曰譯場經館詔

官分職不得聞乎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即

齋葉書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充之次則

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問委知然

後下筆西晉偽秦已來立此負者即沙門道

舍玄曠姚嵩聶承遠父子至于帝王即姚興  
梁武天后中宗或躬執翰又謂為綴文也次  
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傳度轉令生解亦名  
傳語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是也次則  
證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證知能詮不差所  
顯無謬矣如居士伊舍羅證譯毗柰耶梵本  
是也至有立證梵義一負乃明西義得失貴  
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復立證禪義一負沙  
門大通充之次則潤文一位負數不恒令通  
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

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義  
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餘人  
次文潤色也次則證義蓋證已譯之文所詮  
之義也如譯婆娑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  
正文義唐復禮累場充任焉次則梵唄法筵  
肇啓梵唄前興用作先容今生物善唐永泰  
中方闡此位也次則校勘讎對已譯之文隋  
則彥琮覆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次則監護  
大使後周平高公侯壽為總監檢校唐則房  
梁公為獎師監護相次許觀楊慎交杜行顛

等充之或用僧負則隋以明穆曇遷等十人  
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其處則秦逍遙園梁  
壽光殿瞻雲館魏汝南王宅又隋煬帝置翻  
經館其中僧有學士之名唐於廣福等寺或  
宮園不定又置正字字學玄應曾當是職後  
或置或否朝廷罷譯事自唐憲宗元和五年  
至于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歲此道寂然  
迨我皇帝臨大寶之五載有河中府傳顯密  
教沙門法進請西域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  
州府官表送上覽大悅各賜紫衣因勅造譯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經院於太平興國寺之西偏續勅搜購天下  
梵夾有梵僧法護施護同叅其務左街僧錄  
智照大師慧溫證義又詔滄州三藏道圓證  
梵字慎選兩街義解沙門志顯綴文令遵法  
定清沼筆受守巒道真知遜法雲慧超慧達  
可瓌善祐可支證義倫次綴文使臣劉素高  
品王文壽監護禮部郎中張洎光祿卿湯悅  
次文潤色進校量壽命經善惡報應經善見  
變化金曜童子甘露鼓等經有命授三藏天  
息災法天施護師號外試鴻臚少卿賜殿馬

第一五〇册

等筆受證義諸沙門各賜紫衣并帛有差御製新譯經序冠于經首觀其佛日重光法輪發軔赤玉箱而啓秘青蓮朶以開芳聖感如然前代孰堪比也又以宣譯之者樂略樂繁隋之已前經題簡少義淨已降經目偏長古則隨取強名後則繁盡我意又舊翻秘呪少注合呼唐譯明言多詳音反受持有驗斯勝古蹤淨師大譯諸經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觀金剛智也秘藏祖師阿目佉也多經譯匠師資相接感應互彰無畏言辭且多朴

實覺救加佛頂之句人無間然日照出顯識之文乃有餘地思惟習索學喜華嚴密語斷章大人境界流志寶積菩提曼荼華胥之理致融明灌頂之風標秘邃迪公勤其筆受般若終乎譯場其餘諸公皆翻夾牒欲知狀貌聊舉喻言其猶人也人皆人也柰何姿制形儀各從所肖肖其父焉若如此大則同而小有異耳良由譯經是佛法之本本立則道生其道所生唯生釋子是以此篇冠首故曰先王將崇海必先有事于河者示不忘本也

宋高僧傳卷第三

音釋

胃古注切 疎古限切 璩其於切 駮蘇合切 鹵  
 簿國郎古切 疎古限切 璩其於切 駮蘇合切 鹵  
 初限初限切 昕許斤切 鏗五各切 埶都回切 毆烏后切 籬  
 主也切 繁步立切 鄭莫侯切 拓拓他切 跋他谷切 籬  
 拔也切 繁步立切 鄭莫侯切 拓拓他切 跋他谷切 籬

卷三

七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梵音也 購 有 所 求 也 財 瘕 馬 舍 也 購 目 暗 也 吠  
 梁 攬 既 撥 切 氏 也 韜 上 刀 韞 丁 奚 異 余 吏 同 鈐 鍵 巨 鈐  
 購 居 候 切 以 財 遠 也 歷 切 購 目 暗 也 吠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四

宅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寶寧等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七人

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一

京師西明寺道世傳二

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三

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四 勝菴

京師西明寺圓測傳五 薄座靈濟

京師安國寺元康傳六

簡州福聚寺靖邁傳七

新羅國順璟傳八

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傳九

淄州慧沼傳十 大願廬外

京兆大慈恩寺彦棕傳十一

新羅國義湘傳十二

京兆大慈恩寺義忠傳十三

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十四 大安

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十五 明恂

京兆廣福寺會隱傳十六

虎丘山寺僧瑗傳十七

唐會稽山妙喜寺印宗傳十八

太原崇福寺宗括傳十九

洛京佛授記寺德感傳二十

太原崇福寺浮丘傳二十一

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為姓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為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

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誕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獎師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與措踈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扣度為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毘子邊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括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諷之出家父曰伊類生四羸悍那勝教詔獎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其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強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



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  
葷血過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  
伴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闢斬語曰  
三車和尚即貞觀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  
九歲丁艱漸踈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  
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爲  
奘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選聰慧穎  
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師學五竺語解紛  
開結統綜條然聞見者無不嘆伏凡百捷度  
跋渠一覽無差寧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

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  
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  
百本奘所譯唯識論初與昉尚光四人同受  
潤色執筆檢文纂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奘  
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  
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叅禪  
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奘遂許之以理  
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  
撰錄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  
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闇者賂之

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䟽通論旨猶數  
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基  
聞之慙居其後不勝悵快獎勉之曰測公雖  
造䟽未達因明遂爲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  
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獎  
師唯爲已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  
講獎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後躬  
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  
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  
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峯皆瑠璃色盡見諸國

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  
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  
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  
與劔一鐔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  
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  
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去及旦  
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  
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  
夢必慈氏令我造䟽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  
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墮如吳合桃許大紅

色可愛次零然而下者狀如黃梁粟粒一云  
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裘中  
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於路間遇一老  
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精攜家  
屬偕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儵然獨往  
老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危語矣七四隨裝在玉  
華宮叅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基隨處化  
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  
大疏焉及歸本寺恒與翻譯舊人往還屢謁  
宣律師宣每有諸天王使者執事或冥告雜

務爾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者大  
乘菩薩在此善神翼從者多我曹神通爲他  
所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  
十三日長往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  
法臘無聞葬于樊村北渠柎三藏奘師塋隴  
焉弟子哀慟餘外執紼會葬黑白之衆盈于  
山谷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  
薩戒一徧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  
瑞爛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  
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

基爲折中視之如奘在焉太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遷塔於平原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按塔亭徙棺見基齒有四十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圖形號曰百本疏主真高宗大帝製讚一云玄宗然基魁梧堂有桓赴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自天然也其符彩則項負玉枕面部宏偉交手十指若印契焉名諱上字多出沒不同者爲以慈恩傳中云奘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終筆其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聞請御製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由此云靈基開元錄爲窺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慧立彥悰不全斥故云大乘基如言不聽秦耳猶謹遣大乘光奉表同也今海內呼慈恩法師焉

系曰性相義門至唐方見大備也奘師爲瑜伽唯識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唯祖與宗百世不除之祀也蓋功德被物廣矣大矣奘苟無基則何祖張其學乎開天下人眼

目乎二師立功與言俱不朽也然則基也鄂公猶子奘師門生所謂將家來為法將千載一人而已故書有之厥父苗厥子乃肯播矧能肯獲其百本疏主之謂歟

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

釋道世字玄暉姓韓氏厥先伊闕人也祖代因官為京兆人焉生且渥潤漸而聰敏俄厭衆沙思叅救蟻二親鍾愛過絕其請久而遂心時年十二於青龍寺出家從執德瓶上臨欣鑑律宗研覈書籍鑿尋特慕上乘融明實

性于時籍甚三輔欽歸顯慶年中大旁以玄奘師所翻經論未幾詔入內及慈恩寺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世亦預其選及為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為古今懸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塞文園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藹以類編錄號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表始從劫量終手雜記部類

之前各序別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李儼爲之都序此文行于天下又著善惡業報及信福論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禪門觀及大乘觀共十一卷受戒儀式禮佛儀式共六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分律尼鈔五卷金剛經集注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世頗多著述未測其終名避太宗廟諱多行字耳故時稱玄暉焉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

釋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本請事三藏奘師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於智解可譬循環聞少證多奘師默許末叅傳譯頭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初奘嫌古翻俱含義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譯真文乃宅四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七口義光因著疏解判一云其跡至圓暉略之爲十卷如漢之有沲歟又嘗隨奘往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厥功出乎禪贊也時號大乘光觀夫奘自貞觀十九年創譯記麟德元年終于玉華宮

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或謂嘉光普光也若驗從辯機同叅譯務即普光是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

勝莊

釋法寶亦三藏法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譯婆沙論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惑請益之奘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曰此二句四句為梵本有無奘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凡語增加聖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息然頡頏于奘之門至乎六離合釋義俱舍宗以寶為定量矣光師往往同迦濕彌羅餘師禮記衍字也時光寶二法師若什門之融叡焉後越精義學令問孔膠長安三

年於福先寺京西明寺預義淨譯場寶與京

藏勝莊等證義于時頗露頭角莫之與京歟

唐京師西明寺圓測傳

薄塵靈辨

釋圓測者未詳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縱橫

三藏法師為慈恩基師講新翻唯識論測略

第一五〇册

守門者隱聽歸則緝綴義章將欲罷講測於西明寺鳴鐘召衆稱講唯識基慊其有奪人之心遂讓測講訓焚講瑜伽還同前盜聽受之而亦不後基也迨高宗之末天后之初應義解之選入譯經館衆皆推挹及翻大乘顯識等經測充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攸方其駕所著唯識疏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焉

唐京師安國寺元康傳

釋元康不詳姓氏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亨之譽形擁腫而短然其性情酋勇聞少解多

羣輩推許先居山野恒務持誦觀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岐厥形絕異康見之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于背又以小軸繫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說有之徒不達空性我與輕軸碾之令悟真理又衣大布曳納播戴竹笠笠寬丈有二尺裝飾詭異人皆駭觀旣入京城見一法師盛集講經化導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講義申問往返數百言人咸驚康之辯給如此復戲法師曰甘挑不結實苦



李壓低枝講者曰輪三千箇子巷伯勿孫兒  
蓋譏康之無生徒也康曰丹之藏者赤漆之  
藏者黑隨汝之赤者非纁絳焉入汝之黑者  
非鉛墨焉與衆皆二辯理渙然可非垂跡之  
大士也帝聞之喜曰何代無其人詔入安國  
寺講此三論遂造疏解中觀之理別撰玄樞  
兩卷總明中百門之宗旨焉後不測其終  
系曰康師曳納播者何通曰梵言立播華言  
裹腹衣亦云抱腹形制如偏袒一幅纔穿得  
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右邊施帶多貯絲絮

然是禦寒之服熱國則否用此亦聖開流于  
東土則變成色帛而削幅綴于左右袖上垂  
之製曳然旌表我通膽經論一本則曳一支  
多則多曳未知稽古自何人始乎今單言播  
略立字耳全非禦寒之意翻為我慢之衣既  
失元端而多濫作別形聖教以俟後賢此外  
無施異制以亂大倫詩曰服之不稱身之災  
也吁

唐簡州福聚寺靖邁傳  
釋靖邁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

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于京輔貞觀中屬玄奘西迴勅奉為太穆太后於京造廣福寺就彼翻譯所須更力悉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遂召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為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邁後與神昉筆受於玉華宮及慈恩寺翻經院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後著譯經圖紀四卷銓序古

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偽等科一皆條理見編于藏開元中智昇又續其題目焉唐新羅國順璟傳

釋順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東夷之家系故難詳練其重譯學聲教蓋出天然況乎

由明之學奘師精研付受華僧尚未多達璟之克通非其宿殖之力自何而至于斯歟傳得奘師真唯識量乃立決定相違不定量於乾封年中因使臣入貢附至于時奘師長往向及二年其量云真故極成色定離眼識自

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根良以三藏  
隱密周防非大智不明璟為宗云不離於眼  
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識也如  
此善成他義時大乘基覽此作便見璟所不  
知雖然終仰邊僧識見如此故歎之曰新羅  
順璟法師者聲振唐蕃學包大小業崇迦葉  
唯執行於杜多心務薄拘恒馳聲於少欲既  
而蘊藝西夏傳照東夷名道日新緇素欽揖  
雖彼龍象不少海外時稱獨步於此量作決  
定相違基師念遠國之人有茲利慧擔突奘

師暗中機發善成三藏之義惜哉璟在本國  
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  
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  
已乃生謗毀不信或云當啓手足命弟子輩  
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璟身俄墜時言生身陷  
地獄焉于今有坑廣袤丈餘實坎窞然號順  
璟捺落迹也在四十一  
系曰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其教也是故好  
白者以黑為污好黑者以白為污焉璟怒心  
尤重猛利業增如射箭項墮在地獄列高僧

品次起穢以自臭邪通曰難信之法易速諂  
誚諂誚豈唯一人乎俾今衆所知識者直陷  
三塗乃知順璟真顯教菩薩也況乎趙盾爲  
法受惡菩薩乃爲法亡身斯何足怪君不見  
尼捷外道一一謗佛而獨使提婆生陷後於  
法華會上受記作佛靜言思之

唐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傳

釋嘉尚未知何許人也慧性天資瓌奇氣質  
篇聚堅守性相克攻勤在進脩務於翻譯遠  
棲心于焚三藏門見宗廟之富窺室家之好

文稽考瑜伽師地佛地論旨成唯識論深得  
義趣隨焚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充證義綴  
文多能傑出及三藏有疾命尚具錄所翻經  
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  
俱胝畫像一千幀造十俱胝像寫經放生然  
燈今尚宣讀焚合掌歡喜曰吾心中願也汝  
代導之得沒而無悔焉焚卒著述疏鈔出雜  
集義門夥多天后朝同薄塵靈辯等預譯場  
證義功績愈繁尚初侍焚師在玉華宮翻經  
至初會嚴淨佛土品說諸佛菩薩以神通願

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及意樂所  
生五塵妙境供養莊嚴說法處與寺主慧德  
夜觀玉華寺內廣博嚴淨伎樂盈滿又聞三  
堂講法明日白契歡喜符合尚不知所終

唐淄州慧沼傳

生四

大願  
塵外

十二

釋慧沼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警慧始預青衿  
依于庠序誦習該通入法脩身不違戒範乃  
被時諺沼關黎焉次攻堅于經論善達翻傳  
自契三藏到京恒窺壺奧後親大乘基師更  
加精博及菩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

沼預其選充證義新羅勝莊法師執筆沙門  
大願塵外皆一時英秀當代象龍于時武平  
一充使盧藏用陸景初總預斯場中書侍郎  
崔湜因行香至翻經院歎曰清流盡在此矣  
豈應見隔因奏請乞同潤色新經初沼證義  
於義淨譯場多所刊正訛言舛義悉從指定  
無敢踰制後著諸疏義號淄州沼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彥悰傳

釋彥悰未知何許人也貞觀之末觀光上京  
求法于三藏法師之門然其才不迨光寶偏

長綴習學年於玄儒之業頗見精微辭筆之  
能殊超流輩有魏國西寺沙門慧立性氣魚  
然以護法爲己任著傳五卷專記三藏自貞  
觀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歷夷險等號慈恩  
傳蓋取寺題也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  
于地穴至疾亟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  
數年流散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悰排次  
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虧重更伸明曰  
箋述是也乃象鄭司農箋毛之詁訓也或有  
調之曰子與隋彥悰相去幾何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雖長卿慕蘭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  
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自許亦顏之士  
也或人許焉悰不知終所

唐新羅國義湘傳

釋義湘俗姓朴雞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長而  
出離道遙入道性分天然年臨弱冠聞唐土  
教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  
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倏於中塗  
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間隱身所以避飄  
濕焉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

霖霖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挺  
覽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爲怪曉公歎曰  
前之寓宿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  
而多祟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  
不二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外無法胡用  
別求我不入唐却攜囊返國湘乃隻影孤征  
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登州岸分  
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  
久有少女麗服靚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  
之心石不可轉也女調不見荅頓發道心於

前夫大願言生生世世歸命和尚習學大乘  
成就大事弟子必爲檀越供給資緣湘乃徑  
趨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  
康藏國師爲同學也所謂知微知章有倫有  
要德瓶云滿藏海嬉遊乃議迴程傳法開誘  
復至文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十四供施便慕商  
船遂巡解纜其女善妙預爲湘辦集法服并  
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海岸湘船已遠其女  
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是衣篋跳入  
前船言訖投篋于駭浪有頃疾風吹之若鴻

毛耳遠望徑跳入船矣其女復誓之我願是  
身化為大龍扶翼舳艫到國傳法於是攘袂  
投身于海將知願力難屈至誠感神果然伸  
形夭矯或躍蜿蜒其舟底寧達于彼岸湘入  
國之後徧歷山川於駒麗百濟風馬牛不相  
及地曰此中地靈山秀真轉法輪之所無何  
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矣湘默作是念大  
華嚴教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妙龍恒  
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  
成巨石縱廣一里蓋于伽藍之頂作將墮不

墮之狀羣僧驚駭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  
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不召自至者多  
矣國王欽重以田莊奴僕施之湘言於王曰  
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貴賤同揆涅槃經八不  
淨財何莊田之有何奴僕之爲貧道以法界  
爲家以孟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湘  
講樹開花談叢結果登堂觀奧者則智通表  
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啄巨殼飛出迦留羅  
鳥焉湘貴如說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莊嚴  
刹海靡憚暄涼又常行義淨洗穢法不用中

先四

十五



悅立期乾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凡弟子請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後啓發湘乃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已來雲遊不定稱可我心卓錫而居學侶蜂屯或執筆書紳懷鉛札葉抄如結集錄似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爲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處爲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于本國塔亦存焉號溈東華嚴初祖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義忠傳

釋義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也年始九歲宿殖之性志願出家得淄州沼闍梨爲師若鳳巢中之生鷓鴣也少秉奇操慧解不倫沼授與大涅槃經時十三歲矣相次誦徹四十卷衆皆驚駭號空門奇童也二十登戒學四分律義理淹通旁習十二門論二本即當講演沼師知是千里之駿學恐失時聞長安基師新造疏章門生填委聲振天下乃師資相將同就基之講肆未極五年又通二經五論則法華無垢稱及百法因明俱舍成唯識唯識

道等也由茲開獎弟子繁多講樹別茂於抄  
條義門旁開於闢竅乃著成唯識論纂要成  
唯識論鈔三十卷法華經鈔二十卷無垢稱  
經鈔二十卷百法論疏最爲要當移解二無  
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勿過忠  
本所謂列羣玉貫衆花玉裝瓊樹之材花綴  
蜀機之錦輩流首伏聲彩悠颺況基師正照  
於太陽忠也旁銜於龍燭四方美譽千里歸  
心者不可勝算矣傳持靡怠僅五十餘年計  
講諸教七十許徧至年七十二忽起懷土之

心歸于昭義示同初夏誦戒行道每一坐時  
面向西北仰視兜率天宮冥心內院願捨壽  
時得見天主永離凡濁終得轉依一日晨興  
澡洗訖整肅容儀望空禮拜如有哀告之狀  
少頃結加趺坐囑付流通教法之意畢忽異  
香滿室彩雲垂空忠合掌仰視曰穢弱比丘  
何煩大聖躬來引接言盡而化鄉人道教建  
塔供養全身不壞至今河東鄉里高岡存焉  
唐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大安  
釋元曉姓薛氏東海湘州人也卅髮之年惠

然入法隨師稟業遊處無恒勇擊義圍雄橫  
文陣屹屹然桓桓然進無前却蓋三學之淹  
通彼土謂為萬人之敵精義入神為若此也  
嘗與湘法師入唐慕獎三藏慈恩之門厥緣  
既差息心遊往無何發言狂悖示跡乖踈同  
居士入酒肆倡家若誌公持金刀鐵錫或製  
疏以講雜華或撫琴以樂祠宇或間閭寓宿  
或山水坐禪任意隨機都無定檢時國王置  
百座仁王經大會徧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  
進之諸德惡其為人譖王不納居無何王之

生四

十七

夫人胎嬰癰腫醫工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  
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  
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  
募其醫術湏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  
登舟邀使人入海觀宮殿嚴麗見龍王王名  
鈴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  
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著  
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為增上緣欲附此  
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  
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羅魔事王

今持刀裂使人膈腸而肉于中用蠟紙纏膝以藥傅之其膈如故龍王言可令大安聖者銓次綴縫請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藥力亦不過是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先召大安聖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測之人也形服特異恒在市廛擊銅鉢唱言大安大安之聲故號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將經來不願入王宮闕安得經排來成人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將付元曉講餘人則否曉受斯經正在

本生湘州也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為我備角乘將案几在兩角之間置其筆硯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王請剋日於黃龍寺敷演時有薄徒竊盜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錄成三卷號為略疏洎乎王臣道俗雲擁法堂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七四彈指聲沸于空曉復昌言曰昔日採百椽時十八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唯我獨能時諸名德俯顏慙色伏膺懺悔焉初曉示跡無恒化人不定或擲盤而救眾或噴水而撲焚或數

處現形或六方告滅亦盃渡誌公之倫歟其於解性覽無不明矣躡有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華後有翻經三藏改之爲論焉

系曰海龍之宮自何而有經本耶通曰經云龍王宮殿中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深義別有七寶篋滿中盛之謂十二因緣總持三昧等良以此經合行世間復顯大安曉公神異乃使夫人之疾爲起教之大端者也

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明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神楷姓郭氏太原人也即漢末林宗之後世襲冠裳後隨父宦于秦爲京兆人也昆弟六人楷居其季幼而聰敏立志弗羣不樂浮榮誓求翦落禮明恂法師爲弟子即大乘恂也洎乎年滿受具於經論義理大小該通耳宅四聞口誦譬鮮十九麗之易染遂講攝大乘俱舍等論穎晤輩流罕有齊駕後因講淨名經見古師判處喟然歎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乃於安陸白趙山撰疏一云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於剡溪南巖之下映水塑貌今

第一五〇册

有池已涸矣巖下石隙縫間幽暗然中有木棺者云是楷殯于此遊人下窺歷歷皆覩又言楷因慈恩西明等寺度公者出家及翻經論勅諸道高行才學僧並赴京師遂應詔而入配居崇業寺至天后朝方行其跡後卒於此寺弟子遷塔于南道遙園焉實大乘基之法門猶子也

系曰楷師遺迹何京兆剡溪二處孰是令人疑惑若兩家之俱見勸訓焉此乃古人名顯於四方因子孫南北遷徙追念先宗遂有僞

置馬如晉氏渡江衣冠之家多立祖先之遺迹同也若然者剡則是楷曾遊歷之地也

周京兆廣福寺會隱傳

釋會隱不詳何許人也精明之氣綽有盈餘處于等夷若雞羣之見鶴也天皇朝慎選高學名德隱膺斯選麟德二年勅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玄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玄文三十卷號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勅藏祕閣隱亦嘗預翻譯玄則頗聞著述高宗朝斯為龍象之最焉

周虎丘山寺僧瑗傳

釋僧瑗字辯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  
疏源狼亭襲慶魯相繼昌侯之業歷載彌光  
少傳纂尚書之風清塵不昧瑗夙殖奇穎早  
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  
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  
跳躍狀若舊交因啓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  
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  
法師為弟子謙揖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  
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勅剃翦冥符所應

生四

二十

還隸此山暨嚴公長往乃依慧詡禪師受具  
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  
豁除方便解脫怡然獨悟因智從心證遂詣  
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衆魔斯伏  
勤行精進猛獸恒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八  
絕旗亭趨利削跡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納  
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飢或  
風雪凜凜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熾熾經  
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歎羨容色湛如毀辱訶  
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屬思鴻遠清泉獨

坐映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栖鵲禪枝而蕩慮  
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  
蓋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  
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  
到處便為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爾門弟  
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  
空而下瑗遺訓勤切正觀叮嚀滅後可依外  
國法言訖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縑素奔  
慟感悲眼滅弟子僧義玄及雒山縣尉檀信  
等同遵師旨如法闍維收其舍利於寺建塔

勒銘于所  
唐會稽山妙喜寺印宗傳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家  
咸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為  
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有饋梅  
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劉頓厭葷羶俗間食  
味隔在脣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  
末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揚  
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  
蘄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慧



能禪師問答之間深詣玄理還鄉地刺史王  
冑禮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  
續勅召入內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  
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勅江  
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  
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  
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  
一日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  
王師乾立塔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傳

釋宗哲西河平遙人也稚歲而有奇相聰穎  
天資既尋師範砥節飾躬屬玄奘三藏新翻  
諸經論哲就其門請益無替凡幾周星備窮  
諸典若指于掌於奘門下號為得意哲猶隋  
慧布之題目焉後因講唱歛義日新時謂之  
為法江哲曰為吾謝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  
在乎大原矣所指者蓋浮丘為滄溟也哲憫  
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誥哉乃著義例寰海之  
內莫不企羨其如說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師  
言三點三日強分上下勝劣配屬太成巧誣

哲云三事俱得然無名師品量退而省之哲  
其得矣號之得意豈虛也乎沼師所以成餘  
師之說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德感傳

釋德感姓侯氏太原人也儀容瓌麗學業精  
瞻衆典服勤於瑜伽論特振聲彩天皇大帝  
徵爲翻經大德又與勝莊大儀等同叅義淨  
譯場對敷受賜言謝瀏亮帝悅尋授封昌平  
縣開國公累井田至三千戶帝爲讚曰河汾  
之寶山嶽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塵纓緇門仰

德紺字馳聲式亞龍樹爰齊馬鳴爲時君之  
所貴爲若此也御製風行緇伍榮之後充河  
南佛授記寺都維那晚升寺任中外肅然終  
年六十餘著義門行于世如其七方便人迴  
心漸頓悟義與湛法師爲勅敵耳故交綏而  
退焉

宅女

廿三

唐太原崇福寺浮丘傳

釋浮丘姓張氏太原人也挺然竒表慧悟絕  
倫於瑜伽論差成精博旁綜羣書言分雅俗  
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然訥於宣剖敏於通解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勅	誦	也	著	切
梁	况	荆	也	相
京	羽	姓	也	慎
也		也		相
切	斬	也	詰	切
觥	泰	渠	切	倫
醜	縣	羈	切	剡
突	名	切	於	時
也	斬	願	切	冉
	詩	姬	塑	
	亂	水	象	音
	逆	居	物	素
	也	之	也	祝
	澗	切	土	土
	水	蘇	隙	切
	清	孕	乞	逆
	貌	也	孔	

宋高僧傳卷第五

宅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六師畢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鬼五人

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一天儀

唐荊州玉泉寺恒景傳二

中嶽嵩陽寺一行傳三

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四

中大雲寺圓暉傳五懷遠崇奘

京兆華嚴寺玄逸傳六

長安青龍寺道胤傳七

京師安國寺良賁傳八

越州禮宗傳九

錢塘天竺寺法詵傳十

京師興善寺潛真傳十一道超

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十二

京師西明寺良秀傳十三諫

京師西明寺慧琳傳十四

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大儀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

智絕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

之選屬矣師譯經始預其間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又難陀齋華嚴梵夾至同義淨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淨譯場與勝莊大儀證義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藏為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為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

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為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利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捨蓋帝王歸信緇伍所憑之故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維那僧恒景具表聞奏勅云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祕蹟初

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惕于懷云其為帝王所重實稱非虛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推藏為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經疏為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

唐荊州玉泉寺恒景傳

釋恒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初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隸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

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詔入內供養為受戒師以景龍三年奏乞歸山勅允其請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觀內道場設齋先時追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宅五至是散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還故鄉帝親賦詩學士應和即中書令李嶠中書舍人李乂等數人時景等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學其宗者如渴之受

漿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所住寺  
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于寺之西原也

系曰江陵玄奘與三藏法師形影相接相去  
幾何然其名同實異亦猶蘭相如得強秦之  
所畏焉相如今揚雄之追慕然則各有所長  
短亦可見也

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

釋一行俗姓張鉅鹿人也本名遂則唐初佐  
命剡國公公謹之支孫也卅歲不羣聰黠明  
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覽已暗誦矣因遇

普寂禪師大行禪要歸心者衆乃悟世幻禮  
寂爲師出家剃染所誦經法無不精諷寂師  
嘗設大會遠近沙門如期必至計逾千衆時  
有徵士盧鴻隱居於別峯道高學富朝廷累  
降蒲輪終辭不起大會主事先請鴻爲導文  
序讚邑社是日鴻自袖出其文置之机案鐘  
梵旣作鴻謂寂公曰某爲數千百言況其字  
僻文古請求朗雋者宣之當須面指擿而授  
之寂公呼行伸紙覽而微笑復置机案鴻怪  
其輕脫及僧聚於堂中行乃攘袂而進抗音



典裁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降歎不能已復謂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三學名師罕不諮度因往當陽值僧真慕成律藏序深達毗尼然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尋訪算術不下數千里知名者往詢焉末至天台卷五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溪流淡然岑寂行立于門屏聞院中布算其聲簌簌然僧謂侍者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子又謂侍者曰門前水合却西流第

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訣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公卿籍甚玄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官籍以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恆占其災福若指掌言多補益時邢和璞者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

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閼  
之言可信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又於金剛  
三藏學陀羅尼祕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  
同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其  
傳密藏必抵淵府也睿宗玄宗並請入內集  
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疏七卷  
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  
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曆律志以爲  
不刊之典又造游儀黃赤二道以鐵成規於  
院製作次有王媪者行鄰里之老嫗昔多贍

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報之一日拜謁云兒  
子殺人即就誅矣況師帝王雅重乞秦滅死  
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  
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  
錢物任去別圖媪戟手曼罵曰我居鄰周給  
迭互綳襟間抱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  
慈愛終夕不樂於是運筭畢召淨人戒之曰  
汝曹挈布囊於某坊閑靜地午時坐伺得生  
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猥彘引狇七箇淨人  
分頭驅逐猥母走矣得狇而歸行已備巨窟

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見此則天將大儆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隕霜天旱感德所感乃能退之感之切者其在葬枯骨乎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微僧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旱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勅

今中官同於內庫中徧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鼻盤龍喜曰此真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其異術通感為若此也玄宗在大明宮從容密問社稷吉凶并祚運終畢事行對以他語帝詢之不已遂曰陛下當有六萬里之行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帝大悅復遣七五帝一金合子形若彈丸內貯物撼必有聲發之不得云有急則開帝幸蜀倉黃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憶啓之則藥分中當歸也帝曰伊藥產於此師知朕違難至蜀當歸也復見

萬里橋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中官焚香祝之乃告謝也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唐爲梁滅終行之言社稷畢得終吉也開元十五年九月於華嚴寺疾篤將輿病入辭小間而止玄宗此夜夢瞰禪居見繩牀紙隔開扇曉而驗問一如所覩乃詔京城名德致大道場爲行祈福危疾微愈其寵愛如是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口無一言忽然浴香水換衣趺坐正念怡然示滅一云辭告玄宗後自駕前東來嵩山謁禮本師即寂

也時河南尹裴寬正謁寂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款話且請踟躕休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寂何爲見潔淨正堂焚香默坐如有所待斯須叩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僧號天師始見於此言天子師也行入頗忽切之狀禮寂之足附耳密語其貌愈恭寂但頷應曰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語者三寂唯言是是無不可者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召侍者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瞑目而坐手掩伺息已絕四衆弟子悲號

涕涓撼動山谷乃停神於罔極寺自終及葬  
凡經三七日爪甲不變髭髮更長形色怡悅  
時衆驚異帝覽奏悲愴曰禪師捨朕深用哀  
慕喪事官供詔葬于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御撰塔銘天下釋子祭之

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

釋智昇未詳何許人也義理懸通二乘俱學  
然於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  
古每謙聶道真道安至于明佺宣律師各著  
大藏目錄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謂之晉錄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魏漢等錄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  
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為精要何耶諸師於同  
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真偽相亂或一  
經為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一裁量亦無過  
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點而不留可  
謂藻鑑杜塞妖偽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  
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訐不知幾百數里哉  
麟德中道宣出內典錄十卷靖邁出圖紀四  
卷昇各續一卷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  
唐中大雲寺圓暉傳

第一五〇册

釋圓暉未詳何許人也關輔之間聲名籍甚  
精研性相善達諸宗幼於俱舍一門最為銳  
意時禮部侍郎賈曾歸心釋氏好樂斯文多  
命暉談此宗相然其難者則非想見惑繁者  
則得非得章爰請暉師略伸梗槩究其尤師  
疏義繁極難尋卷五又聖善寺懷遠律師願心相  
合因節略古疏頌則再牒而釋論乃有引而  
具注甚為徑捷學者易知後有崇廩著金華  
鈔十卷以解焉光寶二師之後暉公間出兩  
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暉疏焉

唐京兆華嚴寺玄逸傳

釋玄逸姓竇氏即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  
繁柯懿葉莫我與京昆友姪弟多升朝列或  
以靡麗自持或以官榮相抗逸乃風神秀朗  
蕭灑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真寂之場繚糝膏  
梁么麼軒冕旣而形厠緇伍學追上流祕藏  
香龕披閱通理一日喟然興歎曰去聖日遠  
編簡倒錯或止存夏五或濫在魯魚加以筆  
札偷行校讎喪句若捷度失其夾葉猶禮記  
脫錯後先日見乖訛迷而不復有一于此彛

倫攸數遂據古今所撰目錄及勘諸經披文  
已浩於机案積卷仍溢於堂宇字舛者詳義  
而論之品差者曠理而綱之星霜累遷功業  
克著非夫心斷金石志堅冰蘖者曷登此哉  
既綜結其科目諒條而不紊也都為三十卷  
號釋教廣品曆章焉考其大小乘經律論并  
東西土賢聖集共一千八十部以蒲州共城  
二邑紙書校知多少縛定品次俾後世無闕  
焉其章頗成倫要備預不虞古之善制有樂  
陵尹靈琛為序逸後不知所終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唐長安青龍寺道氤等

釋道氤俗姓長孫長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  
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因有娠焉母  
常聽講讀大乘經晝夜不輟意行太任之胎  
教也逮乎誕彌異香芬馥成于童稚神氣俊  
秀學問詳明應進士科一舉擢第名喧日下  
才調清奇榮耀親里後有梵僧扣門分衛飯  
訖願寓宵宿氤接之談話言皆詣理梵僧稱  
歎明曉辯訣方出門閃然不見氤由此無調  
選之心矣乞願出家將知良珠度寸雖有百

第一五〇册

仍之水不能掩其雲也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利心焉乃禮京招福寺慎言律師爲師請益無替及登戒法旋學律科又隸經論如是內外偕通矣時有興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謂氤曰籍汝少俊可爲余造西方讚一本遂襍紙授毫略不停綴斯須已就其辭典麗清淨佛國境物莊嚴臨文若現前矣禮師讀訖顧左右諸德曰奇才秀句吾輩莫能測也自後服膺憲案晝夜精勵辯給難訓善於立破禮師仰其風規嘗於稠人廣衆中宣言曰

氤之論端勢若泉涌從此聞天供奉朝廷玄宗幸雒勅與良秀法修隨駕御史李諍同請氤於天官寺講淨業障經其疏亦氤之著述也時一行禪師國之師匠過慮將來佛法誰堪扞禦誰可闡揚奏召天下英髦學兼內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大建論場宅五氤爲衆推許乃首登座於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豎立大義六科敵論諸師茫然屈伏一行驚異曰大法梁棟伊人應焉余心有憑死亦足矣及乎大駕西還勅令扈從乃有小疾上表帝降



中使賜藥并方詔曰法師將息朕此藥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來西京其顧遇也若此仍屬此際一行遷神勅令東宮已下京官九品已上並送至銅人原蓋田設齋推氤表曰法事方畢宰相張燕公說執氤手曰釋門俊彥宇內罕匹幸附口錄向所導文一本置于篋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開元十八年於花萼樓對御定二教優劣氤雄論奮發河傾海注道士尹謙對答失次理屈辭殫論宗乖舛帝再三嘆羨詔賜綃伍伯匹用充

法施別集對御論衡一本盛傳于代後撰大乘法寶五門名教并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卷法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初玄宗注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為消滅雖提兔翰頗見狐疑慮貽十一謬解之憊七五或作餘師之義遂詔氤決擇經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經力十聖三賢亦不可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沉注想自發現行帝於是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終無滯礙也續宣氤造疏矣四海嚮風

學徒鱗萃於青龍寺執新䟽聽者數盈千計  
至于西明崇福二寺講堂悉用香泥築自水  
際至于土面莊嚴之盛京中甲焉開元二十  
八年有疾將終遣門弟子齋遺表云其末品  
輕生虛均雨露得陪緇伍許自精修雖常袒  
右肩無施舉袂之役而執錫舒步得蠲負載  
之勞屬以時暢玄功德揚真化不謂勤劬慕  
學造次養生今月十六日苦腸忽加湯藥無  
救泉門自掩安泳堯風夜臺一歸寧逢舜日  
有定瘞於蒼隴無再謁於丹墀云時帝覽惻

恒遣中使內給事賈文環將緇五十匹就院  
手贈宣口勅奉問羸弟子等適聞法師遷神  
寂滅痛惜良深未審擬於何處安厝賜到緇  
帛等聖恩追悼生榮死哀光于僧伍俗壽七  
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  
于終南山陰道遙園側白塔存焉

唐京師安國寺良賁傳

釋良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也世襲冠裳法  
門之流不標祖禰故闕如也賁識鑒淵曠風  
表峻越外通墳典內善經論義解之性人罕

加焉永泰中不空盛行傳譯實難其人賁預  
其翻度代宗請為菩薩戒師因新出仁王護  
國經勅令撰疏解判曲盡經意以所住寺為  
疏目曰青龍也原夫是經已當三譯一晉太  
始三年法護譯一卷名仁王般若卷五次秦羅什  
出名仁王護國般若十一波羅密次梁承聖三年  
真諦於洪州寶因寺譯名仁王般若并疏六  
卷然則晉本初翻方言尚隔梁朝所譯隱而  
不行偽秦之經傳流宇內柰何止言波羅密  
而闕多字則是虧其到義是以肅宗皇帝齊

心沐德請不空重譯及肅皇晏駕代宗成先  
聖之願言詔興譯務勅軍容使魚朝恩監護  
於南桃園起手告朔終手望日帝御承明殿  
灌頂道場躬執舊經對譯新本而復為序冠  
于經首仍勅賁造疏通經賁上表曰學孤先  
祐有玷清流叨接翻傳謬膺筆受幸揚天闕  
親奉德音今於大明宮南桃園修疏贊演宸  
光曲照不容避席窮玄珠於貝葉但益慙惶  
捧白壁於丹墀寧勝報數仰酬皇澤俯課忠  
勤既竭愚誠庶昭玄造賁勤筆削三卷克

成奏乞流行復上牋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  
恩命今在內園修撰經疏微僧寡學懼不稱  
旨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起自於天言加  
被仰憑於佛力咸納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  
羣玉於崑山納大川於溟海火生於木與兩  
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  
法也載法者經也釋經者疏也廣度羣有同  
於大通是菩提心如陛下意所撰經疏繕寫  
畢功文過萬言部有三卷施行竊慙於愚見  
裁成翼答於聖恩并念誦儀軌一卷承明殿

講密嚴經對御記一卷同進上輕塵玄覽祇  
畏無任答詔云法師智炬高明辭峯迥秀親  
憑梵夾宣闡微言幽蹟真宗演成章疏開如  
來之祕藏示羣有之迷津貫玉聯珠鈎深致  
遠再三披閱頗謂精詳傳之招提永為法寶  
也皇命褒揚釋門翕盛又屬章信寺初成執  
疏服膺者常數百眾雖紙貴如玉無以加焉  
其在安國寺講筵官供不匱數年之內歸學  
如林大曆七年正月不空奏請入目錄勅依  
賁於六年徙居集州教授傳經不遑寧處至

十二年三月十日無疾枕肱終於符陽春秋六十一夏臘二十九宕渠嘉川之人哀悼法梁摧折闔維收仄中舍利百餘粒遺表中進念誦儀對御記二卷以其先進者遂留在內中之故令門弟子齎之重進後於上都城東

置墳塔焉即大歷十三年也賁累朝供奉鷹制辯辯富贍學問高深末塗淪躋同利涉之徒移若神會之流外吁哉

唐越州禮宗傳

釋禮宗俗姓宋會稽人也道氣簡壯志求玄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微願遂出塵決除鞅絆聞長壽寺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習之心未嘗少懈師誨之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拚其光矣乃奮藻摛華注涅槃經懷鈔握契周于二載控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卷五八十卷焉及鄭卿尚書典郡聞其盛名致疏往請確然拒而不赴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忽爾暴終入一處有二童子持簿領馮庭對判官廳按覆罪愆令望彼巨樹枝柯可覆數畝判官身旁舊識者張思

第一五〇册

義招手呼馮曰吾是汝舅曾為洛陽倉吏被  
長官越格誣殺兼假貸太平寺中錢及油麩  
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  
致此暴卒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登即關奏  
判放却還人世臨行張語馮曰在閻浮一日  
造功德得福無量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此  
涅槃經者禮宗大師注解從天台傳授每有  
善神守護時張差押馮往諸司考校輕重生  
處囑之曰汝去洛城道先坊內十字街第三  
宅是吾家家有池亭竹樹為問妻兒安否馮

起尋經本未獲而又死經三日立限歸寫經  
鑄鐘工畢馮在世得四十八年終宗亡春秋  
九十七焉

唐錢塘天竺寺法詵傳

釋法詵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黜魚惡輩

宅五

十五

誕彌厥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  
具行學一集蔚為教宗卷伊呂立功之致陋  
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為羣故地  
思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心  
以靜統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輻直截滄溟

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爲戾懷襄上  
濟峯竦竦而忽高雲溶溶而在下旣寤形若  
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  
文常現心境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花馬天寶  
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續盧舍那像化示羣品  
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纒登法座忽有  
異光如曳紅縷漸明漸大繁旋杳空久修行  
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徧撰儀記十二  
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  
塔陷地二級無何誦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

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  
潯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  
誦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  
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郢城肅  
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唐京師興善寺潛真傳道超

釋潛真字義璋姓王氏太原華族後徙爲夏  
州朔方崇道鄉人也考珍真即仲子也年在  
學數業尚典墳幼好佛書抑從天性甫及弱  
冠投跡空門開元二十六年隸名于本城靈

覺寺明年納具戒自此聽習律乘涉遊論海  
凡曰講筵無不探賾屬代宗朝新譯文殊師  
利菩薩佛刹莊嚴經勅真造疏奏云此經凡  
有三譯一西晉太熙中法護翻名佛土嚴淨  
經文勢多古語簡理幽定五二天后久視中實又  
難陀於清禪寺翻名文殊受記經十五三即今大  
曆六年所譯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  
下天垂帝籙人歸寶圖德厚乾坤明倅日月  
仁慈滋物夷狄仰德而輸誠慈惠利生正教  
承風而演化頃者廊坊節度使兼御史中丞

杜冕奏為國請諸大乘經明詔下於祇園梵  
旨開於貝葉因請三藏不空譯此經等數十  
部續有勅下天下梵字各置文殊菩薩像以  
旌聖功也又詔以文殊菩薩為上座皆三藏  
所請三藏學究瑜伽解窮法印身口意業祕  
密脩持戒定慧學顯通宣暢唐梵文字聲韻  
具知傳譯此經善符聖旨文質相兼璨然可  
觀潛真識智愚昧學藝庸淺幸陪清衆謬在  
翻傳虛空藏經課虛潤色猥蒙驅策述疏讚  
揚雖文義荒蕪已傳京邑今之所作蓋有由



焉有金閣寺大德道超禪師學盡法源行契  
心本親覩靈境密承聖慈故久在清涼屬興  
淨業仍於現處建窣堵波尋覲法緣來詣京  
國以此經爲大事以大聖爲本師顯揚聖德  
無過此者乃稽首三藏誓傳大聖法門不以  
潛真庸虛轉祈和尚邀令述作和尚不念前  
之鄙陋又令讚釋此經竊恐難契真詮敢不  
盡其愚訥即大曆八年十一月疏成奏過真  
學通內外性相融明考覆幽玄研精教理探  
蹟今古比較親踈分別異同歸於一義辯猶

卷五

十五

泉涌思入虛擬直筆而書記於絕唱結成三  
卷以作準繩現在未來永無疑網矣又述善  
提心義發菩提心戒各一卷三聚淨戒及十  
善法戒共一卷兼稟承不空秘教入曼拏羅  
登灌頂壇受成佛印顯密二教皆聞博瞻關  
內河東代歷四朝闡揚妙旨弟子繁多加復  
網紀與善保壽二處伽藍懲勸僧尼真有力  
也以貞乾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遺誡門人  
以疾而卧二十一日右脇累足口誦彌陀佛  
號終于興善寺本院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

九云

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

依寶林寺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

遍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

務拘遂徧尋名山旁求祕藏梯航既具壹與

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

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

傳闢河三論三論之盛于江表觀之力也大

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

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誦法師門溫習

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

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

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

學之文如昨拋捨鮑靜記并蔡邕後身信可

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

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

理觀自謂已曰五地聖人身證真如棲心佛

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

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

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呪儀軌至  
于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  
縱之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  
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  
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  
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  
疏文繁義約愒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  
理二聖合爲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華嚴  
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  
不䟽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

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  
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  
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  
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後常思付  
授忽夜夢身化爲龍橋首于南臺蟠尾于山  
北拏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  
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  
分流布也四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講三疏  
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  
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屬賓三

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  
觀苦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  
梁公留安居遂以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  
客奉肩剪髮字曰癡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  
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  
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復次壁畫散  
脂大將及山麋之怪徃徃不息觀既止此寺  
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  
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  
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

講一遍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  
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尋譯守護國界主經  
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宮嘗垂教令述了義  
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緣泊至長安  
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抗韋太常渠  
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綱李吉甫權  
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  
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  
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  
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餘堪講者千數

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藏世界  
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  
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圖融觀  
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  
共三十卷設無遮大會十二中其諸塑繡形  
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清沔記觀平時  
行狀云觀恒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  
不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  
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  
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

大經八一生晝夜不卧元不邀名惑眾伐善  
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逮盡形期恒依  
願而修行也

唐京師西明寺良秀傳

庭談

釋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觿挺然離  
俗乃往中條山栢梯寺披削誦通經業受具  
律儀誓以傳講爲己事勤苦忘疲三藏俱尋  
九流外贍于時籍甚敦不欽崇貞元四年奉  
詔與罽賓國般若三藏同譯大乘理趣六波  
羅蜜經十卷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寫本進

過尋奉德宗勅令季遙疏上表云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遷奉宣令良秀等修撰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疏者伏聞至道同源聖人一貫大雄示相演妙音於獨園寶位分身霈湛恩於雙闕開佛日於聖日降絲綸於法輪所以揚化慈航致人壽域不然豈得握真符而契合應休運以感通況以此經如來之密印羣生之度門得白馬之寶函啓青龍之祕藏是第一義理去筌蹄於最後乘說無分別加以天文煥發睿思昭

回真如契心已闡微於釋氏般若製序諒績文於太宗慈雲溥潤於大根湛露垂滋於貝葉良秀等材惟末學性異生知謬寄討論伏增殞越上承嚴旨徒側管以窺天度奉本師懼升堂而鼓瑟所修撰疏一部謹附王希遷隨表奉進伏乞聖慈許令同修疏沙門談筵於當寺讚演及流布中外所冀落落真言示丹青於新學明明像教流粉澤於將來帝覽奏勅內給事毛瑛琦宣慰良秀談筵道恒等宜共賜綰九十匹至可領取比修疏義甚大

勤勞也秋熟兼問師等各平安好在秀之辭  
筆義端時少倫匹終沒罔知時代焉

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

釋慧琳姓裴氏踈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  
為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

詰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皆與故典  
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  
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  
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  
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間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  
住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秦請入藏  
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  
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  
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

宋五

廿二

宋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燉徒渾切煖地切傳祖安切植烏皓切  
他歷切蘇木切璞正伯切閱胡能切媪烏皓切  
也婦歲過切老婦歲過切縑細切縑細切縑細切縑細切  
也婦歲過切老婦歲過切縑細切縑細切縑細切縑細切

第一五〇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居牙切豕豕也彘直例切也徒渾也徹古影切頷

五感切應言於證也泌切必虞切以致批補

低頭也麼切伊細切庶母果數故切

粟切不成么麼切益切細小也數故切

紊文運切穢招疊也雒各切扈後五切

扈極盡也瘞埋於計也敷孝切功也翕許

切合宕徒浪切躓支義切鞅兩切絆博慢

也也詵孫切船舟名切切鶩余專切邗地名切

鄜州名切切攪居持也鬣旁小筌此器

也也盪汙切切觴端可以筌此器

績祖也切切觴端可以筌此器

也也盪汙切切觴端可以筌此器

也也盪汙切切觴端可以筌此器

也也盪汙切切觴端可以筌此器

也也盪汙切切觴端可以筌此器



宋高僧傳卷第六

宅六

宋左街三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六人

唐京師崇福寺惟慤傳一

慧震  
弘沈

京師千福寺懷感傳二

吳興法海傳三

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四

處州法華寺智威傳五

慧威

台州國清寺湛然傳六

蘇州開元寺元浩傳七

越州暨陽杭烏山智藏傳八

梓州慧義寺神清傳九

義將

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十

圭峯草堂寺宗憲傳十一

圓禪師  
照禪師

京師西明寺乘恩傳十二

彭州丹景山知玄傳十三

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十四

唐京師崇福寺惟慤傳

慧震  
弘沈

釋惟慤俗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馮翊人

官居上黨為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戒母

氏昆弟歸于法門故愆從其受教瀾漪內湛  
歲蕪外發嗜學服勤必無倦色乃辭渭陽尋  
師隸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叅問禪  
宗或附麗律匠其志淵曠欲皆吞納之年臨  
不惑尚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  
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  
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  
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愆坐居  
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  
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及歸院矢誓寫文

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強遂  
有冥感忽夢妙吉祥乘後視自愆之口入由  
茲下筆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起大曆  
元年丙午也及將徹簡於卧寐中見由口而  
出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勒成三卷自謂  
從淺智中衍出矣于今盛行一說楞嚴經初  
是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  
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愆遇之著疏  
解之後有弘沈法師者蜀人也作義章開釋  
此經號資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師義例似有

今古之說此岷蜀行之近亦流江表焉

唐京師千福寺懷感傳

釋懷感不知何許人也兼持強悍精苦從師義不入神未以為得四方同好就霧市焉唯不信念佛少時逕生安養疑冰未泮遂謁善

導用決猶豫導曰子傳教度人為信後講為渺茫無詣感曰諸佛誠言不信不講導曰若如所見今念佛往生豈是魔說耶子若信之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感自恨罪障深欬絕食畢命導不許遂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今精處三年念佛後忽感靈瑞見金色玉毫

便證念佛三昧悲恨宿垢業重妄構眾懃懃

悔發靈乃述決疑論七卷即華嚴論是也臨終果有

化佛來迎合掌面西而往矣

唐吳興法海傳

釋法海字文允姓張氏丹陽人少出家于鵝宅六

林寺白駒匪食其場苗金翅俄翔其海面曲三

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塞納川鄧林聚羽是以

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名剖先

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該通嘗謂人曰

第一五〇冊

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椎輪也天寶中預揚州法慎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為顏冉焉復與杼山晝公為忘形之交林下之遊黑白二徒多從求益焉

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

釋慧苑京兆人也少而秀異蔚有茂才厭彼塵寰投于淨域禮華嚴法藏為師陶神練性未幾深達法義號上首門人也有勤無惰內外該通華嚴一宗尤成精博苑依寶性論立四種教為有四類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則

凡夫聲聞辟支初心菩薩也一迷真異執教當凡夫二真一分半教當二乘三真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四真具滿教當識如來藏者也諸師處判或依或違然其綱領教乘一家之說次以新譯之經未有音釋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經書恢張詰訓撰成二卷俾初學之流不遠求師覽無滯句旋曉字源然稟從賢首之門不負庭訓之美也

唐處州法華寺智威傳

釋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穎脫塵蒙心遊物

表少事師于軒轅氏鍊丹山聞天台宗教盛  
遂負笈往沃洲石城寺親灌頂禪師求請心  
要既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  
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辯  
藻著桃巖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後以  
法眼付授慧威焉卷六特傳威是徐陵後身其利  
智雄才斷可知矣又釋慧威姓留氏東陽人  
也總角之年盡其舊習抉開愛網徑入空門  
不滯一方仍叅三益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  
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觀威牆與一日千

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然其樂靜  
居山空交人事指教門人不少傑出者左溪  
玄朗矣威常修止觀匪棄光陰說與行而並  
馳語將嘿而齊貫落落然汪汪然人無得名  
焉

唐台州國清寺湛然傳

釋湛然俗姓威氏世居晉陵之荆溪則常州  
人也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  
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  
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慧大師由

是有三觀之學泊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然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儒墨我獨有邁俗之志童中邈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曰

名六

五

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掖二輪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爽技其密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

道學者悅隨如羣流之趣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孳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

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  
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  
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末大曆初詔書  
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揭厲法流  
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為依怙然慈以接之  
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者  
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  
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  
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  
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

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二德  
藝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  
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然而化  
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  
起塔附于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入室弟  
子吳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然平日  
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  
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  
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  
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

疏十五卷金鉅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于世詳其然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鴻筆成絕妙之辭彼題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灌頂頂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摛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

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偕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栢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梁公宋六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七邕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諫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唐蘇州開元寺元浩傳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歲依晉



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爲荆溪湛然禪師囑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爲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爲論爲記靈芝瑞草以爲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爲文首序德美圓實志願顯現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于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

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博綜羣言以立誠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繫辭司馬遷

之自敘管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  
釋不同其義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  
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  
真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  
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浩耽學味道  
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倦色分  
拈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  
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回也如愚罕為  
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  
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

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  
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縉流受業者  
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  
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異志真悟極此四  
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為二官所請  
注經預夢甚為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  
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  
碑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  
暹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唐越州暨陽杭烏山智藏傳

釋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  
官宦後僑寓廬陵藏少入精舍觀像設之繁  
乃陋俗求真而於三學各所留心唯律藏也  
最為精敏大曆三年遊豫章因隸名天宮寺  
衆懇命臨壇秉度時仰息憇號為律虎每登  
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滿聽受無厭辯名理  
析微言連環可解也貞元中遇大寂禪師篤  
明心要及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  
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亶亶學者歸焉至元  
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終報齡七十九焚収

宅六

九

舍利圓淨者建塔於院北峯焉杭烏山者越  
俗言訛合言杭嶋謂浙江所渡古用杭筏到  
岸藏杭故云嶋也

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傳義

釋神清字靈度俗姓章氏緜州昌明人也生  
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  
清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頓惡葷羶及為兒雖  
隨戲弄遇像禮足逢僧稽顙年十三受學於  
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于時勅條嚴峻出家  
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即誦法華維摩

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再理時故相齋琳為縣  
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而降禮請削髮焉則大  
曆中也至年十七聽習粗通即講法華一經  
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尸羅依  
學新疏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瞻學  
入內應奉暮年鍾其荼蓼歸慧義寺講導著  
述略無閑日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峯頂遷  
神于白門蘭若即鄴城北郭外也清乎昔好  
為著述喜作編聯蓋巨富其才亦擊深于學  
三教俱曉該玄鑿極彝倫咸敘萬人之敵也

受業弟子黑白四方計一千餘人前後撰成  
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  
訣十卷亦謂清鈔二衆初學儀一卷有宗七  
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此蓋解小乘所  
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為等法體性業  
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  
舍義鈔數卷北山叅玄語錄十卷都計百餘  
軸並行於代就中語錄博該三教最為南北  
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焉寺居鄴城之北  
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實而為錄

卷六

十

故云叅玄也觀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權一實  
之經旨大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奧焉清貌古  
且奇皙白而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  
序真讚云與樊三藏道顏同攝物異時一體  
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  
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  
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顏  
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肇別附語錄略記  
清言行矣

唐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端甫俗姓趙氏天水人也世為秦著姓焉  
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  
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  
其頂曰必當大興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  
額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  
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  
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  
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受具於西  
明寺照律師學毗尼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  
識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於福林寺奎

宅六

十一

第一五〇册

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兩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忌禮特隆憲宗皇

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甫符彩超邁辭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潛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甫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滄海無驚波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

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  
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  
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  
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  
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巖金經爲報法之恩

宅六

十二

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  
繪而方丈單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  
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  
巖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甫即衆生  
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  
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  
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  
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  
若生終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  
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  
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  
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可數門弟子  
僧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  
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會昌

第一五〇冊

中相國裴公休為碑頌德焉

唐圭峯草堂寺宗密傳

圓禪師  
照禪師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

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克

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十三未與語密欣

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拯

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宣導

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

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能

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

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

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即爾講之由是

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

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

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為禪藏總而

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

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

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

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問其法要大

和二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為大德尋請歸



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  
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于函其自證之力  
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  
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  
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悉斂  
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二  
僧臘三十四遺誠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  
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  
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  
科違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既芬馨名惟烜赫

內衆慕羶既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  
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  
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于密及開成中  
僞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閤所遇者  
一皆屠戮時王涯賈餗得元輿方在中書會  
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剪髮  
匿之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  
之遣人捕密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將害  
之密怡然曰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  
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

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密師為禪耶律耶經論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譏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

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宅六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十五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

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為妙門寂淨為正味慈忍為甲盾慧斷為劔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檐不勝任吾師

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違違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鶩恨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洛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為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

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其爲識達大宅六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無如十六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宣宗再闡真乘萬善咸秩追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持服執弟子禮四衆數千百人矣

系曰河東相國之論譎所謂極其筆矣然非夫人之爲極筆於他人豈極其筆乎觀夫影響相隨未始有異也影待形起響隨聲來有宗密公公則有裴相國非相國曷能知密公相續如環未嘗告盡其二公之道如然則知諦觀法王法則密公之行甚圓應以宰官身則裴相之言可度今禪宗有不達而譏密不宜講諸教典者則吾對曰達磨可不云乎吾法合了義教而寡學少知自旣不能且與煩惑相應可不嫉之乎或有謂密不宜接公卿

而屢謁君王者則吾對曰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不接還能興顯宗教以不佛言力輪王臣是歟今之人情見近王臣者則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則謝君之誚也或止爲宗教親近豈不爲大乎寧免小嫌十六嫌之者亦嫉之耳若十七如是義無可無不可吁哉

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

釋乘恩不知何許人也肇從志學知遍尋師凡廁覺堂必窮義路常訓門人曰好學近乎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實趨菩薩地若下坂之走丸耳恩樂人爲學不忘講導及天寶末關中版蕩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間嗟彼密邇羌虜之封極尚經論之學恩化其內衆勉其成功深染華風悉登義府自是重撰百法論疏并鈔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聞異終後弟子傳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涼僧法信精研此道稟本道節度使張義朝表進恩之著述勅令兩街三學大德等詳定實堪行用勅依其僧

第一五〇册

賜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

釋知玄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圖南任梓州射洪縣令祖憲考邈皆名場不捷母魏氏夢月入于懷因而載誕雖乳哺未能言見佛像僧形必含喜色五歲祖令詠花不數步成云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祖吟歎不懌曰吾育此孫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恥今見孺子志矣非貽厥也已必從空門乖始望也七歲果遇

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鄰玄日就講集所一聆法語若覩前因是夕夢其寺殿佛手摩其頂寤啓祖父乞爲勤策親黨觀其必不可抑奪故聽之年十一遂其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

主六

十八

遠公義疏警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奧矣方年十三指擿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聞玄名命升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日計萬許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斤

其名號陳菩薩耳傳云玄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焉玄於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毗尼續通俱舍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焉復從本師下三峽歷荆襄抵于神京資聖寺此寺四海三學之人會要之地玄敷演經論僧俗仰觀戶外之履日其多矣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後學唯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

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矣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揚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揚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嘗一日玄宴坐

宅六

十九

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空而去玄今人偵問茂孝其夕誠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緇汲瓶挈屨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蓋棺時殮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者議望

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  
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  
殿獨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  
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  
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  
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  
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橫注  
凡數千言聞者爲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  
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  
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玄

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  
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  
年帝覽詩微解帝雖不納忠諫而嘉其識見  
口給也玄即歸巴岷舊山例施中櫛而存戒  
檢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  
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  
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  
竺教奏乞訪玄聲迹玄復挂壞衣歸上國寶  
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袈裟署爲三教首  
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寺之玉虛



予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  
公緇黃鼎列論義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  
基各勅重建大興梵刹玄有力焉命畫工圖  
形于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  
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大  
行利濟受益者多廣明二年春僖宗違難西  
蜀後遣郭遵泰齋醮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  
談論頗解上心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官問  
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玄師號皆  
未愜旨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

宗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  
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  
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悟達國師為號雖曰  
強名用表朕意玄陳讓不遂乃乞歸九隴舊  
廬於正月二十一日卧內見所曾遊歷聖境  
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  
土乃訊之云孰之語耶空又謦曰佛也七月  
中聞戶外有格鬪之聲逡巡一菩薩降于庭  
前事摩滅矣漸迫僅玄身丁寧讚喻勿以此  
苦為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夕有一珠自玄

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  
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盎  
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撓耳召弟子  
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  
鳥獸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誑誑訖右  
脇面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四玄咸  
通中曾遊澤州追問小遠法師同年亦同終  
日月焉玄堅守禁戒少欲過中不食蔬果服  
唯布褐卧則芻秆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餘  
則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素

結情好深者裴相國休初裴鎮荆門玄遊五  
臺山路出渚宮贈遺初無所取裴知其儉約  
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蘇秦遣舍人陰資奉  
張儀也嘗經駱谷真符縣雍氏家枕潭潭中  
有大魚如龍四足而齒牙纖利其家曰飼以  
食已四世矣或欲網釣之意則輒雲霧晦冥  
焉玄扣船撫其頂瞪目而鼓躍即為受歸依  
未幾乃寄夢雍氏曰我謝汝累世護念今受  
歸依已生天而永訣矣次為導江玉壘山神  
李冰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偕受戒法罷其血

食歟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輩常從  
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  
子禮事玄時居永崇里玄居興善寺義山苦  
眼疾慮嬰昏瞽遙望禪宮冥禱乞願玄明旦  
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乎義山卧病語  
僧錄僧徹曰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臨終寄  
書偈决別云玄生常著如來藏經會釋疏二  
卷命僧徹撰法鑑以照像若十翼焉大無量  
壽經疏二卷僧徹著法燈類章指馬勝鬘經  
疏四卷僧徹著法苑以錯綜猶緯書焉又般

若心經金剛經各有疏義此外秦蜀之間作  
釋氏雜文外篇箴論碑誌歌詩錄成二十餘  
卷禮懺文六卷通計三十萬言後遷塔于茶  
龍山附聖寺矣中和二年弟子左街僧錄淨  
光大師僧徹述傳法孫右街僧錄覺輝輝弟  
子偽蜀祐聖國師重孫光業僧錄廿二絲絲瓜峽  
皆名公也鳳翔府寫玄真李義山執拂侍立  
焉

系曰玄公何云袁盎又為知鉉二人後身耶  
通曰人壽百年自漢至唐玄幾經出沒乎骸

山淚海斷可知矣然則玄公多才行道近古罕聞法嗣蕃昌他莫與議也

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

釋僧徹不知何許人也敏利天資高邁逸類稚歲聰穎而慕悟達國師若顏回之肖仲尼也既而時親函丈頗見幽微隨侍翼從未嘗少厭窺其門墻其殆庶幾乎悟達凡有新義別章咸屬付徹暢衍之為如來藏經疏著法鑑四卷大無量壽經疏著法燈二卷勝鬘師子吼經疏著法苑十卷觀乎悟達為疏若左

丘明之傳也徹述三法鈔猶杜服之集解歟初居法乾內寺師資角立聲彩風行凡百官寮無不奉仰率由徹內外兼學辭筆特高唱予和汝同氣相求尋充左右街應制每屬誕辰升麟德殿法座講談勅賜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釋氏宅六頗異前朝遇八齋日必內中飯僧數盈萬計帝因法集躬為讚唄徹則升臺朗詠寵錫繁博勅造梅檀木講座以賜之又勅兩街四寺行方等懺法戒壇度僧各三七日別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壇度

內福壽寺尼繕寫大藏經每藏計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軀皆委徹檢校焉以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內講論爾日徹述皇猷辭辯瀏亮帝深稱許而又恢張佛理旁懾黃冠可謂折衝異論者當時號爲法將帝悅勅賜號曰淨光大師咸通十一年也續錄兩街僧事初徹經江論海勇於揭厲於青龍寺講貫既循悟達國師義意寄呈所見蒙迴八十四字云觀君法苑思沖虛解我真乘刃有餘若使龍光時

可待應憐僧肇論成初五車外典知難敵九趣多才恐不如蕭寺講軒橫淡蕩帝鄉雲樹正扶踈幾生曾得閣踰意今日堪將貝葉書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執卷問吾廬覽茲弊飾悲喜盈襟以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其夕徹內宿明日倉黃與杜光庭先生扈從入於岷峨再見悟達痛序艱難徹極多著述碑頌歌詩不知所終內翰侍郎樂朋龜爲真讚鳳翔嘉州皆寫其真相弟子秦蜀之間愈多傳法者



宋高僧傳卷第七

宅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著卷第七

義解篇第二之四

正傳二十三人附見四人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一元

越州應天寺希圓傳二

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四

東京相國寺歸嶼傳五

後唐洛陽長水令誣傳六

定州開元寺貞辯傳七

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八

杭州龍興寺可周傳九

東京相國寺貞誨傳十

洛京長壽寺可止傳十一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十二

棣州開元寺恒超傳十三

洛京法林院僧照傳十四

洛陽天宮寺從隱傳十五

杭州龍興寺宗季傳十六

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十七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十八

東京天清寺傳章傳十九

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二十

齊州開元寺義楚傳二十一備進省倫

杭州慈光院晤恩傳二十二

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二十三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元

釋志遠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顏之禮匪違晨夕母常念法華經精通五卷遠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

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晤解幽旨經營僧事  
聯縣六秋凡諸取給未嘗混互自爾辭師尋  
禮復經八年雖博贍兩宗情猶繫滯聞天台  
一枝該通妙理定慧雙融解進於行十乘境  
觀起自一家修性三德清涼盛演因命同輩  
追遊五峯樓道林泉履歷前躅曉六凡四聖  
之理了開示悟入之門百界千如包羅性相  
即遮即照破立同時依正圓融凡聖平等豁  
開心目物我雙亡僅四十年闡揚獨步遠業  
精道邈志苦神和卧不解衣食非別請時歲



不稔樵炊屢乖每掬水漱流將期永日體有  
瘡疥手不塗摩戒檢遵修警慎心口常以四  
種三昧鍊磨身心至於緘札題尺頗閑辭翰  
蟲篆之美每有緇素負才學者異其辯說或  
傍搜僻隱欲為挫銳伺之瑕玷求其勝負進  
雖傲然踞席退乃踧踏赦容來高我山去隨  
四悉泊會昌四年春秋七十僧臘四十八  
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以二月十七日誠  
門人曰吾自生修進不欺心口今獲二種果  
報卧安覺安而無痛惱又曰天台宗疏務在

宣傳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三周記別開近  
顯遠玄文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境觀雙  
修不定頓漸八教麤妙遮照平等行解圓明  
一多相即一藏文句瑩玉拞金將踐聖階降  
茲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精誠志之永懷副吾  
之意也于時龍象雲萃櫛比座隅咸讚希奇  
同稱佛號慈誨之際奄至遷靈風慘雲愁山  
昏水咽林巒色變徒屬悽傷闍維日諸子奔  
馳罔知所詣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  
即扶風馬氏之裔也氣度冲邃道風素高蓋

遠傾其解脫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謂一燈之後復然一燈及武宗澄汰之際稟師先旨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祕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嗣繼之心已極師資之禮也唐越州應天山寺希圓傳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

啓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苑俶擾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于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么麼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宴默或問之則曰吾逍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暢經論同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脩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瑯琊山頂是山也傳云從瑯琊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

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井有鰻鯨焉水  
有應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  
禹鑿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蛆蛆有雙耳其  
色蒼黃或綠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  
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  
唯偏入圓房此七圓手執宛轉屑就乃爲之受歸  
戒令勿作風雹之妖暨圓終而多暴風雨也  
圓之脩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于  
法座時衆聞異香裊香天樂爭鏗或絕或連  
七日後已此真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月也還山之日僧衆置祭于寺門無何有人  
茜袍象笏拜跪愴然愀怛之間杳無蹤迹衆  
莫能測焉茶毗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  
齋往新羅國矣

唐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

釋玄約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萌出  
塵之心既諧夙志入州龍興伽藍日誦千言  
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已心循  
其戒算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茲名節頓高  
流輩窺仰數稔之間律論俱贍徧求知識探

第一五〇册

曠玄文戾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  
臨壇講律并俱舍共四十餘徧淵靜其性研  
覈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為時所貴  
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皆北面受業焉傳  
稟門生一百許輩汾沁之間奔走學者迨乎  
老矣終本院小房俗壽七十六法臘五十六  
學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數百粒構甄浮  
圖于郡城之西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

釋彥暉姓孫氏今東京陽武縣人也佩觿之

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澹然歡喜又  
屬家內齋僧磬梵俱作於簾幕之下合掌欣  
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  
采忘勞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毗  
尼頗通深趣久尋經論皆討玄源且曰為善  
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  
三治性之極致也屆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  
乎四部悉仰柔明臨鑑則戚少欣多執瓶則  
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  
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

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  
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  
風趨波委恒溢百餘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  
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  
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閉性相

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  
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  
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  
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  
爲若此也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徧出

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于世  
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蕭然而奄化  
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  
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于陽武縣側營  
小塔焉

梁東京相國寺歸嶼傳

卷七

六

釋歸嶼姓湄氏壽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  
授以詩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羣從諸子而竊  
願出塵父母允其頻請乃禮本郡開元寺道  
宗律師爲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

二經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寺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于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復往南燕就暉公重覆所學研朱益丹猶慨義章未為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揉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時宋梁後主與嶼中角同學庠序狎密情濃隔面年深即位半載下詔訪之嶼雖知故舊終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召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

賚豐厚時屬嘉慶節曾下勅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嶼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兼勅東塔御容院為長講院時閩帥以聖節進金剛經一藏絹三百匹盡賜嶼焉法侶榮之然覩舊鈔有所不安未秘其理遂搜抉精義於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呈帝覽賞歎勅令入藏嶼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怠學徒繼榮瞻公相繼傳持至後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洪演曰余氣力憊然無常將至

汝好住脩進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  
五僧臘五十五即以其月十八日遷塔於京  
東郊寺莊東岡焉

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

釋令諲姓楊氏陝府閩鄉人也幼而履操迴  
求出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既應法乃  
納戒律大小乘教兼而學之於名數法門染  
成淳粹彌陀中觀幹及膏腴聲光振發莫之  
與京因遊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就  
中講貫一論一經三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

餘徧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爲恒課執行持心  
而絕瑕類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以清  
泰二年乙未歲終于邑寺春秋七十一法臘  
五十一其年遷于山麓徇西域法火葬獲舍  
利學人檀越共建塔焉

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

釋貞辯中山人也少知出塵長誓脩學剋苦  
之性人不堪其憂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  
又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  
困息有二天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

石吾以神呪被汝彼衆不容去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并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於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畋遊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今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敷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於太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桔槔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洎

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諧願有婦人陳氏布髮掩地請其蹈之撰上生經鈔爲學者所貴時號辯鈔是後終于此寺焉

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

釋虛受嘉禾禦兒人也納戒後於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鑿義輩流孰不弭伏及廣明中京闕盜據逃難邈迤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天祐年中也



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跡繁略不中其猶以  
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  
光中方畢軸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賈曾侍郎  
序次僧圓暉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嘗  
染指知焉受於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  
遠之疏免為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  
各有別行義章受性且狷急與人不同畜弟  
子無一可中嘗自執爨饌齋食柴生火滅復  
吹又燔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  
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

七七

九

閃爍爾或譏其慢衆受亦不介意屬武肅王  
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謁見王素嚮風乃加優  
禮言勞再三暨乾化中於會稽開元寺度戒  
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  
也王表于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齋  
至營丘時受講當上生經疏序至若洪鐘而  
虛受受捨塵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  
為虛受小子識之乃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  
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追  
海艦齋誥牒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杲符武

肅之言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餘卷行之于代

後唐杭州龍興寺可周傳

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部建元寺循良厥性切問于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彼過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息天疏日就月將幹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迴台越之間命其啓發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恒

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扈衛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神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而鄭重齎周中金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精志通明焉宅七以天咸元年終于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誨傳

釋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沈靜分陰是競方踰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馳騫至於非朋弱友弃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徧人未歸重則知奇貨之售亦有時焉及梁氏都于是京人物委輸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誨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仁道精進罔疲凡世伎術百家之言黜于議論之外誠門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七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為師子吼不作野犴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為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罄捨衣資為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

第一五〇册

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侶爾日  
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  
五十四臘於寺講貫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  
七座覽藏經二徧修彌勒內院業以其年二  
月十八日葬浚郊東寺莊之原楮幢威儀緇  
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傳

釋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  
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貞律師年  
十五爲息慈辭師往真定習學經論時大華

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膺三  
徧精義入神衆推俊邁有老宿維摩和尚者  
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爲  
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温故知新厲精弗懈於  
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變辭不可  
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  
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恒陽緇素無不欽羨焉  
迨十九歲祛五臺山求戒於受前方便感文  
殊靈光燭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於寺敷演  
二十三往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景福年中

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於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乾寧三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內殿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秘書召歸故鄉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毋猶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誦青龍疏三載文徹忽有巨蟒見于房矯首顧視似有所告時同院僧居曉博物釋子也且曰蛇則目睛不瞬今其動乎得非龍也止焚香祝之曰貧道念青龍疏營齋養母苟實龍神軫念希值一檀越居數日燕師家子曰制勝司

卷七

十二

徒召申供養時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圍之歷乎年載百穀踴貴止頓釋憂懼未幾燕陷劉氏父子俘歸晉陽止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於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著頓漸教義鈔一卷見行于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淨土院住持應順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彌

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  
正月二日茶毗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  
日建塔於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止風神  
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  
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有贈樊川長老  
詩流傳人口在定州日中山與太原互相疑  
貳諸侯兼并王今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  
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燕人詩客試  
爲詠題止即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曉喃  
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詩人李洞者風

骨僻異慕賈閻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  
遇贈止三篇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  
孫寶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  
和汝墳荒韻諧止頃在長安講罷遊終南山  
逍遙園是姚秦什法師譯經之地筆代寢深  
鞠爲茂草且曰吾爲釋子忍不興乎奏昭宗  
乞重脩帝允仍舊賜草堂寺額後請樊川淨  
休禪伯聚徒談玄矣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  
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崆峒山故有  
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時弟子修文

修智修行微見師之道焉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

釋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遊于藝而賁丘園毋王氏戒受八關心歸三寶從姓岷也更好善緣復求福利而生令子及生年甫七歲志氣敦篤暫見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攜入寺意欲忘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宣遠論師志戀其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隔如執琉璃之器其舒徐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姿制若老成焉迨圓滿足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鑑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并部永和三學也俾夜作晝憲案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生七又傳輸金論盡屏餘緣各講十徧十四仍求輔亮博覽羣書得義最精又揚具美尋稟綸言住城內天王院與弟子俱供億不虧傳持無替乾祐元年漢祖以龍潛晉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宣住

第一五〇册

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内僧正經年而變法於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月五日無疾而終于時四衆含悲一城戀德俗齡九十三法臘五十四乃遵西域茶毗禮多投香水或執幡花黑白之衆盈郊黯霽之雲蔽日未容火滅皆捧寶瓶待盛梁粟之形同見熏修之體時得舍利者隨自因緣或多或少別得遺骨具表奏聞漢主勅葬於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勅謚號曰達識焉漢棟州開元寺恒超傳

釋恒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羣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十七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俄徵伐木之章且狎成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



間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  
於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起  
止於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  
計七本講通思於雍洛梁宋名師杳然隔絕  
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瓶滿見知翼飛名  
字是故并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  
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  
完備矣待飛奮而為霖雨焉其為碩德題目  
多此類也龍德二年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  
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徧  
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緇素見之無不怯懼聲  
無叱咤語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凌軻  
之所得也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嚮譽欽風修  
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以講貫罕曾  
接對初有所慊終伏其高齊魯之間造秀不  
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  
聽議論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  
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  
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

第一五〇册

筆為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  
論死不染利名生獸樹遮山色憐窻向月明  
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  
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  
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  
道聞其名知是鄉關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  
向之意超曰貧道閑人早捨父母剋志修行  
本期彌勤知名不謂浪傳於宰衡之耳也於  
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陳出家  
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

宅七

十六

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  
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于本  
院院衆咸聞天樂沸空乃升窆率之明證也  
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微與學徒  
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具  
茶毗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五十  
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  
號曰德正乃刊勅文于石塔焉  
漢洛京法林院僧照傳

釋僧照姓張氏范陽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憫

忠寺聰晤絕儔神儀偉秀初受經偈日誦數  
千百言目所覽者過於宿習吐論知見有老  
成之風遂度爲沙彌受具已來歷于再閏暗  
誦經典已踰六大部矣即最勝王大悲維摩  
法華等經傍加聽尋經論十數年間深文伏  
義藍出青矣十七天祐中遊方南下爰屆中山元  
戎王處直請住法華寺相次易帥請之太傅  
隴西公連表薦賜紫方袍加至真大師次則  
扶風馬公請爲僧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陽有  
命開法華經講止法林院況乎都闕浩穰象

龍輻湊及照之唱導翕如於下風伏膺矣以  
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于講院春秋  
七十僧臘五十四衆號慕侍中李公傾易定  
曾爲外護復守洛宅飾終喪禮悉以資奉粵  
四月三日遷神于城南行茶毗法收舍利紅  
潤可數百粒濟陽丁公爲保釐之蓮職爲樹  
塔于廣化之寺南崗照平昔講凡七十餘座  
勤勤爲法門生頗多宰臣馬公孫最所欽重  
前後贈詩僅數十首洛中爲美談矣  
漢洛陽天官寺從隱傳江夢

釋從隱姓劉氏洛陽三鄉人也卅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於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衆纔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誣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後於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誣付講座日爲衆三登法席夏中長畧覽藏經一秩精進苦節人無與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終俗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二乃依天竺法火化收合眞體圓淨堪愛門人樹塔至今存焉次有長

水縣縣泉院釋夢江者姓楊氏本邑人也神彩灑落超技凡態遂願出家恒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清泰中龍門廣化寺請爲衆開演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時於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餘年講罷行道禮佛日唯十七一食慈忍於物罕逢愠色周顯德三年疾終緇素悲慕爲其建塔矣

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

釋宗季者俗姓俞臨安人也稚齒瑰偉心志

剛直嘗天震鄰家樹李隨僵仆有姊尼抱就  
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  
而復作遂勸令出家寧欣平寺僧後往衢州  
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誦伏  
鋒芒如也迨迴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  
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閻丘方遠先生江  
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李作二百  
語訓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  
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於本房初  
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

論一衆驚然季眇二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  
常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撰永新  
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  
經疏鈔補猷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  
行於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  
高邁誓不趨俗舍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  
居唯屢空衍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  
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  
釋智佺姓張氏銅臺永濟人也九歲於鄴都

臨清王舍城寺事師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面色玉如行步若舒鴈言音如扣鐘人望之凜然僉曰美丈夫也恒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臺抵明福寺就暉師講肆暮月頃見諸法體用喜不自任時暉之門生魚勇然幹者數十負皆出佗之下徇睢陽人請講未久又令東京遇信士捨宅爲萬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琴臺咸樂請其敷演自鳩聚檀覲前後飯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家同建觀音院

命居之佗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百法論可百許徧登法座多不臨文懸述辯給後三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諷經呪也嘗聞戶外闐然有彈指聲者感鬼神讚歎魏帥陳君思讓篤志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殆臨八十一而刻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舉一所斂送闌維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奉木塔舉高三丈餘縱燎時有白鶴哀鳴紫雲旋覆收拾

舍利建塔續焉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

釋皓端姓張氏嘉禾人也九歲捨家入靈光精舍師授經法如溫舊業焉年登弱冠受形俱無表于四明阿育王寺遇希覺律師盛揚南山律端則一聽旋有通明義門無壅尋投金華雲法師學名數一支并法華經後受吳興緇伍所請講論焉兩浙武肅王錢氏召於王府羅漢寺演訓復令於真身塔寺宣導于時有台教師玄燭者彼宗號爲第十祖端依

附之果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要一徑路通忠獻王錢氏借賜紫衣別署大德號崇法焉後誓約不出寺門慕遠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其事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唯一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于本房容貌猶生三日焚之于城西得舍利於煨燼之末俗年七十二僧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學得其門者止八十餘人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唯以

佛法爲已務可謂傅翼之象王矣祕書監錢  
昱嘗典秀郡躬親端之標格爲著行錄焉

宋東京天清寺傅章傳

釋傅章俗姓彭氏開封東明人也厥父諱即  
邑甸之上農也塵務之外正見不回恒讀佛

經懸解詮旨母邢氏嘗夢入法宇手探道器

七七

廿一

因而娠焉與父知懷非常之子指腹誓今出  
俗年甫十一乃禮本邑唯識師祕公爲師一  
見異之初授淨名仁王法華三經及削髮去  
周羅隨祕公遊五臺禮文殊應跡之地其年

受具爲息慈日便於浚郊清朗法師座下聽  
習法華經後於睢陽道雅法師重溫前業尋  
學唯識於本師頗揭厲于義津法水又親附  
副僧錄通慧因明且臻其極章日誦三經兼  
二戒本講貫訓徒向二十載未嘗少輟廣順  
中左街僧錄廣智大師薦聞于周高祖賜紫  
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錄道深薦于太  
祖神德皇帝賜師號曰義明俄示疾而終于  
本院春秋五十五法歲三十六未絕之前命  
筆作偈警世而贈諸朋執矣所度弟子一十



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  
茶毗之法薪盡火滅得舌且不灰衆歎戒德  
門人檀信共立塔焉則開寶五年也先是厥  
父恒務法華經終後焚之亦舌不壞子父同  
驗實為罕有相國寺清慧大師彝炳為塔銘  
焉

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

釋繼倫姓曹氏晉陽人也弱齒而壯其志勇  
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  
驚宿習慧察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

通法華經義理幽曠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  
講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恒一  
百五十餘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  
為人也慈忍成性戒範堅強人望之而心服  
以劉氏據有并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  
街僧事寬猛相參無敢違拒以偽漢己巳歲  
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願生知足天終後頂  
熱半日方冷則開寶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闍  
維畢淘獲舍利遠近取供養焉

宋齊州開元寺義楚傳

倫進省倫

釋義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陽人也楚七歲來省歷下臨壇大德脩進因爲出家師也進乃楚之諸父也季父省倫居香嚴院進也誦觀音普門支經向十萬徧立禮法華經字字各拜拜且徹部焉倫則青丘主宰禪居誦大悲佛頂俱一億徧楚執柯伐木熏習相資登此近圓勤學不懈敏慧夙成俱舍一宗造微臻極遂傳講圓暉疏十許徧後該覽大藏三徧乃慨儒家爲佛教之文而多謬解解旣謬歟事多悞用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

章庶事羣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獸類部其間物類檢括周旋令供筆之時必無告乏矣一十年中孜孜罔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世宗勅付史館賜紫衣仍加號明教大師以開寶中終于龍興伽藍俗壽七十四法臘五十四楚始謀此作隨得便書哀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錄忽因本院門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觀此靈符乃知宿定搜今幹古筆

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爲楚作序冠于  
編首今行于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勞止而  
雙目喪明醫工莫療遂冥心懺過慮刪碎教  
文裁量差脫如是虔虔更無間息再歲還明  
人謂其徵感焉

宋杭州慈光院晤恩傳

釋晤恩字修已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  
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  
必起迎遲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  
黨饒愛母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

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  
山律晉天福初從鶴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  
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  
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  
光院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  
觀論咸洞玄微尋施復述出弟子相次角立  
雍熙三年八月朔日忘於中夜覩白光自井  
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  
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納沙門執金  
鑪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

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  
五日為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  
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  
院僧有興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  
鞀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  
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七無算恩  
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卧必右  
脇坐必加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  
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  
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黷堂每一布薩

則潛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誨  
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  
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  
以一乘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  
之緣耳不喜雜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  
豪族未嘗輒問名居况迺趨其門乎先是天  
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  
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旨趣  
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  
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

也又嫌昔人科節與荆溪記不相符順因著  
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錚論科總三十五  
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泝流而上者何  
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  
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宋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

空七

廿五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温州永嘉人也母姓  
媛公曰不喜葷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誕焉幼  
啓二親堅求去俗旋入開元伽藍師授法華  
經暮月而徹寺之耆老稱歎希有受具已往

會稽學南山鈔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  
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先是智者  
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  
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甚學寂思鳩集  
也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歛告韶  
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  
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為家寶歟  
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  
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并紫  
方袍辭讓不却受而不稱及與螺溪道場四

方學侶霧擁雲屯太平興國五年朝廷條貫緇伍經業寂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剝柱陷没于地意頗惡之自從於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崩樓圯人咸謂寂先見同修報得之眼焉因受黃巖邑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流水長者品至海門靈石是智者冬居道場也勸人修寺塑像入緣者繁沓今上遣高品衛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也諸官同命受菩薩戒雍熙初永安縣請於光明寺受戒古殿像墮腹中獲發願辭即唐

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施戒勸七鄉人裝塑尊像願捨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常布褐傳法利樂衆生云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臨海縉雲永康東陽諸邑請其施戒九月寂自太末十月寢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囑誡廿六門人不許哭泣祭奠應緣俗禮者非吾弟子也即窆于方丈樹小塔焉享年六十九法臘五十矣四方傳法弟子見星而舍者數百人寂平素講法華經并玄義共二十許座光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錕等論法界還源等

觀禪源詮永嘉集各數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數卷自智者捐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餘齡寂受遺寄最克負荷其如炎蒸講貫而無汗之露洽曾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談揚則擬金玉應召羽商和彼九旬說妙相去幾何又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寺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設柱檻闌闕求入無由俄覩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手攘却行馬低迆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泯合不分因而驚寤自是之

來樂說無盡矣或曰入普門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衆生凡同體故閉則羣靈混成一法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是以講談也施戒也自甌越之鄉迨三天子障民多拂戾俗尚畋獵受寂之訓也咸食堪華音說法之功所謂善建由是堂室間可見者廿七曰澄或曰寶翔曰義通及乎台之民庶嘗受戒法迎真相來州治開元寺祭饗皆縞素哀泣天爲之變慘其慈攝之所感知州鄭公元龜爲詩悲悼焉

論曰玄默垂文聖人俯察河雒之流有告圖  
書之法作程禹受斯符乃爲經緯本六十餘  
字訓第表明號洪範以開章得彝倫而道敘  
帝王之法粲然可觀祖述之家翕爾宗此我  
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傳若龜馬之文乍  
辯聲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揚及其講訓相  
資籤箋互出因分異轍各競巔門施巧智之  
莫京致慧心之懸合宜乎得正信者必開正  
眼見正道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則以決擇  
爲主原夫能詮之教喻圖書也所詮之理喻

訓第也經容緯入緯變經存今表顯之名言  
從體義之相法雜唯識論推於護法成即司  
南渡沙奄有於餘師說同行字良以各迷已  
見皆未極成正不正之說恢張玄又玄之談  
崛起大抵無名相法作名相說非如色法影  
質易尋名色交加喜生迷競又以言存一意  
義止一途隨情取舍之時未爲允當隨轉理  
門之處蓋涉無文加復教有弛張意關詳略  
討尋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領者非行位而邪  
知在人亡書以教爲折中故論中以四種徵



理理則難隱一觀待二作用三法爾四證成  
用斯道理義豈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  
二子相問曰彼去者誰邪一云乙也一云  
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識人云甲也迴面視之  
是甲非乙也其不識遂有多名識者一呼應  
聲而至親得自體不涉異緣故曰精義無二  
也安七因義生解解必虛通除其執情今生正解  
斷其迷執情斷故所執便遣既能生解則  
斷障二重斷染依他清淨依他圓成故得二  
勝果焉不然者認相似法墮惡取空曳曲木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於稠林泛膠舟於苦海又不可勝道也瑜伽  
論中契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  
能依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  
能化之教已翻所詮之理難悟苟非宿慧安  
喻經心宿慧當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經心乃  
大雄之意豈易尋求諺所謂老見事長佛已  
三袂之揚歷多言或中法從諸聖之同宣豈  
得以夏蟲共論其凌澌井魚互談其激澥此  
誠不可也必須近佛菩薩善慧法師四無礙  
居遊戲之中八辯音演自他之利祇如天親

第一五〇册

大士將世尊之一言中道圓宗成諸法之五位如龍帶涓滴而起為兩望苗稼而施又同命包作緯於春秋鑿度為資於大易此皆善其通變能其揣摩以利根而教鈍根以正見而誘邪見都稱為摩訶般特伽也西域蒲塞治家子以為裘此方俊才鬻乳人而加水成裘則易以日見而留心免水則難以傳來而隔手昔以講人論法造疏尋宗用成實法數之名補大乘闕負之義其有解法名目隨人見知未融六釋之端何暇三隅之反至若黎

邪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舍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鈐鍵先賢之所不決令括之所共疑但謂闕如所知成障及平焚師西復梵本東傳富瑜伽之寶林開唯識之淵府摩訶衍足殺三摩明名數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有大乘基為其高足不緣宿習多見生知謂之義天則明星有爛謂之理窟則善閉無關堂堂合周髀之儀軋軋應崑崙之軸有經皆講無疏不成

權奇百本之名控歷四人之聖復次光也寶也測乎沼乎章句之學頗長釋籤之理何富世茂珠林邁編圖紀環附量度于鯨海尚綴文榮于玉華究三論極乎瓊康窮方等歸乎楷景觀公撰集華嚴命章解相入之連環且無難色通絕行之斷閣故立易功法藏從性海而遊智界自名流而出偉歟一行所作通神實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薩忠氣琳甫賁秀詵真俱參譯判經盡開荒闢土於樂宗密美乎湛然悟達全才徹公令範可以副人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之求備哉餘諸上士擅美殊方落落英翹互有長短矧以佛之說經申經者論經由論顯論待疏通疏總義章義從師述況以隔羅穀者見猶未盡大徧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易踈詠脉之求難中若非親證親說得自體

宅七

二十

第一五〇册

生死之河盡度涅槃之岸此始可與言從聞  
且思思至而修證大圓寂者過此以往未知  
執名滯義問欲何為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既有所用則捨筌蹄而直造佛地此則深  
於其道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兼乃版切面也 綫初江切也 倣昌六切 角尹誦  
 東地鰻鯨 哀切 鱈魚名 蜃蛟無足似 蛆者  
 七余 竅孔也 裏裏乙及切 香襲衣也 錚也  
 切銛初耕切 銛銛金聲也 七恭 茜倉向切 菑茅也 徹悅  
 徹齒兩切 悅悅也 爾奴結切 樞渠枯切 聞彌鄰  
 往切 越於真 閔無分 穎虛對切 鍼與針同  
 也高 謁切 真閔 切無分 穎虛對切 鍼與針同  
 覘疾廉切 梏胡沃切 邈迤 迤迤 斃也 燄音  
 遷迤 駁不純也 狷躁急也 斃也 燄音  
 行貌 售承也 俶所獲也 填况 荒况 荒况 荒况  
 也大 賦也 售承也 俶所獲也 填况 荒况 荒况 荒况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切	里	嘶	切	食	也	上	者	寂	切	生	而	也	景	轉	力	土	雖
軋	孕	冰	或	抗	圯	圯	薯	也	靜	也	更	也	也	也	也	日	日
車	切	也	切	於	毀	皮	預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輾	烏	也	六	六	也	美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點	也	切	切	也	切	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澌	適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海	與	在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蒲	以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沒	同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音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蟹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鬻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取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六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髀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切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旁	切	桓	切	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日無  
光也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八

宅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一

韶州宅八今南華寺慧能傳二

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三

袁州蒙山慧明傳四

洛京荷澤寺神會傳五

潤州竹林寺曇瓘傳六

金陵延祚寺法持傳七

越州雲門寺道亮傳八

荊州碧澗寺道俊傳九

溫州龍興寺玄覺傳十

金陵天保寺智威傳十一 淨本

睦州龍興寺慧朗傳十二 公普

鄆州安國院巨方傳十三 智封

郢州大佛山香育傳十四

兗州泰山降魔藏師傳十五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

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貴于丘園其母始  
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  
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鄰  
兒弗類既成童中絕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  
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成現一  
旦出門徙倚間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避  
逅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朗暢區別有  
歸理逐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  
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  
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

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  
父母忻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速邇緇  
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騃那堪擊訓若垂  
虛受固無留悒時年七歲也至雙峯習乎僧  
業不遑艱辛夜則斂容而坐恬澹自居洎受  
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  
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瘞正受塵渴方飲  
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復命建  
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爲質要將知齧雪山  
之肥膩構作醍醐滄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



擁納之侶齋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  
大開於寶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  
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  
有四 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圯門弟子神秀  
等奉瘞全身于東山之崗也初忍於咸亨初  
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  
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  
法荆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又信禪師  
嘗於九江遙望雙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開六歧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

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  
牛頭山貽厥孫謀至于慧忠凡六人號牛頭  
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  
孽耳安可匹嫡乎開元中太子文學閻丘均  
為塔碑焉代宗勅謚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  
勸春自唐季割屬偏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  
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  
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鄰  
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  
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晴朗焉

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詭行么形駁雜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鄜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

法云即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爲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爲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已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祖所印

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焉忍師親  
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  
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  
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  
力抱石而舂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曰率淨  
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  
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辭在壁  
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  
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  
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能計迴

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  
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幡之語印宗辭屈  
而神伏乃爲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  
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  
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  
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  
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  
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  
是能爰宅于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衆  
前識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

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芟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于門四部之窟圍遶其座時宣宅八祕偈或舉契經五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為口實矣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

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緜巾綃五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為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勅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

衣彈指不絕氣微目暝全身未謝爾時山石  
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呼  
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  
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于曹溪之原也弟  
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  
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  
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脉從如來下西域  
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續其影太尉房瑄  
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  
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有同疇

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  
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  
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欲  
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  
葆藏屈昫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拾  
非人間所有物也宅八屢經盜去迷倒却行而還  
褫之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齋和一  
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  
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并詩附武平一至  
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

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為撰  
銘讚宋之間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  
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  
塔乞示徵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裊人陰雨  
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寔繁不錄後肅  
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象齋  
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謚曰大  
鑒塔曰元和正真也迨夫唐季劉氏稱制番  
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為民祈福大  
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寺

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爍向逼  
二僧對舁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  
上勅重建塔改為南華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  
曰一言知心更無疑貳況復記心輪間如指  
之掌忍師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  
師則否通曰是法寧選緇白得者則傳周封  
諸侯乃分器同姓異姓別也以祖師甄別  
精麤以衣為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又一摩  
健那射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

度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及有強弱但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覺不傳無私悟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

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剝染受法後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為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貴傳選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秀既事忍忍默

第一五〇册

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宛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

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為北能宗為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為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



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為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為藥治病偏重必難也昔者達磨没而微言絕五

卷八

九

祖喪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練之勤從是分歧南服興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于中土以頓門隔脩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者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

盧奕之彈奏神會之徒遷伊蓋施療專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効乖競先成祇宜為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唐東州蒙山慧明傳

釋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為編氓矣明少出家于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峯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馬忽聞五祖

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迹  
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  
已便擲袈裟明曰我來為法非望衣鉢也時  
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  
至問能曰某宜何往能記之曰遇家當居逢  
素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舊云道明  
也下嶺給諸僧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  
僧即退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  
為信豈可力爭邪任君拈去明遂手掀如負  
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旃則咸亨四年也以

明未捨家曾署諸衛故有將軍之號矣宜春  
太守秦瑑奏謚號焉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  
從師傳授五經生八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廓

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  
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  
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  
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  
道學者駿奔乃毀善財南方叅問裂裳裹足

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  
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  
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  
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  
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  
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  
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洽之魚鮪附沼龍也  
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脩之道矣南  
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  
寶中御史盧弈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

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  
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  
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  
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  
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  
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  
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弈爲  
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  
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蓋而中築  
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

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  
供養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為造禪宇于荷  
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  
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  
空頂禮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  
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于洛陽寶應寺勅  
謚大師曰真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  
貫其漸也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  
彌盛如能不自異外護已成則可矣況手旁

無力輪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可得乎或曰  
其過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不在  
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  
歟是以佛萬劫學化行者知化行難耳無令  
固已而損法慎之哉

唐潤州竹林寺曇璿傳

釋曇璿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  
彌光丞相有佐命之勳尚書有挺濟之譽衣  
冠鼎胄太嶽峻岱峯之高令問徽猷江漢為  
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効祉德備胎教香

符夢徵玄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汾之氣  
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來求  
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  
克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  
物表金經秘藏一日萬言不逾歲敘而大經  
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融大  
師融醇懿瓌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  
海津梁目以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  
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  
乎璀璨而審之直轡獨上飡甘露味飲蒲萄

卷八

十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漿猶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廼曠跡  
鐘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  
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  
名德建業如法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  
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皇母臨朝龔行佛事  
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梵門之  
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璀  
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  
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  
何人哉由是遁北昇踰東崗考槃雲冥後止

第一五〇册

于竹林之隩膏宇簋缶而告老焉既而紹列  
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夫  
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  
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  
遺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  
僧感僧頽等刻石紀事奉全師禮正議大夫  
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遐想悅而  
久之褒德尚賢贊成厥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  
釋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邕肅

膚體至潤幼而弃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  
浪外澄年十三聞黃梅忍大師特往禮謁蒙  
示法要領解幽玄後歸青山重事方禪師更  
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迹山門大宣  
道化方既出山凡是學衆咸悉從其咨稟心  
要聲價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中四部依慕  
時黃梅謝緣去世謂弟子玄曠曰後傳吾法  
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即其一也是知兩處  
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眼付門人智威長安  
二年九月五日終于延祚寺遺囑令露骸松

下飼諸禽獸令得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  
日空中有神幡數首從西而來遶山數轉衆  
人咸見先居幽棲故院竹林變白報齡六十  
有八矣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

釋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會稽郡  
亮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中三  
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資  
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真神龍元年孝和皇帝  
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內坐夏安

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送異錦衾  
氈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大都督  
李孝逸二部尚書張錫國子監周業崔融祕  
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誥同心慕仰請問  
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年八十二門人

慧遠等建塔生八萬齊融為銘紀述十四

唐荊州碧澗寺道俊傳

釋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澗精舍修東山  
無生法門即信忍二祖號其所化之法也勤  
潔苦行跡不出寺經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

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于天天后中  
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應詔入內  
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并裝  
景同歸枝江卒于本寺焉

唐温州龍興寺玄覺傳

釋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  
燕公九代孫諱烈渡江乃爲永嘉人也總角  
出家齠年剃髮心源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  
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恒常固知空與不空  
具足皆見既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

所以清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師  
者亦名僧也并猶于二人並預緇伍覺本住  
龍興寺一門歸信連影精勤定根確乎不移  
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污客塵覩其寺  
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  
甯青山拱其背蓬萊仙客歲月往還華蓋煙  
雲晨昏交集粵若功德成就佛寶鬱興神鐘  
震來妙屋化出覺居其間也然不以衣耕不  
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爲裳自有阿難甘露作  
飯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策禪師



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或曰覺振錫遠庵答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于曹溪耳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徧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于西山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寺喟然歎曰人物駢闐花輦蔚蔚何用之爲其門人吳興興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尋而述之曰昔有一

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餘程送殯繁擁人物沸騰其感動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鴈千餘飛于寺西侍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云爲師墓所故從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皆傳師之法爲時所推後李北海邕爲守括州遂列覺行錄爲碑號神道焉覺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絹綴之號永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朗

貽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于山拘  
情於講迴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  
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八之意暗詮于是達  
者肆之終勅謚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傳

淨本

卷八

十六

釋智威俗姓陳氏江寧人也住近青山地盤  
嘉氣善符宿瑞維嶽降神爰在童年器殊衆  
識至於戲弄曾不染俗性惡浮飾人皆異焉  
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攸往乃徧歷  
諸寺尋訪之威已依天保寺統法師誦大乘

經早數百紙聰敏超倫衆咸歎服年二十遇  
恩剝落隸名于幽巖寺因從持禪師諮請禪  
法妙達深理繼踵前脩既獲髻珠淡然閑放  
形容溫潤面如滿月言辭清雅慧德蘭芳望  
重一期聲聞遠近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  
頓悟心源即慧忠禪師乃命嗣山門盛傳道  
化威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施饒益以  
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于住寺遺囑林中  
飼鳥獸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  
歲一時夜行顛陀將值天曉有三虎遇之威

截路中過了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  
每有二兔一犬庭際遊戲各無間畏蓋大悲  
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次司空山釋本淨  
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空門高其節操遊方  
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南嶽司空  
山開放自處人不知蔽偽之故也十七天寶中  
因揚庭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迴奏詔  
赴京於白蓮華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孰堪  
商權勅召太平寺遠法師及兩街三學碩德  
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兔焉淨舉措容與

四面枝梧譬墨翟之解九攻機械矣既而辯  
若建瓴誦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授證復說伽  
陀一無留滯皇情懌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  
年五月五日歸寂壽齡九十五勅謚大曉禪  
師亦帶所居為名曰司空山禪師也

唐睦州龍興寺慧朗傳公

釋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於衢州  
北山遇南宗頓教之首將請為師乃逆相謂  
曰汝久積淨業吾非汝師可往天台當逢指  
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禪翁莫知其來鶴髮

氷膚目如流電聲含鐘律神合太虛乃問朗曰子將何之答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數里憇林樹下而指訓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隨遠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衆言畢求之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數載乃却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服純陀工巧心如佛心驪珠尚潛師子未吼弱喪之終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嶺振動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此何祥也尋有禪僧曰誓自會稽雲門而來身

長八尺四寸高鼻大目睛光射人明大品思益維摩等經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乎此也朗秘菩薩行請之爲師誓徵維摩經義答曰如日照螢大海沃牛跡耳誓公深器之曰真淨名也景龍中鄒人吳川縣尉余少興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咸共宗事迹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項而出旁燭山川盈十數里含情之類固不歸依誓公加師資之禮由茲反拜請朗登座乃先示法身徧同羣有次明德化一切皆如道俗欣然而

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數祥非晉公之應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四年本州牧李思絢於龍山之陽建伽藍延以居之方大設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岸公會稽超公而爲上首旣而發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內外俱明徧臨壇爲戒師旋請益爲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七年刺史韋利器深心歸向八年歛州長史許思恭請往治所朗升法座無何熊伏于前聞鐘而來衆散而去時皆驚懼虞其搏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馴猛獸也若此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告門人曰吾將去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訖儼然而寂春秋六十四稟遺命茶毗建塔學者旣多穎脫則開元寺道飲慧祐道禪龍興寺晉海寧國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十八杭州竹林寺一行等並傳朗之法相繼若瓜十九然至大曆十二年漸定太守蕭定遂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盛誇全美有矣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智封

第一五〇册

釋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師稟業於州治明福院朗禪師而聽誦法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講述南宗論數席即拂衣而起禪會必叅後造北宗秀公所銳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曰不昧也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領之數載之間入室侍對庶幾真道罕有倫儼乃辭觀方至上黨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百求請無阻凡所提唱真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較如此

帥吳文渙侍中欽慕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國院傳法化徒尚祖風者不離于席頓悟多矣鄆帥問曰今日後如何答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刹吳帥信伏因茲一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冢無少長重若神明檀施豐厚方後於五臺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次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次河中府安國院釋智封姓吳氏懷安人也中年學道勵操謹躬行頭陀之行卯食之後水漿不度齒

焉於本州清靜寺恒法師下落髮受具綜習  
唯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于名相憤發罷  
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師會疑冰解泮思養  
聖胎倏辭出蒲津安峯山禁足十年木食澗  
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  
之因茲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問曰某今  
日後如何對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  
君初不喻旨拱葉而退少選開曉充誣于懷  
封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  
者不可勝紀入滅後門人於州北三十步建

宅八

二十

### 塔焉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傳

釋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爲兗州掾育有  
道性常研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留神  
決捐俗態趨滄州安定寺智元律師所乞求  
削染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卒業一旦辭  
師觀遊聖跡陟天台登南嶽或入巖阿或棲  
樹下未至五臺後參預秀師感化夙心相契  
擊節希聲秀問之育荅密若隱書一皆開釋  
秀默異之在藁衆間多歷年所洞徹心源則

辭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勁節安禪卯前一食  
州將韓閏篤欽其道堅召出山育稱疾而已  
因是黑白之衆渴仰歸依韓使君輜車繼運  
供施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時來問道韓  
侯問佛法已後事如何答云如同太虛委在  
有力韓侯欽生八尚徒衆常有千計賢不肖駁雜  
而居往往聞有不測之僧預其聽受焉一旦  
說法次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  
疑無遣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  
有三矣

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  
釋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爲毫州掾稚齒  
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持魅  
於人藏七歲隻影閑房孤形迥野嘗無少畏  
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  
于廣福院明讚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擿之  
譬對辯給答出問表因留執事服勤受法俾  
誦法華踰月徹部登即剝落受具習律焉次  
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塵尾九州靈跡罕  
不登升後往遇北宗鼎盛便誓依棲秀門曰



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  
 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  
 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特眾莫不異  
 而欽之先是秀師懸記之汝與少皞之墟有  
 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萃供億克周為金  
 輿谷朗公行化之亞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今  
 老朽物極有歸正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  
 十一矣

宋高僧傳卷第八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音釋

也	切	陷	籩	稷	方	器	也	也	缶	瓦	器	也	顯	規	倫	疇	鬼	于	切	強	兒	居	未	也	負	殉	松	閨	切	鳩	直	禁	切	穿	疾	切	屬	軛	武	引	車	也	切	縉	彌	鄰	切	苦	茅	覆	也	切	瑾	罪	切	脛	也	吐	民	也	切	跬	步	也	切	淦	式	也	切	鯨	鬼	切	脛	直	爾	切	熹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脛	此	切	爍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脛	此	切	爍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也	切	陷	籩	稷	方	器	也	也	缶	瓦	器	也	顯	規	倫	疇	鬼	于	切	強	兒	居	未	也	負	殉	松	閨	切	鳩	直	禁	切	穿	疾	切	屬	軛	武	引	車	也	切	縉	彌	鄰	切	苦	茅	覆	也	切	瑾	罪	切	脛	也	吐	民	也	切	跬	步	也	切	淦	式	也	切	鯨	鬼	切	脛	直	爾	切	熹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脛	此	切	爍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也	切	陷	籩	稷	方	器	也	也	缶	瓦	器	也	顯	規	倫	疇	鬼	于	切	強	兒	居	未	也	負	殉	松	閨	切	鳩	直	禁	切	穿	疾	切	屬	軛	武	引	車	也	切	縉	彌	鄰	切	苦	茅	覆	也	切	瑾	罪	切	脛	也	吐	民	也	切	跬	步	也	切	淦	式	也	切	鯨	鬼	切	脛	直	爾	切	熹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脛	此	切	爍	火	必	堯	切	紕	直	呂	切	厖	莫	江	切	脛	定	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也方入濛殺切也切也切是  
 處記也盛水權舉正作推訖岳切  
 也日、慙息去制切也切  
 輜側持切也切  
 重物切也切  
 車載切也切  
 也切  
 盥古縣建  
 漂手玩歛飢建  
 也切州失水建  
 皦名涉也紀  
 少合切飢偃  
 皦老記郎切  
 西似音丁翻

宋高僧傳卷第九

宅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一

行思

京師興唐寺普寂傳二

南嶽觀音臺懷讓傳三

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四

法寂

潤州幽棲寺玄素傳五

均州武當山慧忠傳六

太原甘泉寺志賢傳七

黃龍山惟忠傳八

南嶽石頭山希遷傳九

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十

杭州徑山法欽傳十一

壽春三峯山道樹傳十二

陝州迴鑿寺慧空傳十三

元觀

洛京龍興寺崇珪傳十四

全菴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

行思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黍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

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隸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播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

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瑄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爲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曷當爲此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解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僞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又釋行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

塵之後納戒已還破觚求圓斲雕為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于本生地勅謚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真其塔會昌中例從堙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唐京師興唐寺善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于經律臨文揣義迥異

恒流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為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眾開元二十三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

寬及其妻子並縗麻列于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闡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經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搢紳之譏生於是矣

系曰人之情也有愛惡焉愛之者不見可惡惡之者不見可愛矣夫萬物紛綸任其愛惡折中之道可愛而不可惡愛之者君子也惡

之者小人也愛之不以道則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職事在躬不避密行顯擬時諂宜哉譬諸僧就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邪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矣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

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虛綱  
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  
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荆南玉泉寺  
事恒景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為  
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  
衢宅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高丘  
觀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觀能公能公  
怡然無聲無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韶落  
合奏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  
場為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于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刑獄舉念願讓師  
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  
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  
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觀奧也其後一公振  
法鼓于洪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  
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  
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  
而化於我為子及汝為孫一燈所傳何有盡  
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  
終于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

第一五〇册

塔于別峯元和中寃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  
 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為盛  
 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衣  
 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為觀音忌焉寶  
 曆中勅謚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

常侍歸登撰碑云

宋元

五

唐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

法

釋靈著姓劉氏絳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學方  
 遂出家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毗尼  
 道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於付授晚歲請問

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誕  
 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會  
 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于  
 安國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  
 六將終寺中亟多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頽撓  
 也著加趺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後茶毗起  
 塔于龍首崗鄰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  
 媯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  
 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內侍上  
 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碑于塔所



焉有錢塘靈智寺釋法翫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宦于江東遂為錢塘人也父子通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素業然精覈百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召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今嗣彌久翫誕于家歧嶷之性天發端謹纔勝衣也啓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剃登具探蹟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塢實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窳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翫隨事指南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

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奄從泥曰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年于時山鳥哀鳴雲霧蒙慘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于寺側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趾焉碑石漫沒吁哉

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

釋玄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靜鬢亂希尚求歸

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  
制度隸名于江寧長壽寺進具已後戒光騰  
燭定水澄漣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既解色空  
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感  
禪師躬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  
不刊之旨從是伏形苦節交養恬和敗納觀  
身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曾無喜愠時目之爲  
嬰兒行菩薩道業既高人希瞻禮開元年中  
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  
歸誠充塞寺宇素納衣空牀未嘗出戶至侯

稽首不爲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馬忽於一  
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  
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  
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  
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  
仰如想下生揚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  
遁黑月難濟江波淼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  
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  
再耀傾州奔赴會於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  
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干其懷抱令悉

充悲田之費禮部尚書李愷爲揚州牧齋心  
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  
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諍莫決所從  
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  
請却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  
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化春秋  
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  
一日奉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  
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震響  
素往於寺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

他樹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  
故自枯識者以爲雙林之變但真乘妙理絕  
相難思嘉瑞靈祥應感必有經云隨緣赴感  
即其事也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此二  
大士重光道原僉具別傳受菩薩戒弟子吏  
部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  
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  
部崔令欽並道流人望咸歛師資亦嘗問道  
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天子洗心瞻仰天漢  
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洎大和中遠慕

遺風高其令德追謚大律禪師大和大寶杭之塔後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系曰彌天以出家子咸姓釋氏懸合後到阿舍經可不務乎素師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

噫繁盛法嗣猶不能追此訛稱則知素師名字九

翼一飛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警將來宜正名也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諸暨人也孰辨甲子

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瑠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嶷老蘇盧八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薄遊吳楚以至于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

門道聲洋乎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  
書侍郎開國公王琚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  
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扣寂杳然虛空禮  
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  
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刹則龍  
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  
順風從而問道忠博達詰訓廣窮經律降魔  
制外孰之與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曠  
日而食對月澄心清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  
理詣新彼慢幢論頓也不留朕迹語漸也返

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  
指甘露乃蒺藜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  
有執礫水中若獲瑠璃之寶掬泡瓶內謂得  
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  
超毗盧之說今其不著佛求越法身之談俾  
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  
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  
宗通如日月朝郎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  
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以福於  
萬乘之君豈止百察而已哉肅宗皇帝載定



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然閑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固所以萬行齊發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免率之鼓無形乃聲脩羅之琴不撫而韻香傳天主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帝以思大師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巖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護持二聖御影鎮彼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鴈塔雖未飾於中峯茅棟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睿札題額鸞迴鵲飛山川光煌黑白抃躍想金殿之可期觀瑤臺之非遠至大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添滿三十七人宅九道門因之羽服十一縑裳罔不慶懌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陽陷於賊境固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坐不屈魁帥觀其禪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劔羅拜請師事焉于時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羣

第一五〇册

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數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人莫之窺於戲論龍奮迅而趨多不知切利雨花而明徹莫識前賢厭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疾將亟國醫罔効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脇纒足泊然長往所司聞

奏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賻贈甚厚勅謚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于黨子之香巖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梵場也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巖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末籌悲雲峯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招



人云亡疇將倣仰譯經沙門飛錫為碑紀德焉

唐太原甘泉寺志賢傳

釋志賢姓江建陽人也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既遂出家尋加戒品霑漸教守護諸根抗

生九

十二

節修心不違律範大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曾無間然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竒既棲巔頂野老負香杭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

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為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勅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發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為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無疾而終勅謚大遠禪師旌乎厥德矣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折疑沈默處于

大方觀覽聖<sub>世</sub>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營  
茅舍其窮溪<sub>以</sub>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  
犯者多如中瘡馬醫<sub>上</sub>寡効忠初不知獨居  
禪寂澗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  
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今我  
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為伏龍言忠弭伏鱗  
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  
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

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  
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  
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毀  
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千鄉老不能禁其理  
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  
鑒衍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為我弟子當肯  
遷道爾而笑曰諾旣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  
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  
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  
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

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  
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為曹溪補處又攝衣  
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麀至及遷之來乃  
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  
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杼載絕岳  
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瓚讓  
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真  
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由是門人歸慕焉  
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  
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

于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  
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  
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  
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  
與建塔于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  
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十四盛述先師  
之道軻追仰前烈為碑紀德長慶中也勅謚  
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唐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

于歧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  
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  
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  
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爲禪宗其大略寂  
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  
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  
兩施蚩蚩羣眈陶然知化觀貌遷善聞言革  
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今入  
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  
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

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門人弟子緇俗遷座于本院之北隅孺慕師  
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  
維四遠禪徒臻萃于寺時南康王章公臯最  
歸心于會及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  
其禪要爲立碑宅九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十五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  
祖考皆達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  
管氏忽夢蓮華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

裳既而覺已便惡葷羶及迄誕彌歲在於髻  
辮則好爲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  
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俶裝赴京師路由  
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  
乃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  
家必會如來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  
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  
人爲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  
言越周旋之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  
流而行逢徑即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

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  
錫於此見苦蓋覆罝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  
坐時雨雪方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  
頗甚驚異嘆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下  
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今吳  
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感化叅學者衆代宗  
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  
聞江左有慈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  
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  
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

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  
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令本州供送  
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  
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  
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  
人表一見欽於衆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  
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縑繒陳設御饌  
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  
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  
仰重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一名手詔賜

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齋璽書宣勞  
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浙今僕公王節  
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  
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  
皆目之爲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  
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  
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  
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謚曰大覺所度弟  
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叅學范陽杏  
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于時奉葬禮者

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于龍興淨院  
初欽在山猛獸鷲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  
履之間又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  
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  
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  
今塔中塑師之貌凭机猶生焉杭之錢氏為  
國當天復壬戌中叛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  
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上下  
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  
刺史王頰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

宅九

十七

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

釋道樹姓聞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沉靜虛  
豁耽嗜經籍曾無少懈其為人也貞固足以  
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塵  
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部明月山大  
光院惠文為授業登即剝染二年受具乃觀  
方向道天台南岳無所不遊後迴東洛遇秀  
宗裔如芙蓉開通達安靜至壽州三峯結茅  
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

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一十年學侶覩之不測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所謂作僞心勞而日拙其自知之卷羞懷袖而去追無朕迹矣樹於寶曆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年正月遷塔焉系曰大鈞播物物類紛錯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也始窮幻化矣吾與汝俱幻也推之於實則幻化

或虛置之於虛則幻化時實實虛理齊不自我之先後歟體道無心物我均矣故佛言凡所見相唯所見心又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樹師有焉

唐陝州迴鑾寺慧空傳

元觀

釋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十八棄業纓綬父任陝服靈寶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乳哺重恩乃投迴鑾寺恒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蒙度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迴三峯於仙掌間



有道流綢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過州帥  
元公頗知歸向召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  
席代宗皇帝聞其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  
寺朝廷公卿罔不傾信後終于寺春秋七十  
八大曆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堅固而遷  
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姓袁氏長安人也  
父為河中府掾母兄為沙門甚敦道化見觀  
幼齡聰慧風標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出  
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五年得度乃於律  
部俱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諸禪會

明悟真性如醒宿醒遂超衡山於東臺而止  
其道彌昌冥有所感恒得神人密送供施隨  
其眾寡不聞有闕忽一日神現形再拜曰我  
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觀問汝  
何業所致曰我前身曾稱知識體悟匪全矣  
受信施坐此為神偶師居此我曹饋糧粗副  
私願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決別也  
觀化緣斯極囑累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大  
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焉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

釋崇珪姓姜氏郟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綴著  
裾自天寶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  
蕩父爲商賈趨利遵塗於鞏洛間父亡于逆  
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才遺哀榮遂議出家  
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雲水之興遊  
南嶽棲息數齡起迴樂南徐茅山乃依棲霞  
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  
廉問是邦延諸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  
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  
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于嶽寺大和戊

申歲洛下亢陽唯嶽中雨信相繼或謂爲珪  
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冢  
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問  
道檀施交駢其所談法宗秀之提唱獲益明  
心者多矣忽告衆決別入方丈而滅春秋八  
十六白侍郎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  
日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  
人也少稟異操自言學作佛度生去忽投本  
州榮光禪院大智下求度師頗嚴謹約其誦  
經受具後至洛陽叅問禪法徹了無疑辭師

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衛文卿  
 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衛侯問將來佛法隆  
 替若何植曰真實之物無振自古于今往復  
 軌躅有為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陞厄君侯翹  
 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年九十三門  
 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淨  
 圖焉

宋高僧傳卷第九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斷	竹角切	堙	於真切	縷	倉回切	經	徒結切
在首經	取也	玃	相倫切	侃	空早切	疑	魚力切
皆曰經	取也	玃	相倫切	侃	空早切	疑	魚力切
疑言能	遠也	銑	息淺切	森	彈弓切	愷	陵持切
立也	遠也	銑	息淺切	森	彈弓切	愷	陵持切
切	合管	嵌	丘衛切	瞰	他昆切	駟	入質切
切	合管	嵌	丘衛切	瞰	他昆切	駟	入質切
聘	符也	磨	羣也	蚩	充之切	睨	五計切
視也	子邪切	豎	洲與切	鷺	支義切	綏	而切
也	冠也	鞞	梁管切	芮	儒稅切	綏	而切
也	冠也	鞞	梁管切	芮	儒稅切	綏	而切

第一五〇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

宅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六人  
附見八人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一智藏

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二

沂州寶真院光瑤傳三道堅

揚州華林寺靈坦傳四

唐州紫玉山道通傳五

雍京章敬寺懷暉傳六

京兆興善寺惟寬傳七實修

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八

婺州五洩山靈默傳九志閱

荊州天皇寺道悟傳十崇信

鄴都圓寂傳十一掘多

袁州陽岐山甄叔傳十二

新吳百丈山懷海傳十三

潭州翠微院恒月傳十四真死

襄州夾石山思公傳十五真去

定州大像山石藏傳十六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智藏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獸視塵躅脫落愛取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筮之幽寂

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為法離文字猶傳靈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生當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鷲毒螫變心馴擾沓會背憎即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

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  
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脩惟勤  
率化不墜大曆中聖恩溥洽隸名於開元精  
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  
鎮輿區政有易柱之絃人同湊轂禪宗戾止  
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  
山光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  
如所隸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不遣至戊  
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加趺歸寂  
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鄱山名石門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環以絕巘呀爲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  
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  
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巖厲素所欽承予以  
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  
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  
日變明晦人萃遐邇卷十檝覆水而爲陸炬三通宵  
而成畫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  
普熏自昔華嚴歸真於嵩陽善導瘞瘵於秦  
嶺禮視齊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  
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

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爲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遄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真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爲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招人弟子智藏鎬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爲碑

紀述權德輿爲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又唐虔州西堂釋智藏姓廖氏虔化人也生有奇表親黨異其偉器八歲從師道趣高邈隨大寂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國一禪師與其談論周旋人皆改觀屬元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迴禪得大寂付授納袈裟特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即遷于塔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守李澈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謚



大覺禪師云

唐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

釋志滿姓康氏洛陽人也幼少之年屬其家  
命沙門陳佛會滿意樂不捨遂投穎川龍興  
寺出家闍洛下神會禪師法席繁盛得了心

字十

四

要南遊到黃山靈湯泉所結茅茨而止後采  
黃連鄉人見滿喜躍滿問此何處耶鄉人曰  
黃連山屬宣城也願師鎮此示何虎豹多害  
滿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厭之由茲弭息  
遂成大禪院後示寂春秋九十一永貞元年

入塔焉

唐沂州寶真院光瑤傳道堅

釋光瑤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鍾茶蓼都不勝  
情誓志出家捨講肆入禪林凡嚮宗師悉從  
求益末遭會禪師金錕扶瞶明規十方後到  
沂水蒙山結草成庵怡然宴坐鄙費之人翕  
然從化時慎邑大夫知重首創禪宮次兗州  
節使王僚尚書躬請入州行化奏署額號寶  
真學侶憧憧多霑大利元和二年示滅享年  
九十二云又唐襄州慈恩寺釋道堅姓王氏

丹陽人也初發心於牛頭山慧忠禪祖大曆元年栖隱池州南泉山後詣襄漢泊慈恩寺元和初載相國燕公鎮于漢南深相欽重問道周勤施供繁沓遂於鳳林關外造寺請居二年示滅春秋七十三云

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

卷十

五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諱宣洛陽縣令毋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奉稟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覩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

通應童子舉十三從官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悅學不休三教之書彌增洞達然而恒嗟朽宅誓入空門已備大乘之資糧終到涅槃之境域于時洛都盛化荷澤寺神會禪師也方遮普寂之光漸沒秀師之道坦往叅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默而許之容其執侍父母不能迴其意飛颺莫繫始末研磨得破疑滯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勅移會于弋陽坦遂向廬

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曆五年禮觀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勅賜號曰大悲兼齋墨勅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邈迤適維揚六合方嘆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今舉項以掌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迹恒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結庵俄聞有讚嘆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嘆道場唯善村落之民多弃罟網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鄴之理廣陵也以峻法操下剛決少恩一見坦鄭重加禮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患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胡人稱自龜茲國來彼

第一五〇册

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七月示疾九月將滅斯預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爾而終遷塔于揚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塔報齡一百八歲僧臘八十四焉坦即曹溪之孫荷澤之子也

唐唐州紫玉山道通傳

釋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爲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嘆詠不捨因父宦于泉州南安便求捨巾披緇誦經合格勅度之當天

寶初載也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龔公山亦影隨而去然誓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迴錫江西泐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勤苦貞元二年往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縷宅十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師垂欲歸化昌七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居之通聞此言且同隱識殊不詳練其年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京洛迴至唐州西有山峯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

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峯也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瑩然嘆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挂錫解囊參學之徒霧集始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爲建禪宮焉

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參禮百丈山海禪師迴見通通愀然作色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尚書李翱禮重焉

唐雍京章敬寺懷暉傳

釋懷暉姓謝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塵志遠迨乎進具乃尚雲遊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頓明心要時彭城劉濟頗德暉互相推證後潛岨嶮山次寓齊州靈巖寺又移卜百家巖泉石幽竒苦於禪子請問繁雜上中條山行禪法爲法者躡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置則大曆中勅應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瞻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於此修齋度僧

馬暉既居上院為人說禪要朝寮名士日來  
 叅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  
 年乙未冬示疾十二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  
 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  
 葬于灞橋北原勅謚大宣教禪師立碑于寺

門嶽陽司倉賈島為文述德焉

唐京兆興善寺惟寬傳

釋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  
 皎生十三歲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出  
 家求剪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

僧如證大乘法於止觀成最上乘於大寂道  
 一貞元六年始行化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  
 改服者百數七年伏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  
 場八年與山神受歸戒於鄱陽作迴向道場  
 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為  
 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功德於天宮寺  
 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詔於安國寺五年  
 問道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  
 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於傳法堂訖奄然而化  
 報齡六十三僧夏三十九歸葬于灞陵西原

詔謚曰大徹禪師塔號元和正真初寬說心要法三十年代黑白衆殆及百千萬應病授藥安可既乎白樂天為宮贊時遇寬四詣法堂每來垂一問寬答如流白君以師事之門弟子殆千餘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遺寄者空下曰義崇圓照焉唐羅浮山釋寶修俗姓周資九刑人也從師於純德寺志求玄理於蘄州忍大師法裔決了重疑後愛羅浮山石室安止檀越為造梵宇蔚成大寺一日告門人曰因緣相偈愀然不樂衆咸莫測順宗皇帝深重

佛宗知修之名詔入京與三藏擊問并答翻譯之意朗暢如流乃留居輦下三年終于京寺云

唐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

釋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列鄂州司馬考利涉隱居金陵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耽經史尤樂佛書以為得吾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所謂牛頭六祖也始天竺達磨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

嵩山秀學能者謂之南宗學學秀者謂之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法有牛頭學則既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為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為死生哉至人以此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為賓麋鹿以為徒兀然如枯其後劇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

未有弟子相率為築室圖佛安僧蔚為精舍焉故元和已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為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齋書問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拜者未嘗而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召弟子坐十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崩旦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父老皆泣曰師死矣已而視之果然凡則二十歲為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文始授道於鐘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為寶誌釋題二十



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龕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爲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于今所河南尹韓

又爲碑文

唐婺州五洩山靈默傳

志

釋靈默俗姓宣毗陵人也本成立之歲悅學忘疲約以射策登第以榮親里承豫章馬大師聚衆敷演造禪關馬師振容而示相默密

契玄機便求披剃若熟癰之待刺耳受具之後苦練行門確乎不技貞元初入天台山中有隋智者蘭若一十二所懸記之曰此地巖妙非雜器所棲若能居此與吾無異默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斂側樹枝交絡茅苦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嘆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行次滹陽盛化

有陽靈成將李望請默居五洩焉元和初亢陽田峻惶惶默沿澗見青蛇夭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涸竭苗死汝胡不施兩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屬平昌孟簡中丞廉問浙東廢管内蘭若學徒散逸時暨陽令李冑狀舉靈山許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端坐繩牀囑累時衆溘然而絕壽齡七十二法臘四十一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為默行錄焉

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崇信釋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為王子主而神雋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薄常膳日唯一食雖體腹羸餒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剝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強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為療膏肓者資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楫其濟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徑山

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  
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斷諸疑滯無  
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緇磷服勤五載隨亦  
印可俾其法兩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采入  
深阻實異一飛摩霄乃轉道於餘姚大梅山  
是時大曆十一年也層崖絕壑天籟蕭瑟  
無鄰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迺靈徠  
獫狁更饋橡栗異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  
所遭覩駭動悚息馳諭朋曹謂為神奇曾不  
旬朔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糞糧供

具環遠方丈猛虎眈眈侶出族遊一來座側  
斂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  
漸涉功者有淺深不踰鑽而見火鑑勤磨而  
照膽理必然矣是以掃塵累邈巖藪服形體  
遺晝夜精嚴不息趣無上道其有旨哉如是  
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慮羽毛之類鍛欲歸  
寶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真宗  
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  
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即  
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脗合白

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  
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  
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絲是近佛恢張勝因  
凡諸國之緣會則答始卜于禮陽次居于滌  
口終棲于當陽紫紫山即五百羅漢翱翔地  
也十三 檉松翁鬱以含風崖巘嶢巖而造天駕漱  
灑之紫霞枕清泠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藿  
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鍾待叩童蒙  
求我川流星聚虛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  
駢肩於廬舍戶外之履爛其室盈矣荊州雄

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擊跪稽首嚮  
風作焉崇業上首以狀于連帥而邀之不違  
願力率來赴請屨及於虛落錫及於都城白  
黑爲之步驟幡幢爲之轆轤生難遭想得未  
曾有彼優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  
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爲名藍因於人火蕩  
爲煨燼僧坊主靈鑒族而謀之以爲滿人攸  
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蔑弃小瑕乃中宵  
默往肩輦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諱  
論鋒起達于尊官重於返復畢安其處江陵

尹右僕射裴公搢紳清重擁旄統衆風望眇  
睠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勤至悟神氣灑  
落安詳自處徐以軟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  
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  
王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  
之志當徑擬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  
主客豈効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  
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  
濯躁憤冰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  
丁亥歲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  
年八月五日葬之郡東隅靈龕建塔從僧禮  
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犀  
起行在於瓔珞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  
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  
著浩然志歸三世平等本卷十來清淨一念不起  
即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爲若此也先是煙燄  
之末殿宇不立願縉褐且虧瞻禮密念結構  
罔知權輿禪宴之際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濱  
江水焉凡我疆畛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

第一五〇冊

伽藍命工覘之宛若符契於是斬巨棟幹脩  
楹撐崖挂壑雲屯并構時維秋杪水用都涸  
徒衆斂手塊然無謀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  
晨發江澚暮抵寺門剞劂之際動無乏者其  
餘廊廡牀案靡非幽贊寧鄰語怪闕而不書  
其感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真文賁等禪  
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  
枝化導時太常協律符載著文頌德焉世號  
天皇門風也又唐澧州龍潭禪院釋崇信未  
詳氏族信在俗為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死

異神府寬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  
莫我測信家居寺巷恒日提餅筍饋悟公齋  
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  
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莫別  
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  
何咎信聞似有驚怪因勸出家便求攝受曰  
爾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于  
井曰供億服勤乃問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  
公云時時相示信飡稟斯言如遊子之還家  
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荆渚乃詣澧陽龍潭棲

止因李翱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鑒師  
出其門宗風大盛矣

唐鄴都圓寂傳

多

釋圓寂不知何許人也恒以禪觀為務勤修  
匪懈就嵩山老安禪師請決心疑一皆明煥

寂化行相部依附者多久居天平等山稠禪  
師往跡無不徧尋時大司空嚴綬傾心信重  
享壽一百五十五歲咸亨二年己巳歲生  
或按  
高岸恒不欲人致禮邀請必有不可犯之色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時或非之然則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  
輕王公非其傲誕勢使然也釋掘多者印度  
人也從踰沙磧向慕神州不問狄鞮旋通華  
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猶弱  
喪還家焉多遊五臺路由定襄歷村見一禪  
者結庵獨坐問之曰子在此奚為曰吾觀靜  
多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得非勞子之形役  
子之慮乎其僧茫昧拱默而已作禮數四請  
垂啓發多曰子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多曰  
我西域異道寔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墮此見

第一五〇册

兀然空坐蓐爛身疲初無深益子莫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早往韶陽請決所疑能曰子何不自觀自靜邪不觀相不觀如子遊歷日用自然安樂也一如多所言略無少異伊僧挾開羅網多後莫知攸往

唐索州陽歧山甄叔傳

卷十

十五

釋甄叔不知何許人也幼而聰敏倜儻不羈心目融明具大人相觀生死輪上見九地羣迷猶如黷螟處在蚊睫受勝妙欲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幪幟求正覺了義扣大

寂禪師一造玄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驚波自湧心虛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見宜春陽岐山羣峯四合歎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纒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域中化出金界始從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於是化緣已畢機感難留元和庚



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子如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羣星失耀大集衆木積爲香樓用作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窣堵波上足任運者命志開爲碑紀述矣

字十

十七

唐新吳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徃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既居之禪客無

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磨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今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椀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脣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

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  
 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  
 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  
 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  
 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  
 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  
 塔曰大寶勝輪焉

系曰自漢傳法居處不分禪律是以通禪達  
 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別耳至于百丈立制  
 出意用方便亦頭陀之流也矯枉從端乃簡

易之業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  
 立事克成則云自此始也不成則云無自立  
 辟今海公作古天下隨之者益多而損少之  
 故也謚海公為大智不其然乎語曰利不百  
 不變格將知變斯格厥利多矣彌沙塞律有  
 諸卷十雖非佛制諸方為清淨者不得十八不行也  
 唐潭州翠微院恒月傳亮

釋恒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厥父為土監商西  
 江往還俄遇剽略溺死月雖幼弱念父葬于  
 魚腹母又再行乃決志出家求報恩育受教

於聖善寺慧初得度已造高山禪會便啓發  
心要後訪道尋師靡憚夷險抵望湖山翠微  
巖下古院挂錫四方學者如蜂得王翕然盛  
化建中元年示疾而終春秋七十九其年三  
月十二日遷塔焉洛京廣愛寺釋真亮姓侯  
氏景城人也家訓儒雅辭彩粲然潔素持操  
與羣少年有異忽以焚籠爲厭且曰去情除  
僣是所願也遂於本州開元寺智休師下披  
染服然其刈薪汲水率先於人習行頭陀行  
受具已遊嵩少遇普寂獎訓頓開蒙昧入龍

門山居而禪默問津者交集聲望日隆屬留  
守尚書王公鐸保釐聞而欽奉召入廣愛寺  
別住居焉示人禪觀匪倦教詔得道者亦多  
矣以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  
榆未照誠難久留囑累而終年八十八焉

唐襄州夾石山思公傳

曇具

十九

釋思公姓李氏恒陽人也早出家于本府龍  
興寺得度後遊伊洛間見普寂禪師開暢禪  
法寂始見提誘尋徹鉤深至南雍隱夾石山  
脩然自處屬牛公觀政漢南聞其聲績請入

城謝病不應其命牛帥亦不奪其志檀施相望學衆僉僉若栴檀之園遶焉以興元初年示疾歸滅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國院釋曇真姓陳維青人也少小隨父往彭門鬻棗於逆旅而亡所怙真嘆恨無依乃投徐大雲寺爲僧其土是嵩法師之後經論數澤真翫習該通後遊勝境入嵩山學禪觀已至任城邂逅李中丞諷赴職譙郡接真談道抵掌盱衡如披雲霧李恨相識之晚請以同行時聚風亭月觀談道達旦李後入爲京尹因從容稱

奏真道盛德至德皇下詔徵而不奉詔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云  
唐定州大像山定真院石藏傳  
釋石藏姓呂漢東人也年鄰小學露成人之度跪告堂親願爲佛子遂志入開元寺削染受戒剋願禮嵩山寂禪師豁悟禪法至中山大像峯間石室孤坐冥寂數夏安然同好者望風而至蔚成叢衆陶化博陵人咸欣戴會州帥李公卓翹仰之切命入城住貴親玄論謝云野性難拘不閑禮法恐玷威稜卓躬登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一

曲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以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四人

唐洛陽伏牛山自在傳一

一銘和尚南甲

汾州開元寺無業傳二

長沙東寺如會傳三

南陽丹霞山天然傳四

常州芙蓉山太毓傳五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傳六

靈錄起岸

鄂州大寂院無等傳七

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八

杭州秦望山圓脩傳九

池州南泉院普願傳十

澧陽雲巖寺曇晟傳十一

荊州福壽寺甄公傳十二

趙州東院從諗傳十三

京兆華嚴寺智藏傳十四

潭州道吾山圓智傳十五

明州大梅山法常傳十六

揚州慧照寺崇演傳十七

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傳十八

京兆聖壽寺恒政傳十九

大滌山靈祐傳二十

黃州九井山玄策傳二十一

唐洛京伏牛山自在傳一鉢和  
尚南印

釋自在俗姓李吳興人也生有奇瑞稍長坐  
則加趺親黨異之辭所愛投徑山出家於新  
定登戒及諸方叅學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  
懸解真宗逸蹤流輩道譽孔昭行止優游多  
隱山谷四方禪侶叢萃其門元和中居洛下

香山與天然禪師為莫逆之交所遊必好古  
思得前賢遺跡以快逸觀龍門山得後魏三  
藏翻經處王屋山得稠禪師解虎鬪處此山  
飲甘泉改為甘泉寺嵩山得梵法師馬跑泉  
若無戀著所著三傷歌辭理俱美警發迷蒙  
有益於代前蜀王氏偽乾德初有小軍使陳  
公娶高中令駢諸孫女若人持不殺二十餘  
年後在蜀為男婚娶禮須屠宰高初不欲親  
戚言自己持戒行禮酒筵將何以娛賓也依  
違之際遂多庖割俄未浹旬得疾頗異口但



慌言已而三宿還蘇述冥間之事初被黑衣使者追攝入岐府城隍廟廟神裁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晤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讓高破戒仍扼腕罵曰吾護戒神將也爲汝二十年食寢不遑豈期忽起殺心頓虧戒檢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故犯城隍神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贖過尤乎高常誦持上生經其數已多于時懵然都無記憶恐懼之間白曰誦得三傷頌一鉢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士聳耳擊

拳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神皆涕淚乃謂高曰且歸人間宜切營善拜辭未畢颯然起坐備陳厥事自此三傷一鉢之歌頌人皆傳寫諷誦焉一鉢和尚者歌詞叶理激勸憂思之深然文體涉里巷豈加三傷之典雅乎在遣弟子去江南選山水之最者吾願往中終老到江州都昌縣有好林泉迴報在行至葉縣道俗所留往隋州開元寺示滅年八十一則長慶元年也

系曰稽諸律藏出家者犯戒則招二罪一違

制二業道也高氏在家素不受戒無違制憊俗容有業道罪寧得有護戒神邪況高氏既持不殺則冥然感止持無作之善生焉因鮮克有終致遭幽責告諸五衆當畏護戒之神夫如是明則有戒法幽則有鬼神歟

次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寤之性受益無歇得曹溪深旨無以爲證見淨衆寺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街燭之龍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壩雞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

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爲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示疾入滅管塔葬于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俛復興禪法焉

唐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釋無業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戲弄行必直視坐即加趺商於緇徒見皆驚歎此無上法器速

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啓白父母依止  
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  
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  
二得從剝落凡叅講肆聊聞即解同學有所  
未曉隨爲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  
戒於襄州幽律師曲一其四分律疏一夏肆習便  
能敷演兼爲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  
無倦可謂生肇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  
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若  
山立顧必凝睇聲作洪鐘大寂一見異之笑

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禮跪而  
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即  
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即是  
別物更無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  
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  
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  
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  
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  
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  
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

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  
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座此即諸佛如  
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  
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  
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既傳  
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迴游廬嶽天台及諸  
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  
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  
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  
抱真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

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  
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瞻禮麾幢往來常  
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  
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縣上抱  
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  
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于西河初止  
眾香佛刹州牧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謂  
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  
在此邪於是撞鐘告眾作師子吼雨大法雨  
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

字十有四年素嚮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即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賁勅旨迎請準至作禮白之曰知師絕塵物表糠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迴恩旨不比常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即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

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加跌而坐奄然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備香華幢幡遷全身就于城西練若積香薪而行茶毗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郁

馥氛氳闔境士庶咸皆聞覩及薪盡火滅獲設利羅璨若珠玉弟子慧愔行勤虔縱義幽元度恒恭等泣血收之殮以金棺乃命郢匠琢石爲塔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于練若之庭業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公具述其事遂爲碑頌勅謚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唐長沙東寺如會傳

釋如會韶州始興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法集時禪客仰慕決求心

要僧堂之內牀榻爲之陷折時號折牀會猶言鑿佛休也後徇請居長沙東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門鼎盛時無可敵諺謂東寺爲禪窟斷可知矣時相國崔公群慕會之風來謁于門答對劉亮辭咸造理自爾爲師友之契初群與皇甫鎛曲一議上憲宗尊號七因被鎛搆出爲湖南觀察閑豫歸心于會也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于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預枯異香秘馥遷塔于城南廉使李翱盡毀近城墳塔唯留會所瘞浮圖以筆題曰獨留此塔以別

賢愚矣劉膳部軻著碑焉勅謚傳明大師塔  
曰永際亦呼所居爲夾山和尚是歟

唐南陽丹霞山天然傳

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槩  
謁見石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召其自體得實  
者爲空名天然也乃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  
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  
會寂以言誘之應答雅正大寂甚竒之次居  
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  
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爲物外之交後於慧林

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  
曰吾茶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  
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卧會留守  
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  
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麩洛下翕然歸  
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霞  
山結庵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  
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履垂一足未及  
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  
紀德焉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唐常州芙蓉山太毓傳

釋太毓姓范氏金陵人也年纔一紀志在出家乃禮牛頭山忠禪師而師事焉於是勇猛精進求其玄旨法器外朗神襟內融雖明了一乘而具足萬行往雍京安國寺進受具戒

褻然出眾加復曲一威儀整肅妙相殊特如大海

之不可測如虛空之不可量巡禮道場攝心淨域雖智能通達不假因師而印可證明必從先覺遂謁洪井大寂禪師覩相而了達法身剎那而頓成大道于時天下佛法極盛無

過洪府座下賢聖比有得道者其數頗衆毓與大徹禪師大宣教禪師大智禪師皆昆仲也既而南北觀方曾無告憚俾廣聞見閑養聖胎耳元和十三年止於毗陵義興芙蓉山故得名于山焉毓為緣作因有應無著故所居感化所至悅隨道俗相望動盈萬數自此江南之人悟禪理者多矣時相國崔公群坐失守出分司後為華州由三峯出鎮宣城其地雖邇其人則遐崔公深樂禮謁致命誠請毓以感念而現大悲為心莫不果欲隨緣遊



方順命寶歷元年至于苑陵禪定寺所以隨  
順而揚教也至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合朔  
色相不動而示滅于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臘  
五十八是日也天地如慘草木如摧鳥獸悲  
帝雲泉斷咽緇徒士庶孺慕充窮十月棲神  
于院之庭從其冝也弟子至孚契真清幹等  
慨吾師示滅而後學徒存大和二年相國韋  
處厚素尚玄風道心博篤以事奏聞天子爰  
降德音褒以殊禮追謚號塔名越州刺史陸  
亘攜翰論譔焉

唐南嶽西園蘭若曇藏傳靈錄 超岸  
釋曇藏不知何許人也得禪訣於大寂之門  
後見石頭希遷禪師所謂再染謂之頰也貞  
元二年嘉遁于衡嶽棲止峯之絕頂晚年苦  
於脚疾移下西園結茅參請者繁熾大和元  
年終于嶽中享齡七十先是藏養一犬尤靈  
嘗夜經行息坐次其犬銜藏之衣歸房乃於  
門閭旁伏守而吠聲不絕類奮身作猛噬之  
勢詰旦視之東厨有大蟒蛇身長數丈蟠繞  
小舍為之炭業呀張其口虺闕其聲毒氣漫

然侍者白藏亟去迴避藏曰死而可逃何遠之有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無人無我法性俱空言訖其蟒蛇按首徐行閃然不見又嘗一夜有群盜其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諸君山叟茅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終無少恠之分盜感其言散分下山矣又荊州永泰寺釋靈彖姓蕭氏蘭陵人也其胄襲則後梁爲周所滅支屬星分彖父居長沙爲編戶矣生彖究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青優游

自得長慶元年住百家巖寺未幾徒步江陵太守王潛請居永泰寺大和三載六月二十三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五建塔于州北存焉又釋超岸丹陽人也先遇鶴林素禪師處衆拱默而已天寶二載至撫州蘭若得大寂開發四方毳侶依之

唐鄂州大寂院無等傳

釋無等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負志卓犖辭氣真正少隨父官于南康頻遊梵刹向僧瞻像往即忘歸既作沙門遇道一禪師在龔

公山學侶螳慕等求法於其間挺然出類元和七年遊漢上後至武昌觀郡西黃鵠山奇秀遂結茅分衛由此巴蜀荆襄尚玄理者無遠不至矣大和元載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道香普熏遐邇命駕枉問風虎相須為法重人牛公慮其蘭若不隸名藉特為奏題曰大寂也憧憧往來堂無虛位至四年十月示滅年八十二弟子普通奉全身入塔焉

唐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為官嶺南後徙居為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即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面黓手胼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謁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買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

第一五〇册

可測怪物往往出于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爲山神也覺遁是中檀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遽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大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亡

唐杭州秦望山圓脩傳

釋圓脩姓潘氏福州閩人也生而岐嶷長而俊邁忽思拔俗尋事名師剔髮變衣年滿於嵩陽會善寺納戒旣而儀表容與日新厥德

研窮經論俄約觀方遇百丈山海禪師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盃振錫而抵于杭見秦望山峻極之勢有長松枝繁結蓋遂棲止于松巔時感鵲復巢於橫枝物我都忘羽族馴狎由茲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烏窠禪師焉洎元和初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于三四或爲參請者說法裴侯命八屬宰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賢以居之大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歸寂享年九十九僧臘八十

杭之累政良守無不傾重稅駕樹陰請談玄  
極不覺更僕移辰矣今塔在石甑山下南嶽  
僧唯真爲塔銘焉近有盜發其塔且多怪異  
止收得銘誌而已

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

釋普願俗姓王鄭州新鄭人也其宗嗣於江  
西大寂大寂師南嶽觀音讓讓則曹溪之冢  
子也於願爲太父其高曾可知也則南泉之  
禪有自來矣願在孕母不喜葷血至德二年  
跪請於父母乞出家脫然有去羈鞅之色乃

投密縣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苦葺篤勵胼  
胝皸瘃不敢爲身主其師異之大曆十二年  
願春秋三十矣詣嵩山會善寺嵩律師受具  
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之學後遊講肆上  
楞伽頂入華嚴海會扶中百門觀之關鑰領  
玄機於疏論之外當其鋒者皆旗靡轍亂大  
寂門下八百餘人每叅聽之後尋繹師說是  
非紛錯願或自默而語群論皆弭曰夫人不  
言乃言爾耳自後含景匿耀似不能言者人  
以其無法說或扣其關亦堅拒不洩時有密

頤其機者微露頭角乃知其非無法說時未  
至矣貞元十一年挂錫池陽南泉山煙谷刊  
木以構禪宇簞笠飯牛溷于牧童斫山畬田  
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夫洪鐘不  
為蓬撞發聲聲之者故有待矣大和年初宣  
使陸公巨前池陽太守皆知其抗迹塵外為  
四方法眼與護軍彭城劉公同迎請下山北  
面申禮不經再歲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  
數百人大和甲寅歲十月二十一日示疾十  
二月二十三日有白虹貫於禪室後峯占之

者得非南泉謝世乎是日西峯巨石崩聲數  
十里嘗書有乳虎遶禪林而號衆咸異之二  
十五日東方明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  
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春秋八十七僧  
臘五十八契元文暢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墨  
巾泣血于山門赴喪會葬者相繼於路哀號  
之聲震于崖谷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  
從其教也膳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  
前烈追德頌美焉

唐澧陽雲巖寺曇晟傳

釋曇晟俗姓王氏鍾陵建昌人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焉遂請出家於石門年滿具法參見百丈山海禪師二十年爲侍者職同慶喜法必我聞身若中消心居散位續受藥山舉發全了無疑化徒孔勤受益者衆以大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滅勅謚太師號無相塔名淨勝焉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衣止不及爲嬰兒已往之服耳此近叔離尼商那尊者也思過半矣何邪晟師去聖懸遠和修佛滅百年將胎衣示有行果之徒也今晟以胞袒絡化其教理之世不其難乎故曰思過半矣

唐荊州福壽寺甄公傳

曲一

十四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爲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因禮嵩

第一五〇册

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叅玄者駢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間闕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爲娛情之趣耳大和三季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唐趙州東院從諗傳

釋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群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

藍從師翦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真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唐京兆華嚴寺智藏傳



釋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爲洪州掾藏隨父入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甫十三割恩愛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修禪法證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廬元顥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勅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玄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壑矣大和九年終于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釋圓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也總卅之年頓求出離禮涅槃和尚躬執餅屨爰登戒地誓叩禪門見乎藥山示其心決後居長沙道吾山海衆相從猶蜂蟻之附王焉以大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長逝享年六十七闍維得不灰之骨數片腦蓋一節特異而清瑩其色如金其響如銅乃建塔于石霜山勅謚脩一大師寶相之塔得其道者則普會焉智公初領悟藥山宗旨儼師誨之曰吾無寶玉大弓以爲分器今賞汝犢鼻一褌雖云微末而表

親襲歟南嶽僧玄泰著碑頌

唐明州大梅山法常傳

釋法常俗姓鄭襄陽人也稚歲從師於荆之玉泉寺凡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冠年受具足品於龍興寺容貌清峻性度剛敏

納衣囊鉢畢志曲一夕齋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十六

于四明餘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真之舊隱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見多龍穴神蛇每吐氣成樓閣雲雨晦冥邊有石庫內貯仙藥神仙經籍常寄宿于房乃夢神人語之曰君

非凡夫因話及石庫中聖書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為地下主不然為帝王之師傳矣常謂之曰石庫之書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為樂厥壽何止與天偕老邪神曰此地靈府俗氣之人輒難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跡於梅尉之鄉非久據焉因號梅山也由是編苦伐木作覆形之調居僅四十年驗實非常之人也開成年初院成徒侶輻湊請問決疑可六七百納徒矣四年常忽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搖盪鳥

獸悲鳴辭衆而逝報齡八十八戒臘六十九  
十月十九日焚于南澗收舍利五色璨然圓  
轉焉常先隱梅嶺有僧求拄杖見之白鹽官  
安禪師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尋幸能療渴也  
進士江積爲碑云爾

四一

十七

唐揚州慧照寺崇演傳

釋崇演姓段氏東平人也出家于本州龍興  
寺慧超法師之門遊方問道見嵩陽善寂禪  
師示其心法後居都梁山當于淮浦四面來  
商毳客影附焉相國李公紳鎮撫廣陵而性

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難  
鋒起祇應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  
幼成傳意召演入府訓對詣理談論鏗然紳  
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  
化導同聲相應僅于千衆開成二年終于淨  
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  
云

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

釋齊安俗姓李實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  
生于海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

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  
欸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  
之業其在斯乎及臻壯角亟請出家父母訶  
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  
遠邪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益不其廣  
邪二親感其言而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  
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暉雞鶴異  
態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  
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  
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

其相依論持不倦及其蛻去安盡力送終元  
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遊越之蕭山法樂  
寺以其古製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冥坐  
時海昌有法旰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墮廢  
地葺葺禪居焉旰謙而不自有延請安主之  
四海參學者麀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  
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眄無傾聽如此者  
蓋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  
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  
無測其高深也以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

十二日泊然宴坐俄爾示滅先時竹栢盡死  
至是精彩益振爰有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  
環佩之鏘鳴若劔戟之交射瑞相尤繁事形  
別錄又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綱行將來法  
會預誠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  
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脚僧數人叅禮安默識  
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  
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為海衆圍遠患齋  
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為操翰攄辭安  
覽驚悚知供養僧費去所獲豐厚殆與常度

不同乃語帝日時至矣無滯泥蟠囓以佛法  
後事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  
武宗恒憚忌之沉之于宮廁官者仇公武潛  
施拯護俾髡髮為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  
阻備嘗因緣出授江陵少尹實惡其在朝耳  
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  
而立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勅謚大師曰悟  
空乃以御詩追悼後右貂盧簡求為建塔焉  
唐京師聖壽寺恒政傳

釋恒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隨入鄉

校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耽味不捨後棄俗從師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下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于嵩少決了無壅遁跡三峯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中甫行風教學人螳慕大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汾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梓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繡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禮之始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

不足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可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勅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

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  
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  
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後有廢  
教之勅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系曰蜃蛤中胡得菩薩像乎通曰有所警發

時一現耳近聞偽唐李氏國境荐饑陂湖間  
多生麤蚌百姓競取而食其年免殍仆者十  
有七八明年豐民猶采之無何有獲巨蚌可  
二尺餘提歸擘磔擊瀹曾無少損其人呪垂  
放之俄自開張吐出佛像長僅尺許相好具

全若真珠色號曰珠佛焉獻李氏後遺與梵  
僧焉此意所不及處現形者蓋經中化肉山  
魚米以資饑饉歲既豐登胡不屬厭故現相  
止足之地

唐大滌山靈祐傳

釋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中  
年戲于前庭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鬱又如  
天樂清奏真身降靈衢巷諦觀者艾莫測俄  
有華巖之叟狀類眉賓之人謂家老曰此群  
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真子也必當重光佛

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  
郡法恒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剃髮三年  
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  
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曰千山萬水遇  
潭即止獲無價寶賤卹諸子祐順途而念危  
坐以思旋造國清寺遇異人拾得申繫前意  
信若合符遂詣泐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  
和末隨緣長沙因過大瀉山遂欲棲止山與  
郡郭十舍而遙窳無人煙比為獸窟乃雜獲  
狝之間椽栗充食浹旬有山民見之群信共

管梵宇時襄陽連率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  
良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  
親道合祐為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  
慎由崇重加禮以大中癸酉歲正月九日盥  
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十三僧臘  
五十九遷葬于山之右椀子園也四鎮北庭  
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  
為碑李商隱題額焉

唐黃州九井山玄策傳  
釋玄策俗姓魯會稽人也幼隨父商估赴天



台山光明會乃隋朝智顛禪師立教年別九月遠近州邑黑白二衆鳩聚策觀殊異遂於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遊方見江西大寂頓開翳障及徧參問觀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爲舍學侶若蟬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師之耐寂寞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吾樂甚哉以大中八年現疾而滅續勅謚大師曰圓寂塔名智覺焉

宋高僧傳卷第十一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音釋

慌呼廣切 忪忪蒙弄切 扼腕乙革切 孺乳遇切 應於證切 翕呼及切 衰余眇切  
 也也 懜懜也 孺紅而餘地也 睇特計切 汙偶也 瘖羊  
 切於全 殮殮也 郢郢也 瀏瀏也 鏄伯各切 瘖羊  
 於例切 應言對也 翕合也 衰盛餘也  
 孺乳遇切 應言對也 翕合也 衰盛餘也  
 闕胡微切 豕通貫切 犖犖也 嶷嶷也 胼胼也  
 不絕貌 豎而黑也 胼皮厚也 嶷嶷也 胼胼也  
 力切 豎而黑也 胼皮厚也 嶷嶷也 胼胼也  
 能自立也 別計 羈羈也 鞅鞅也 胼胼也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二

曲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勝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五

正傳二十人  
附見四人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一

洛陽韶山寰普傳二

曲二  
衡山昂頭峯日照傳三

朗州德山院宣鑒傳四

明州棲心寺藏奂傳五

真定府臨濟院義玄傳六

洛京廣愛寺從諫傳七宗

洪州洞山良价傳八

蘇州藏真傳九

福州怡山院大安傳十

長沙石霜山慶諸傳十一洪達

洪州雲居山道膺傳十二

縉雲連雲院有緣傳十三

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傳十四

澧州蘇溪元安傳十五

明州雪竇院恒通傳十六招賢

袁州仰山禪院慧寂傳十七

天台紫凝山慧恭傳十八

杭州龍泉院文喜傳十九

明州伏龍山惟靖傳二十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

釋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也稟靈特異挺質殊倫身支牖亭頂骨圓峻其聲若鐘響其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實豐瞻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復思再捷無何遭母之憂遂廬于墓所及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諸經皆覽明年往嵩嶽登戒

肆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決往百丈山深得玄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椒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虞淵景晞一飯永日然其乏水羸瓶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嗥嘯廬側詰旦視之果溫泉坼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浙江之北有山號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叅禮如雲屬武宗廢教中衣短褐或請居戴氏別墅焉大中壬申歲太守劉公首命剝染重盛禪林壬午歲二月十五日囑累罄畢而終時漸

溽暑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門燠潤冬寔于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臘五十四有說常樂寺山虎跑泉當中公滅日忽焉乾涸異哉止資中之受用耳至乾符丁酉歲勅謚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也縉雲太守段成式爲真讚焉

唐洛陽韶山寰普傳

釋寰普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形淳粹克性謙冲居于醜夷下風請業汪汪然其識度輒難擬議具戒之後經論温尋然後杖錫南遊澧陽過夾山而得心契有叅學舉問垂手携歸

不使一機失其開誘其所不薦勸令披覽經法亦近秀寂之遺風耳

唐衡山昂頭峯日照傳

釋日照姓劉氏岐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訓博覽經籍復於莊老而宿慧發揮思從釋

出二

三

子即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稟學納戒傳受經法靡所不精因遊嵩嶽問圓通之訣欣然趣入後遊南嶽登昂頭峯直拔蒼翠便有終焉之志庵居二十載屬會昌武宗毀教照深入巖窟飯粟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

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結苫蓋構舍宇復居一十五年學人波委咸通中示滅春秋一百八歲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謂其禪學為昂頭照是歟

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傳

釋宣鑒姓周氏劔南人也生惡羶羶少多英俊宿賈異操懇願出塵大龍不屈於小庭俊鶚必騰其層漢既除美飾當預僧流從受近圓即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聞重湖間

禪道大興乃抗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鑿強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炬火授鑿鑿接而行數步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居無何屬武宗搜揚泊大中還復法儀咸通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禪徒輻湊伏臘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於訓授天險海深難窺邊際雪峯叅見鑿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

月三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袖邪夢  
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  
四僧臘六十五身據牀坐卓然七日如生在  
焉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有德山門風焉今  
襄鄧漢東法孫極盛者是

唐明州棲心寺藏奘傳

釋藏奘俗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  
誕常聞異香爲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持而  
出卅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  
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視迨其歸省即

日而明母喪哀毀廬墓間頗有徵祥孝感如  
是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過靈  
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顯晦之道日月  
之所然也會昌人中衰而復盛唯奘居之熒  
不能惑焚不能熱溺不能濡者也洎周洛再  
構長壽寺勅度居焉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  
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尋南海楊公牧典姑蘇  
請奘歸于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  
檀越任景求捨宅爲院迎奘居之刻冠求甫  
率徒二千執兵晝入奘瞑目宴坐色且無撓

盜衆皆悸懾叩頭謝過冠平州奏請改額為棲心寺以旌奐之德焉凡一動止禪者必集環堂擁榻堵立雲會奐學識泉涌指鑿岐分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露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七預命香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號慕乃權窆天童巖已周三載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師囑累今三載後當焚我身今異香若此乃

發塔視之儼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十三年弟子戒休賣舍利述行狀詣闕請謚奉勅哀誅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奐在洛下長壽寺謂衆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是吾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初任生將迎奐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比奐至止果二十年矣又奐將離姑蘇為徒衆留擁乃以樓拂與之曰吾在



此矣汝何疑焉暨乎潛行衆方諭其深旨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爲五百墩以鎮之或曰力何可致矣曰不然作一墩植五株栢可也凡微言奧旨皆此類也刺史崔琪撰塔碑金華縣尉邵朗題額焉

唐真定府臨濟院義玄傳

釋義玄俗姓邢曹州南華人也叅學諸方不憚艱苦因見黃蘗山運禪師嗚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焉罷唱經論之徒皆親堂室示人心要

頗與德山相類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勅謚慧照大師塔號澄虛言教頗行于世今恒陽號臨濟禪宗焉

唐洛京廣愛寺從諫傳

宗鑒

釋從諫姓張氏本南陽人也徙居廣陵生于

淮甸焉爲性倜儻器宇崇峙於閭里間爲時

曲二

六

畏服遇相工曰子身長八尺眉目秀朗他日必荷榮寄諫曰心不願仕於榮寄何有相工曰所寄荷不可測也越壯室之年忽深信佛理遂捨妻孥求僧披剃焉甫登戒地頗護心

珠因悟禪那頓了玄理方數十載同好之者自遠而來請問諫一一指訂俾其開覺尋遊洛下廣愛寺挂錫時禪客鱗集如孝子之事父母焉洛中有請諫設食必排位對賓頭盧尊者其爲人之欽奉皆此類矣屬會昌四年詔廢佛塔廟令沙門復桑梓亦例澄汰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氏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於夏中常就此入定或楠毳事忽遇頽雲駛雨霆電擊石烈風兼至凡在此者驚奔恐懾諫唯欣然加趺而坐若

無所聞者或問諫曰惡言生何爾大中初宣皇詔興釋氏諫還歸洛邑舊居其子一日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過于院門威貌嚴莊不復可識乃問曰從諫大德所居諫指之東南可尋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若此也咸通七年丙戌歲夏五月忽出詣檀越家辭別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聞耳至秋七月朔旦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已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誠之曰人身難得而易失急急於物無心無爲流轉無生滅

法一切現存今乃生也有涯暫與爾別是日無疾而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一無近者遂以餅餌覆之經宿有狐狼迹唯啖所覆身且儼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收合餘燼起白塔于道傍人尤歸信香火不絕焉次有杭州徑山院釋鑒宗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即禮部侍郎徽之孫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給云他畜之肉未幾病間孝譽聞于親里乃求出家時州開元

寺有上都臨壇十望大德內供奉高閑閑善草諄嘗對懿宗御前書甚高華望宗誓禮為師後出學涉通淨名思益經遂常講習閑公亦示其筆法漸得鳳毛焉倏往謁鹽官悟空大師隨衆叅請頓徹心源却復故鄉勸人營福咸通三年辛巳巡歷名山遂止天目東峯徑山焉道俗歸心恢揚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啓勅賜紫衣背山行滿皆分枝化物至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遷塔于大寂巖下梁乾化五年吳越國王尚父錢氏表請

沿謚大師曰無上祖門傳號爲徑山第二祖  
時吳興沈脩者自號白牙先生述德爲讚記  
焉

唐洪州洞山良价傳

釋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孺從師

于五洩山寺年<sup>曲二</sup>至二十一<sup>八</sup>方往嵩山具戒焉

登即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玄契續造雲巖  
疑滯頓寢大中未於斯豐山大行禪法後盛  
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  
己丑三月朔旦命剃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

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  
之人心不依物是真脩行勞生息死於悲何  
有淪喪於情太麤著乎召主事僧令營齋齋  
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于七  
辰食具方備价亦隨齋謂衆曰此齋名愚癡  
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唱隨意曰僧家勿  
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俗訖端  
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勅謚禪師  
曰悟本塔號慧覺矣  
系曰其却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來去自

由者近世一人而已

唐蘇州藏廩傳

釋藏廩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明暢貌質魁然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靈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強願不群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因聽律範旋窮篇聚語同業曰教門繁廣然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徧參禪宗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廩法器異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日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廩一言領會千轍同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迴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比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廩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

第一五〇册

分散廩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蘇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眾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六時澹交為廩作真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謚號塔名名士吳重裕書碑唐福州怡山院大安傳

釋大安姓陳氏閩城人也幼年入道頓拂塵蒙元和十二年勅建州浦城縣乾元寺置兜率壇始全戒足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

史元錫手疏其瑞上達冕旒遂迴御禮詔改鳳樓寺號靈感壇焉安因往洪井路出上元忽逢一老父曰子往南昌必有所得及咨叅律學夜聞二僧談論遽了三乘之旨乃以所習付之同人之臨川見石鞏山慧藏禪師藏之提唱必持弓弩以擬學人安服拜未興唱曰看箭安神色不撓答對不差石鞏乃投弩曰幾年射始中半人也矣安遊五臺入龍池沐浴雖久寢漣漪殊無奮暴雨雹之怪觀者驚悚後止瀉山禮大圓禪師復證前聞而為

量果也時豫章廉使贈太尉崔貞孝公則魏公之季父深契玄機敦安之道飛疏召之厥譽愈昌咸通十四年詔宜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一副中和二年示疾所止法堂巨梁中折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坐化于怡山丈室春秋九十一臘六十七續詔贈圓智大師塔號證真安不啻唾地不處溫房隨化而衣天雨而浴諮法弟子慧長入關揚安之德故有追謚也博陵司空相國仰慕前烈遂著文頌德詩人周朴篤重安時入山致禮焉

唐長沙石霜山慶諸傳今洪達釋慶諸俗姓陳廬陵新淦玉笥鄉人也乃祖厥考咸不為吏清言放蕩焉諸始十三禮紹鑾禪翁為師於洪井西山剃髮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東洛學毗奈耶十一既知聽制終謂漸宗迴抵南嶽入大瀉山次屆雲巖遇道吾垂問知意方為二夏之僧得石霜山便議終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執侍往還問答語在別錄諸貌古氣真世無能識時洞山新滅俄為遠方禪侶團遶因入深山無人

之境結茅宴坐時衆追尋倏有見者皆號哭交請出爲吾曹諸將安往由是晨夕被遊學者扣擊可無希聲以應之乎如是二十年間堂中老宿長坐不卧屹若樞杌天下謂之石霜枯木衆是也南方謂之叢林者翻禪那爲功德叢林也爲四方清則者無出其右以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己亥示疾終于山院享齡八十二僧臘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西北隅二百許步門弟子等結墳塔作螺髻形夏四月一日廣化寺釋子處訥追慕往

德恐遺美聲命南嶽玄泰纂錄言行諸方弟子分行其道焉勅謚普會大師塔曰法相次餘抗徑山院釋洪諲俗姓吳吳興人也年纔十九於開元寺禮無上大師出家落飾精加佛事罔怠巾餅二十二遣往嵩嶽會善寺受滿足律儀俾誦大比丘戒匝七日念終遂習毗尼尋傳經講自謂爲僧有逸群事業而歸禮本師曰汝於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誣聞斯詰慙然失措三日忘食本師却招誘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還雲巖次瀉山各



為切礎蔚成匠手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衆人悲泣者惋歎者譴晏如也曰大丈夫鐘此厄會豈非命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時於長沙遇信士羅晏召居家供施蓋謹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涉于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曲二除滅法之律乃復厥議還故鄉西峰院至咸通六年上徑山覲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謹嗣其法位始唯百許僧後盈千數于時四衆共居肅然無過僖宗皇帝賜院額曰乾符鎮國中和三年仍賜紫袈裟景福二年

吳越國王尚父錢氏奏舉登賜法濟大師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卒雲溪戚長史寫貌武肅王為真讚傳法弟子廬山栖賢寺寂公臨川義直功臣院令達達於兩浙大行道化卒謚歸寂大師焉初謹有先見之明武肅王家居石鑑山及就戍應募為軍謹一見握手屏左右而謂之曰好自愛他日貴極當與佛法為主後累立戰功為杭牧故奏署謹師號見必拜跪檀施豐厚異於常數終時執喪禮念微時之言矣

唐洪州雲居山道膺傳

釋道膺姓王氏薊門玉田人也生而特異神彩朗然處于童壯崆峒稟氣宿心拔俗爭離火宅之門拭目尋師遂攝鍛金之子師授經法誦徹復求年偶蹉跎二十五方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乃令習聲聞律儀膺歎曰大丈夫可為桎梏所拘邪由是擁線袖振錫環詣翠微山問道三載宴居忽覩二使者冠服頗異勉膺曰胡弗南方參知識邪未幾有僧自豫章至盛稱洞上禪師言要膺感動神機

遂專造焉如是洞上垂接復能領會曾問曰我聞思大禪師向倭國爲王虛耶實耶對曰若是思師佛亦不作況國王乎自爾洞上印許初住三峯後就雲居提唱時唐之季鐘氏據有洪井傾委信誠每一延請入州則預潔甘子堂以禮之乃表于昭宗賜紫袈裟一副并師號焉都不留意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餘衆牛頭香樹圍遶者皆是梅檀金翅鳥王軒翔者不齊尺斲四方饋供千里風從如荆南帥成汭遣賣檀施動盈鉅萬以天

復元年辛酉秋示疾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  
焉豫章南平王鍾氏供其喪葬時諸道禪子  
各依鄉土所尚者隨靈龕到處列花樹帳幔  
除麩之饌謂之卓祭一期凶禮之盛勿過于  
時也猗歟膺出世度人滿足三十年遺愛可  
知也

唐縉雲連雲院有緣傳

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也小學之年往  
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即宣宗師矣隨侍  
出入多在內中一旦宣召帝以筆書其衫背

云此童子與朕有緣由茲召體矣大中九年  
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壇即於淨衆寺  
具尸羅也續於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身披  
布褐手執墨勅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凡  
同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乃居除州華山  
及南遊至武夷山時廉使李誨為築禪室乾  
符三年至縉雲龍泉大賽山立院因奏祠部  
給額號龍安勅度七僧住十八載安而能遷  
止連雲院焉太守盧約者以謚諒之誠請入  
州開元寺別院四事供施焉天祐丁卯歲四

月八日示疾至六月朔日終于廨署報齡七十三臘五十二遺旨囑制置揚習司空主喪務於寺南園茶毗火滅散分舍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并遺骨一餅瘞于石塔晉開運三年乙巳歲文泰律師撰塔碑焉

唐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傳

釋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愿存生而鼻逆輦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怒

而未允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有律師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恒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溼而不緇其身也衰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颻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歸于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瀉山擁徒至于

曲二

十五

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孰

明師已壘壘

而疑關存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巍巍乎法門圓遠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峭崿以支圓碧培塿以覩群青怪石古松樓勢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茸茸而以為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竒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

居誠有待於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薛陔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翌日巖谷與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構旋隆繇是祝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于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欽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

時內宮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  
空者請蛻浮華而來脫屣僖宗皇帝聞之翰  
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効得其實奏於是乃  
錫真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効授焉  
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  
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  
于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  
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馥存之道常東望  
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及閩王王  
氏誓眾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必

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  
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  
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乎一紀  
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  
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闕王  
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  
子之工卒不餌之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  
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  
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  
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爾日奔

走聞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聞王健如出涕  
 且曰師其捨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稟躬祭奠  
 之復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  
 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筭矣冬夏不減一千五  
 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  
 庶幾者一日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國也次曰可  
 休擁徒于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于信州  
 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日  
 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獎賜  
 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

系曰雪峯道也恢廓乎駿奔四海學人所出  
 門生形色不類何邪玄沙乘楞嚴而入道識  
 見天殊其猶諺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  
 明經故有過師之說一則雪峯自述塔銘已  
 盡其致也一則玄沙安立三句決擇群見極  
 成洞過歟今江表多尚斯學此學虛通無繫  
 了達逍遙勿拘知乘急也雪峯化衆切乎杜  
 嘿禪坐知戒急也其能各捨一緩以成一全  
 則可乎  
 唐澧州蘇溪元安傳

釋元安俗姓淡鳳翔遊麟人也卅年於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唯經與論無不窮核乃問道翠微次臨濟各養法味若飮香積之盃也斲彫復朴逍遙自如聞夾山道盛德至造禮陽當稽問轆轤又增明淨後開樂普山尋居蘇溪答訓請益多偶句華美為四海傳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遷滅享壽六十五法臘四十六矣臨終告眾頗多警策辭句云

唐明州雪竇院恒通傳

招賢  
合師

釋恒通俗姓李邢州平恩人也家傳士族幼而知學蘇秦顯達猶懷二頃之田元亮孤高不羨五斗之祿縱越掞天擲地拖紫腰金瞬息浮華豈稗來業父母終禮年甫十三潛入鵲山訪道依師既罷丘墳唯披釋典精虔懺誦懇侍巾瓶不弭初終蒙恩剃度年二十於本州開元寺具戒後往京兆薦福寺聽習經律七八年間尋窮藏教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聖胄來梁復明何事因辭北闕逕詣南方遇招賢岑大師大師問曰何處人也曰邢



州人也。招賢曰：「我道不從彼來。」通曰：「和尚還住此無？於是有滯，皆伸無疑。」不決，後指洞山石霜皆往。參焉。招賢示滅，通以弟子禮事之。咸通末，遊宣城，尚書崔寓素奉禪門，攀迎莊肅，覩通儀表，拔俗問答，往還崔甚悅，服於謝仙山。奏置禪院，號瑞聖，請以居之。四方髦衲之徒，不邀自聚。博陵方議奏薦師，號堅讓。遂寢中和末，文德初，群寇競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牧黃君晟請留居雪竇焉。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躬入浴室。

却坐繩牀，集衆焚香，勤勤付囑，合掌而逝。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遷石塔于院之西南二百餘步。或曰：通臨終言：「我龐勛也。此非也。高僧無作爲行錄，而無此說。若觀年臘龐勛，豈正弱冠來逃難耶？」

唐袁州仰山慧寂傳

釋慧寂，俗姓葉，韶州須昌人也。登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允止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

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答謝  
劬勞如此父母其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  
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尚為息慈營持道具  
行尋知識先見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叅大  
潯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跋  
時號跋脚驅烏凡於商榷多示其相時韋曹  
就寂請伽陀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注云  
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  
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  
山門風也海衆樞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

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勅追謚  
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  
圖相行于代也

唐天台紫凝山慧恭傳

釋慧恭俗姓羅氏福州閩人也家傳儒素不  
交非類母姓之初夢所居湧出浮圖上參手  
天迨恭誕生嶷然聰悟年十七舉進士名隨  
計車將到京闕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目祖師  
遺像釋然世網遂求出家操執僧事備歷艱  
辛二十有二適值新創安國寺受具足戒尋

乃遊方綠嶮涉荒而無難色嘗遇黑蛇傷指  
不求醫而毒螫自銷見魑魅占山諭罪福而  
妖物遺息至武陵德山詣宣鑒禪師領會風  
飛由茲道合因挂錫施門人禮鑒公順世後  
遊玉山至信州刺史營西禪院而禮之其徒  
數百人居歲餘以郭郭喧繁復入福州長溪  
馬冠山自馬冠抵泉州富陽山所至之所檀  
施臻集徒侶解鉢禪坊立就其為士庶嚮奉  
如此景福三年與門人遊天台州牧京兆杜  
雄留之而止杜因創瑞龍院於紫凝山祈恭

興揚法席以悟淪迷緇俗雲馳香華山積天  
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時命衆聲鐘顧瞻左  
右促言云去加跌瞑目儼然而化春秋八十  
四僧夏六十二闡圓頓之宗君道德之最歿  
無易名塔無題榜足見浮名為桎梏耳門人  
上足師遂植松負土力崇塔廟所謂法空不  
壞因緣矣因緣有之孝行曷傷于道云  
唐杭州龍泉院文喜傳  
釋文喜姓朱氏嘉禾御兒人也母氏方娘夢  
吞桃三蒂至誕彌不味葷羶七歲詣本邑常

樂寺僧清國下出家國即喜之渭陽也勅誦  
經并懺又十卷方遂削染往越州開元寺學  
法華經集天台文句即時敷演則救蠶分中  
便能講訓也開成二年屆趙郡受近圓登習  
四分律屬會昌澄汰變素服內祕之心無改  
遇大中初年例重懺度於鹽官齊豐寺講說  
後往禮大慈山性空禪師誨之曰子何不學  
善財徧參乎咸通十午歲至豫章觀音院見  
仰山喜於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  
日有異貌僧就求齋食喜減已食饋之仰山

預知故問曰此果位僧求食汝供給周旋否  
答曰輟已分迴施曰汝大得利益七年旋浙  
右止千頃山築室居之十年餘杭劉嚴合馬  
徵請居龍泉古城院凡十一年乾符己亥歲  
巢寇杭地至餘杭喜避地湖州餘不亭刺史  
杜孺休請住仁王院光啓三年武肅王錢氏  
始牧杭郡降疏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是  
也大順元年威勝軍節使董昌武肅王同年  
發表薦論兩賜紫衣乾寧四年奏師號曰無  
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

終于州郭廨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終時方丈上發白色光竹樹變白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于靈隱山西塢喜形貌古朴骨強而度戒德禪門真知識也初喜寓居雲川廣明元年夏有蝗飛翳天下食田苗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標于畎澮中其蟲將下遂厲聲叱之悉翻飛而去十頃之苗斯年獨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為信寶矣遷葬之後天復二年壬戌八月中宣城帥田頌應杭將計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喜塔見肉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身不壞如入禪定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祭後重封瘞焉

唐明州伏龍山唯靖傳

釋唯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憨癡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

曲二

廿二

下至經藏院見二眾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暫歸謝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煥自爾勤於禪法未嘗發言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

第一五〇册

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  
 遲明巨迹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  
 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  
 冰雪備糗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羹食寘糗  
 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  
 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山可瞰  
 海峯勢崿嶢昔僧鑒諸曾隱于是諸即唐王  
 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  
 續適此山刺史黃晟常請出州供施繁委未  
 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窻

于山下瑩塔存焉

宋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廩夷益切 闕苦穴切 圻恥格切 墅上與切 燠  
乙六切 窳波臉切 悻悻其切 砥諸市切 給他代切 謹  
熱也 搜子紅切 墩都昆切 柁柁測切 杙五忽切 無伎也 諶

山二

廿三

<p>慙<small>呼甘切也</small></p> <p>銑<small>徒吊切</small></p> <p>窖<small>居效切</small></p> <p>瞰<small>苦紺切</small></p>	<p>也<small>推郭芳無切也</small></p> <p>澹<small>古外切</small></p> <p>稔<small>如甚切</small></p> <p>頽<small>俱倫切</small></p>	<p>鞿<small>切鞿容切</small></p> <p>鞿<small>鞿容切</small></p> <p>揆<small>以舟切</small></p> <p>摧<small>切摧託岳</small></p>	<p>切<small>羊穀容切</small></p> <p>嶠<small>嶠疾由切</small></p> <p>嶠<small>嶠疾由切</small></p> <p>峴<small>日明切</small></p> <p>扼<small>切扼女履</small></p>	<p>而稅</p> <p>嶠<small>嶠疾由切</small></p> <p>嶠<small>嶠疾由切</small></p> <p>嶠<small>嶠疾由切</small></p> <p>峴<small>日明切</small></p> <p>扼<small>切扼女履</small></p> <p>鞿</p>	<p>於真</p> <p>惋<small>烏貫切</small></p> <p>倭<small>烏未切</small></p> <p>鷄<small>於諫切</small></p> <p>覲<small>莫白切</small></p> <p>羊茸</p>	<p>於真</p> <p>惋<small>烏貫切</small></p> <p>倭<small>烏未切</small></p> <p>鷄<small>於諫切</small></p> <p>覲<small>莫白切</small></p> <p>羊茸</p>
--	--	---	--	---	---	---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三

曲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整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唐今東京封禪寺圓紹傳一

蘄州黃崗山法普傳二體

梁鄧州香嚴山智閑傳三大

撫州踈山光仁傳四本仁  
居遠

福州玄沙院師備傳五

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六

台州瑞巖院師彥傳七

撫州曹山本寂傳八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九

福州長慶院慧稜傳十

杭州龍冊寺道愆傳十一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十二

永興永安院善靜傳十三靈照

周金陵清涼院文益傳十四

廬山佛手巖行因傳十五道潛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十六

天台山德韶傳十七

唐東京封禪寺圓紹傳

釋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于南燕  
因為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環天然俊邁鄰  
兒戲玩我且恬然群從追隨我惟閑靜年當  
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  
見而異之訓諸徒弟獨許紹耳曰真空門之  
偉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  
邊受具登即尋師訪道效祖叅玄二翼之餘  
一盂之外必無他物唯誓禪宗立雪傳衣是  
其素望也至于三湘五嶺二蜀兩京凡日叢

林一皆叅禮既探至蹟頓了心機乃挂錫於  
夷門即倉垣水南寺今為開寶也大中十年  
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鎮魏郊同  
氣相求一言道合即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  
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  
下時檀施臻萃<sup>三</sup>脩成巨院擁納之流數盈二  
百橫跨夷門山之峻嶺焉紹即七祖荷澤神  
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真心了  
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時叅學之衆擁  
從且繁遇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

感神祇効靈降甘露於玄穹茲嘉瑞於青檜  
奏信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勅令  
度侍者七人其間法會興盛士庶歸心僅四  
十載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  
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急急自了  
去本為逃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時得脫吾景  
逼崦嵫此為最後之言也於方文中寂然而  
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勅許於本院西  
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  
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華供養七日遠近瞻

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茶毗火中迥出五色神  
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淘選近一千粒  
溫潤玉潔璨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  
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  
午歲也睢陽相國袁象先理于浚郊弟子惠  
霽等冀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謚禮梁乾化三  
年癸酉太祖勅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  
明四年九月惠霽等欲旌表師德立碑勅允  
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唐蘄州黃崗山法普傳靜

釋法普姓潘氏廬江人也貌古情寬擁敗納觀方元和中因見黃崗山色奇秀其峯巖岬其林鬱密中有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錫于中班荆久之尋附樹架蓬茨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恠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巔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却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

等構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筭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住珍惜加趺坐胡牀而卒其身不壞散後以香泥塗績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次洛京華嚴寺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挾搥所疑若雷復于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諷讀唯靜并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訓答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勅謚寶智大師塔號無爲也

梁鄧州香巖山智閑傳

大同

釋智閑青州人也身裁七尺博聞強記有幹略親黨觀其所以謂之曰汝加力學則他後成佐時之良器也俄爾辭親出俗既而慕法心堅至南方禮瀉山大圓禪師盛會咸推閑

曲三

四

為俊敏瀉山一日召對茫然將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餅弗可充飢也便望南陽忠國師遺跡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證抒頌唱之由茲盛化終後勅謚龔燈大師塔號延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釋大同

姓劉氏舒州懷寧人也幼性剛正有老成氣度因投洛下保唐滿禪師出俗初習安般觀業垂成遂求華嚴性海復負錫謁翠微山法會同伏牛元通激發請益大明祖意由是放蕩周遊還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茨棲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蕩履京畿天下悖亂有賊徒持刃問曰住此何為對以佛法魁渠聞而膜拜脫身服裝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加趺坐亡春秋九十六法臘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餘載云

梁撫州踈山光仁傳

本仁居遁

釋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姪而么麼幼則氣槩凌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參洞山深入玄奧其辯給又多於人也嘗問香巖禪師答微有偏負曰某累繭重胝而至得無勞乎唾地而去後居臨川踈山毳客趨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于世終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弔焉次筠州白水院釋本仁不知何許人也得心於洞山法席仁罕談道而四方之人若

影之附形却之還至乃徇丹陽人請住無幾時天復中至洪井高安白水院聚徒垂欲入滅先觸處告違乃集衆焚香曰至香煙盡處是某涅槃時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龍牙山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年殆十四警世無常而守恬淡白親往求出家于廬陵滿田寺於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叅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詣聞洞上言玄格峻而躬造之遁少進問曰何謂祖意答曰若洞水逆流即當爲說而於言下體解玄微隱衆栖

息七八年間孜孜戢曜時不我知久則通矣  
天策府楚王馬氏素藉芳音奉之若孝悌之  
門稟昆長矣乃請居龍牙山妙濟禪院僉僉  
徒侶常聚半千爰奏舉詔賜紫袈裟并師號  
證空焉則梁貞明初也方嶽之下號為禪窟  
闕其室得其門者亦相繼矣至龍德三年癸  
未歲八月遘疾彌留九月十三日歸寂遁出  
世近四十餘齡語詳別錄  
梁福州玄沙院師備傳  
釋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聰黠酷好垂釣

往往泛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虛同類不  
我測也一日忽發出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  
山出家感通初年也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  
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衲添麻芒  
屨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  
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法兄則  
雪峯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為  
備頭陀焉有日詭之曰頭陀何不徧叅去備  
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  
重之光開荒雪峯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

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三十年演化禪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為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歟

梁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

釋存壽不知何許人也清標勝範造次奚及罷尋經論勇冠輩流往問津於石霜禪師決

了前疑虛舟不繫乃為枯木衆之樞杌矣後還蒲坂緇素歸心時吳王友謙受封屏翰好竒徇異聞人一善厚禮下之王召入府齋論道談玄不覺膝之前席頗增奉仰續為菩薩戒師供施更蕃度門人四百許員尼衆百數壽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愠之色人未嘗見望之若孤松凌雪焉終時春秋九十三加趺而坐一月後髭髮再生重剃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遶瓜迹時繁勅謚為真寂大師焉

梁台州瑞巖院師彥傳



釋師彥姓許氏閩越人也早悟羈縻忽求拔俗循乎戒檢俄欲觀方見巖頭禪師領會無疑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後爲所知敦喻允請住台州瑞巖山院時道愆往叅問答對響捷愆公神伏後二衆同居彥之威德凜若嚴霜糾正僧尼無容舛悞故江表言御衆翦齊者瑞巖爲最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睛轉若流電焉差肩並足致禮彥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何時發曰朝行適至彥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乃諦視之足皆不踏地彥令入

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階級時有不測人入法會非止一過彥叅學時號爲小彥長老兩浙武肅王錢氏累召方肯來儀終苦辭去寺倉常滿嘗有村媪來叅禮彥曰汝休拜跪不如疾歸家救取數十百物命大利益媪念忙到舍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正歸媪接取放諸水濱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日見彥來食至終闌維有巨蛇緣樹杪投身火聚當乎薪盡舍利散飛或風動草木上紛紛而墜神異絕繁具如別錄

梁撫州曹山本寂傳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李多  
衣冠士子儔寓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  
染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  
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  
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諸舉措若老苾芻咸通  
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瀉也至如石頭樂  
山其名寢頓會洞山憫物高其石頭往來請  
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  
住臨川曹山叅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訓對

激射匪停特爲毳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  
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  
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通麗  
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于山春秋六十二  
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龕窆而樹塔後南嶽玄  
泰著塔銘云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

釋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兒篤求  
遠俗齋茹一食調息終日秉心唯確鄉黨所  
欽二親愛縛而莫辭群從情纏而難脫旣冠

繼踰城之武求師得解虎之儔乃事本府萬  
歲寺無相大師矣初登戒地例學毗尼為衆  
升臺宣戒本畢將知志大安拘之於小道乎  
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  
發聖乎於是誓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  
後詣雪峯玄沙由三兩會叅訊勤恪良以嗣緣有  
在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  
行累載處衆韜藏雖夜光所潛而寶器終異  
遂為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  
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

以秘重妙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為  
開演後龍溪為軍倅勤州太保瑯琊公志請  
於羅漢院為衆宣法諱讓不獲遂開方便不  
數載南北叅徒喪疑而往者不可殫數有角  
立者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休復咸傳琛  
旨各為一方法眼視其子則知其父矣以天  
成三年戊子秋復戒閩城舊止徧翫近城梵  
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春秋六十有二  
僧臘四十遺戒勿遵俗禮而棺而墓於是茶  
毗於城西院之東崗收其舍利建塔于院之

西粟遺教也則清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得法密付授耳時神晏大師王氏所重以言事脅令捨玄沙嗣雪峯確乎不拔終為安讓而凌轡惜哉

後唐福州長慶院慧稜傳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為童亂日俊朗抗節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峯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如是親依不下峯頂計

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矜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昭慶院禪子委輸唯虞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眾稜性地慈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誅之大師號超覺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為碑紀德云

後唐杭州龍冊寺道愆傳

釋道愆俗姓陳永嘉人也卯總之年性殊常

準而惡鯉血之氣親黨強啖以枯魚且虞嘔  
噦求出家于開元寺具戒已遊閩入楚言叅  
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  
公大有徵詰若曇詢之間僧稠也終頓息疑  
於雪峯閩中謂之小憇布納時大原同名年  
臘之高故暨迴浙住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  
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賸禪門嘗深擊難  
焉退而謂人曰憇公之道崇論閎議莫臻其  
極武肅王錢氏欽募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  
大師次文穆王錢氏創龍冊寺請憇居之吳

越禪學自此而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  
春秋七十茶毗于大慈山塢收拾舍利起塔  
於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銘今舍利院  
弟子主之香火相綴焉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

釋全付吳郡崐山人也幼隨父商于豫章聞  
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愠形  
于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許之遂  
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  
求法也清平師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

興夜寐殊於群童及長爲之落飾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飲見性不礙齧清平頷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匏瓜豈繫於此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蹶然器重之拳拳伏膺棲神累載後遊于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禪徒子來堂室叟滿揚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鵠湖山建院迎以居之廉使王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

徒齎至請問者墻進皆不我屈豈多讓于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任緣徇世願師歸歟遂別鵠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城戍將闢雲峯山建清化禪院召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錫以紫袈裟付上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飾讓也恐後人之倣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固讓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

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  
斤新額曰雲峯清化禪院雲水之侶輻湊瞻  
睠不欲捨旃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  
謂衆曰生也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  
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震林木拔矣  
享年六十六臘四三四十有五歸窆于山之北塢  
弟子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  
僧主彙征爲塔銘建隆二年立  
晉永興永安院善靜傳照靈  
釋善靜俗姓王氏長安金城人也父朗唐威

州刺史母李氏因夢聖容照爛金色遂爾娠  
焉及生岐嶷殆乎知學博通群言因掌書奏  
于神策軍中尉器重之忽厭浮幻潛詣終南  
豐德寺禮廣度禪師時年二十七也洎乎削  
染受具天復中南遊樂普見元安禪裔乃融  
心要北還化徒于故里結廬于終南雲居山  
道俗歸之如市又起遊峨眉禮普賢銀色世  
界迴興元連帥王公禮重留之後還故鄉已  
叅離矣留守王公營永安禪院以居之以開  
運丙午歲冬鳴雅集僧囑累還方丈東向右

脇而化俗壽八十九僧臘六十黑白之衆若  
喪嚴親明年正月八日茶毗於城南獲舍利  
數千粒漢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遷塔于  
長安義陽鄉石塔巋然初靜率多先覺往遊  
爨道避昭宗之蒙塵又生平洗沐舍利墮落  
皆收秘不許弟子示人又嘗禪寂次窻外無  
何有白鶴馴狎于庭若有聽法之意靜令人  
驅斥之凡此殊徵有而不有晉昌軍府主郭  
公歸信焉營構禪院命以居之翰林學士魚  
崇諒為塔銘述德焉次杭州龍華寺釋靈照

本高麗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  
越得心於雪峯苦志叅陪以節儉勤于衆務  
號照布納焉千衆畏服而言語似涉鳥夷性  
介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齊雲山次居越州鑑  
清院嘗祇對副使皮光業語不相投被舉擯  
徙龍興焉及湖州太守錢公造報慈院請住  
禪徒翕然具會間僧捨三衣披五納者不可  
勝計忠獻王錢氏造龍華寺迎取金華梁傅  
翁大士靈骨道具寘于此寺樹塔命照住持  
焉終于此寺遷塔大慈山之峯



周金陵清涼文益傳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于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于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于鄞山育三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玄機一發雜務俱損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之患耳遂叅宣

法大師曾住漳浦羅漢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頽脫銳意接之唱導之由玄沙與雪峯血脉殊異益疑山頓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迴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却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十四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絕大夢誰醒旣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于方丈問疾閏月五日剃髮澡身與眾言別加

跌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謚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真讚別形纂錄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鐘山道欽潤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周廬山佛手巖行因傳道

釋行因不詳姓氏鴈門人也遊方問道于江淮見廬山北有巖遙望如垂手焉乎下則深

邃可三五丈許因獨棲禪觀于其中僞唐主元宗聞之三徵召不起巖中夜闌有異鹿一卧于因之石屋之側又錦囊鳥一伏宿于石壁下二物都無驚怖因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爲之供侍一日小疾謂侍僧曰卷上簾我去曲三去簾方就鈎下牀三數步間立屹然而化春十五秋七十許元宗命畫工寫真而關維收遺骨白塔在巖背焉初因傳禪法于襄陽鹿門山尋爲元宗堅請於棲賢寺開堂唱道不及暮月潛歸巖窟初巖如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

因終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經籍之學有問則指撻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談論不滯於方隅開喻必合於教化實得道之良士也

系曰凡夫捨報尸必一同也佛則右脇果位坐亡首搯地者現通身立中者彰異其惟欲行步而化者除後僧會外則因公有焉

次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強壯容安端雅成立則身長七尺許曾前黑子七點若斗之網魁焉投中條山棲巖大通禪院禮真寂禪師為親教也戒檢嚴

明訥言敏行師亡之後誓入鴈門五臺山以精恪之故躬覩文殊聖容後諸方無定遊處未到臨川見崇壽益禪師頓明心決次棲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曰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潛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紅色在懸鐘之外蠢睜而行潛悲喜交集又无文大師彙征迥然肯重自為檀越請於

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  
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  
錢氏命入王府受菩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  
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定慧禪師別給  
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  
十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字  
字瑩然時衆皆覩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毗  
所收舍利夥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  
聚乞求斯須獲七顆屠家持於印氏塔中至  
開寶庚午歲天台詔禪師建石塔緘其真骨

癸酉歲塔頂放白光焉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  
釋緣德俗姓黃錢塘人也父超修學儒術而  
長於績畫傳周昉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  
昭長史德幼有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  
遂往天台受具習禪法於天龍寺道愆禪師  
尋往江西問道自雲居往廬阜孤節高岸實  
不見有所欲江南國主李氏召入內道場安  
置慮其不群別構羅漢院處之苦求入山請  
住廬山新院乃列威儀導引焉德且裝衣荷

檐而入然後升座對答叅問焉其國主賜資未嘗以表牋報謝有國老宋齊丘者禮以師道以開寶中卒于山院德一生服用熟韋袴襪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厨無匱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四三

十七

宋天台山德韶傳

釋德韶者姓陳氏縉雲人也幼出家于本郡登戒後同光中尋訪名山叅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投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

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玄沙法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明謂曰他日爲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遣使入山旁午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疾遣人賣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未終之前也華頂石崩振驚百里山如野燒蔓筵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爲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

四即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興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爲上至今江浙間謂爲大和尚焉

論曰梵語禪那華言念修也以其觸情念而無念終日修而無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則廓然冥而定矣正受簡邪思惟增徧計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靜故三摩提以觀如幻故若禪那者俱離靜幻故始云菩薩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衆生今登彼岸也若然者諸

聖住處既如彼諸聖度生復若何稽夫法演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陀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吳之僧會亦示有緣俱未分明肆多隱秘及乎慧文大士肇尋龍樹之宗思大禪翁繼傳三觀之妙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導陳隋名題止觀粵有中天達磨哀我群生知梵夾之雖傳爲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爲功不信已躬之是佛是以倡

言曰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徑直而度免無量之迂迴焉嗟乎經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見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理也行也然則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反權合道也爾時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壁唯

慧可以神交亦猶白雪雖歌巴童寡和後則臨沂牧園子孫終號於強秦避狄岐邠文武乃成其王道可生璨璨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頭也忍生秀與能能傳信衣若諸侯付子孫之分器也厥後此宗越盛焉十九龍而連筵布潤當是時也應其懸記屬于此人後來得道無央數是歟重之曰夫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唯龍得之破障纏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故今之像未

闕諍復生師足既傷資爭未已如聞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無或問一路涅槃則曰八萬法門何在曾不知經中發菩提心此見佛性也云何修菩薩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無明所迷溺喪忘歸何由復業或舉經以示之則對曰此性宗法或謂之曰莫是魔說還可焚毀否且置而勿論又欲棄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闐諸部謂道行經爲婆羅門書烏荼小乘謗大乘學作空華外道西乾尚爾此何驚乎良以六代宗師一期舉

唱但破百年之暗靡營一室之墮殊不知禪有理焉禪有行焉脫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資行不廢而理逾明法無偏而功兼濟然後如可與言禪已矣其如玄學多斤講家目爲數寶之人終困屢空之室那不見經是佛言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定不相違施設逗根用有時處況以經江高國紀之名論海總朝宗之會毗尼一學軌範于途授形俱築釋子之基唱隨行淨沙門之業擬捐三事何駕一乘終包不足之羞豈倒轉依之地通人不諳豎子





蟲動也明舒夥多合果切  
 同切日動也夥多也果切  
 人掌和也  
 馬者齊和也  
 汧水輕煙切  
 圉魚許切

五三

廿一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曲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一 正傳二十人  
附見五人

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一 大慈

京兆恒濟寺道成傳二

京師崇聖寺文綱傳三 曲四  
名恪

京師恒濟寺懷素傳四 賓律  
師

光州道岸傳五

百濟國金山寺真表傳六

安州十力寺秀律師傳七

京師崇聖寺靈巖傳八

京兆崇福寺滿意傳九

京兆西明寺崇業傳十

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十一 融  
濟

杭州靈智寺德秀傳十二

開業寺愛同傳十三 通玄

五臺山詮律師傳十四

揚州龍興寺法慎傳十五

杭州華嚴寺道光傳十六

揚州大雲寺鑒真傳十七

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傳十八

洪州大明寺嚴峻傳十九

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二十

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

大慈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一云長城人其先

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洎太史令樂之撰天

文集占一百卷考諱申府君陳吏部尚書皆

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萬年母

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姓者

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

護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

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歲俗誦習諸

經依智顓律師受業洎十六落髮所謂除結

非欲染衣便隸日嚴道場弱冠極力護持專

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

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徧方

議修禪顓師訶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

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即去律也抑令聽二

十徧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傲掌

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

涌時號為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  
芬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精舍載遷豐德  
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  
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  
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為人  
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擢  
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  
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華一  
奩形似棗華大如榆莢香氣秘醇數載宛然  
又供奇果季孟黎柰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

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  
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者有處士孫思邈嘗  
隱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  
議論終夕時天早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漲  
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卒之狀曰  
弟子即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非  
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  
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  
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石至寃

許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怙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能為也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法師至止詔與翻譯又送真身往扶風無憂王寺遇勅令僧拜等上啓朝宰護法又如此者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

卷三夜皆紆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牀蚤蠶從遊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因已亡身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道知者其實質頭虛也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毗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咎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抵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記上下二卷又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是

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復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

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累門人窆于壇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崇飾圖寫宣之真相匠韓伯通塑績之蓋追仰道風也宣從登戒壇及當泥曰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其親度曰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綱掌護持去崇聖寺東塔大和初丞相韋公處厚建塔於西廊焉宣之持律聲振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

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  
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秉持第  
一願往依止焉勅允之宣持禁堅牢捫虱以  
絲紙裹投于地三藏曰撲有情于地之聲也  
凡諸密行或制或遮良可知矣至代宗大曆  
二年勅此寺三綱由四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  
師傳授得釋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詣右銀  
臺門進來朕要觀禮至十一年十月勅每年  
內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為  
國焚之禱祝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

霄玄暢等上表乞追贈其年十月勅謚曰澄  
照塔曰淨光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  
宗焉天寶元載靈昌太守李邕會昌元年工  
部郎中嚴厚本各為碑頌德云  
系曰律宗犯即問心心有虛實故如未得道  
起覆想說則宜犯重矣若實有天龍來至我  
所而云犯重招謗還婆羅漢同也宣屢屢有  
天之使者或送佛牙或充給使非宣自述也  
如遣龍去孫先生所豈自言邪至于乾封之  
際天神合沓或寫祇洹圖經付囑儀等且非



寓言於鬼物乎君不見十誦律中諸比丘尚揚言目連犯妄佛言目連隨心想說無罪佛世猶爾像季嫉賢斯何足怪也又無畏非開元中者貞觀顯慶已來莫別有無畏否  
唐京兆恒濟寺道成傳

釋道成者不知何許人也居于天邑演彼律乘戒月揚光圓而不缺德瓶告實滿而不傾當顯慶中敷四分一宗有同霧市時文綱律匠雖先依澄照大師後習律文乃登成之堂奧矣又懷素著述皆出其門垂拱中日照三

藏譯顯識等經天后詔名德十負助其法化成與明恂嘉尚同預證義由是聲飛神向位首方壇謂之梧桐多棲鳳鳥謂之芳沚頗秀蘭叢門生孔多無過此集然不詳終所

系曰成公與隋蔣州道成同號而異實二者

奚先通曰隋成也精乎十誦著述尤多唐成也傳乎四分譯講偕妙然其撰集則開悟迷淪究其翻傳則陶甄教道譬猶後燄靡及乎前光似寶或慙乎真寶互有長短用則無遺也

唐京師崇聖寺文綱傳名

釋文綱姓孔氏會稽人也曾祖範陳都官尚書祖撰祠部侍郎考頂生逃海避隋擇木歸舜貞觀始拜尚乘直長咸光復儒業旁通釋教是故綱也植宿根從習氣慈母懷孕雜食棄捐有婆羅門僧頭陀語其母曰若此男終紹三寶自爾每聞空中多異香雜仙樂及誕育之日白鶴翔集若臨視焉比襁褓中午後不受乳哺猶堅持齋者童亂隨師訪道十二出家冠年受具精慮苦行專念息心藜羹糗

糗麻衣草薦操有尋檢口無溢言尋詣京兆沙門道成律師京兆尼藏二十五講律三十登壇每勤修深思凝視反聽淨如止水巖若斷山或風雨宴居或晝夜獨得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餅威德迎風不絕於氣出籠瘠鴈坐致虛空起屋下層自然成就唯甘露之滂口喻利劍之傷人慎之重之廣矣至矣由是八方來學四分永流請益者舉袂雲臨讚歎者發聲雷駭久視中天作淫雨人有憂色綱愍之乃端坐思惟却倚屋壁奄至中夕欵爾

半頃唯餘背間巖然山立識者以為得神通因定力故日月靈跡幽明潛感兆於集事應手遣言左右怪之綱曰夫真實無相塵色本空正覺圓常大悲湛定不可取也是以一時法主四朝帝師同迦葉之入城遇匪王之說戒竹園門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鷓鴣所以受潤者博入見者深萬病已痊獲歡喜之樂一心不染解煩惱之繩又恭承絲綸京都翻譯追論惠用遠契如因翹誠滿朝檀施敵國但依布薩盡用莊嚴累歷伽藍二十餘

所凡是塔廟各已華豐猶且剝血書經向六百卷登壇受具僅數千人至苦至勤納無我之海不寢不食種無生之田長安四年奉勅往岐州無憂王寺迎舍利景龍二載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內道場行道送真身舍利往無憂王寺入塔其年於乾陵宮為內尼受戒復於宮中坐夏為二聖內尼講四分律一徧中宗嘉尚為度弟子賜什物綵帛三千匹因奏道場靈感之事六月七日御札題榜為靈感寺是也諸寺辟碩德以隸焉夫其左藥宿右

上林南臺終山北池渭水千門宮闕化出雲  
霄萬乘旌旗天迴原隰先天載睿宗聖真皇  
帝又於別殿請為菩薩戒師妃主環階侍從  
羅拜兜率天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普聞淨  
戒恩旨賜絹三千餘匹綱悉付常住隨事修  
營或金地繚垣曲四用增上價或寶坊八飛閣克壯  
全模或講堂經樓舍利淨土或軒廊器物厨  
庫園林皆信施法財周給僧寶方將示迷津  
引覺路濯熱火宅拯溺毒流而乃奄忽神遷  
斯須薪盡雖有應化何其速歟以開元十五

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長往時春秋九十有二  
其年九月四日塔于寺側焉聞哀奔喪執紼  
會葬香華幢蓋緇素華夷填城塞川萼雲翳  
景蓋數萬人有若法侶京兆懷素滿意承禮  
襄陽崇拔扶風鳳林江陵恒景淄川名恪等  
百餘人咸曰智河舟遷法宇棟撓而已哉有  
若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積岐隴慧顛京兆  
神慧思義紹覺律藏恒暹崇業等五十餘人  
並日以慈眼入於度門金棺不追灰骨罔答  
乃請滑臺太守李邕為碑邕象彼馬遷法其

班氏以二人而同傳必百行以齊有不忝懷  
素前不慙宣師後李北海題品不其韙乎有  
淄州名恪律師者精執律範切勤求解嘗廁  
宣師法筵躬問鈔序義宣師親錄隨喜靈感  
壇班名于經末又附麗文綱之門也

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

宣律師

釋懷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曾祖嶽高宗  
朝選調為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  
令父強左武衛長史乃為京兆人也母李氏  
夢雲雷震駭因而娠焉誕育之辰神光滿室

見者求占此子貴極當為王者之師傅也幼  
齡聰黠器度寬然識者曰學必成功才當逸  
格耳聞口誦皆謂老成年及十歲忽發出家  
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  
三藏方西域迴誓求為師雲與龍而同物星  
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  
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  
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宗師迷方皆  
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  
命家見接素公知成律匠研習三載乃見諸

瑕喟然歎曰古人義章未能盡善咸亨元年  
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  
子歸京奉詔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  
不輟緝綴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  
糾古疏十有六失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傳翼  
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砰輻而無  
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復著俱舍論疏  
一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  
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  
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

疏計五十餘徧其餘書經畫像不可勝數於  
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薨然告秀章曰余律  
行多缺一報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亮奄然  
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葬日有鴻鶴  
遶塔悲鳴至暮方散素所撰述宗薩婆多何  
邪以法密部緣化地部出化地從有部生故  
出受體以無表色也又斥二宗云相部無知  
則大開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則  
與天神言論是自言得上人法也大抵素疏  
出謂之新章焉開元中嵩山賓律師造飾宗

記以解釋之對礪舊疏也又謂為東西塔律宗因傳習處為名耳大曆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園寺置戒壇傳新疏以俸錢寫疏四十本法華經疏三十本委寶園光翌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為素作傳韋南康臯作靈壇傳授毗尼新疏記有承襲者刊名于石其辭首麗其翰兼美為蜀中口實焉

唐光州道岸傳

釋道岸姓唐氏世居潁川是為大族漢尚書令琳司空珍吳尚書僕射固雍州刺史彬涼

鎮北將軍瑤之後也永嘉南度遷于光州衣冠人物暉映今古岸生而不群少而奇槩爰在髫鬢有若老成齒胃膠庠徇齊墳典猶恐聞見未博藝業有遺遂浮江淮達洙泗探禹穴升孔堂多歷年所矣操翰林之鼓吹游學海之波瀾討論百家商榷三教十一乃歎曰學古入官紆金拾紫儒教也餐松餌栢駕鶴乘龍道教也不出輪迴之中俱非棧喻之義豈若三乘妙旨六度宏功錙銖世間掌握沙界哉遂落髮出家洗心訪道一音克舉四句精通

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為導師朝  
闕真經宛契冥牒由是聲名籍甚遠近吹噓  
為出世之津梁固經行之領袖十方龍象罔  
不師範焉萬國鸚鵡無敢訕對者向若迴茲  
妙識適彼殊途議才必總於四科濟世雅符  
於三傑有若越中初法師者秘藏精微罔不  
明練道高寰宇德重丘山岸聞善若驚同聲  
相應乘杯去楚杖錫遊吳雲霧一披鐘鼓齊  
振期牙合契澄什聯芳由是常居會稽龍興  
寺焉揚越黎庶江淮釋子輻輳烏合巷少居

人罕登元禮之門且覩公超之市岸身遺纏  
蓋心等虛空不擇賢愚無論貴賤溫顏接待  
善訪克勤明鑑莫疲洪鐘必應皆窺天挹海  
虛往實歸其利博哉無得稱也時號為大和  
尚登無畏座講木叉律容止端嚴辭辯清暢  
連環冰釋理窟毫分瞻仰者皆悉由衷聽受  
者得未曾有於是高僧大士心醉神傾捐棄  
舊聞佩服新義江介一變其道大行孝和皇  
帝精貫白業遊藝玄樞聞而異焉遣使徵召  
前後數介然始入朝與大德數人同居內殿



帝因朝暇躬閱清言雖天睠屢迴而聖威難犯凡厥目對靡不魂驚皆向日趨風滅聽收視岸人望雖重僧臘未高猶淪居下筵累隔先輩惜帝有輪王之位不起承迎以吾為舍那之後晏然方坐皇帝觀其高尚伏以尊嚴

曲四

十二

比夫靈臺影像麟閣丹青功德義殊師臣禮異銓擇網管統帥僧徒者有司之任也以岸盛德廣大至行高邈思徧雨露特變章程所歷都白馬中興莊嚴薦福罔極等寺網維總務皆承勅命深契物心天下以為榮古今所未有中宗有懷罔極追福因心先於長安造薦福寺事不時就作者煩勞勅岸與工部尚書張錫同典其任廣開方便博施慈悲人或于來役無留務費約功倍帝甚嘉之頻邀賞錫何間昏曉既荷天澤言酬恩地遂還光州

度人置寺於是祇陀花園鬱起僧坊拘鄰比  
立便為人寶能事斯畢夫何恨哉江海一辭  
星霜二紀每懷成道之所更迫鐘漏之期遂  
去上京還至本處將申顧命精擇門人僧行  
超玄儼者是稱上足也克傳珠髻之寶俾賜  
金口之言右脇而卧示其泡幻也以開元五  
年歲次丁巳八月十日滅度於會稽龍興道  
場時年六十有四海竭何依山崩安仰天人  
感慟道俗哀號執紼衣縗動盈萬計弟子龍  
興寺慧武寺主義海都維那道融大禹寺懷

則大善寺道超齊明寺思一雲明寺慧周洪  
邑寺懷瑩香巖寺懷彥平原寺道綱湖州大  
雲寺子瑀興國寺慧纂等秀崇珪璋器承磨  
琢荷導蒙之力懷括羽之恩思播芳塵必題  
貞石乃請禮部侍郎姚弈為碑紀德初岸本  
文綱律師高足也及孝和所重其道克昌以  
江表多行十誦律東南僧堅執罔知四分岸  
請帝墨勅執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間  
者岸之力也  
唐百濟國金山寺真表傳

釋真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為弋獵表  
多躡捷弓矢最便當開元中逐獸之餘憇于  
田畎間折柳條貫蝦蟇成弗置于水中擬為  
食調遂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路歸家全  
忘取貫蟇歟至明年春獵次聞蟇鳴就水見  
去載所貫三十許蝦蟇猶活表于時歎惋自  
責曰苦哉何為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絕柳  
條徐輕放縱因發意出家自思惟曰我若堂  
下辭親室中割愛難離愆海莫揭愚籠由是  
逃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

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  
倍日功遶旋叩搃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于  
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策發  
教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歎喜徧身  
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  
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  
復魔相木休百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  
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  
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  
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園遶石壇香風華雨且

非凡世之景物焉爾時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虛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

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叅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由四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十五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

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囑累已天仗既迴山川  
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  
道下山草木爲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  
之別飛禽鷲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  
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  
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袒鬚鬣承  
足者華網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  
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于途中表似驚  
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  
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氎縷間皆是狝子吾慮

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  
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  
吾不入邪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  
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  
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  
造伽藍號金山寺焉後人求戒年年懺罪者  
絕多今影堂中道具存焉

系曰表公革心變行一日千里果得慈氏爲  
授戒法此五十受中何受邪通曰近上法見  
諦自誓也發天眼通是證初二果也非諦理

現觀而何專據石壇與多子塔前自誓同也  
或曰所授籤檢以驗罪滅之相諸聖教無文  
莫同諸天傳授或魔鬼所為不可為後法乎  
通曰若彰善殫惡利益不殊彌勒天主是天  
傳授非魔必矣諸聖教中有懺罪求微祥證  
其罪滅不滅然其佛滅度彌勒降闍浮說喻  
伽豈可不為後世法耶十誦律云雖非佛制  
諸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安州十力寺秀律師傳

釋秀公者齊安人也髫年天然有離俗之意

焉既丁荼蓼便往蜀郡禮興律師諷誦經典  
易若溫尋又依之進具果通達毗尼乃為興  
公傳律上足弟子歟如是四載入長安造宣  
律師門為依止之客勤以忘勞涉十六年不  
離函丈窮幽諸部陶練數家將首疏為宗本  
然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陸大揚講訓聲  
美所聞諸王牧守攸共遵承正化緇徒咸慕  
細行有貞固律師居于上席解冠諸生最顯  
清名餘皆後殿其諸成業不可勝筭春秋七  
十餘卒于十力寺本房焉

唐京師崇聖寺靈臺傳

釋靈臺者不知何許人也勤乎切問靡憚尋  
師乾封中於西明寺躬預南山宣師法席然  
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網或親大慈皆求益也  
末塗懼失宣意隨講收采所聞號之曰記以  
解刪補鈔也若然者推究造義章之始唯慈  
與鼻也又別撰輕重訣故死陵玄冑親觀其  
文故援引之以解量處輕重儀焉金革之故  
其訣湮滅無復可尋矣  
唐京兆崇福寺滿意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滿意不知何許人也風神峭拔識量寬和  
經論旁通專於律學武德末所遇鄴都法礪  
律師作疏解曇無德律遂往樞衣明其授受  
如是講導三十許年乃傳付觀音寺大亮律  
師亮方授越州曇一盛化之間出龍象之資  
無過意之門也矣

唐京兆西明寺崇業傳

釋崇業不知何許人也初同弋陽道岸學毗  
尼于文綱之法集業之服勤淬礪罔怠覺肆  
之間推居元長與淄州名恪齊名挺拔剛毅

第一五〇册

過之美聲洋洋達于禁闈睿宗聖真皇帝操  
心履道勅以舊邸造安國寺有詔業入承明  
重修別殿爲帝授菩薩戒施物優渥僉迴捨  
修菩提寺殿宇抑由先不畜盈長之故也開  
元中微疾囑弟子曰吾化窮數盡汝曹堅以  
防川無令放逸語訖終于所居寺之別院業  
即南山之嗣孫矣

唐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

融濟

釋玄儼俗姓徐氏晉室南遷因官諸暨遂爲  
縣族年始十二辭親從師事富春僧暉證聖

元年恩制度人始墮僧數誅懸溜寺儼幼而  
明敏長則韶令標格峻整風儀凜然迨于弱  
冠乃從光州岸師誥受具戒後乃遊詣上京  
探賸律範遇崇福意律師并融濟律師皆名  
匠一方南山上足咸能昇堂睹與共所印可  
由是道尊戒潔名動京師安國授記並充大  
德後還江左徧行四分因著輔篇記十卷鷄  
磨述章三篇至今僧徒遠近傳寫初光州岸  
公嘗因假寐忽夢神僧謂曰玄儼當爲法器  
云何教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



思採撫舊學撰金剛義疏七卷古德所不解  
先達所未詳我則發揮光明若指諸掌誓以  
一生宣講百徧越邑精舍時稱法華晉沙門  
曇翼曾結庵山巔入是法三昧感徧吉菩薩  
徒觀其塔類多寶涌出以證經宮如轉輪飛  
行而聽法雙鳥所以示兆今尚翔鳴六象所  
以呈奇時猶隱現不可得而思議者蓋斯之  
謂歟信如來之福庭是菩薩之隱岳儼乃考  
盤是卜束鉢深棲建置戒壇招集律行若夫  
秦衙上士燕代高僧數若稻麻筭同竹筭伏

膺請益躡屨擔簦宴坐不出幾三十載開元  
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  
令宣講都督河南元彥冲躬請儼重光聖日  
遂闡揚幽贊允合天心令盲者見日月之光  
聾者聞雷霆之響儼之演暢蓋有力焉夫樂  
小法者迷自我而為病通大方者十九憺開空之  
法道若夫會三歸一觸理冥事自優波離已  
下猶或病諸而儼網紀小乘演暢大法晤佛  
境之非有識魔界之為空故能使涅槃將生  
死一如煩惱與菩提齊致發心而登佛地非

我而誰白黑歸依當仁不讓昔僧護法師常居石城宴坐青壁仰其中峯如有佛像願造十丈以圖兜率良願未諧護公長逝梁武皇帝詔僧祐律師馳傳經理規模刻劃意匠纔施俄而山塚岸崩全身坐現合高百餘尺雖金石絲竹四天之供施常聞功德莊嚴十地之瑠鑄尚闕儼乃內傾衣鉢外率檀那布以黃金之色鎔以白銀之相銅錫鉛錯球琳琅玕七寶由是渾成八珍於焉具足雖寶積獻蓋界現三千迦葉貢衣金踰十萬如須彌之

現于大海若杲日之出于高山此又儼之功德不可思議者也故洛州刺史徐嶠工部尚書徐安貞咸以宗室設道友之禮國子司業康希銑太子賓客賀知章朝散大夫杭州臨安縣令朱元春亦以鄉曲具法朋之契開元二十六載恩制度人採訪使潤州刺史齊澣越州都督景誠採訪盧見義泗州刺史王弼無不停旛淨境稟承法訓齊公乃方舟結乘奉迎儼於丹陽餘杭吳興諸郡令新度釋子躬授具戒自廣陵迄于信安地方千里道俗

受法者殆出萬人凡禮佛名經一百徧設無  
遮大會十筵而入境住持舉無與比夫秉法  
傳授從佛口生有門人法華曇俊崇默龍興  
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懷節寶林洪  
需覺引灌頂皆不傾油鉢無漏浮囊經不云  
乎如旃檀林旃檀園遶如師子王師子園遶  
信儼之威神有在而法主之功德不刊將知  
三界無安百靈共盡此生已適於後息他世  
應見于前心以天寶元載歲次壬午緣化已  
畢十一月三日現疾于繩牀七日午時坐終

于戒壇院春秋六十有八粵其月二十五日  
窆于寺南秦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踰於白  
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經始則神邕崇  
曉住持則唯湛道昭並躬護聖場親傳智印  
其餘三千門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  
毗尼之密行盡號顯門無待彌勒天寶十五  
載歲次景申萬齊融述頌德碑焉  
唐杭州靈智寺德秀傳  
釋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少出塵區早棲  
梵宇當圓戒檢正護浮囊匪定常師留神律

府講談之外嘗哀鬼神乏食恒以深更施其飲食浙瀉之民傾誠畏服及終于定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座入塔時天降舍利七顆門人以餅盛之緘于其塔或發之見秀齒上生舍利紛紛而墜後人還累甃成浮圖鄉人云恒有白蛇蟠屈守塔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唐開業寺愛同傳

通玄

釋愛同俗姓趙氏本天水人也代襲冠冕弱齡挺拔惠然肯來爲佛家子具戒後講彌沙

塞律遠近師稟若鱗羽宗乎鯤鳳也昔南宋朝崩賓三藏覺壽譯成此律因出羯磨一卷時運遷移其本零落尋求不獲學者無依同遂於大律之內抄出羯磨一卷彼宗學者盛傳流布被事方全孝和之世神龍中盛重翻宣同與文綱等參預譯場推爲證義義淨所出之經同有力焉著五分律疏十卷復遺囑西明寺玄通律師重施潤色後安史做擾焚燹喪寺今無類矣

唐五臺山詮律師傳

釋詮律師者五臺縣人也綵服出家冠年受戒儀則清雅衆稟綱繩習毗尼宗秘菩薩行詮除訓徒外守默無撓遠近有事靡不豫知人謂為得他心通也一食終日弊衣遮體不貯顆粒房無縷綜其強本節用造次不可及也入滅之日祥雲鬱密天樂錚鏦闔寺僧徒皆聞異香馥馥乃召集寺衆執手告辭囑累門人加趺而滅云

唐揚州龍興寺法慎傳

釋法慎姓郭氏江都人也孩抱之歲誓齒空

門親愛所鍾志不可奪從瑤臺成律師受具戒依太原寺東塔體解律文絕其所疑時賢推服或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晞愛日諸寺衆請綱領乃默然而東歸既還揚都俯允郡願恒誦金剛般若經如意輪般若佛心曲四我得此心衆生亦得如意勝願我如此願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泉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慎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捨施歸於大衆一身有

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還路出維揚終歲百數不踐門闕以爲大羞仰承一盼如洗飢渴慎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依於仁與人下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爲一學者流誤故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以法皆佛法故兼采儒流以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規爲任故綱正緇林以發揮道宗故上行恭禮以感慕遺迹

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歟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於推挹一見于慎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高人黃門於院中置以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疆像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兵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瑄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愷辭人王昌齡著作郎綦母潛僉所瞻奉願同灑掃感動朝宰如此以天寶七載十月十

四日晨興盥漱就胡牀加趺心奉西方既曛而滅於龍興寺別院春秋八十三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距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會稽曇一閩僧懷一南康崇敬晉陵義宣錢塘譚山寺惠鸞洛京法瑜崇元鶴林寺法勵法海維揚惠凝明幽靈祐靈一等罔不成樂說辯才入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天上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清涼之月金剛決定煩惱無

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法施之恩郡居之感哀奉色身經始靈塔于蕪城西蜀岡之原像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恒所親侍後請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為碑紀述大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大理司直張從申書趙郡李陽冰題額其塔亦幽公經度建塔之地廣袤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視千里門人環峙列栢薦以名香其塔屬會昌中例皆毀焉

唐杭州華嚴寺道光傳

釋道光姓褚氏踰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

和尚學通毗尼于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蓋  
天資真士為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  
光持法華經創塔廟泊沒身不怠也上元元  
年庚子仲秋示疾終于本寺春秋七十九法  
臘五十八是日馳陽昧昧淫雨溼溼烈風崇  
朝嘉木為折乃東土福盡之徵也俄然喜氣  
五色亭亭如蓋移晷不散偏映精廬即西方  
往生之意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  
凝神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  
華昔所未覩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為和

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  
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津追慕弗違各  
分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唐揚州大雲寺鑒真傳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州俊  
明器度宏博能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  
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  
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  
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為息慈配住本寺後改  
為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



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通動必研幾曾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為一方宗首冰池印月適足清明曲猊座揚音良多響答時日本國十五有少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請問禮真足曰我國去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

見平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乎真觀其所以察其翹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為國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真乃慕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陵賣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

顧其垂沒有投棄機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  
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  
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  
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  
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泊出鳥海乏水俄  
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  
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那  
殿前立壇為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  
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  
脩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

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  
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和尚  
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  
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眾坐亡身不傾壞乃  
唐代宗廣德元年矣廿六春秋七十七至今其身  
不施苧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僧  
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唐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傳

釋守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齊信安太  
守璿之八葉禮既冠眾君子器之夙有五園

之期不顧玄纁之錫遂詣蘇州支硎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得戒之驗也後抵江陵依真公三年練行尋禮天下二百餘郡聖跡所至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爲受菩薩戒聞普寂大師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徧南山律鈔四十徧平等一雨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惘惘然如珠在握是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二百徧追夙心也宏覽大

藏經三過廣正見也至開元二十六年有制舉高行道俗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峯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于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間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洞庭辯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鄰神偃常州道進晝公著塔銘云

唐洪州大明寺巖峻傳

釋巖峻姓樊氏濰州人也父任硤州長史昭王府司馬峻性地夷然學習明刹年及十九應進士舉條罹荼蓼思報劬勞投南陽佛寺後抵荊州玉泉山蘭若過真禪師示其禪觀入城泊大雲寺峻秉持戒印用之不刊憑附浮囊渡之攸往衆請臨壇復舉律之宗主僂俛承命忽逢觀淨禪師頓明心法大曆元年思往清涼山未達廬陵見顏魯公一言相契膠漆如也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馳疏請

召四年春洪州刺史李華員外延入大明寺住止三月中俄命沐浴換衣舉望空虛合掌而逝春秋五十九遷塔弟子圓約等於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

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

釋曇一姓張氏蓋韓人也其先軒轅賦姓至良佐漢侯于留魏晉已還衣冠繼代曾祖恒隋太常卿扈蹕楊都遂家于越恒生孝廉翼翼生處士葳葳生一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宿植淨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長而聰明年

十五從李洎先生習詩禮終日不違十六聽  
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法師異之  
謂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可令削髮當與授  
記亮即孝和皇帝菩薩戒師也一聞而歡喜  
有度世之志景龍中承恩出家錄在僧錄年  
滿受具於丹陽玄昶律師學通事鈔於當陽  
曇勝律師既而鑽本見煙窺牆覩奧開元五  
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大亮律師傳毗尼藏  
崇聖寺檀子法師學唯識俱舍等論安國寺  
印度沙門受菩薩戒於是蓮華不染之義甘

露甚深之旨一傳慧炬了作梵雄遠近瞻仰  
如宗師矣然乃有餘地時兼外學常問周易  
於左常侍褚無量論史記於國子司業馬貞  
遂漁獵百氏囊括六籍增廣聞見自是儒家  
調御人天皆因佛事公卿響慕京師藉甚時  
丞相燕國公張說廣平宋璟尚書蘇瓌兗國  
陸象先秘書監賀知章宣州涇縣令萬齊融  
皆以同聲並為師友雖支許之會虛嘉宗雷  
之集廬岳未云多也四分律者後秦三藏法  
師梵僧佛陀耶舍傳誦中華與羅什法師共

為翻譯今之講授自此員來魏法聰律師始  
為演說聰授道覆覆授光洎隋朝相部勵律  
師作疏十卷西京崇福寺滿意律師盛傳此  
疏付授亮律師其所傳授一一依勵律師疏  
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  
異自著發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踏駁發五  
部之鈐鍵後學開悟夜行得燭前疑泮釋陽  
和解冰佛日照晰而再中法棟崢嶸以高峙  
發正記中斥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二十五  
年仗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長史張楚舉

為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吳會布  
大慈以攝眾修萬行以表儀順風問道者鼓  
擊肩摩函丈請益者波委雲萃虛受之量隨  
而演說故前後講四分律三十五徧刪補鈔  
二十餘徧焉江淮釋子受水又者非一登壇  
即不為得法從持僧律蓋度人十萬計矣至  
德之際國步多艱緇徒慢法罕率經教國相  
王公出鎮于越以一德名素高請為僧統一  
變清淨大闡熏修浹旬之間迴邪入正善誘  
潛化皆此類焉始者一入關謁明達法師目

之曰汝人中師子也又遇遵善寺尼慈和歌  
曰曇一師解毗尼大聰明更無疑為達人之  
所諺多矣天寶十四載制河潮水南激錢塘  
大雲伽藍當茲湍渾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  
咸發大願每上念摩訶般若乃止濤激以福  
伍胥龍王用茲莊嚴析於衛護五月晦夜惚  
恍之間見一神人衣冠甚偉稽首謝曰蒙垂  
法施即改波流未逾九十日漲沙五十里道  
俗驚歎得未曾有一蔚為法主大揚教跡發  
明前佛之付囑保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偈

受持者了於未了一音演法諦聽者聞所不  
聞非夫天地淳精江山粹靈與法作程間世  
而生孰能玄通密證如此其大者乎寺中洪  
鐘一所作也遠徵鳧氏近法雷門生存累年  
匠其規制歿後三日成於鎔造聲應百里扛  
乎萬鈞蒲牢叫而地震師子吼而山巖警悟  
聾俗導引迷方胡可言也法謝形離薪盡火  
滅以大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遷化於寺之  
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十一即以明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遷座於秦望山從先和尚之塋

也一春秋已高精爽逾勵既不衰憊初無疾  
 苦忽謂侍者曰吾將掃禮墳塔歸骨於此數  
 日之後奄然而終江淮之南河洛之表衣纒  
 制服執紼送喪號哭滿山樅華蔽野比夫劇  
 孟之母送車千乘孔丘之墓栽樹萬株可同  
 年哉門人越州妙喜寺常照建法寺清源湖  
 州龍興寺神玩宣州隱靜寺道昂杭州龍興  
 寺義賓台州國清寺湛然蘇州開元寺辯秀  
 潤州栖霞寺昭亮常州龍興寺法俊等早發  
 童蒙咸承訓誘三千弟子仰梁木而增悲八

萬門人望梅檀而不及時會稽徐公浩素敦  
 鄉里之舊為碑頌德焉大曆十一年也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音釋

嶠五各切 搏攪攪伯各切 拏力益切  
 醇陸胡切 沁七鴉切 跌徒結切 禊序姊切 糗香也  
 上九切 鷓丁到切 籥葉苑切 隰席入切 彪悲憂切  
 紼分勿切 篋徐醉切 是于鬼切 彪虎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五

曲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三人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傳一

吳郡東虎丘寺齊翰傳二

曲五

潤州招隱寺朗然傳三

越州稱心寺大義傳四

常州興寧寺義宣傳五

蘇州開元寺辯秀傳六

京師安國寺如淨傳七

漢州開照寺鑑源傳八 慧觀

吳郡雙林寺志鴻傳九

京兆安國寺乘如傳十

襄州辯覺寺清江傳十一

會稽雲門寺靈澈傳十二

揚州慧照寺省躬傳十三

吳郡包山神皓傳十四 維亮

京師安國寺藏用傳十五

湖州八聖道寺真乘傳十六

杭州靈隱山道標傳十七

衡嶽寺曇清傳十八

京兆西明寺圓照傳十九利言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傳

釋靈一姓吳氏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  
虛與大和元精合其純粹年肇九歲僻嫌朽  
宅決入梵園墮息慈之倫稟出家之制暨乎  
始冠受其具足學習無倦律儀是修示見談  
笑欲明解脫示人文藝以誘世智初不計身  
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全道成緣斷形謝以寶  
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于杭州龍興寺

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臨終顧謂弟子  
行茶毗法樹小浮圖焉時左衛兵叅軍李紆  
嘉興縣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叅軍獨孤及  
相與悼梁木之既壞慮陵谷之當遷後之人  
禮應真之塔婆昧應真之德行故刻石于武  
林山東峯之陽也幽五一家富貨殖既而削髮推  
千金之產悉讓諸孤昆弟所取者惟納衣錫  
杖自爾叩維揚法慎師學相部律造乎微而  
臻乎極友善者慧疑明幽靈祐會稽曇一晉  
陵義宣同門三益作者七人也一咳唾塵境

繼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下初舍于會稽山南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第一義諦或遊慶雲寺復居餘杭宜豐寺寺鄰生丹山門對佳境罔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次日浮囊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真諦此一之了語也每禪誦之際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與舍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必能綴之無愧古人循循善誘門弟子受教若良田之納膏雨焉一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

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鳴漸為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詠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之以脩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藥焉一居寺高隅初無井泉一旦呀然而涌噴金沙之溜于庭之左右挹之彌清澗之無竭四五蓋精至之感矣詩行于世有三選其尤者入間氣集焉

唐吳郡東虎丘寺齊翰傳

釋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

歲從父至山寺蹈高靜無塵之躅惻然有宿命之知固請捨家至天寶八載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躋五分壇納形俱戒移名開元大曆中轉隸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從命也翰道性淵默外則澹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簧之士哉額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今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絕誠之所致也即以其年

終于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翰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允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唐潤州招隱寺朗然傳

釋朗然俗姓魏世襲冠冕其先隨東晉南渡則為南徐人也開元中入道受業於丹陽開元寺齊大師天寶初受具于杭州華嚴寺光律師後徙靈隱寺依遠律師通四分律鈔重

稟越州曇一律師精研律部講訓生徒四遠  
響應肅宗至德二年恩命舉移錄名於慈和  
寺上元中刺史韋儼又請為招隱統領大德  
即以其年講授之暇著古今決十卷解釋四  
分律鈔數十萬言繁雜義例條貫甚明大行  
於世觀其先列古人之義有所不安則判斷  
之故號決也決中自序初依天竺威律師學  
習復從遠一二師也凡戒壇則二十六登皆  
為壇席之主律鈔凡二十八過講有饋遺者  
隨豐薄受而轉施悲信二田凡於教理披文

究義皆言宿習之力也執持戒檢斯須不違  
大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滅時  
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五越十三年春辛酉建  
塔于山西原縑麻之徒泣血千計高行弟子  
清浩擇言等請益弟子御史中丞洪府觀察  
使韋儼吏部員外李華潤州刺史韓賁湖州  
刺史韋損御史大夫劉暹潤州刺史樊冕皆  
歸心奉信屯田員外郎柳識為碑頌焉  
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

釋大義字元貞俗姓徐氏會稽蕭山人也以

天授二年五月五日特蒙神異生而秀朗七  
歲父訓之以經典日可誦數千言年十二請  
詣山陰靈隱寺求師因習內法開卷必通人  
咸歎之屬中宗正位恩制度人都督胡元禮  
考試經義格中第一削染配昭玄寺自茲聽  
習旁瞻玄儒由五開元初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  
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  
遊長安深公已亡乃摳衣法華寺玄儼律師  
其後邁出倫儼云于今傳法非子而誰及稱  
心本寺超律師請為寺任開元中喪親誓入

天台佛隴轉藏經答勛勞也天寶中遂築北  
塢之室即支遁沃州之地也初夢二梵僧曰  
汝居此與二十日至寶應初復夢曰本期二  
十日今滿矣魔賊將至不冝更處無何海賊  
袁晁竊據剡邑至于丹丘義因與大禹寺迥  
律師同詣左谿朗禪師所學止觀而多精達  
前後朝貴歸心者相國杜鴻漸尚書薛兼訓  
中丞獨孤峻洛州刺史徐嶠次徐浩皆宗人  
也以大曆己未歲五月終于本院春秋八十  
九僧臘六十三殯于寺之北塢舊居因造塔



焉義前後戒壇計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萬餘人終時室中聞天樂聲驗乎生誦法華經大涅槃經小大乘戒本以為口業德行非歸兜率不往淨土未可議其生處也

唐常州興寧寺義宣傳

釋義宣者晉陵人也宿植利根脩然出俗不煩師訓砥礪厥心納法後孜孜律科時無虛度玄儒旁綜長在篇章卒問捷給而稟延陵恭讓之風雅得毗尼之體初揚州法慎傳于舊章淮向之間推為碩匠天寶初宣斂衽推

夜諮詢彌久輩流率服慎且歎賞曰可畏乎宣講終南事鈔請業于周律師之庭考覈尤精乃著折中記六卷以解之蓋慷融濟蕞勝諸師有所紕謬故也使是非各盡其分人免據宗而阿比從此立稱耳毗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慧德義是歟時於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慶雲靈一同門為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慎門復出三一焉江表資為美談宣天寶末盛行化導因究其終

系曰夫名以制義所出無窮奈何師資踵武

而犯教祖之諱乎道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也或曰滕齊不敵俱書侯乃曰不嫌同號號與名豈得例諸通曰號大不嫌名小豈嫌乎矧以義宣始為名者安知弟子成事於南山之門邪然出家者必也無妨一則姓既以華從梵咸稱釋氏一則西域無諱此合從旃且諱者周人以事鬼神夏商無諱明矣況乎宣師已生兜率小為天人大為菩薩豈宜以鬼神事之致令唐初高德勝士往往止存一字名職由諱之極矣屬人修撰乃闕文也乃知

真諦無諱俗諦聞似則懼或曰今沙門姓既為釋名復不諱言我不隨俗諦云何對君主稱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對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齊帝問王儉遂令對見稱名自漢至唐肅宗朝始見稱臣由此泐而不革良以沙門德薄日就衰微一往無復矣又以法委國王誠難改作王謂為是措定莫移故佛言雖非我制諸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也唐蘇州開元寺辯秀傳釋辯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

秀幼孤諸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  
植緣深心田欲稔因請伯氏出家長行哀而  
捨旃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  
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  
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至  
德中舉高行諒名於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  
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  
秀應其數也頃年於淨土一門不愆于念嘗  
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逢  
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邪夫出言即性發意

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正念乎秀  
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樞正持僧綱自  
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  
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  
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疎朝華正敷而遽  
萎瘁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  
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清會偕遶梅檀之香  
樹也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棲筠虢州刺史李  
紆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  
交雲畫為碑頌焉

唐京師安國寺如淨傳

釋如淨不詳何許人也甫叅法位當納戒津明練毗尼砥礪名節時恒講勗徒侶雲屯辭筆偕長博達儒典先是關中行智首律師四分律疏魏郡法礪律師著疏別行爾時關輔

曲五

八

河北各競宗派微似參辰隋末唐初道宣律師以首大疏為本造刪補律鈔三卷稍為會要行事逗機貞觀已來三輔江淮岷蜀多傳唱之次裝三藏弟子懷素者先習鈔宗後委棄宣礪之學於咸亨年中別述開四分律記

後號新章歟至代宗大曆中新章舊疏互相長短十三年勅集三宗律匠重定二家隆殺時淨推為宗主語在圓照傳至建中二年奏二疏並行淨之力也蓋以國相元公載篤重素公崇其律教乃命淨為新疏主作傳焉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傳

慧觀

釋鑑源者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道必芻表率何莫由斯後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篋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

其山寺越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  
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  
冀公竄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  
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  
兼紅光可千尺餘冀公蹙然作禮歎未曾有  
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  
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  
如日橫布玻黎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  
文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  
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  
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  
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  
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  
墳側韋南康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  
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挹之鑪在寺  
門矣白中令敏中覩瑞興立此寺大中八年  
改額曰開照源律師道化與地俱靈哉弟子  
傳講東川所宗也

唐吳郡雙林寺志鴻傳

第一五〇册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也少出俗于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削染受具訖往茂苑親道恒師盛集研覈精微時曇清省躬互相切磋卒成洪緒然慊先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否臧無唯捕蟬忘後補袞不完囊括大慈靈峯已下四十餘師記鈔之玄勒成二十卷號搜玄錄大曆中華嚴疏主澄觀披尋乃為序冠于首然其解判一無所長其如科節繁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勅署為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其字

而已今雙林累遭兵革加以水潦碑碣失蹤闕於言行也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為美事矣  
唐京兆安國寺乘如傳  
釋乘如未詳氏族精研律部頗善講宣緇準緇徒罔不循則代宗朝翻經如預十五其任應左右街臨壇度人弟子千數先是五眾身亡衣資什具悉入官庫然歷累朝曷由釐革如乃援引諸律出家比丘生隨得利死利歸僧言其來往本無物也比丘貪畜自茲而褚者職

由於此今若歸官例同籍沒前世遺事闕人  
舉揚今屬文明乞循律法斷其輕重大曆二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敕下今後僧亡物隨入  
僧仍班告中書門牒天下宜依如之律匠非  
止訓二衆而已抑亦奮內衆之遺事立功不  
朽如公是乎終西明安國二寺上座有文集  
三卷圓照鳩聚疏布焉  
唐襄州辯覺寺清江傳  
釋清江會稽人也不詳氏族幼悟幻泡身拘  
羈鞅因入精舍便戀空門父母沮勸建乎難

拔禮曇一律主爲親教師諷誦經法寓目俱  
通長者品量之曰釋門千里駒也於浙陽天  
竺戒壇求法與同學清源從守直和尚下爲  
弟子還聽習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鈔間歲精  
義入神舉皆通暢而善篇章儒家筆語體高  
辭典又擅一隅之美時少倫儗其褊燥之性  
不與人類嘗於一公少因不足亦有捨和尚  
之譏由是遊方服勤凡云律筵無不預者自  
貢己曰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師者還會稽  
一公猶老當其僧大集時擊木唱某再投和

尚攝受時一公詬罵江而淚而懺悔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苟不許收則越人不可以強售章甫也一公憫其數四求哀乃曰為汝舍垢遂為師資如初江有禪觀之學大曆八年於汝濱遇忠國師因

弟子說自忠曰此律師是和尚鄉人乃欣然相會尋往南陽再謁國師密傳心要焉

系曰江嘗為七夕詩或謂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詩人興詠用意不倫慧休怨別陸機牽牛星屈原湘夫人豈為色邪皆當時寓言興

類而已若然者言火則焚口說食則療飢也矣江之捨師後乃揚師之美反權合道也實為此詩警世無常引令入佛智焉其故何也詳江遇忠國師大明玄理無以域中小乘法拘之哉

唐會稽雲門寺靈澈傳

釋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詠性情尤見所長居越谿雲門寺成立之歲為文之譽襲遠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闡闡焉故秘書郎嚴維劉隋州長卿前殿中



侍御史皇甫曾觀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  
和名散四陬澈遊吳興與杼山畫師一見爲  
林下之遊互相擊節畫與書上包佶中丞盛  
標揀其警句最所重者歸湘南作則有山邊  
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  
邊去十五唯有湖水無行路句此僧諸作皆妙獨  
此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硯伏冀中丞高鑒  
深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  
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請視聽亦昭愚老僧不  
達時也然澈公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

空慧無慙安遠復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  
緇流所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  
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其爲同曹所重  
也如此畫又賣詩附澈去見佶禮遇非輕又  
權德輿聞澈之譽書問畫公迴簡極筆稱之  
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  
謂一代勝士與抗標雪畫分鼎足矣不測其  
終  
唐揚州慧照寺省躬傳  
釋省躬睦州桐廬人也爲童強識耆宿呼語

怪其志大而言高每厭樊籠忽投聖德寺慕道從師勅恩得度性靈天發於毗尼道學如温習復擇名師得姓蘇開元道恒師恒曰甚矣吾得躬也門人日益親及乎探賸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手論互指為迷者必請見躬為其判之坐分曲直諺曰義盡省躬言到躬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扞禦師門也若此恒曰自吾有躬也惡言不聞矣躬避席葉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采扶桑以啖蠶蠶所患者未能嘔繁絲以報主耳恒曰視子

曲三

十三

吐園客五色絲可供黼黻之資言大謙矣晚赴維揚之召廣訓徒焉然其滿口雌黃品藻否臧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分輕重物儀別行泐襲十三章門條例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頗為要用躬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以其曾化邪溝故呼淮南記主自號清冷山沙門焉

唐吳郡包山神皓傳

亮

釋神皓字恒慶姓徐氏八代祖攜齊竟陵王

西邨學士子陵梁尚書左僕射其文與庚子  
山齊名迨陳國亡因佐吳邑遂家姑蘇皓乃  
為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幼負脫俗  
之姿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  
年降版詔精擇真行一州許度三人皓居薦  
首因緣僧籍于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興  
大師次通律鈔於曇一後士講律鈔五昇壇  
場遂乘舟歸包山使野叟誅茅山童掃石道  
遙棲息旋增修屋宇乾元元祀有詔天下二  
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

元寺欲果其願且懼簡書遂僣俛從命奉戒  
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浣服道弟  
子禮部侍郎劉太真前大理評事張象欽風  
弟子前廉使亞相李棲筠請綱任海隅一邑  
緇伍三變至于道末年工於圓宗別置西方  
法社誦法華經四五九千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  
元寺遇疾至十二月顧囑弟子維亮曰我棄  
世後可歸洞庭故山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瑠  
璃色天星實如雨西方兆朕密現于前春秋  
七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有文有道獨

步當時執師之喪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俊道濟道稜維讓維誠皆一時英邁雲書為墳塔碑頌美云

唐京師安國寺藏用傳

釋藏用不詳何許人也從其拔俗依棲嵩山空公為師及乎年當應法即於汾川炬律師所受上品形俱法登詣洛中業公講肆研覈律文循其奧妙無所不臻洎聞有禪觀之學遂登廬陟霍涉漢泛湘望雙峯之叢林又歸開法京輦道既精粹訓且均敷藹然為物楷

模嚮風宗重當建中中已全三十許臘尋應詔充臨壇首席相繼度弟子越多及居東城化塔乃代宗之邸第也推用主其綱任苾芻至息慈皆遵畏愛焉席熊延客揮塵開談指衡山石也有以識前身傳曹谿鉢也有以知後際是以門多長者之轍室滿度人之籌益由五十五物良深坐鎮雅俗貞元中左司正郎王銷南臺崔公繼和之如是數公將議標題兵部正郎程浩作都序職方正郎知制誥吳通微書之四年戊辰歲也用公長於律學急護任待

爲上都之表則也

唐湖州八聖道寺真乘傳

釋真乘姓沈氏德清人也厥父玄望孝廉舉  
調兗州司馬母氏姓乘有神光異氣之祥識  
者言沈氏必大其閥閱暨誕生也瓌偉長與  
宗族諸子雜處若群草中之琪樹焉總帥之  
後司馬以文學喻之令修官業且愀然如有  
不得已之色居處翫戲則以佛像斑布父觀  
其宿習果請出家屬顏魯公許試經得度時  
已暗誦五百紙比令口諷一無差跌大見褒

異落髮配住八聖道寺得戒後於通玄寺常  
進師所綜習毗尼進公見其俊邁也誠同門  
曰乘雖少齡不可以伯仲齒之後西上京師  
雲華寺學法華天台疏義大著聲望又章信  
寺衆僧辟其講發醉千日者一聽而自醒迷  
終身者暫聞而永悟經宗律柄兼講無虧籍  
甚緇行烜赫京邑貞元十一年功德使梁大  
夫以德宗亟幸安國寺奏乘移繇以備應對  
充供奉大德數焉時本師無滯亦以道業實  
蒙恩渥奏舉乘爲國祈福無滯忽夢乘捧一

白蓮華南去無何乘果疾乞歸田間勅允既還鄉里本郡守李公錡田公敦浙東率薛公戒或踵門而勸登法座或馳簡而延莅戒壇乘迫以法緣悉所勉強以是八為律學座主四為臨壇正員凡訓授度人或巾屨結緣一無所受遊五臺山禮文殊聖容所見瑞相不由五可勝言後在護國寺禮佛名經一百周懺法之餘撰法華經解疏記十卷以元和十五年冬十月示疾而終于本寺乘精于律法長於演說以長慶二年十月十三日焚身于韶村

西隅遵遺命也萬年縣尉王甄為碑述德焉唐杭州靈隱山道標傳釋道標富陽人也俗姓秦氏其遠祖與嬴同姓世為汧隴大族及晉東渡衣冠隨之後為杭人也其高曾至王父皆泐以儒素不甘為吏故州里尊奉之標生則孤明長而深趣老而堅固蓋良善之因有自來矣年七歲時神清氣茂不雜凡童倏有大沙門手摩其頂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苟能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乘雲霓薄天漢吾

不可得而知也父允其請遂為靈隱山白雲  
峯海和尚弟子妙高之上唯日月是麗娑竭  
之宮固雲雷斯蓄至德二年詔白衣通佛經  
七百紙者命為比丘標首中其選即日得度  
蒙配天竺寺焉永泰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顓  
律師登以護戒嚴謹為時所推毗奈多羅之  
言罔不該貫凡度人戒計六壇為眾糾繩經  
一十二載置田畝歲收萬斛置無盡財與眾  
共之貞元中以寺務克豐我且宴息乃擇高  
爽得西嶺之下葺茅為堂不干人事用養浩

曲五

十七

氣為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健比之  
潘劉當時吳興有畫會稽有靈澈相與誦唱  
述作笙簧故人諺云雪之畫能清秀越之澈  
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華  
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  
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書云重  
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誇耀又景  
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  
為地標推能歸美為德標居閑趣寂為道標  
名實兩全品藻斯當爾後聲價軼於公卿間

故與之深者有相國李公吉甫大司空嚴公  
綬右僕射韓公臯禮部侍郎呂公渭滑毫節  
制盧公群襄陽節制益公簡同州刺史李公  
敷鳳翔尹孫公濤浙東廉使賈公全中書舍  
人白公居易隋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郎  
丘公丹外郎裴樞秘閣嚴維小諫朱放越廉  
問薛戎夕拜盧元輔常州釋元浩潤州釋南  
容金華釋乾輔吳門釋光嚴上都釋智崇等  
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萬境在空驅之為射  
御五峯滿眼立之為疆場文雄而再鼓不衰

神王而一戰自勝者也以長慶三年示有微  
疾六月七日歸滅于所居蘭若至冬十月三  
日葬于舊山春秋八十有四法臘五十八弟  
子如玢如玢行儉省言常儉智猷日超等皆  
得師之法做仰不違空圍遠於梅檀恨滿盈  
於石室至今杭民謂之西嶺和尚矣開成五  
年中鄭素卿錄德行刊碑頌立于天竺山之  
東墟存焉  
唐衡嶽寺曇清傳  
釋曇清未詳何許人也幼持邊幅罔或迷方



以謹昏叟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院道恒  
宗師法會與省躬猶滕薛之前後也旋留南  
嶽化徒適會元和中閩州龍興寺結界時義  
嵩講素新疏傑出輩流因云僧祇律云齊七  
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準此四  
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約令作法  
界上僧須盡集時清遂廣徵難如是往返經  
州涉省下兩街新舊章南山三宗共定奪嵩  
公虧理時故相令孤楚猶為禮部外郎判轉  
牒據兩街傳律斷曇清義為正天下聲唱勇

執紀綱清能干城矣後著記號顯宗焉

系曰清公南山宗崛起別峯人咸景仰與嵩  
悟二公遇于必爭之地清果得雋矧夫閭苑  
也僻用律文三隅不反既成圖狀學者流傳  
致其嵩公如填海底至大中中玄暢公荐加

褒貶貶嵩又轉沈尾閭中矣

唐京師西明寺圓照傳

言利

釋圓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也年方十歲篤  
願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雲亦一方匠手四部  
歸心照當應法乃受近圓謹愿執持如懷寶

器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  
涅槃中觀華嚴新經或深入堂皇或略從染  
指仍旁求於儒墨兼擅美於風騷律藏珠珍  
專探日用後則霜壇秉法鴈序度人泊乎開  
元年中勅選名德僧叅其譯務照始預焉至  
代宗大曆十二年承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  
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蓋以  
二宗俱盛兩壯必爭被擒翻利於漁人互擊  
定傷於師足既頰言競多達帝聰有勅令將  
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時照等序奏云按四

分律部主梵云曇無德秦言法藏自姚秦弘  
始五年壬寅歲罽賓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覺  
明諷出梵文沙門竺佛念聽而筆受成四十  
五卷至十一年歲次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  
將梵本來於長安中寺重讎校殆十四年辛  
亥譯畢沙門慧辯等筆受成六十二卷後有  
魏朝道覆律師於法聰講下纂成疏六卷北  
齊慧光律師造疏二本次道雲律師修疏九  
卷次道暉撰疏七卷隋朝法願裁疏十卷自  
唐平一天下也四方昌阜三寶增明有智首

律師述疏二十一卷次慧滿律師造疏二十卷事各一時流通絕矣當武德元年戊寅歲有相州日光寺法礪律師製疏至九年丙戌歲成十卷宗依成實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宗天皇大帝咸亨元年歲在庚午有西太原寺懷素律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是也至我皇帝受佛付囑欽尚釋門信重大乘遵承密教見兩疏傳授各擅顯門學者如林孰見殊異數興諍論聖慈愍念務息其源

由五

二十

使水乳無乖一味和合時遣內給事李憲誠宣勅勾當京城諸寺觀功德使鎮軍大將軍劉崇訓宣勅云四分律舊疏新疏宜令臨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寺律院僉定一本流行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俱集安國寺遣中官趙鳳詮勅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齋食并果實解齋粥一事已上應副即於安國寺供僧慧徹如淨等十四人併一供送充九十日齋食用茶二十五弗藤紙筆墨充大德如淨等僉定律疏用兼問諸大德各得好在

否又勅安國寺三綱僉定律疏院一切僧俗  
輒不得入違者錄名奏來云其時天長寺曇  
邃淨住寺崇敎西明寺道邃興泚本寺寶意  
神朗智釗超儕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  
龍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  
奉表謝答詔云師等道著依經功超由王自覺承十一  
雪宮之旨奧為火宅之涼颺四分律儀三乘  
肩鍵須歸總會永息多門一國三公誰執其  
咎初機眩曜迷復孔多爰命有司俾供資費  
所煩筆削竚見裁成所謝知悉其日品官楊

崇一宣勅薦福温國兩寺三綱與淨土院檢  
校僧等嚴飾道場命僧行道用五十四人起  
今月一日轉經禮佛六時行道至來年二月  
一日散其設齋食料一事已上令所司祇供  
宜各精誠問師等好在及解道場中官李憲  
誠宣勅語温國寺轉念道場四分律臨壇大  
德等釋門三學以心印相傳無上菩提以戒  
法為根本道場畢日即宜赴大安國寺指定  
律疏十道流行至二月八日勅檢校道場大  
德曇邃飛錫等道場定取十日散設齋外各

賜絹帛其十四人律師並令赴安國寺修疏  
程才品用各得其宜衆推如淨慧徹同筆削  
潤色圓照筆受正字寶意纂文僉定超儕筆  
受其崇敬已下九人證義共議篇題云勅僉  
定四分律疏卷第一京城臨壇大德某等奉  
詔定以此為題也照為首唱諸公和之其間  
厥義非長若農夫之去草其義合理猶海客  
之采珠可謂名解毗尼不看他面俄屬德宗  
即位改元建中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勅  
圓照依國子學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

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仍  
乞新舊兩疏許以並行從學者所好勅且依  
照務其搜集專彼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  
法師傳十卷集景雲先天開元天寶誥制三  
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三藏  
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  
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僉定律疏一行  
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紀三  
卷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二卷三教  
法王存没年代本記三卷上卷明佛中道下

儒也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再修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身利益人天成正覺記一卷判方等道場欲受近圓沙彌懺悔滅罪辨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年代傳授人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大德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二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照自序云伏以開元十八年歲在庚午沙門智昇修

撰釋教錄洎乎甲戌經六十五年中間三藏翻經藏內並無收管恐年代寤遠人疑偽經又先聖大曆七年許編入制文猶在時帝勅宜依至今江表多集此集中經而施用焉照於律道頗有功多肅代二朝尤爲傑立累朝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後終于別院春秋八十二法臘五十八云

系曰刊正二宗會歸一見庶幾知有定分不橫馳求何以諸師却請雙行不其惑歟通曰

是此舉也則元載所請帝乃曰俞究其始因  
乃新章也挾力輪摧相部獨存於我專利於  
人亦猶紀昌俄遇飛衛併其箭術成我材官  
御大輅而廢其椎輪得火生而焚其木母竊  
量諸德微憤不平故奏雙行同不僉定則何

異乎眼頭生目匪成三點之伊必須聲後知  
音方驗一夔之足因排法礪三本生焉舊有  
南山四家出矣又如東漢季也滅一跋扈生  
四強臣初止政出一門未云賂歸四貴若然  
者駢拇懸瘤雖多無用然則吾善用多矣大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集經云如是諸見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  
依之修行皆得解脫此通方之大解也哉

宋高僧傳卷第十五

音釋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四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三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一

京師章信寺道澄傳二

鐘陵龍興寺清徹三

撫州景雲寺上恒傳四

錢塘永福寺慧林傳五

江州興果寺神湊傳六

京兆聖壽寺慧靈傳七

具郡破山寺常達傳八

越州開元寺丹甫傳九

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十

天台國清寺文舉傳十一

會稽開元寺允文傳十二

京兆西明寺慧則傳十三 元表

梁具郡破山興福寺彥偁傳十四 寺開

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十五

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十六

東京相國寺貞峻傳十七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十八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十九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

釋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倏惡黃

血冥然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

宗黨怪焉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若

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身為限字不重問義

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髮諱本州大

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荊州玉泉

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

義頒律師法門具瞻師資表率遂伏膺請業

有疑必決無義不通厠于二宗推為上首天

寶十四載玄宗以北方人也稟剛氣多訛風

列刹之中餘習騎射有教無類何可止息詔

以才為教誠臨壇度八至德初肅宗即位是

邦也宰臣杜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

管内教授大德俾其訓勵革檢狃之風循毗

尼之道復命為國建法華道場及駕迴既復

兩京累降璽書未塗尤於大乘頓教留心永

泰二年賊臣僕固懷恩外招誘蕃戎內顛金

華才勸勉毳裘不誅華族大曆三載追入充  
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國常公素仰才名與  
護戒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  
暮冬八日垂誠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  
春秋五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於寺內西  
北隅先是有邑子石顯從役于城上其夜未  
渠聞管絃之聲自西至乃天樂也異香從空  
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安而旋于塞  
上既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皆才  
之敦勸矣勅謚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追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為  
碑頌德云

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  
而奇表輒惡葷肴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

禪僧摩頂與立名曰道澄餅錫常隨冥合律

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後習聽南山律於諸  
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寺不恒或奉  
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為切建中  
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

第一五〇册

語之其虎搖尾禰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贍賚隆洽所受而迴施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勅為妃主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勅賜號曰大圓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終于此寺焉

唐鐘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

即無常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間與深該理致而鐘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

遂富贍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  
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誚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恒傳

釋上恒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  
學之年發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  
教誦佛典日計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  
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  
緣于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序南山事鈔  
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廬阜  
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褒興果神湊建昌慧

繼遊也墳荒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  
姜相國公輔顏魯公真卿楊憑韋丹四君友  
善提振禁防故講四分律而遷善滅罪者無  
央數衆坐甘露壇二十許年十有八會救拔  
群生剗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餘人  
元和十年微云年念十月己亥化于廬山東  
林寺歸全身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  
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栢太原白居易為  
石塔銘云  
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壯齡受業于靈隱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曲六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

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郾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

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碼碯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奇秀壯角出塵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叅鐘陵大寂禪師然則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居東

林寺即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蓮池在焉既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務湊羸瘠視之頽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願進藥元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大附鴈門墳左若僧詮葬近大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過無畏鼓故登壇秉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泉麻坐薦蒿粟藉由茲檀施臻集于躬即迴入

常住無盡財中與衆共之每夜捧鑪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爲典于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杜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法戒品方圓銳意毗尼探頤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七年宣宗幸莊嚴寺

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勅補靈爲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廢總持寺乃下勅曰朕以政閑賞景幸于莊嚴其寺複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池世六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邸之時遊此伽藍覩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忍草隨荒香徑蕪侵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



日令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  
爲綱任崇聖寺賜紫教川充寺主福壽寺臨  
壇大德賜紫玄暢充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  
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黎華蜜其色白其  
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究其靈  
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叅譯證義則可年百  
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賁乃春秋夏臘無理  
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  
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  
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  
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叅禪詣于宗極俄屬  
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  
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  
荐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  
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纈室唯蒙薜蘿四衆  
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  
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遨洞牧或

第一五〇册

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  
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  
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  
衆於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  
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  
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  
傳朗奉靈柩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  
墳起塔穎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  
輯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警達言必剛  
直講授唯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  
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玄金之就磁石焉本  
習業於亘文律師法集文即省躬之游夏也  
甫即躬之嗣孫順正命章幹通秘蹟越自曇  
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于前烈  
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于大律之  
間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  
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著手記尋且  
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為  
櫻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泐句誦通法  
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即大  
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

曲六

九

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  
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預臨  
壇之選尋充依止兼眾推為寺綱管恒施二  
眾歸戒行佩澆囊器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  
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

告弟子清澹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  
而逝時眾晝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觀異  
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  
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  
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  
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  
沐之重華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  
日也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  
表弟子玄杲杲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啓重修  
靈光一寺為兵革殘毀之後也杲公啓公後

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墮息慈貞元三年初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次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繩準

其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爲國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鎮侯伯差人送供事旣無礙黑白二衆無遠不屆人纔填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蘊咨謀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闕告之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幼清立塔于寺之西峯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又爲碑頌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  
輿九歲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  
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遠之士  
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  
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臺而作師子  
吼或訶謂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得大  
此子將來未易則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  
安陀會相次褰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  
和尚邊獲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即就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  
四周既扣義門必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  
微大和五年為思定省忽歎歸歟既返故鄉  
淹時寢疾未遑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大  
涅槃經蔚為勝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  
且露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  
眾藉清芬甄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為  
嚴毅常訓之曰夫苾芻行非家法具足別解  
脫律儀眾同分是其自性於其形色精進故  
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不然則

第一五〇册

弟子既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橫  
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  
專以涅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  
披縫掖之夜夜著縵條之服罔虧僧行唯迨  
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錄名  
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耆舊命講律乘  
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年  
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享年七  
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于  
石竒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

座學徒畏憚音鳴之際人皆披靡乃戒威德  
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疏二  
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爲人也貌古而脩  
長銳頂而黥黑執持密緻振鷲在庭未足方  
其潔也然亦獵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  
方墳銘藏于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  
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  
肅思寂命名德虛受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  
曾禮文真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  
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

元表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  
義總翫儒經善種發萌條然厭俗以大中七  
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  
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  
席西六覆講當年勅補備貞大德咸通三年就崇  
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  
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  
廣明元年巢寇犯關關中倣擾出華州下邽  
避亂中和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

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  
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  
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  
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  
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于鄞山之岡八戒弟  
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撝謙  
推人爲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  
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  
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徧清苦執持近  
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

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  
 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  
 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  
 中神都版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  
 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趨集表義理縱橫善  
 其談說每揮塵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閣黎著  
 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齊間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津錫  
 銖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扣擊繼宗記

主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  
 風孔扇號為毗尼窟宅焉先是海隅巫咸氏  
 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坵垣  
 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哮吼  
 不止偁憫之忙係鞵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  
 子輩扶過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  
 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舐矢鏃血顧偁而瞑  
 目焉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偁告其箭  
 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  
 齋召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搭



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閣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群防護正念時少雙偶傳南山律鈔極成不看他面。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頌召供施四遠宗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長戶不施關及臨壇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亡于覆釜之畔聞見驚歎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

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于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睡魔相撓禮念其昏濁作鐵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遊天台乃十四挂錫于平田精舍後推為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愠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眾曰波羅提木又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猱之脫鑠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誠眾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

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為祈禱禮曰但焚香於  
真君堂真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  
官受任為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  
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  
皆塑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  
為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呪曰上  
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雨霏三日而止  
又僧厨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中為材  
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徒具器以  
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什其樹取用足焉其

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  
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場擅施優渥迴施眾  
僧身唯一布納通夜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  
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入滅春秋七  
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如六

十五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  
公門後慕守言闍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  
嚴毅寡與人交狷急自持多事凌輔形器惡  
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獎訓初學時有江

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  
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  
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為乳焉著記  
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  
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  
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  
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  
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  
釋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

之襲孫今滎陽有張果里其墳楸擗存焉峻  
風度寬裕髫齡不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  
莫我知雖二親褰衣昆弟截路終弗能沮之  
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機駿發乍觀  
可驚雖背碑覆碁彼不足多也未幾諷徹淨  
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  
有脚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  
為僧形即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  
行至十八升論座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  
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

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當大順二年灾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為煨燼時寺眾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

四六

十六

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于寺莊柎慧雲禪師塔焉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温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

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  
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  
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  
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耶古德妄相穿鑿  
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  
錄由六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  
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  
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  
王錢氏季弟鏵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為愚僧  
所誣塑釋而不問徒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

千佛伽藍召為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  
焉四方學者騁駑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於易  
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未文  
甚備常為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  
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既遂所懷唯嘯傲  
山房以吟詠為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  
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  
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困憊每睡見有一人  
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纒焉意似相伴纔  
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還如故親

向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  
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雜  
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  
四十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於  
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  
謂高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在  
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具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偕  
賁丘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臊

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鄰落咸驚洎  
當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  
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  
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  
劬勞其父默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  
明為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  
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  
是否旁有聞者竒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  
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獨能輒入毗奈  
耶窟穴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

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衆矣晉高祖聞而  
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真  
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  
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爲新章律  
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  
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  
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  
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甃塔緘藏之  
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記焉  
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

宗礪素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  
也豈無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  
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天  
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于大千化境  
斯寬法門必衆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也慧  
也此三爲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爲門通其  
涅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  
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  
由斯道也故論云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  
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非由

惡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之名辟支戒完則引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衆戒堅招感人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所推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効克

取究盡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效無與比矧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許俗傳故曰曲授秘方賜諸內衆事有懸合物宜象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嘻嘻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大則三聚惑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為有順違乃生持犯由是繁



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初唯水乳  
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之  
分不類夢氎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刻浮  
樹高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  
於孟津迨夫大教東傳梵書西至甘露本天  
人之食漢土爭嘗金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  
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漢靈帝建寧三  
年初翻義決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即曹魏  
法時三藏遊于許洛覩魏土僧無律範於嘉  
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

曲六

三十一

也自爾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  
兩施迦葉遺部戒本獨來婆羅富羅聞名而  
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賈歸諸師判注云是  
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載五宗也今著傳家  
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卷文  
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謂諸部文多二  
不僧祇卷略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  
本傳此方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  
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  
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序有支法

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  
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即知異同如衆  
學戒初題云尸又屬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  
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又迦羅尼如破伊羅葉  
即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  
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為六十不  
其太相懸謬矣若斯二譯皂白已分復次元  
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乎行  
事即依諸律為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  
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於

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  
成義疏權輿既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  
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  
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  
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  
照大師勝響三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  
優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為繩僣糾謬以護持  
教法為己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  
言行事者以南山為司南矣丁乎大曆新舊  
疏家互相短長勅集三宗律師重加定奪時

如淨為宗主判定二家當建中中始言楷正  
號僉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於秉  
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尚異至若成公  
演化靈臺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儔百工之  
巧文網道岸自北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  
道流具會實賴伊人淨公作評家之師源尚  
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之物或成圖證  
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衆迷鋒芒  
之義記出豕亥之疑文或擘帖紛拏或整齊  
翻語若匪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

運之中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  
唯長道假人揚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  
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更沒大小乘之交惡  
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七聚威儀既  
缺生善全虧謂律為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  
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  
馬遂令教法日見凌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  
年齡減少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  
多敗子脫或翻惡歸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  
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臣之外護必法教

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五考終命  
 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壽  
 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轉還丹之手勸  
 人服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  
 凡制一戒獲其十利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

耳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音釋

峴戶願切 嶽山名 獫狁獫虎獫狁 儋儋州 攝攝摩訶 嬪嬪婦 璽璽書  
 印印者 顯顯赫 儋儋州 攝攝摩訶 嬪嬪婦 璽璽書  
 頃頃刻 窳窳劣 藁藁草 結結實 髮髮毛 道道途  
 也也 綰綰髮 泉泉源 子子孫 藁藁草 結結實 髮髮毛 道道途  
 也也 逃逃遁 邽邽地 擣擣碎 舐舐舌 獯獯鬻 道道途  
 也也 拾拾遺 衲衲衣 剽剽竊 鏌鏌割 齧齧食 鏌鏌割  
 當當也 不不也 相相也 悅悅樂 僂僂身 齧齧食 齧齧食 齧齧食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曲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一

京北大興善寺復禮傳二

京兆魏國寺惠立傳三

周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四

唐江陵府法明傳五

潤州石圻山神悟傳六

金陵鐘山元崇傳七

瑠禪師

京北大安國寺利涉傳八

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九

朗州藥山唯儼傳十

京師章信寺崇惠傳十一

洛陽同德寺無名傳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傳十三

杭州千頃山楚南傳十四

南嶽七寶臺寺玄恭傳十五

京兆福壽寺玄暢傳十六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唯勁傳十七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十八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揆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即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固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朝纔發今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

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勅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師上雍州牧沛

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鱗所謂  
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  
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  
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  
地婆訶羅實又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  
皆勅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  
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  
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答之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賓主酬答剖析  
稽疑文出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答對堅  
陣難摧亦播曳而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  
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於餘則難在禮殊  
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實謂爲矛  
盾故行吊伐之師如小偏禪須請軍門之命  
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鳧  
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遵  
覺路長悟迷源藝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  
事斯語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

第一五〇册

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為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看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為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為幽人焉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昭仁寺此寺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今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



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悰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箋是也立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搢以啓之將出乃即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

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示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

釋玄嶷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其明哲出類逸群號杜又鍊師方登極錄為洛都大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

道術之流推為綱領天后心崇大法揚闡釋  
宗又悟其食蓼非甘却行遠舍願反初服嚮  
佛而歸遂懇求剃落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  
尋為寺都焉則知在草為英在禽為雄信有  
之矣續叅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  
憑或問之曰子何信佛邪山七疑曰生死五臧疾宜  
早圖之無令臨衢整轡中流圻柁乎有若環  
車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盡也乃造  
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施設主客  
問答極為省要焉疑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  
書弗地之譏又猶秉燭宵征便匪如人入關  
歷聞玄疑曾寄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  
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之已納一城之款矣  
由是觀之脫有遙逆之者則曰吾當說汝真  
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群書辯  
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  
達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

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餽觚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檀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

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世七化胡經及諸記六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

宗朕志款還溥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秘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曠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復水而說涅槃曾無典

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設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蔽之設或凝神杼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道士無言

觀夫明之垂問義合兩意正爲化胡成佛旁  
疊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經是  
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鳧又若一發兩縱之  
謂歟

### 唐潤州石圯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  
版蕩遷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  
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各心補行  
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光律師請耆域之方  
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一日理懺二

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於善  
提像前秉不屈之心藝難捐之指于時有異  
光如月朧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  
以動天地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  
戒身始披緇八年舉尤異行名繇于寺逮其  
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  
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  
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  
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圯達分仙  
徑諸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

山神現形謂悟曰弟子即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為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第七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不逞之徒疑

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跌坐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閏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累累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

瑤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薈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即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芙蓉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夷簡時

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卧雲師範  
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  
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遊  
心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異焉採訪使潤  
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  
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sup>中</sup>年因從瓦官  
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璿  
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  
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  
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

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彛倫有叙時衆是瞻  
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徧  
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  
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  
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  
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  
朝賢國寶或在邁軸起居蕭舍人所與右丞  
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  
彌日鈞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  
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

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  
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為翛然不  
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  
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鐘  
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  
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  
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  
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  
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頌告辭懇苦衆  
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

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檀雲構丹牖日  
新蓋存乎無為無所不為者也功成身退安  
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  
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  
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  
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于攝山  
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斲遵遺誥也崇  
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即之生畏意  
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龍象生此歧嶷享齡  
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于



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羅門之種  
姓夙齡疆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  
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  
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旣而群經衆論鑿竅通  
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  
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  
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  
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

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  
心有潁陽人韋玎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  
文學遷大理評事秘校見涉講筵帛堆積  
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  
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百  
人都集內殿韋玎先陟高座挫葉靜能及空  
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  
之焚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  
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玎曰姓韋涉將

韋字為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  
為何故今朝得有為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  
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  
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玳是庶人宗族敢爾輕  
憊朕玄元祖教及凌轡釋門玳下殿俯伏待  
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鉗利口以  
解踈狂奏曰玳是關外之人非玄貞之族類  
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  
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  
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

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  
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為最焉晚節遭其  
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惠  
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納衣小僧  
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有  
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  
物令忠師曳婁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  
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  
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  
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

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即度江祖十五代孫也四七因官居于暨陽邕十一生于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疑神側聽之貌卅角聰晤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

六年勅度餘諸暨香嚴寺名藉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為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扶其膏腴窮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秘捷載啓觀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間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

居安國寺公卿籍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  
方欲大闡禪律修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  
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邀留數  
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  
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  
氣而瞻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  
舍人歎曰關梨可謂塵外摩訶論中師子時  
人以為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  
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  
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

復盧士式為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為邑中  
故事邕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  
曾為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頗受請登壇度戒  
起丹陽泊乎金華其間釋子皆命為親教師  
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婺其中百餘里殊無伽  
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橋接憇行  
旅遂於焦山可以為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  
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  
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  
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

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決釋老二教孰為至道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澗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邕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廡顯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為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教門人跣坐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秘書省校書郎陸淮為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貞外郎丘上卿為碑紀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曲七

十四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叢懷愷敏俊逸羣年十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于衡嶽寺希凜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口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

第一五〇冊

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  
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  
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  
辰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  
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  
元和中李翱為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  
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乃坐此出  
為朗州刺史翱開來謁儉遂成警悟又初見  
儉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  
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儉乃呼翱應唯

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  
道邪儉指天指淨鉢曰雲在青天水在鉢翱  
于時暗室已明疑水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鉢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曲七有時直上孤峯頂十五月下披  
雲笑一聲初翱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為文  
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籍為文黜浮華  
尚理致言為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  
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

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  
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旣亡失道尚華  
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  
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  
而猾夏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  
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糾是殛無何朝  
邂逅於儼頓了本心末由戶部尚書襄州刺  
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  
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  
白為六情玷汚迷而不返今率復之猶地雷

之復見天地心矣即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  
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  
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具捨妄彰而乃顯自  
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  
道姜遲翺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  
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群  
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  
二年將欲終告衆曰法堂即頽矣皆不喻旨  
率人以長木而枝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  
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明七如然不知其然也十六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釋林之年見乎器局鷲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為恒務初於

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為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歷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



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  
登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  
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  
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  
梯極為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  
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  
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  
為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  
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  
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

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  
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  
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為巾子山  
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為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  
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  
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  
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論有諸三神  
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冲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嚙辛血性不狎諠譁邈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諫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裘開扇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皖公鑪嶺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

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澈博識者覩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推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峒料簡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峒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十八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年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叅知識影  
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  
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  
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  
渤負外元和六年隱嵩山以著作徵起杜元  
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  
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  
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  
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  
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榜早

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  
阿師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  
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  
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  
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  
踵至頂只若干尺曲七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  
首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  
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  
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詣理常  
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燻手恒磨錯不覺

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藥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所輕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

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閩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泐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

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資紫衣文德六年  
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  
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于  
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  
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  
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  
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  
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  
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操方正言不浪  
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  
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  
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徒道遙求志  
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巡禮相見皆  
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佺  
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畚山謠遠邇傳  
播達于九重勅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  
由是得存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  
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唯猛炎

第一五〇册

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拊  
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為象骨偈諸  
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  
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  
弱齡便持異操戲則聚沙為塔摘葉為香年  
九歲於涇邑水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  
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兜率戒壇受具  
足戒聽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繒細縷一染色

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  
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  
席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  
廣見聞方事講談遽鐘堙厄則會昌廢教矣  
時京城法侶頗甚徬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  
同推暢為首上表論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  
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龍蛇伏蟄  
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宣  
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  
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

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窆于

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衣無繒纊號頭陀焉廿二初叅雪峯便

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頌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及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

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為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奏賜紫署寶閣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

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曲七

廿三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泐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為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夢神光燭身因爾姓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暉父將命汾晉會軍至



于霍山没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容七  
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  
保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為軌範九歲善梵音  
禮讚是歲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  
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  
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  
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貴每斗萬  
錢丕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  
食丕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  
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

曝霜露汝能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  
往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  
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為孝  
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群骨中有動轉者即我  
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日未輕捨數日  
間果有枯骸從骨聚中躍出競駭丕前搥曳  
良久丕即躡躄抱持如復生在賣歸華陰是  
夜其母夢夫歸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  
高至二十七歲遇曜州牧婁繼英招丕住洛  
陽福先彌勒院即晉道安翻經創浴之地也

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署  
大師曰廣智丕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  
凡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  
今東京天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  
與傳法阿闍梨昭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  
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養生之術丕精勤  
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仁王上生  
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  
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  
僧務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濟西樞密太傅王

公朴翰林承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  
漢乾祐中謝病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  
夷兵火連作恣行剽掠丕於廊廡之下倚壁  
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  
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  
勅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于  
僧任世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  
召丕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  
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於世  
上必恐正施薦葦草和蘭蒞而芟方事洵澄

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爲  
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  
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  
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  
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  
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卅五丕謂僧曰吾  
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  
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勅併毀僧寺并立  
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  
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

營粥食云有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  
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  
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廣化寺之左立  
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嗷表利龍首  
忽焉墮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  
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  
文昌入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  
澄汰毀私邑勒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  
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厥事者同居負處略

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礼其能捍憂患高  
墉峻壘加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  
戰者君既安所臣亦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  
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使其大道喪而重復  
玄剛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禦其  
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紀受  
其艱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為四相以之遷貿  
明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効莽得  
時而變法德興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

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大威暴政空綬人  
情元魏懷邪周邕尚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  
安盛奮其辭鋒是待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二  
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矣  
秀也鐘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  
登為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廿六文學難詞  
蔚成解判惠立斤吕奉御國注免橫窺關兩  
面俱通玄疑造乎甄正一場賈勇法明定其  
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於韋  
氏辯勢酋強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

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  
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甲答而驚李澈作誣  
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  
前諸德起世卓然式遏寇讎闕墻禦侮言其  
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汚其如臯原  
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鸞鷁之巢共  
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  
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  
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  
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

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弒自然  
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  
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為兩街  
教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  
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  
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為犄角同毀釋門  
意報僧譏誚之讎耳眾輕覆車群噪驚蟄須  
彌餽餽困其劫盡之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  
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中行廢教之誅  
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奇秘之術今

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大師也納兩街之請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牋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刀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鉢兩之膠謾解如皆畏震所謂坐着暢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緇伍無縱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亦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於阿鼻歸真自登於仙籍宣宗誅之已塞責矣

是故比丘但自觀身行莫伺玄門非干已事又以空門染習如然無闔四支而傷具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名真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之名信六親大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號咷諫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為君不取然則臨機可用相事當行必任弛張勿為膠柱然後知時名為大法師也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之謂歟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音釋

圮皮美切 函府中切 臆胡雞切 釜扶雨切  
 臆大風也切 拊以制切 線忽練切 餽忽練切 釜扶雨切  
 也三子紅切 拊以制切 線忽練切 餽忽練切 釜扶雨切  
 切折也切 臆胡雞切 釜扶雨切 玎中切 璿宜似切

廿七

廿八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鑣街也切 紉居酉切 殛斤紀切 穉宜離切  
 硖石地切 硖胡夾切 輶陵踐切 脆肥此切 穉宜離切  
 齊在詣切 峴公胡切 峴山名切 峴山名切 涇切 涇官切 涇薄涇切 燠切  
 煙上出切 毗子智切 佺餘切 掇丁括切 燠切  
 生一歲也 藪藪古本切 蔭香改切 蝕力乘切  
 使使切 緱塞古切 闕呼秋切 訐居錫切 蝕力乘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曲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慈大師賜紫沙門慧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一

晉陽河禿師傳二

新羅國玄光傳三

隋江都宮法喜傳四

洺州欽師傳五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六 木叉慧  
錄蘇岸

嵩嶽少林寺慧安傳七

號州閔鄉萬迴傳八

齊州靈巖寺道鑒傳九

武陵開元寺慧昭傳十

岸禪師傳十一

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十二

京兆曲八法海寺道英傳十三

京兆法秀傳十四

滑州龍興寺普明傳十五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釋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

荆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  
來事後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狂逸時宇文  
仲和為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厩庫乃云何意  
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論其旨怒之不令在城  
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  
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  
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  
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  
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形令其  
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

而侯景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  
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  
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  
帝崩復取一白絹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  
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  
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  
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  
陽市肆間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

測止呼爲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  
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  
計正憂飢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尚未能言歎  
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  
言謂爲妖怪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  
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恠乃徧見諸  
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歷問之至洋再  
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  
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  
塵決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  
求中土禪法於是觀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  
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叅思師察其所由  
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雖無堅不犯  
新猶劫貝有染由八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忒俄  
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爲證之汝之所證  
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今法增長汝還本土施  
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螺贏光禮而垂泣自  
爾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綵

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  
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  
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官城且非人間官府羽  
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叅雜鬼神或曰今日天  
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  
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  
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  
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  
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罄戶爰開  
樂小迴心慕羶者蠹連倏至其如升堂受剝

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  
互得其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  
門生譬如衆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  
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  
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  
四法明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  
果位證也去聖稍遙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  
更懸邈者學教不精見理非諦夫一念不生  
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修

行曾未嘗述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祖已  
來多談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  
今見道如救頭然之故南嶽思師切在兼修  
乘戒俱急是以學者驗諸行果其如入火光  
三昧者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  
刹土洞然愚夫謂是遭焚若入水界三昧愚  
夫見謂爲水投物于中菩薩心如虛空不覺  
觸燒者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於行  
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官法喜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  
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  
如今無異蠻蜩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  
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  
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  
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  
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  
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  
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  
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

旌旗劔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  
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  
反靜懼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  
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  
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  
至州不驗是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  
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矣喜之先  
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宮內  
樹一堂新成喜忽忽升堂觀覽俄驚走下階  
唱言幾墜殺其日夜闌大雨堂崩斃者數人

其後又於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  
以狂言勅鑠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  
率遊行還奏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鑠如  
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內於是開戶見袈裟  
覆一聚白骨其鑠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恠勅  
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鉤  
鑠相連鐵鑠糜其項骨帝聞愕然稱歎尤增  
信重勅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暮  
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鑠縱  
其所適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

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卧牀自撤薦席  
擱簣而歎寢令人於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  
半身焦爛葬于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  
喜見還在郡勅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 隋涿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  
神乖謬造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  
通寺樹甄浮圖五級欲務高敞工作殺雜欽  
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爲衆曰功德佛事  
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恠問耶笑曰造烽火樓

也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  
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於浮  
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耆  
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  
然則時時變身在豕彘之牢即隨狔豨群隊  
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觀欽始變之時乃停留  
伺察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復形却於  
看人之後大叫曰你輩欲何所觀耶群人驚  
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  
亂亦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  
 用隨類化身以神通為遊戲耳於遊戲而利  
 益世主焉或曰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  
 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亦  
 猶大宋文軌既同土壘斯廣日有奇異良難  
 徧知縱有某僧也其奈史氏未編傳家無據  
 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留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

宋文惠  
係慧岸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  
 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也然

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  
 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耳伽在本土  
 少而出家為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  
 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隸名於山陽  
 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  
 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  
 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  
 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  
 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  
 元長慶中兩遭灾火因亡蹤矣嘗卧賀跋氏



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

靈迹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闕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矧戈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伽聞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

窻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寢擊異常質  
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壞無緣  
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  
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  
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為檀  
那矣由八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  
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  
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  
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  
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

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  
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  
喫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  
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瘰或擲水餅或令  
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灾則求焉  
也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  
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  
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恒度  
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各賜  
衣孟令嗣香火泊乎已滅多歷年所嘗現形

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舩至寺覓買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求買矣遠近嗟歎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仍賣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李<sub>亡</sub>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災銷後無

他咎嘗於燕師求懋廟稱是泗州寺僧燕使賣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傳寫無不徧焉長慶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咸通中龐勛者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寇侵軼州

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寇見知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按恍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袈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錫杖置于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

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為碑頌德今上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

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於塔頂作櫻孩相遂登刹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勅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搆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泐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爲塔心柱焉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窳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寶錄

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又者以西域言爲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又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曲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斲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闕穴可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勅以其焚之灰塑像仍

賜謚曰真相大師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饗焉  
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恒隨師僧伽執侍  
餅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  
恪白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  
跋玄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  
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勅度儼并慧岸木叉三  
人各別賜衣鉢焉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  
髮青目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

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  
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無名姓亡  
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飢殍相  
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  
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  
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  
蘄州禮忍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  
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  
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大帝聞  
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

止中堂繩牀四方坦露勅造寺以處之號招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鈇鈇風雨偕至其神旋遶其院數遭安與之語十一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為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為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漚起滅者亦妄想

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并勅為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特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殆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度弟子二十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

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唐號州閩鄉萬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號州閩鄉人也年尚弱齡

四八

十三

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為隣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

角恒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无少言語言必識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戍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為設齋祈福迴條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為因裹齋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啗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勅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賜錦



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爲見時於闕鄉興國寺  
累瓦石爲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  
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輒量出言  
則必有其故勅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  
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  
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盧  
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寶誌  
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  
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七筋一雙迴忽下階  
擲其七筋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

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七筋下得書一卷觀  
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  
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  
道物及偽造秘讖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  
屠戮籍沒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七筋何  
由知其偽圖讖也曲八中宗末嘗罵韋后爲反悖十四  
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  
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  
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  
武平一宋之間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

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  
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  
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  
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  
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  
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  
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  
曰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  
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錫  
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

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閩鄉于茲萬迴矣  
奘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目矚奘將  
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奘  
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  
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十五玄宗潛龍時  
與門人張暉等曲八同謁迴見帝甚至褻黷將漆  
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叟帝入反扃  
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  
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  
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

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人間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曾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暨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即是

河水何不取耶衆於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唯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至于終後右常侍徐彥伯為碑立闕鄉玉澗西路矣

系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為鬼神邪為仙術邪通曰觀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作意非仙術也此得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無礙二移遠今近不往而到三彼沒此出四一念能至或曰四中

迴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號如意通矣瑜伽論神境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

靈巖山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由八元和中有馮

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于東越方務治疲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安所

詣乎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疑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

交久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  
年十歲學淳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  
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  
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  
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  
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厨借筆硯  
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徧搜索而亡有客見  
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竒膚色皴黑眉長且  
垂眸子電轉皆間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  
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

四八

十七

納袈裟臂撮大珠徒跣衆見驚懾莫測其來  
遠近咸格有焚香禮懺者有請福禳灾者或  
於晴夜殿中拈窠聞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  
不敢污踐簷楹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  
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  
道好食茭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簞入殿供養  
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  
黍米瀹之具人謂之茭粽也唐先天二年陸  
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  
分衛屈入遂索水器含喫之即時病間魯公

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  
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為官  
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  
祠部郎續遷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  
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寺  
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  
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  
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火之資  
却留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  
占爇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

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炷  
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  
者夢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  
歸西天去也宣急命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  
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通七  
年蝗灾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曲八至于入人  
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徬徨莫能為計時民人  
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  
告即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眾當詣闕  
乞鐘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

軍本局預陳囑託及正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錄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因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常之形或怪差之質故今聞見必也有殊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議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

十九

所傳聞異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為僧也性僻而高恒修禪定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與人交言且不馴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

第一五〇册

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餘者云昭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有陳廣者由孝廉調為武陵官而酷好浮圖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此非倉卒可言當為子一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

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徒與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于林谷拾橡栗而食掬溪澗而飲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易以待所憂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



所居曰子骨法甚奇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并塞結綺基頽文物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携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至於此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

曲八

二十

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紉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沈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瀝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留晉昌氏羌之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因剔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

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  
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  
嘗有微恙貞元未於此寺夢一丈夫衣冠甚  
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  
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  
於此郡師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為曰冥  
官極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  
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  
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悼君之未  
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

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一  
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  
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履錫為弟子昭曰  
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  
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也至  
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昭驚喜  
再拜曰願棄官請從師為物外之遊昭亦許  
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  
昭已去矣廣茫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  
盡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于

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

系曰慧昭既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測後未可涯與夫賓頭羅尊者一貫胡不念恩地之囊孫邪通曰神仙隔一塵猶未可與之遊且廣是具縛凡夫昭為度世上士飛鳶與淵魚蹤跡相遠此何恠歟

### 唐岸禪師傳

釋岸禪師并州人也約淨土為真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

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持久不滅岸召境內畫人無能畫者忽有二人云從西京來欲往五臺自樂輸工畫菩薩形相績事畢贈鞵二緹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云吾今往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乃令往辭父母父母謂為戲言而令沐浴著淨衣入道場念佛須臾而終岸責曰何得前行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

廿八

廿二

行述讚已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念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竒骨真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

寺綱糾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躡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衆議偃其靈軀寘於窻窻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疆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明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葷血觸汗僧藍入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闕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即

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  
尋失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  
郡及上事訖便謁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  
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臨蓐席且  
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  
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  
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  
也唯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  
寺中大中之後有墨休律師為會別創堂宇  
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多以芒屨油簷上獻感應肝蠻各赴人家不  
可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  
其供施焉沙門虛受為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  
皆昭晰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  
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遐唐來化越立  
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孰能預於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

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  
日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  
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飢虛甚久  
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  
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  
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  
倉黃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  
答曰吾生來不無故悞其如滅東周絕姬祀  
或責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  
以赦宥矜恤惇獨塞之終為未補以福少罪

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餐更四十年方復得食  
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為殺害多罪  
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  
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  
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  
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簡公將獻深有所  
愧垂去謂英曰甚感此行傷費饜飲可知弟  
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以  
其銳上而高大是吾禳神之所世人不知妄  
云巨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

來曰賊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  
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  
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寺遊於咸

曲八

廿五

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  
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中袈裟各五百條可  
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  
寺及募人製造中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有  
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答  
曰但賣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  
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  
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碾石一具驚曰  
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賣香  
再三致禮哀許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  
尺不辨遂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  
牖璇題剎飛夭矯之樞樓直觚稜之影少選  
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榜曰迴向寺  
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

第一五〇册

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却見老僧若網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者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

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即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述本末帝大感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由八

廿六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詣迴  
向寺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  
而事一莫是互相改作同截鶴續鳧否通曰  
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轍雖千萬里  
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樵子觀仙  
碁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碁且姓名不同  
爲爛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聖寺多者亦如  
此也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禪法舉擢玄微莫可測其沆寥之高遠歟大  
曆初年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蠟聚塵  
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或一觀相  
自然懲忿窒慾食甚懷音公善革惡以歲計  
無失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本  
謫仙也優游道學率略空門纔覲明也若羊  
枯之識舊環蔡順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  
州寺迎引傾郭巷無居人由是爲人說法雖  
老不疲行疾如風質貌輕壯以貞元八年壬  
申閏十二月十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

第一五〇册

或云三百歲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  
 之故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二七粒堅固圓  
 明群信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  
 塔下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  
 滑人有材勇者柴清因覘獫狁深入虜庭巡  
 邏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  
 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驅焉及抵漢城忽  
 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遐邇傳之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音釋

洺武并切 閿無分切 闕地名 艦音控字 忤五故切  
 戾也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狔狔狔  
 士華切 薊古麗切 窳充芮切 皴充芮切 皴充芮切 皴充芮切 皴充芮切  
 也細起 擐古患切 納良蔣切 躡所紉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窳充芮切  
 射官名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覘丑康切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曲九

宋在衡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汝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窻隨傳一

嵩嶽閑居寺元珪傳二

廬江瀟山天柱寺惠符傳三

長安西明寺惠安傳四

西域安靜傳五

徐果師

福州鐘山如一傳六

西域亡名傳七

京兆抱玉傳八

號州閔鄉阿足師傳九

天台山封干師傳十

木頂師寒  
山子拾得

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十一

智統  
禪師

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十二

陝府辛七師傳十三

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十四

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十五

南嶽山明瓚傳十六

簡州慈雲寺待駕傳十七

懷一

福州愛同寺懷道傳十八

恒智

昇州莊嚴寺惠忠傳十九

寂園

洛京天宮寺惠秀傳二十

成都郫縣法定寺唯忠傳二十一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叅事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遙弗羈怕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醮竈被攘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

往往見鬼物形兆間里迭畏傳于衆多殺少

宰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樞蓋擁之秘

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

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為神說法已告云我聞

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

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即

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

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

墮也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既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時有莪冠禕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

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鑪

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  
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虚心納教珪曰汝能  
不淫乎神曰亦要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  
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  
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  
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  
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  
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  
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

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  
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  
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  
為動畢盡寂然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  
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  
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淫  
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  
天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  
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  
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

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俟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

由九

四

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

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  
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  
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  
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  
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  
觀之見儀衛<sup>四九</sup>遙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靄  
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  
森凌高竄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  
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瞻動  
宿鳥聲狂互相敲礪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

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  
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  
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  
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  
十三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  
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為記焉

唐廬江瀟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  
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獸  
在家忽投香巖寺矯迹柔心溥淑頓變納法



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汾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sup>焮焮</sup>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為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為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若私度有懋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九見瘡癩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

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攘去休璟素知安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擬官品出手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為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官贊相次作

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

所嚙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旣殞某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灾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

知安奇術清行為時所重致書于休璟安即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

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鑠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衆咸驚歎少頃靜瞥然滅沒焉系曰有情遺骸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

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鈎鑠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鈎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為砂也舍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

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  
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  
事多中先爲衛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  
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  
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  
俄有僧徧身瘡疥衣服繼縷巡遶寺中僧衆  
觀之無不厭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

堂安置度夏夏未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  
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日某  
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  
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  
候因携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  
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  
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  
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

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鑿  
當常南康臯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  
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  
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  
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  
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  
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  
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  
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  
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為

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  
生於世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劔  
門與此子為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  
而來此子作劔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  
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  
為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為鳳翔隴州節度  
奏臯權知隴州及鎰為李楚琳所殺牛雲光  
請臯為帥朱泚不得已用臯為鳳翔帥德宗  
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  
駕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為成

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未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臯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備差重賦歛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竒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

其記荊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闔扉撤燭嘗有僧於門隙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室臣第五琦與玉相善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第九隨有祥光自口而出是然四照琦愈竒之琦十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為太子賓客至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輒輶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唐虢州閩鄉阿足師傳



類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  
 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沉水  
 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  
 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殆  
 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勅謚為大圓禪師至  
 今陝號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封干師傳

木須師寒  
山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  
 眉布裘擁篲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  
 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

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  
 口唱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  
 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見之  
 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  
 狂之相過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  
 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  
 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  
 糺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閭丘胤出牧丹  
 丘將議中車苦頭疼甚醫工寡効邂逅干  
 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



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間立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間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廚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由九即經藏後今十二閩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間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

廚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間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叱後執間丘手襲之若櫻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干禮之未起恍然失之次有木湏師者多遊京邑市鄠間亦類封干人莫輕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對間丘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  
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  
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  
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  
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  
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  
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  
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  
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  
理初問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

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  
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  
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  
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  
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  
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  
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  
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  
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

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  
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  
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  
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  
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  
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  
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  
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  
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飡復呼僑陳如

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  
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内滌器洗  
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  
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  
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  
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  
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  
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  
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  
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

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閭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間丘序記三人不言年

代使人問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瀉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没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為年壽彌長耶四五為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狐汔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智說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其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

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  
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  
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  
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  
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  
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  
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  
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  
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尸為度忽  
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躡卧其前願以

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噉而而去往往夜  
間坐牀下搦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  
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  
晝在家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  
見重為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  
禮謁之屬明皇遠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  
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  
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  
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  
簾卷幕揚翌叩頭拜伏喘而不敢語憾畢風

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  
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  
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  
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  
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  
屠之相已冥知矣曲九忽日供柴賢者十六斲來謂之  
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  
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  
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  
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

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  
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  
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  
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  
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  
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  
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  
知諧而叶韻記薊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  
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  
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

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  
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為齋辰去迎取已時已  
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  
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爾日面皆  
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  
鹹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  
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  
史韓泐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  
堂碑推相為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  
亥歲武宗為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  
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  
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  
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  
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  
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  
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  
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

第一五〇册

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墳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  
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  
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  
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  
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  
則散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  
塔剎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  
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  
又近馮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

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  
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  
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不可測之  
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曲九

十八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  
之既熟人耳更無別召體焉實陝人也始爲  
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即老成其父爲  
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  
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迥知佛法可以



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  
教及鐘黍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  
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  
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入  
窰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  
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窰復見七師同前  
相狀如是歷徧七窰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  
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為僧也狂而不

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為聖  
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  
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榮陽鄭萬鈞雖琴瑟  
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  
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  
選尚願得一子由九為嗣唯師能致之手和曰易  
耳但遺我三千足綃主當誕二男鈞勤重如  
聽佛語出綃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  
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  
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姓二子乎為繫

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薙脫蚤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

而寢率以為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鬪毆或醉卧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馱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鬪擊觀者圍而千數少壯為大師所困逆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眾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闌闈間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誡勅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

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  
鬪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  
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  
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  
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  
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者年且  
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  
隙覘之見大師坐帝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  
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  
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

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瞑目  
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  
號之為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瓚傳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  
寂盛行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  
人罕推重尋於衡嶽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  
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瓚也一說  
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飧或以瓦釜煮土  
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

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殘上聲或隨逐之則時  
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  
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  
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  
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為曰非常人也聽  
其中宵梵曲九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辯  
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  
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  
自贊而拜瓚大詎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  
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茅啗

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茅之半以授  
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  
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  
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  
蹬道為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  
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  
無他術瓚曰奚用如許繁為我始去之衆皆  
大笑瓚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  
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為至聖太  
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

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  
箠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  
遂與之荆挺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  
之而去瓚旣去矣虎亦絕蹤矣李鄴公於天  
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  
自嵩穎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權  
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  
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爲崔圓李輔  
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絕粒數年  
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矣勅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懷一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孺出家作  
爲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  
進時號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爲  
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信矣九駕去縣邑二十  
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多  
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劔門山神見形迎  
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  
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

第一五〇册

處對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頂為慈雲寺也駕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釋懷一景龍中銳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鬪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湧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為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恒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爾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助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廿三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于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恒繼居法華院即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

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為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

主來矣因為說法頓悟上乘威既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郟聚忠即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眾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

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  
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  
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  
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上其處因乃  
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  
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曲九  
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廿四  
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  
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  
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

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  
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鳥獸  
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  
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  
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絕涼  
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群鶴徘徊輦上  
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五  
年春依外國法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  
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尅獲咸  
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



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殊偉鸞頰龍腮神氣孤拔色如金聚舍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有虎鹿並各產于馴遶入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廿五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林中遂恐懾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

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存及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叅問祖師旣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頰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今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鍾樓

遭爇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時曾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唯忠少孺為僧勸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誰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眾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泝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為長史劔門佛首先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

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後有僧沆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灾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為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眾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搃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

覆觀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  
 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  
 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坼寺之前舍利七粒出  
 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  
 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  
 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棗重  
 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筭已定畧刻弗  
 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  
 當替數之彊興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

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為四相之遷非繫  
 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為之法詎免遷流者  
 乎吁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音釋

瀟似林切 耶薄宜切 核敷勿切 礪去急  
地名 邑名 炎求福也 五合  
二切 輾輾苦底切 不輾力成 吮祖克切 湏  
動也 輾車不進也 吮救也 湏  
古送 樺胡胡切 詵所誦切 拌音半 泐音錄  
木名 胡胡切 詵 音半 泐  
二切 總胡桂切 泌昆必切 啗徒紺切  
子也 胡桂切 昆必切 徒紺切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曲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四人附見四八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一

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二

真定府普化傳三

漢州栖賢寺大川傳四

法綱

西域難陀傳五

壽州紫金山玄宗傳六

袁州陽岐山廣敷傳七

鄧州烏牙山圓震傳八

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九

婺州金華山神暄傳十

澧州開元寺道行傳十一

徐州安豐山懷空傳十二

洛京慧林寺圓觀傳十三

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十四

洛陽香山寺鑑空傳十五

廣州羅浮山道行傳十六

潞州普滿傳十七

江陵府些些傳十八師食油

吳郡義師傳十九証智薦福寺老僧

唐州雲秀山神鑒傳二十

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二十一外物

洪州黃檗山希運傳二十二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牀宴默不

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說禪師寂預誠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終於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叅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

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諸僧  
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悖  
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  
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禺中氣絕自此  
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以開元  
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資中至今  
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  
大道約志遊方抵于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

師研習華嚴之教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  
華藏海終誓遨遊以大曆二年入五臺山肆  
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挂錫始於  
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牀問曰子從南  
方來還賣數珠請看曲十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  
失僧之所于時神情愒悅疑喜交生曰昔僧  
明入此觀石曰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  
我願止此其爲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  
鳥羽毛綉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  
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而滅同房

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  
斷衆生疑尋覩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  
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  
環形服麤短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  
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  
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  
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困耶答  
曰否曰既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沉  
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沉可去覈煮舜乎翁指  
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

躡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  
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  
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  
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揖著  
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  
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  
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答曰有  
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  
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  
修即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翁云師之



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茂植此地而榮茂  
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  
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請寓一宵可  
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  
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  
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  
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  
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  
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  
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

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  
究盡碎為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  
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  
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可送  
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臂與童子駢  
肩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  
題額童子指金剛窟及問著云伊何窟乎曰  
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  
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宛爾適  
入者般若寺也著携童子手揖頷而別童子

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編帶與玉珎乎童子遂宣偈受云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歎歎不已歎

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猶在五乎耳諦觀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常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群像與雲偕滅著修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

人相將還至窟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懸邈知罪障之屏翳歎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一追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為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誠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之驢鳴旁侍無不晒

笑直時歌舞或即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  
略無恒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  
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  
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  
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言如  
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煩意怠一旦坐于  
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  
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正負也矣  
唐漢州棲賢寺大川傳法烟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戒無竈穴言不浪施於漢州棲賢寺行四聖  
種法克苦旣增川也其樂也泄泄絲竹之人  
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卧于寺外白衣  
具牀榻相率昇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  
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闕寺額奮  
然墮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  
僧深藏者不謹忽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  
可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者  
大曆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  
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

第一五〇册

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閩城法烟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沉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烟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為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

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為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眾說法戍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重之

遂留連爲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  
甲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  
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曰可爲押衙蹋舞  
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趺伎又絕  
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  
喜忽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  
遂斫三尼頭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  
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  
筇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又却坐  
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  
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  
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癡痕時時言人吉  
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  
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即入壁縫中  
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遠巡不見來日見  
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  
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  
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系曰難陀之狀迹爲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

第一五〇册

三昧與無厭足王同此三昧者即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見如幻不可以言論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轉變外事故難陀警覺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三昧不足以化難化之俗也

唐壽州紫金山四十玄宗傳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為師照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詞朗禪師門若真金之就冶焉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

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堪哀從宗卜居嶧巘絕迹自邇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  
浩下承乎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  
禪師大明玄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峯  
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叅于草卉敷終  
日瞑目木食度辰時有莪冠羽帔馭鶴騷鸞  
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  
到必輕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  
令遠去對晤談論移晷其後道化既成於貞  
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異談論豈同乎通曰昔小有真

人能談空理方諸山神仙建浮圖者信崇佛  
道止不削染號在家菩薩又雪山諸仙善五  
明論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必須甄簡若  
西域二十諦中五唯量五大與釋氏法名同  
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  
序研究五經倏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為州  
衙吏酷有道心留是僧供施震禮奉其僧聽  
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經頓辭所愛

往白磁山禮智幽為師受教後遇荷澤禪師  
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澤宄  
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  
一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  
今感無心之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可  
非師之力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  
奉全身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  
貌惡穎悟天然七尺成軀頂聳竒骨特高才

力可敵十夫嘗自誨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  
唯第一義與方寸合于時落髮涉海捨舟而  
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子山焉心甚  
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  
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趣爾度日藏  
嘗為毒螫端坐曲十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  
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  
左右間渠潛然時謂為九子山神為湧泉資  
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此號為九華焉俗  
傳山神婦女也其峯多冒雲霧罕曾露頂歟



藏素願持四大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  
爲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  
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居唯藏孤  
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  
米烹而食之群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  
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  
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巖典是邦仰藏之  
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  
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  
其色青白不礫如麵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

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  
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矧取之無盡以貞元  
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别罔知攸往但聞山鳴  
石墮扣鐘嘶嗷加跌而滅春秋九十九其屍  
坐於函中洎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  
之動骨節若撼金鑠焉乃立小浮圖于南臺  
是藏宴坐之地也時徵士石拾遺費冠卿序  
事存焉大中中僧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留建陽人也幼而沈靜非問不

言客遊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真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遶必超上果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臨居中止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住數年

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敷中丞知仰遣使賣乳香氈罽器血施暄並迴施現前大衆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衆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僚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

事耳至夜聞喧闐之聲明且見一小峯移矣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已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岳般若道場受學於鐘陵永訣自默證法號自

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鞵用資殘息而已就澧

四十一

十二

陽西南伐木爲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於牀榻之間後有賣材殖爲營堂宇曾未浹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

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閣山廣福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于洛宅率性踈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為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未與李源為忘形之友源父愷居守天寶未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即愷之別墅也以為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

曲十

十三

汎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璫負嬰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為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挽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

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觀到此哀憫殆絕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于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裝觀其死矣孕婦生焉

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

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杳裏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真得道之僧也十咫尺懸隔聖凡路殊諒有之乎十初源忿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為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

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于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系曰圓觀未死先寄胎者聞必不信何耶違諸聖教也嘗聞閩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爲兒云便來也及終有以朱題髀當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多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其或竺乾異計有教未來佛或別會曾談見有我宗自許若然者未可定執已行之教矣其如觀也果

證高深同智論中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千里難追矣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釋齡爽俊始研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

妙用焉有門僧卧疾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

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玄自爾萌出塵之意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從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水脩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峯愛其靈

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  
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留宵宿  
或經月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  
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  
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  
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  
月四日入塔云

米問道手詩中草蟲之應阜蝨同也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  
學而寡記持壯歲爲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  
楚間已四五年矣于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  
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  
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  
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  
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  
空曰旅遊滋味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

謬蓋以空未為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

曲十

十六

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

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趙趙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樞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



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  
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  
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  
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  
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  
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  
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程親說厥由向程聞  
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  
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  
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程詰之默然無答

由十

十七

索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  
一沙衰恒河沙兔而豎犬而擎牛虎相交與  
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  
藥解諸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與窺  
圖澄塗麻掌同也食棗臨鑑豈偶然耶非常  
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答寒柳程之問驗  
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勒僧尼反俗計二  
十萬七千餘人圻寺并蘭若共四萬七千有  
奇故云興一沙衰恒河沙兔在豎犬仍擎言

殘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狀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藹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為越州衙吏行弱齡知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衛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後遊南岳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羅浮奇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仙禽

玉樹朱草生于上平入海中行居于石室默爾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今因師住冥感匪躬逍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

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間所為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

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強練萬迴待之或入稽  
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初於潞州  
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  
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為涇源叛徒推擁駕  
幸奉天子時天下徵兵閑輔賊據圍逼連戰  
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  
亂也雙朱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元年乙丑  
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元貞元至二年丙  
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

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食油師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自  
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渚宮遊衣服零  
落狀極愁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為故無  
定檢嘗遇醉伍伯卅十伯於塗中辱之十九抑令唱歌  
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從前陰私惡  
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  
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人市肆聚群小隨  
逐楚人以興笑本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慙

狂遊行無度每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之聲為商為羽耶通曰傳家采錄其例有二一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詞聲餘則蘇箇切也若山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間事也其二音以聽來教些名同鳥獸之自呼也

唐吳郡義師傳

評智篤恬寺老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

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敷間義師輒操斧斫削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手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敷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旛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塗彌漫撫掌大笑不具七筋而食面垢不醜醜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

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熟地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於京寺多發神異而衆罔知或畫在張續四十蘭若治田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此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於色塵作神變雖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

未兆事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滅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仆殿階及扶昇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殿中故云好滅度處即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釋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穉歲淳靜而不雜群童父爲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解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

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  
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  
經義乃南格豫章叅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  
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  
鑒居之虎穴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憤男  
子望法座致禮曲十勤重條爾無蹤十一七日後有冠  
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師者  
真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  
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  
于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于有

項於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外物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  
足指間有幕蹠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  
也迨為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  
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餅鉢非父母不沮  
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年十八納形  
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嶺教文洞  
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  
百家彌通三教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

伯輶軒皆響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  
則畏伏秋就几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  
入常住罄無私畜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  
何不己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  
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  
鳴擊并重懸勅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  
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  
大中癸酉江表荐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  
施之又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  
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觀  
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  
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  
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  
厭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衆列  
請為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卅二遂奏昭宗  
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  
焉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傳鄉校推其慧利乃

第一五〇册

割愛投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為肉珠然僮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偷窺之其目時閃爍爛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礮泛泛湧溢如是捐筇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言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曾無沾濕已到彼岸矣迴顧招手曰渡來運戟手訶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斲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

等焉少頃不見運愷悅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樹之後聞一媵曰太無厭乎運曰主不恩賓何無厭之有媵召入施食訖媵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勸師可往尋百文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真大來器也運念受二過記別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心趣聲價彌高徇命居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



里香華結勝因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  
 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  
 于所住寺勅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語錄而  
 行于世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音釋

擘城軌切 蔑亡結切 愷悅切 愷悅切 愷悅切 愷悅切  
 徐辭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未莖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丑庚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直規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玳瑁切  
 謎迷計切 盍口合切 染染也 潛子入切 潛子入切 潛子入切  
 隱語也 盍口合切 染染也 潛子入切 潛子入切 潛子入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醜華音

第一五〇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阜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一

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二

阜一

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三

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四

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五

成都府永安傳六

衢州靈石寺慧聞傳七

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八

杭州靈隱寺寶達傳九

代州北臺山隱峯傳十 亡名鳩  
和尙

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十一

太原府崇福寺文爽傳十二

福州保福寺本淨傳十三

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十四 興善寺  
異僧

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十五

明州奉化縣契此傳十六

鄴都開元寺智習傳十七

鳳翔府寧師傳十八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周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壯歲從師，諷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叅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厨，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曄曄繁華，如法華經

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玉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惚。英試出院，又見衆僧，且非恒所見者，而多詭異。疑豫未決，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然，迴目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依化院，建置一所，住持

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衆遂召工匠有高價者誓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侔所見其壁乃王府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尚此院前後工畢因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齋整若剪裁焉後無疾召門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矣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遣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

掌有畏憚之貌年甫十二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謔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恒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早一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三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履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

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嗚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

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條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鬪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鑿來與汝斲却心頭淤肉即明快也雲遂得鑿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目次有似當心施鑿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閻室立於明燈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

頃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曰經典目所一覽輒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實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亡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清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色義將竹鞋一緗轉貨人荷擔因披三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啜茶去乃相隨入寺徧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目老僧令遣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辭出寺行及百步迴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回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

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勅置金閣寺宣十  
節度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純陀爲度  
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喜  
鵲院僧寺成後勅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  
終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皇一

五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  
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  
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  
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

金榜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  
傾獲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  
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  
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  
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  
還有曾遊五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  
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然尚未得  
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  
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  
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



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泣血設禮至酉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衲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沮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

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即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六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于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榜題曰大聖竹林

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擬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

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

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  
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  
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  
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  
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盃便取食之食已身意  
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  
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  
記至今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  
下安止泊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  
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處心禮三十五佛名照

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瑠璃宮殿文  
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處照  
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  
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  
尺餘照呪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  
謂分爲千炬言訖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  
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三更盡  
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聖寺語在  
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入  
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于七月初

夜正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內與華嚴

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于時徒衆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于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慧自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觀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靉靄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見乃霏微下雪

及五色圓光徧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  
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  
後篤華其心修鍊無曠不知其終絳州兵掾  
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

故菩薩未露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

隨生佛家故華嚴經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  
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不僭上也若八字陀  
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境界境界淨  
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住王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舍城等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  
上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實  
陀落清涼支提等山皆是菩薩淨識所變刹  
土也若然者淨土與住處義同名異耳如法  
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境也諸於山嶺見  
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過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  
寺襟懷灑落道貌清竒晦跡林泉避脫聲利  
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沔千里徑

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堂矚文殊眸容施右  
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騰半日怡顏  
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朞其所覩祥瑞不  
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  
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  
爛爛駭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  
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  
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  
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不已始結  
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烏

排華兩人萃香雲揚袂振衣歸依若市乃剏  
興佛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  
雜華五部等法翫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  
潛通道出凡境事或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  
歸克念如聖洎懿皇運末遇易舊規或拊掌  
大咤早一或擊石異語類不輕之海記同楚客之  
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騁夷撤宮壺鑿輅  
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  
遙嚮真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  
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

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決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設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贈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即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塚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麼面色黧黧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貴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跛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圓而旋溺也故時呼為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為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

早一

十一

第一五〇册

已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爲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隨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于九孔安公止二竅不流耳瑜伽云無內逼惱分也然其位次忍住難知啜茹如常何緣不流二竅觀夫對法論中有清淨依止住食示現依止住食二種則羅漢菩薩佛也若然者安公是示現依止住食雖食不食滓穢奚生必也正名以召其體哉

唐衢州靈石寺慧聞傳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嘗於灑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摹靈像果然鑑當佛心曾聞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撓捨聞聞去賊徒泳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



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貫彘肩飼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豬投闥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率多奇異焉

早一

十二

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募延陵之讓故願為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于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閩已

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邪持久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憫之極為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

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閑預  
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天矯僵于石上  
歟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  
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  
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  
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  
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  
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  
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  
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

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  
路山名賀蘭乃馮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  
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  
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  
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  
沙門行迹不群居于北山兼恒誦此佛號肅  
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  
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真夢中人  
也迨乎羯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  
諒乎猴輕金鎖烏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

隱帝心眷重答詔遲留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閹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遣中使監護函簿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所卧中禁戶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唐杭州靈隱寺寶達傳

釋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遁是名山高乎道望號刹利法師以持密呪爲恒務其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往者浙江也驚濤巨浪爲害實深其潮大至則激射今湖上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早一悉變爲江遂誦呪止濤神之患十四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曰弟子是吳伍負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爲物負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爲誰具言其事

其冥感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彌年還為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教化後罔知所終

系曰印沙赫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即鑑燈耳以其陸鴻漸貞元中多遊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而明心之調度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

亡名鶴鳴和尚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憖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

南泉禪師令取澡罐提舉相應為願公所許焉終認嗣馬禪師耳峯元和中言游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早一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十五既而遊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奠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為不循法律死且

榮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  
從恒度以手輕攘憤然而仆遂茶毗之收舍  
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  
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  
君前試取看

系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爲修三  
昧此者頭指厚載履蹈青冥逆恒理以難知  
諒是人而不測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  
之攘也若屈平爲女類之罵焉如幻之功善  
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弗載隱峯飛

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故春  
秋一經五家作傳可得同乎

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  
現遂誓捨身尅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  
覩地屋皆爲瑠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

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  
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交瑠  
璃色嘆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游行穰鄧州間  
日食二鴉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

饌羞之次有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與之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鳩鳩和尚也有嘆之曰昔青城山香闍梨年一十六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雞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襄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峯迴負翠碧窺空處于阨中行

終詭異言語不常恒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為上座時群緇伍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興嘆曰未住淨心地何敢逆行遊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游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狀頗嘉同游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

曰汝等能饒此肉方可饒他肉也已自此緇徒警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九十真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爲興元上座云竒蹤異迹不少未極詳焉

十一

十七

系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効矣曾不知果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菩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果此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乎

###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抉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頭陀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終夕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悋施汝一飧願疾戔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

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手卒日空中鐘  
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  
有旛數十口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眾悲嘆  
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  
然響閩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  
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  
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樵者多聞天  
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故多被

斥逐淨入山結茅為室有石穴謂之毒窟淨  
居于穴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  
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為害採樵者不  
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弭耳而去嘗清  
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  
旦告辭偕化為鶴鳴啖空中而去淨固知其  
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興善寺  
異僧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于法聚寺  
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



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為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攀躍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徒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奉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玄都觀因率黃冠指其友

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赤盡唯有一群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誚者急慕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眾搔首躊躇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羸弊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也校未之一千兩矣時人竒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

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群峯徧訊老樵輩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即前導而去俄觀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值昔之卧病者迎門叙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邁止言寄

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蒼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瑩兆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腰脰蹙頞臍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

布囊入鄧肆見物則乞至于醢醬魚菹繞接  
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  
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竒之有偈云  
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  
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  
我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  
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  
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  
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  
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

唐鄴都開元寺智習傳

釋智習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  
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  
每臨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衆無幾虞其  
以水傳器器不空繫我獨無乃辜佛意遂  
負箱帙徧歷名山以詢智者未至衡嶽寺憩  
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義復自咎  
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  
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

第一五〇册

理習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曾  
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儻蒙賢  
達指南請受甘心銜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  
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  
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  
緣耳習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  
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貲糧耶習曰自比徂南  
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賚皆罄竭矣見受持  
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齋之以  
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調習如言作之

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垆野之中散掇餅餌  
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  
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  
亂下啄拾地上螻螳蠅蠅莫徵其數老僧曰  
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  
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  
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  
感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  
老者無二三人焉  
系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

果今智誓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  
一如其言如此則當生修當生果故弗誣矣  
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永壽之人河  
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禪師傳

釋禪師者岐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  
往來無恒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即位初年居  
山寺中忽暴終安卧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  
徒環守不敢殯歛三日而蘇衆驚奔問之曰  
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  
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  
去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於是徒步至一  
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  
中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  
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  
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卧一白兔  
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  
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窻牖厚黑不能細瞻問  
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也旁

第一五〇册

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德經寤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若是歟此經冥間濟拔功力無比及乎蘇醒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于官後岐帥怪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用在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革于唐命殘害安忍傳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免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偽號以金飾牀也諸皆符合寤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

食饌逆口不飡秦隴之人往往請寤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爲入冥和尚終于歧下

系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入歡宴秦穆得上帝翦鷄形在人間神游上界前言

阜一

二十三

既發後事必然是知六候八徵諒非虛也寤師入冥與後唐馬珣見天符下以潞王爲天子無異寤所見殿中物象題榜終符其述謂之爲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爲神遊神遊不謬將知覺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

覺時一切處唯有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  
 旬一覺以夢為實以覺為妄若然者覺之所  
 為為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真實也夢  
 覺反用其猶一殿寧師非妄者果梁革唐命  
 二李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遠望者得非  
 餘割據群雄偏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隋僧法  
 慶同故幽冥等錄中康何德次李山龍入冥  
 而返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知一切  
 諸物有身不移本處是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音釋

習皮變切 卅古患切 恍恍大切 傲傲尺切 鏗鏗尺切  
 居縛切 斲斲朱切 啜飲也切 劔女六切 鞏鞏尺切  
 大鉏也切 屬屬也切 啜飲也切 劔女六切 鞏鞏尺切  
 古勇切 涸寒凝也切 醉和潤切 清清也切 咽火利切 哈哈切  
 固也切 涸寒凝也切 醉和潤切 清清也切 咽火利切 哈哈切  
 呼來切 撤直列也切 脫解也切 賄死物也切 贈贈切  
 笑也切 撤直列也切 脫解也切 賄死物也切 贈贈切  
 空下破切 墟徐道切 么於宵切 黔古早切  
 野園七情切 澌水名切 募莫胡切 鎰羊質切  
 也四兩切 艦音楷海名切 闐徒年切 于于居切 僵居良切  
 為鎰也切 艦音楷海名切 闐徒年切 于于居切 僵居良切  
 咋齧也切 盪除朗切 闐徒年切 于于居切 僵居良切  
 儀雙道謂之鹵簿 雙道謂之鹵簿 儀雙道謂之鹵簿 雙道謂之鹵簿  
 儀雙道謂之鹵簿 雙道謂之鹵簿 儀雙道謂之鹵簿 雙道謂之鹵簿

第一五〇册

債方問切 措章移切 頹相喻切 類女類切 扶  
 古穴切 憊瀟拜切 呀虛加切 熬五刀切 憤  
 側革切 覆裕也 協切 孿躡切 躡員切 拘曲  
 也 躡也 躡陳如切 躡猶切 躡直朱切 躡躡員切 罪切  
 大服也 肥濁清也 緊於計切 蠶許兩切 繫切  
 陟立切 葶苦郭切 庫宿彌切 蹉跌七切 跌徒  
 結常倫 涖洛故切 鶉切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阜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一

天台山全宰傳二

晉巴東懷濟傳三

閩州光國院行遵傳四

襄州亡名傳五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六

曹和尚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七

大慈寺  
亡名

杭州湖光院師簡傳八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九

潭州延壽院宗合傳十

道因

邛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十一

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十二

魏府卯齋院法圓傳十三

鑿師李  
通玄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感化嶺外誠

多異迹其為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

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

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夾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准的時謂之爲乞願乃私署爲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爲侍者頗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間却之潛令下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語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誡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洩吾閑務後終于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今

號靈樹禪師真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如遇大安必壽臘綿長出人常限

疑此亦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

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

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

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叅請得

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閣巖以

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

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  
革音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  
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楸果時時人  
見宰未嘗言後天成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  
鎮國院居終于出家本院焉

晉巴東懷濟傳

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其爲僧也憨而且狂  
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  
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  
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

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  
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  
狀辭意在闡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  
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  
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  
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唯書三  
五行終不明言其事微密驗時荆南大校周  
崇實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  
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  
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

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旁尋為取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

見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荼毗焉

晉閩州光國院行遵傳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翦飾變服為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闔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欵起出門叫噪若有所

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  
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  
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  
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  
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  
至爲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各  
爭得百餘後圻墁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  
或經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  
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  
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爲其

茶毗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艱辛  
勝境名山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州禪院  
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  
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共處心雅相  
於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即在  
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  
請相訪其僧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洎至山下  
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

近遠僧乃遥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既覩竹叢叢中果有石柱茫然不知其涯浚僧憶法本臨別之言早二但扣其柱即見其人五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鄧之士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參尊宿若綱任焉頗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

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出述其事周知伊僧其終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之士聖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在人間一則知聖僧之參緇伍無輕僧實凡聖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振古已聞於幾處且如此齊武平中釋圓通曾瞻講下僧病其僧

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略同  
此蓋前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

曹和尚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礦灰日  
夜驅荷入大小留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

造宮闕然莫之測也皆謂爲風狂有何準據  
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甚固其後鄉人不意  
此僧絕乎蹤跡屬乾祐初漢祖既入今東京  
即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於大  
留山下計慮者云甄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

陶而燒其如礦灰烏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  
地元有僧積藏灰可數千石准用應足按行  
使山陵畢用無孑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  
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恒陽人也不常居  
處言語糾紛敗襦穿屨垢面黧膚號風狂散  
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食  
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醉而怒歟府帥安  
重榮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  
政碑碑石將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  
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

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

大慈寺名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

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秘書監馮洎即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今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高氏

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洎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道遙然人不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偽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香沉聲跡一日復扣



關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絨於按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手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絨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虎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絨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

厚惶據而作絨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為誰耶絨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絨携手出廟及暝而去至春試罷絨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

堂中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手榜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次僞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

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泂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僧曰爲採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旣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曰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鬱悖請念所業經其僧朗聲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

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民恒在名山次嘉州羅目縣有許孫山人賃驢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思邈也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於此何遽怪乎得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納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抗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爲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雞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題碑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携手話舊寄言與崇壽院主

第一五〇册

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眠牀芻薦下層有  
 紙裹肉脯屑必應腐敗為棄之院僧依言果  
 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  
 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爇之應言無  
 爽矣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豕肉出言若  
 風狂後亦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  
 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  
 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

頰間鳴咤聲音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  
 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剥起肉色  
 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  
 存于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  
 錢氏私易名為密修神化尊者

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

通因

釋宗合閩越人也遊嶽泛湘以求知識焉其  
 為僧也介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  
 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  
 賈公玘判軍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輿人

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恒量度中耶賈乃堅請  
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  
日告衆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留難其裝束  
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遐  
邇奔競觀禮時馬鋪使臣爲營喪務造塔於  
立終處則開寶二年也今號真身院是歟又  
澠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何許人也遊處澠  
池灑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少于人與  
畜類爲同行則無是非盈耳嘗養一烏犬出  
入起卧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

熟與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奇異人莫能測  
一旦僧亡犬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  
身兩存開寶中也洛下崇信香華滿龕焉  
宋印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  
釋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  
印南大邑山寺多遊鄜肆中雖事削染恒若  
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  
命齋食者酒肉不問率以爲常俚人亦不之  
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筆墨真懷袖  
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暝矣所居之室雖有

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  
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  
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  
久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  
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  
微詢其事怒而弗答居數載印笮之人咸神  
異之後不知其終

系曰點點師而能劾鬼別無高絜軌生物善  
亦與古人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  
如不從正道力中生則與五斗米道同如不

從有心符禁中起則感鬼神歸信驅策之耳  
故善戒經云若須神通應感化度爲示神足  
莊嚴論中菩薩以神通變化而爲戲喜又或  
此是辟支行位人也故論云獨覺依彼彼村  
落乞食以身濟度不以語言示現種種神通  
境界爲令誹謗者歸向故

宋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

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羈貫成童厥性明  
黠篤辭所親求爲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間  
禪道隆盛石霜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

諸禪師棄代滿往豫章觀諸法席既得安然  
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遊之棲華頂  
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懌居幾十  
載未覩其愠色卧一土牀空其下燒糞掃而  
煖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虱蟄蟄焉嘜之及  
早二  
餽飼得所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虱  
寂無蹤矣先是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  
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其寄生木必媚媚  
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  
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搖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雖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  
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  
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  
餘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

鑄師李  
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  
塵無滯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  
誦習師與落髮間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自囊  
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經焉晉開運  
三載却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來年契丹犯

第一五〇册

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藥城而死永康  
王兀谷代為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鎮州董戎  
北返留酋長麻答耶律解里守于下京即常  
山也晉之臣察兵士盡在斯矣漢兒將帥謀  
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街巷漢人在蕃之中  
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八  
僧殊死圍頸其數也其時見殺者尤衆初圓  
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劍  
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晚照亦微  
悟被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冥亦見日月逡巡

舉一臂試捫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  
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遶  
頸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此時城中既逐  
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僧方將  
食粥見圓謂為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  
實喜言再生遠適觀禮且歎希奇常山之入  
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  
顯德中寓大名府成安縣卯齋院溫尋藏教  
以開寶六年忽謂衆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  
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遂不數日而



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毗日感舍利若黍粟之阜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融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葷泊乎誕育歧嶷異常不啻魚肉年及八歲甘嗜野菜若鉏斲種者即言殺傷物命每見家廚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

法服頂有香氣如蕤沉檀號爲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爲留後請入府署因作肉餛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陳于前意驗其凡聖耳鑊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巷衆人圍遶自二自言壽止十三嘗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乎輕冕尚彼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

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螺旋  
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  
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皸之患夏無  
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  
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  
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  
功進取開元七年春賚新華嚴經曳筇自定  
襄而至并部蓋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  
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  
庭幾于三載高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糞

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  
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  
供棗餅亦至嘗賚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即冠  
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  
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  
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  
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  
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  
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  
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

女子衣貲布以白布爲慘頭韶顏都雅饋食一盃于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縮十會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暮春二

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者少追感結輿迎于大山之北甃石爲城而塋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塋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

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謙之七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造論六百卷久亡至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

年二

十六

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為說法也或曰李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有宜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離中虛也此配法觀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

一切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可不知華言義耶嘗聞幽州僧惠明鳩諸偽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偽經可焚李論難焚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墨之說與儒相違行方外者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相奪倫哉

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證若或名未標於錄籍力未合於經王烏以

輕舉此身出過凡世徒祇眩曜肉眼驚忙猿  
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乃譬同羣象  
也牙能齧觸鼻善卷舒力却九牛奔過駟馬  
矣別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  
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  
倫厥號藹羅伐拏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  
感通斯之詣歟若夫能感所通則修行力至  
必有天神給侍是也能通所感則我施神變  
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三乘極果無  
不感通也昔梁慧皎爲傳創立神異一科此

早二

十七

唯該攝究極位之聖賢也或資次微祥階降  
奇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及乎宣師不相泐  
襲乃整革爲感通蓋取諸感而遂通通則智  
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覈斯理長無不包括  
亦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爲志同也復譬聖  
人重卦不亦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  
俯察後何變通此非宣師之能據嘉祥變例  
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神通儒玄  
所能我道奚若引發靜慮自在現前法不喧  
囂萬緣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

滅時五眼附茲照矣目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觀瞻有是半頭之見迷虛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之心口兩喪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法中以信解修證爲准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解習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孰言像末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祇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樂之行弟子證三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現萬迴尊

者五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刹彌觀其竒迹難拘定態莫檢惛形從願海而起身元惟智積自意生而分質素是康僧岸觀菩薩之迎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留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數朝或受齡於三百十八或令竈祠而墮或得御筭而迴珪戒獄神安救唐相或灑龍兒而至或擊鎖骨而征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沈河豐干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夢送浮圖而渡海身分窰窰以安禪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

之誕或獲珠之爍爍或擾虎之眈眈或記宰  
臣或移巢鵲壽過百歲身隱五臺或譜草書  
或求聽衆或隱形而留影或見母而便生或  
題異辭或語號獸記韋公之滅度驚張瀆之  
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穢而恒食或  
倒立而死或直吐其鳩或身首異處而還連  
或羊年坐亡而復起若以法輪啓迪多作沙  
門之形設如異迹化成或作老叟之貌拾寒山  
拾得瘡痍可惡疥癩堪嫌或逆迢於恒流或譁張  
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逆取順之由

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對  
曰怪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  
乃反常背道之徒歟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  
口所宣能至其涯畔矣今神仙鬼物皆怪者  
也仙則修鍊成怪鬼則自然爲怪佛法中之  
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依身二正法而修致十九  
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怪正怪  
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  
遂通故目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  
藥得其力已遂化衆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阜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二十二  
人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一

漢東山光寺正壽傳二 趙禪師

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三 阜三

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四

福州黃檗山建福寺鴻休傳五 景先

鄂州巖頭院全豁傳六

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七

京兆菩提寺東草師傳八

南嶽蘭若行明傳九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十

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十一

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十二

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十三

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十四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十五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十六

晉州慈雲寺普靜傳十七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十八

天台般若寺師蘊傳十九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傳二十

天台山文輦傳二十一

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二十二

唐汾州僧藏傳

釋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投俗氣茂神清允  
迪循良恪居下位迨露戒善密護根塵見仁  
祠必禮之逢碩德則盡禮苟遇僧俗施拜乃  
俯俛而走如迴避令長焉若當衆務也則同

淨人屈已猶撼獲焉見他人故衣則潛加澣  
濯別事紐縫至于炎暑乃脫衣入草莽間從  
蚊蚋蝥蛭啖齧薑芥血流忍而汗洽而恒念  
彌陀佛號雖巧曆者不能定筭數矣確志冥  
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瞻病者曰山僧  
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瞑目聞  
往淨土聚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  
壽合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唐漢東山光寺正壽傳慧禪師  
釋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槩高

強肩錫曳囊宗師皆謂然以因緣相扣附麗有歸於南塔慥禪師門決開疑網密修資益後壽杜默于隨部山寺人皆不識時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人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遷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捍衛及韋氏被誅睿宗即位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慥禪師爲其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爲宏壯于時慥師疾已危篤譙王使問師後執繼高躅慥曰貧道有正壽在王

問諸僧誰爲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逆韜晦王遣使召到壽白慥師曰喜王爲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爲先試得否慥曰善爲吾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歛容瞑目結加趺坐便即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爲試塔和尚譙王聞已歎嗟終日曰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早三爲慥禪師營構焉三系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壽公先其慥矣夫直往者必能還來也業累弗羈樊籠弗罩脫羈開罩生死自由既然自由已濟果位矣俗諦

觀之壽公出藍之青也矣而能乘心矯跡出其師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謂乎

唐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

釋無染者不委氏族何許人也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恒念華嚴經至說諸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聖衆從昔已來止住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爲童子近聞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倦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啓告扣禮乃見

老人即文殊也利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詣金剛窟入文殊境界於今不迴古德旣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跡徧訪名公或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玄微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願爲臺山十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即採薪供衆夏即跣足登遊春秋不移二十餘禩前後七十餘徧遊歷諸臺觀化現金橋寶塔鍾磬圓光莫窮其

際且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樅手言  
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未爲足也最後於中  
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  
計染從頭禮拜遍互慰勞見文殊亦僧也語  
染曰汝於此有緣當須荷衆勿得唐捐有願  
無行而已言訖化寺衆僧寂無所覩染歎而  
言曰觀茲靈異豈可徒然此危脆身有何久  
固乃遵言廣興供施每設一百萬僧乃然一  
指以爲記驗焉漸及五百萬數遐邇委輸若  
海水之入歸塘焉及千萬供畢十指然盡迨

早三

四

開成中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  
二徧遊諸聖跡人所不到吾皆至止又不出  
茲山已報深願幸莫大焉奈何衰老今春秋  
七十四夏臘五十五及存餘喘欲於中臺頂  
上焚一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菩薩或息  
我以死誰甘相代况諸人等並是菩薩門人  
龍王眷屬將我善種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羈  
勒三業龍華三會共結要期此時下山勿有  
留難合掌曰珍重而去衆初不喻其意皆言  
早迴染乃但攜餅錫惟焚名香遂命季氏趙

華將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汁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略無暫憇都不飲食念佛虔誠聲無間斷已至深更趙氏怪其所以陟彼崔嵬見染不移舊止轉更精專染謂趙曰吾有密願汝與吾助緣不得相阻為取蠟布麻油將來纏裹吾身早三於夜半子時要然身供養諸佛吾若得道相度汝也趙氏諫之苦勸不止將布纏身披麻灌油從頂而煉言曰將吾灰骨當須飄散無使顯異趙氏一從其命略無移改從頂而煉至足方仆矣趙氏

歎曰昔聞藥王然身今見上人奇哉痛哉後門人收真骨於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在矣唐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釋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本闍闍間兇惡屠沽類天與厥性悔往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三蜀當爾時也咸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與其緣未發乃藏於傭保中耳而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蘭悲哭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蝥蠅啖咋膚體且云捨內財也用答劬勞蜀中有黑白蠟形如粟呷人

口及肉而少見者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  
至于拔耳刺目餒飼鷲鳥猛獸既而行步非  
扶導而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  
然內空皆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  
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吾聞善戒  
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大  
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仰其感應之故以  
優禮奉之弟子有緣恒執事左右六年二月  
中又願焚然肩膊帝累勸勉年耆且務久長  
修煉蘭不奉詔遂焚焉而絕有緣表請易名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建塔勅謚覺性也塔號悟真也蜀都止呼定  
蘭塔院于今香火不絕云

唐福州黃蘗山建福寺鴻休傳景先

釋鴻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擗玄機幹運  
居閩黃蘗山寺叢萃毳客示教之外侃然怡

樂恒言宿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  
逍遙矣人皆不喻其旨及廣明之際巢寇充  
斥休出寺外脫納衣於松下磐石之上言曰  
誓不汙清淨之地而安詳引頸待刃刃下無  
血賊翻驚異羅拜懺悔焉門弟子景先闡維

第一五〇册

其屍收舍利七顆囊而寶之有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之曰死生貴賤罔分吾卦在靡在之失寧失矣孰知其然也洎獲寘之于塔分之七粒緘于瑠璃器中瑩然光色時僧清豁著文作頌紀德焉

唐鄂州巖頭院全豁傳

釋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踈略禮清源誼公爲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滿足法即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講導振錫南指詣武

陵德山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居所鄰洞庭地曰卧龍乃築室而投憩焉徒侶影隨又居唐牟山山有石巖巉崿立院號巖頭歟凡所施用皆削繁總兀然而坐任衆圍繞曰汝何不思惟家中有多少事實於逆順之境證得超越之相者豁早三值光啓已來中原多事諸侯角立狂賊來剽掠衆皆迴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獲舍利七七粒僖宗賜謚曰清巖塔號出塵葬



事擅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玄泰撰  
碑頌德提唱斗峻時號巖頭法道難其領會  
焉

系曰休豁二師何臨難無苟免乎通曰凡夫  
之難是菩薩之易經生累捨此烏恡哉昔安  
世高累累償債去若拂塵業累纔輕苦依身  
盡換堅固之體耳神仙或從刃殞者謂之劍  
解沉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理不以不令  
終爲恥也

唐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  
父丹文林郎雲騎尉温州糾曹慧即仲子也  
髻齡頽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爲瘦鴈以  
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王寺依清進爲弟子  
會昌元年往恒陽納戒法方習毗尼入禮五  
臺仍觀衆瑞二年歸寧嘉禾居建興寺立志  
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於臂上爇香炷  
五年例遭澄汰權隱白衣大中初還入法門  
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香於臂供養報  
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橋利有攸往略

第一五〇册

無憂虞焉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煉左拇指口誦法華經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乾寧三年偶云乖念九月二十八日歸寂于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間謂爲三白和尚焉其禮拜誦持不勝其計如別錄也

系曰煉大拇指火盡灰飛如何於焦炭之末骨肉隨生不久如故此與火中蓮華同種而異態耳何謂三白通曰事理二種一白飯白

水白鹽事也二身不徧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故享此名歟

唐京兆菩提寺東草師傳

釋東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其爲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接時人且不言名姓常負束藁坐卧於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陀行也經數年寺內網任勸其住房或有謂其狼藉曰爾厭我邪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且無遺骸略盡汗塗之臭又無

延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薰不能焚此全軀既  
無孑遺然其起三昧火而自焚也衆皆稱歎  
民多觀禮焉京邑信士遂塑其灰爲僧形置  
于佛殿偏傍世號東草師禱祈多應焉  
系曰處胎經中菩薩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  
早三  
愚惑衆生謂爲菩薩遭劫火燒是也比丘實  
未及此無象此以惑人如能用少芻蕘能焚  
巨骸則可信矣故書曰民無胥譁張爲幻吁  
哉

唐南嶽蘭若行明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于本  
部後遊方問道然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初  
歷五臺峨嵋禮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  
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羅浮入衡嶽遊梓潼  
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而未息靡有  
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七寶  
臺與玄泰布納爲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  
抗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  
之於木樓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  
軀學薩埵太子超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

第一五〇册

屢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虓虎  
前爭競食之須臾肉盡時泰公收其殘骸焚  
之而獲舍利乃擷華酌水爲文祭之辭中明  
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  
當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  
輕若其明公成大檀度遠慳貪也成大勇猛  
得無畏也成三輪空無爲功德也成難捨心  
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利博哉譬猶善賞者  
費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

釋息塵姓楊氏并州人也父遷貿有無營利  
而已其母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宿便  
覺娠妊生而有異童稚不羣每聞鐘唄之音  
凝神側耳年方十二因夢金人瑰奇之狀引

年三

十

之入精廬明旦告白二親懇求出家未允之  
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遂曲  
順之即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  
宵不寐將周一祀捨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  
習維摩講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

執持律範曾無缺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  
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  
不虧敷演學徒頽脫者數人崇福寺辯才大  
師從式最爲高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  
東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專  
覽藏教修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  
塵嘗以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  
走又於林薄裸體以啖蚊蝱乃遊仙巖嶽寺  
養道棲神復看大藏經巾設齋然一指伸其  
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薩像長燭七燈香華

供獻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內傳揚大論四  
序無輟逐月設沐浴臨河就沼投飼水族以  
已嚙嘍旋贖羽毛沈潛高明以遂生性或施  
牢獄人食或賑惠貧乏或捐旛蓋於淨明金  
藏二塔後唐長興二年衆請於大安國寺後  
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衆時又講華嚴十一  
新經傳授於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年不  
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徧字字禮大佛  
名經共一百二十卷復煉一指前後計然五  
指時晉高祖潛躍晉陽最多斂重洎乎龍飛

塵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內殿從容錫賚頗豐  
帝賜紫服并懿號固讓方俞塵聞鳳翔府法  
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真身乃辭帝往歧陽瞻  
禮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手唯存二指  
耳續於天柱寺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方經  
數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  
而逝俗年六十三臘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  
不蓄盈長六時禮佛未嘗少缺隴坻之間聞  
其示滅黑白二衆具威儀送焚之得舍利數  
百粒弟子以靈骨歸于太原晉祖勅葬于晉

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系曰塵師捐捨詐能愈其精進乎脫落浮榮  
豈能勝其義解乎若然者不可以一名名矣  
厥猶瞻荀華焉色黃而矣則真金謝其色香  
芬而遠則牛頭愧其香多名生乎一體者其

塵公歟

晉天台平田寺道育傳

釋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未所詳練自  
唐景福壬子歲來遊于天台遲迴而挂錫於  
平田寺衆堂中慈愛接物然終不捨島夷言

音恒持一鉢受食食訖略經行而常坐脇不著席日中灑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殘羨之食雖色惡氣變收貯于器齋時自食與僧供瀹浴煎茶遇薪木中蠹蟲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所服皆大布納其重難荷每至夏首秋末

十三

十二

日眈乃裸露背胫喘云飼蚊蚋蝥蝻雜色蟲螫齧至於血流于地如是行之四十餘載未嘗少廢凡對晤賓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華語然其會認人意且無差脫頂髮垂白眉亦老焉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

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三年戊戌歲十月十日終于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寺僧昇上山後焚之灰中得舍利不可勝數或有得巨骨者後唐清泰二年曾遊石梁迴與育同宿堂內時春煦亦燒楮拙柴以自熏灼口中嘖嘖通夜不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或見迎羅漢時問何不去殿內受供口云伊伊去或云飼蟲時見群虎嗅之盤桓而去矣

晉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

釋景超不知何許人也素持戒範若護浮囊  
性惟矢直言不面從及乎遊方役足選勝棲  
身至于廬峯便有息行之意惟誦法華鞠爲  
恒務九江之人且多景仰嘗禮華嚴經一字  
拜之計已二徧乃燒一指爲燈供養慶禮經

早三

十三

周矣次禮法華經同前身膚內隱隱出舍利  
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無筭天  
福中卒于庵中今墳塔在手廬阜遊者致禮  
嗟歎而已

系曰言遺身者必委棄全軀如薩埵王子是

歟今以指爲燈以肱擎炷何預斯例莫過幸  
否通曰煉指斷肱是遺身之加行也況復像  
末尤成難事其猶守少分之廉隅入循吏傳  
同也

晉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

釋志通俗姓張氏右扶風著姓家之子也早  
知遺世克務淨門選禮名師登于上品諸方  
講肆徧略留心後唐之季兵革相尋自此駕  
已東巡薄遊洛下過罽日羅三藏行瑜伽教  
法通禮事之乃欲陟天台羅浮遂辭三藏曰



吾比求翻譯屬中原多事子議南征奈何路  
梗何通曰泛天壑其如我何三藏曰苟去吳  
會間可付之梵夾或緣會傳譯通曰已聞命  
矣以天福四年己亥歲天王錫命于吳越遂  
附海艦達浙中時文穆王錢氏奉朝廷之故  
具威儀樂部迎通入府庭供養於真身塔寺  
安置施齋豐腆通請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  
陟華頂既而於智者道場挂錫因覽西方淨  
土靈瑞傳變行迴心願生彼土生常不背西  
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顛夢其石上有僧

臨海上舉手相招召之狀顛入天台見其僧  
名定光耳輪聳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  
相見乃問顛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顛曰唯此  
石峻峙顧下無地通登此投身願速生淨土  
奮軀而墮一大樹中枝輒幹柔若有人扶接  
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楹投之落于巖下蒙茸  
草上微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爲豺虎所  
啖及見其猶殄殢然昇就本道場初通去不  
白衆遂分人各路尋覓至螺溪民村有巫者  
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在西南方現

早三

十四

有金鎧神扶衛不死我到彼神氣盡矣固難  
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  
業將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  
未幾坐禪牀而終遷座閣維有五色煙覆于  
頂上法華川中咸聞異香焉

系曰昔薄拘羅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  
法充投千仞香爐峯而不亡通且同矣得非  
天龍負翼不損一毛乎而能延彼連持色心  
未斷者何俾其增修淨土業耳  
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

釋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  
序有儀雖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于龍  
興寺孔雀王院爰得戒珠漸圓心月吟哦咀  
讚嘹亮可聽乃率信士造永興寺功成不宰  
辭靈帥韓公洙入賀蘭山白草谷立要持念

早三

十五

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于中遂陟法臺談  
講也道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唱音響可遏行  
雲獷悍之人若鷓鴣之章韻乃刺血畫大悲  
千手眼立像屬其亢陽則絕食瞑目要期雨  
之通濟方議充腸中和二年聞關輔擾攘乃

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  
像願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  
雷風烈洪澍焉又嘗截左耳爲民祈雨復斷  
食七日請雪皆如其願至于番洛無不祇畏  
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結  
加趺坐留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八  
遺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紵焉建隆中郭  
忠恕者博覽群籍小學尤長篆隸爲能多事  
凌轅因過投于北齋詢舟前烈著碑頌焉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洪真姓淳于氏滑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  
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  
隨文生解鎧甲精進伏其志忿或患檀施迴  
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朝門表乞焚  
全軀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譖  
云惑衆或言不利國家下勅嚴阻真歎曰善  
根殖淺魔障尤強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  
捨衣盂作非時施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  
日顏貌如生遷就茶毗唯舌根不壞益更鮮  
紅時衆觀之歎希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

第一五〇册

間重之如在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蔣錢塘人也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登閩越殆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後迴浙隱天台

早三

十六

白沙立草寮有雪峯長慶之風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為魔說漢乾祐中自山出時翠巖叅公率諸禪伯於僧主思憲院定其臧否明之口給無能挫衄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玄

沙正眼非明曷能致此顯德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安曰知師唯我也請焚之得舍利五色一皆圓淨初明煉指為燈於天台供養後相繼燒三指而勤持課脇踈衽席時說法焉性且剛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也

周晉州慈雲寺普靜傳

釋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法師暗誦諸經明持秘呪思升白品願剪青螺既下方壇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真身乃於睢陽聽涉赴龍興寺講訓徒

侶若鱸鮓之宗蛟龍焉又允琴臺請轉梵輪  
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毫宿泗各隨緣獎導  
迴於今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  
心之懷土還復故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  
速登正覺至周顯德二年遇請真身入寺遂  
陳狀於州牧楊君願焚軀供養楊君允其意  
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獻之香果或引以  
旛華或泣淚相隨或唄聲前導至四月八日  
真身塔前廣發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之  
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時則煙飛慘色香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霜愁雲舉衆歎嗟羣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  
弟子等收合餘燼供養焉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

釋守賢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聰達淵  
懿沉厚誓投吉祥院從師披剪焉後遊學栖  
雲門禪師道場明了心訣趨彼衡陽衆推說  
法納衣練若之人若百川之會于朝夕池矣  
賢不衣繒纈布衣皮袴而已度伏臘必無更  
易脇不著席唯坐藤牀瞑目通宵除有問者  
隨其啓發雍容自持乾德中告衆曰吾有債

第一五〇册

願未酬心終不了明日入南窯山投身飼虎  
弟子輩去尋見雙脰皮袴纏且存耳收閣維  
之得舍利無數報齡七十四今小浮圖藏遺  
體焉

宋天台山般若寺師蘊傳

釋師蘊金華人也厥性真率不好封植遇事  
屬情有多許直梁龍德中與德韶禪師結侶  
遐征遊訪名師勝境至於北代清涼山冥心  
巡禮後登蒼梧野陟祝融峯然韶師或隨或  
否迴于浙來還棲息韶師法會其爲人也稠

人廣衆往往滑稽有好戲噱者則狎之膠漆  
如也故高達之者置之於度外矣唯韶師默  
而識之謂人曰蘊公癡狂吾不測其邊際焉  
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誦經及密呪各論幾  
百藏爲度方知其密持之不懈嘗謂道友曰

卷三

十八

吾生無益於人欲投冥坐峯不然石梁下所  
願早預賢聖之儔也其道友多沮其計以開  
寶六年七月內無疾坐終如入禪定時炎蒸  
傳屍二七日身無歎側竅無氣穢及遷神座  
就寺之東隅閣維煨爐中收舍利外舌根不

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蓉色柔輒可憐或曰伊僧別無奇異此物偶存乃重燔焚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遂議結小塔于寺中緘藏後有不信者重燒鍛凡數十過矣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宋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傳

釋紹巖俗姓劉雍州人也母張氏始娠夢寤甚奇及生也神姿瓌偉至長也器度宏深七歲苦求出家於高安禪師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凡百經書覽同溫習自是遊諸方聖跡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洎入吳會棲息天台四明山與德韶禪師共決疑滯於臨川益公遂於錢塘湖水心寺挂錫恒諷持法華經無晝夜俄感陸地庭間生蓮華舉城人瞻矚巖亟命擧而蹂之以建隆二年辛酉經願云滿誓同藥王焚身以供養

阜三

十九

時漢南國王錢氏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潛遁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弗可衣敷水面而驚濤迅激巖如坐寶臺然水火二緣俱為未濟恒快悅其懷乃於越法華山安置續召於杭塔寺

第一五〇册

造上方淨院以居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  
求藥石作偈累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二萬部  
決以安養爲期跏趺坐亡享齡七十三法臘  
五十五喪事官供茶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  
算遺骨若玉瑩然遂收合作石函寘于影堂  
大寧軍節度使贈太師孫承祐爲碑紀述焉  
宋天台山文輦傳

釋文輦永嘉郡平陽人也邂逅求師受業于  
金華納具足律儀畢翹勤篤勵三乘之學一  
皆滌漸因往縉雲明昭禪師法會不事繁云

揚駒之間決了無滯末遇天台山德韶禪翁  
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爲異緣  
牽轉故三十載隨韶師聽其進否嘗謂人曰  
悟入之緣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  
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  
若是今學玄沙又如是此所謂殊塗而同歸  
今更取佛言爲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周徧  
自是已來逍遙無滯以太平興國三年忽自  
操其斧言伐其檀巧結玲瓏重攢若題湊焉  
號曰浮圖中開戶入內趺坐自持火炬誓之



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佛諸聖賢言訖發焰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春秋八十四初輦嘗謂善建寺僧說吾死已無占伽藍可食之地弗如自焚供養望諸賢此時聚柴積下念佛助我往生只此相煩耳今善建寺中累石爲小塔焉

身三

二十

可能作礙邪復次大心一發百年閻室一燈能破何罪之有是故行人無以小道而拘大根者乎

宋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飾身誦通法華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晚遊泗上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賚幡華上供并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

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柴積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燦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洵汰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

皇三

二十一

論曰界繫之牢不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皆自貴而輕他悉已多而彼少而增靳固但長慳貪若驪龍之吞珠猶犛牛之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也其如儒氏彝倫孔門微典以已私之肌體曰父母之髮膚不敢毀傷

恒知保慎復有好自標遇三年不見於門生且事尊嚴一坐不垂於堂廡及乎心遊方外教脫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德之能絆許友以死殺身成仁漸契不拘將鄰直道至有黜禮樂薄忠信去健羨飲淳和乃有洗耳辭榮抱石沉水與儒則一倍相反於釋則分寸相鄰佛乃爲物捐軀利生損命與其不技脛毛爲利也伏臘殊特與其惜父母之親體也參辰各見如此乃驗教之深淺行之是非譬猶出泉貨而既多八息利而不少我世尊因

地也初唯減口次則脫身車服越共弊之心象馬過借人之乘輟食菜之地判受封之城用若拂塵捨猶脫屣復次喫膚待飢刺目副求或指然一燈或身均百變救羸虛之虎化長偉之魚因超劫歸彌勒之前先成佛享釋迦之位皆從旋習始外財而終內財及熟善根變難捨而成易捨夫較外財外財難捨難捨凡夫也捐內財內財易棄易棄菩薩也須知三世諸佛同讚此門是真實修是第一施豈不見僧崖菩薩安詳陟於柴樓大志道人

慷慨焚其腕骨人皆難色彼有易容蓋累世之曾為致今生之又捨捨而復捨估七寶以非珍空而又空以三輪之絕執乘茲度岸是曰真歸得金剛堅固之身留玉粒馱都之應今之錄也藏則當乎炎暑裸餒蚊蝥壽則試其浮圖坐中圓寂定蘭感天王而還眼鴻休拒大盜以償寃明飼獸而破慳超然燈而燼指加其舌根不壞身溺不沈入新塔而自焚露赤軀而受咋以前諸德也念業異熟為所依趣知身是幻幻體何憑悟質如漚漚形暫

身三

二十二

起幻從心造假偽相尋漚散水澄浮沈互有是故大聖幾生所計小乘潤生盡期貴息苦依思除我倒非謂視同糠粃觀若塵莫譬之寄習學於茅廬附彎弧於土堞爲選登雲之路爲求出塞之功然後賜宅一區門羅八戟方云貴士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囊轉得那羅之器亦復如是或曰用斯聲教化我中華得非韓吏部所患非楊即墨而況加其佛乎攻乎異端斯害孔熾對曰正談仁義則道德相懸正說苦空則忠信可薄還借韓之譬況

坐井窺天非天之咎孔門大旨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觀鼓盆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曾不言人死神明不滅隨其善惡業緣受報故有好醜若由業因也是用將羸易細以弱商強售覓陸之脆形博華鬢之珍服卑三既熏當種而起現行生勝二十三已生報強前報剝肉眼而招佛眼割凡軀而貿金軀尼拘之子至微蔭車之形不少是爲真語非謂食言菩薩利他適足以學或曰夫行然鍊善人則不疑其有不善之人慣嘗割

割謂疼痛爲談諧堪受凌遲謂炙炮爲戲劇或斃人而偶作或誑世而強爲此則裁何善根自來辛整耳對曰雖則頑民喜忍惡少耐傷且經念以然燒或淺誠而饒飼冥招善報已種良因以浮泛心得浮泛報昔有女子戲披袈裟婆羅門醉著法服其緣會遇道果終成也或曰義淨傳譯重累再三今勿然煉伊人親遊西域備熟方宜至乎教乘固不詳究不許毀傷何邪對曰此專縛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壞摩訶衍法耶設或略捨內財決定當

圓檀度故莊嚴論云若能施自身命則爲希有成菩薩檀度也將知四輪出世十善行時有道則堯下足淳民奉孝則曾家生今予我聖上踐祚之四載兩浙進阿育王盛釋迦佛舍利塔初於滋福殿供養後迎入內道場屢現奇瑞八年二月望詔於開寶寺樹木浮圖僅登千尺先藏是塔于深甃中此日放神光亘燭天壤時黑白衆中有煉頂指者有然香炷者宣賜物有差苟非大權菩薩大福天王安能激勸下民而捐身寶者乎直令此地螺

警見而珍寶成還覺其時鷲峯淨而土田變  
 范雲綴史紀數色之徵祥王劭編文書幾州  
 之葬塔隋分舍利唐瘞真身比乎我朝由隴  
 與鐵圍爭其疆畔耳此篇所載成傳開宗令  
 能忍難忍之人既亡若在使捨身受身之者  
 雖死猶生圖五芝於草木之前列四瑞於鱗  
 毛之表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式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音釋

愷七到切譙才笑切躅直錄切頽俱倫切禩利祥  
 切與從七恭切木名叩作答切躅陟利切  
 祀同與切柁栢葉松切身叩作答切躅陟利切  
 皆疾智切軫烏括切山鋤銜切巖芻蕘切  
 隔同木葉切與骨客切骨骨額切拈胡結切達觀  
 梵語也此云則施典禮切陵彼側朕江  
 徒結切脛脛部切禮切壑行毒也漏切眈眈  
 日吳也脛脛部切禮切壑行毒也漏切眈眈  
 切長也楛楛切楛楛切楛楛切楛楛切  
 也厚也豈魚豈切榘口答切殄殄切鱣知連切  
 也厚也豈魚豈切榘口答切殄殄切鱣知連切  
 取起獷古猛切輶郎擊切鱣知連切  
 也厚也豈魚豈切榘口答切殄殄切鱣知連切

鯨魚名並丁貫切鍛煉也  
 徒勞切也薺莫交切蹂踐如也  
 澄汰也也鬻鬻也剗剗也爍火必堯切  
 也也灸堂來切鬻烏關切剗剗也批補履也  
 切燒瓦也瘞於例切鬻烏關切剗剗也批補履也  
 竈也也瘞於例切鬻烏關切剗剗也批補履也  
 招餘也

阜三

二十素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阜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義遠等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一 正傳二十一  
人附見三人

隋行堅傳一

天台山法智傳二

阜四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三

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四

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五

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六

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七

上都青龍寺法朗傳八

河東僧街傳九 唐坊  
國果

荊州白馬寺玄奘傳十

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十一 賢守

沙門志玄傳十二

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十三

京師千福寺楚金傳十四

台州湧泉寺懷玉傳十五

兗州秦嶽大行傳十六

洛陽廣愛寺亡名傳十七

成都府雄俊傳十八

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十九

湖州法華寺大光傳二十

荊州天崇寺智燈傳二十一

隋行堅傳

釋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惟嚴偶事東遊路出泰山日之夕矣入獄廟誅之度宵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師籌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爲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

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之聲須臾神出衣冠甚偉部從焜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焉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堅固延坐談說如食頃問因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早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願得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獄穴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墻院中遙

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出俄而在廟廡下復與神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可能爲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膏而就廟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已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辭決而去則

大業年中也堅居處不恒莫知終畢

隋天台法智傳

釋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松直凌空玉堅絕汗凡百講肆靡不留神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

長四

三

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于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辭道俗云生西

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終日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襟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

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

釋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簡默恭已約志蠲明耐乎寒餒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時玄奘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子時慧旋遶佛堂忽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并直勢貫

慈恩塔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即自念曰昔  
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  
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  
常事邪申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  
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篤勵老而無  
懈未知終所

早四

四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

釋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極祿能言  
二親鞠愛鄰黨號爲奇童屬新譯大雲經經  
中有懸記女主之文天后感斯聖薊酷重此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經警方三歲有教其誦通其含嚼紆鬱調致  
天然也遂徹九重乃詔諷之帝大悅撫其頂  
勅授紫袈裟一副後因出家氣貌剛介學處  
堅固充本寺上座極頓頽綱人皆畏憚或於  
街陌見二衆失儀片招譏醜必議懲誠斷無  
寬理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時已八十餘齡  
矣九子母院有遺影并賜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

釋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齡敏達固願出家  
誦經通一千餘紙耆宿嘆賞謂之爲經藏焉

第一五〇册

神氣沈約儀容整麗秀眉廣目挺志高奇雖通群籍所精者俱舍論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于時談叢發秀美曲流音屬聽無厭雖移辰歷晷謂如食頃焉其剖判尤長無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詔徵為章信寺大德稱疾不赴終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早四

五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

釋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禪理復貫律宗慈悲仁讓忤無愠容睿素嬰羸瘵乃立志法筵專祈藥上恪勤不懈尋見感徵忽心力

勇銳辯猶餅注因誦十輪經日徹數紙翌日倍之後又倍之自爾智刃不可當矣開元中杖錫嵩少問道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造難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飲甘露五載而還趺坐居定日不解膝遠邇擊問求其玄理如堵墻焉春秋六十六卒于所住院

系曰誦經不貴多要在神解慧警三歲通大雲經差為奇俊崇政終通千紙得力在乎不奉詔赴章信新寺睿公諷徹十輪後咨禪道故經偈云雖誦千章不如一句者如渡溪杖

策到岸必捨

唐上都青龍寺法朗傳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神効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沈篤尚藥供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疾綿困有告言朗能持祕呪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壇持誦信宿而安賞資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為對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此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三年置文帝移都多

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

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尋終于此寺焉

唐河東僧街傳啓芳 圓果

釋僧街并州人也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

十六遇道綽禪師早四著安樂集講觀經始迴心

念佛恐壽將終日夜禮佛一千拜念彌陀佛

八百萬徧於五年間一心無怠大漸告弟子

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在

前化佛徧滿虛空從此西去純是淨土言訖

第一五〇册

而終時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真寺一夏結契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得生佛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鮮翠也又夢在大池內東面有大寶帳乃飛入其中見僧云但專念佛並生此也又見觀音垂脚而坐啓芳奉足頂戴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芳問佛曰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且見極樂世界平坦如鑑娑婆世界純是山川音樂寶帳直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

車來迎芳見自身坐百寶蓮華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讚法華經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第二階有道教相叅第三階唯有僧也云皆是念佛人往生矣芳果二師躬云已見云

唐荊州白馬寺玄奘傳

字四

七

釋玄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學尤明法華正典別是命家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嘗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傾聽禱講之時徵祥合沓與道俊同被召在京二載景龍三年二月八



日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時諸學士同觀盛  
集焚等告乞還鄉詔賜御詩諸學士大僚奉  
和中書令李嶠詩云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  
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荆南旋杖鉢渭  
北限津梁何日紆真果重來入帝鄉中書舍  
人李又云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漢珠留  
道味江璧返真源地出南關遠天迴北斗尊  
寧知一柱觀却啓四禪門更有諸公詩送此  
不殫錄焚歸鄉終本寺焉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

守賢

釋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于岷蜀  
間蘭若往因有疾所苦沉縣從復平寧發誓  
恒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  
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  
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其默念般若  
傍有大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  
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  
復曾為僧來共備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  
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  
死守賢先持彌陀經後改業焉洪正後不測

其終

系曰寧有同名異實者可互死耶業不可移此可移也與其俗巫畫肖已形言可以代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薩以同名善者則捨不善者攝之此或是罪霜條晞正增年壽故得捨旃又其惡器方滿復當終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實而取者行教化焉捨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唐沙門志玄傳

釋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象麻

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觸骸置之於首擡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嬈女子渾身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有韃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外深更號咷何至於此耶女子掩淚給之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爲父母娉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婿去載天亡家事淪

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此孤苦乎  
有一于此痛割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歸  
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怪問之乘馬郎曰將謂  
娘子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爲  
差使迴還易水娘子可乘其羸乘女子乃收  
淚感謝方欲攀踏次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  
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誣  
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  
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  
子還爲狐走而觸牖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

悔過非師之救幾隨妖死玄凡救物行慈皆  
此類也

唐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衆不群以持明  
爲已務天寶末玄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  
計剋復京師爲物議攸同請帝即位改元至  
德及二年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  
僧首途若拔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應其選  
召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向前  
發至于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

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頌讚念持經無敢  
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内生一叢李樹  
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使驗實帝大驚  
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日檢校御藥師道  
場念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李繁滋國  
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  
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功能通感率多此  
類加署內供奉焉

唐京師千福寺楚金傳

釋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蓋

屋人也母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  
王之子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誦法華  
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日多實四十八帝夢  
於九重玄宗觀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罔  
不有孚于時聲騰京輦遂慕人構塔累級而  
成有同反掌嘗於翠微悟真捫蘿靈趾乃曰  
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  
寶爲名此外吟誄妙經六千餘徧寶樹之下  
髮鬚見於分身靈山之中依佈觀於三變心  
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

清泠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  
象王之法駕迴人主之宸睭承明三入揚法  
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華分散而不著明  
皇題額肅宗賜旛豈榮冠於一時亦庶幾於  
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時右脇示  
滅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手上生於安養  
之國矣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  
中使弔焉勅驃騎大將軍朱光輝監護即以  
其法葬于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初金  
碧年寫法華經不衣縑繒寒加艾納而已弟

子慧空法岸浩然皆隨象王之子也紫閣峯  
草堂寺飛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  
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  
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  
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  
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  
德勅謚大圓禪師矣  
唐台州湧泉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  
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

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窓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師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

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已香氣盈空海衆徧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銀臺一云是台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唐兗州泰嶽大行傳

釋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爲衣採木而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

藏內信手探經乃獲西方聖教遂專心思念  
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忽覩瑠璃地  
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鑑中像後時詔  
行入內宮寢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  
開國公乃示微疾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

早四

十三

貌如生異香芬郁焉

唐洛陽廣愛寺亡名傳

釋亡名滎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  
毗尼慎防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  
東歸寧省路及滎陽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脫

屨欲澆水盥塵次有僧至頗見貌剛而率略  
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道  
遠來疲頓饑乏主人有美酒酤滿罍梁肉買  
半肩物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  
飲啖之都無孑遺其律師呵之曰身披法服  
對俗士恣行飲啖不知慙赧其僧不答初夜  
索水盥漱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華嚴經初  
舉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  
金色光聞者垂泣見者歎嗟律師亦生羨慕  
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

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帙欲滿口中光明  
轉更增熾徧於庭宇透於窓隙照明兩房律  
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  
油燼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  
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

每四

十三

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卧須臾  
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  
謗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後加勤苦卒成  
高名莫知終地

唐成都府雄俊傳

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  
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踈狂又經  
反初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曆中  
暴亡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  
大呼曰雄俊儻入地獄三世諸佛即成妄語  
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  
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  
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迴與  
雄俊傳語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  
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強善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持往生淺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蘇傳此語也

###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

釋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食羈貫成童志願出家于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多事土扶故強兼弱兵革未休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翻城奉洪州路嗣恭牒吉州刺史劉寧徵

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爲人也強渥而貌惡且心循良恒持誦金剛經以筒盛經佩之于身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于他惟密行愈至無何被括爲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於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刃俱折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恒持經法如斯怯懦恐弔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遂令搜取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幾絕

劉拱手稱歎久之乃縱其爲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配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華寺大光傳

釋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夢協靈祥在娠乃惡葷臭焉既誕能言不爲戲弄未齒之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頑鄙革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帝召對禁中拱而嘆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

容宛若適朕願予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于定國寺因賜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官趙溫送于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遼遼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

十四

十五

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于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令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翼又別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吮自爾功力顯暢形神不勞又尋山探幽偶墜

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  
亂因思本經多寶塔為誠願持此支品十萬  
遍恍然奮身脫泉若有神捧焉後詔住資聖  
等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為文  
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夾  
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  
數日之間已盈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  
倍加精進後以偏感有親在吳未答慈力表  
乞歸省養詔旨未允遂生有妄之疾策蹇強  
力將投于淵驢伏不前群鳥拂頂心既曉覺

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既  
止烏程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  
泰元年浙西廉使韋元甫表請光為六郡別  
勅道場持念之首大曆癸丑歲顏魯公真卿  
領郡相國李紳父為烏程宰紳未替歲乳病  
暴作而不啼不鑿者七辰召光至命乳母洗  
滌焚香乃朗誦經分別功德品遂超席而坐  
拱手開眸光授飲杯水令強乳哺之疾乃徐  
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願返之過速乎因以光  
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霅上泊舟之次

光早逢竚于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  
後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  
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宴坐  
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音向息光  
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言吾  
則無以為諭行矣早四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  
廟堂以教法為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  
月既夕示滅于持經道場獸嗥鳥墜山木驚  
振異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顏防深愴悼之  
光一納四十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一飯七

十載徵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信  
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  
經大德神異碑銘布衣揚夔書云

唐荊州天崇寺智燈傳

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矜莊已行巖厲時中  
守護戒科恒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  
遇疾而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  
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  
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久十年在世勉出生死  
因問人間衆僧中後食慧茲仁為樂食還是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阜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法師賜紫泌門贊寧等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二 正比二 十一人 附見 五人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二

梓州慧義寺清虛傳二 阜五

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三

江州開元寺法正傳四 宗會

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五

幽州華嚴和尚傳六

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七

陝府法照傳八

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九

今東京客僧傳十

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十一

荊州法性寺惟恭傳十二 靈歸

明州德潤寺遂端傳十三

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十四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十五

溫州大雲寺鴻楚傳十六

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莒傳十七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鳳翔府道賢傳十八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十九亡名僧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瑀傳二十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二十一沙彌道蔭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

釋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資為淨分慈濟為心迨貞觀末有鴿巢于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早學飛墮地偕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

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為養育誦持迴向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燒灰燼唯虛之屋廳



餓飛退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  
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  
挈餅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  
持經靈驗乃請析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  
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  
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  
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  
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  
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念  
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

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  
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齎香  
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擊足投之澗下  
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  
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即  
念十一面觀音呪早五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  
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  
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  
年準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爲  
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

并煉一指纔及一宵兩周千里指復如舊纔  
遇犬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凡  
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  
夢遊鼎湖峯得玉女手搯青蓮授曰此華吉  
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  
日青光滿室相似芙蓉迨縉祿之年眼碧唇  
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  
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

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  
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  
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  
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  
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上元龍興  
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  
寺殿見物放光遂探取爲何經法乃善導行  
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  
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纔終果重  
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筭遂之長安善導影

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  
依吾施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  
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  
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  
望西而去洎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小  
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一錢四後經月餘  
孩孺螳慕念佛多者即給錢如是一年凡男  
汝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  
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二十四  
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

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即高聲唱阿彌  
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  
曰汝見佛身即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  
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  
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四起百鳥悲鳴烏  
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東臺子巖  
歲久狂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凡  
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  
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  
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得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錫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方便度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佛事故非小緣哉

年五

五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繪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三業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恭恪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

暴終云倏至幽冥引見王者問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為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通王以下侍衛靡不合掌階下拷掠榜擊論愬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人引正令還人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為吏推墮若墮空焉颺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正後年暨八十餘卒于住寺次荊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為僧別無他技

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蟻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慶初也荆山僧行覩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持為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汗人衣如輶脂焉而不可

浣時相國鄭公綰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為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為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六夜恒有狒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群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為住句也素之終代罔得詳焉

系曰刺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魏樹者患其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如其無情樹木乎既不能爲漆與物隔其汗爲魏與食加其味乎苟認師友之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憚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本無異思之

唐幽州華嚴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召耳

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賣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

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旦隨吾來修觀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贖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類聞解其人是聖寺負位斷可知矣  
唐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悅懌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即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目然後念

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  
入節非常調也自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  
謂爲觀音附麗于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  
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  
愧爲資矣

阜五

唐陝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  
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逡巡轉甚泥淖過  
中時乞食不得乃吐遣童子買彘肉煮夾胡  
餅數枚麤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

詬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  
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充滿凡二十一  
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  
覩後不知終所

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踈朗敏利  
桀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  
濟山秀地靈願棲于此始謀誦大涅槃經歷  
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憮然曰四袞大  
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



言徹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澁滯  
少遼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  
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  
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重增  
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無疾集衆告遠跣跌  
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于山椒  
塔中號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輒羸暴見寺中淨  
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餅擊寺外  
栢樹餅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  
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客  
何為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  
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為常非此不可上人勿  
怪寺僧遲迴之際愀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  
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觀者如堵奄然流  
毀斯須器窳而酣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  
唐上都大温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

第一五〇册

偶疾暴終香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宴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吮脣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勅令寫此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

矣通曰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疑豫必招詐偽率易改張稱有冥告誠之哉

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

靈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孺出俗于法性寺

年五

十

好尚偏下多狎非法之友雖乖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離脣齒酒徒博信交集門庭虛誑云為曾無廉恥後遇病且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為一寺二害也歸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八少年甚都衣服鮮潔各執

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曰惟恭上人何在歸  
即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  
聞鐘聲云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  
必生淨刹亦以其跡勉靈歸也歸感悟折節  
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 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

釋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  
爲人也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  
猶宿構人皆駭嘆至乎老齒勤而無懈十二  
時間恒諷不輟咸通二年忽結跏趺坐而化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近奔走皆至  
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窆於東山之下二十餘  
年墳塋屢屢先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  
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  
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  
題額取澤字也早五寺是也  
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  
世海中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末豈有是邪通  
曰爲感其人而應則不可以時拘也譬猶麟  
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至同也

第一五〇册

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氏之先黃帝臣牧之後漢有魯郡相力歸因官居宛遂爲魯人也祖考皆田畷而以朴素相公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門寺惟孝爲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呪應法登戒峻勵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爲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暨陽考于禪室且曰營廷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吾之藪澤也恒呪水盃以救百疾

飲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給無算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即鬼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幃藏經五千卷裴君爲書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二月終于東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暨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

經數萬餘言其寺即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  
五年受具戒於燕臺奉福寺律席經筵徧知  
嘗染後併三衣成五納諸名山勝槩無不遊  
覽末歸淮南推為僧首五六年間一皆嚴肅  
然恒誦淨名經未憊日計以貞明二年三月

年五

十二

十八日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  
如常茶毗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通鍛無耗疊  
石為墳筠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梁温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

且異群兒及甫髻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

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  
網踈魚脫籠揭鶴飛杜若殖于蘭洲新緇染  
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二十三方升  
上品無作及迴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  
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  
墟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  
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憊于素而講經  
禮像無相奪倫武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  
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負數因奏

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回讓弗聽終不披著  
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說  
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楚會體知高行杼  
詩贈楚云架上紫衣閑不著案頭金字坐長  
看楚寬慈人未嘗見其愠色神氣清爽厥願  
豐下且瞞其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  
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五十許座一日  
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樹複葉香氣芬芬  
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  
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

早五

十三

慈雲右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  
夕燈光忽暗經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  
吾將往矣其所卧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  
肱恒同卧處長誠童侍無妄驚擾生常撰上  
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人謂  
為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温州小松山鴻莒傳

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  
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  
安學律因讀化度寺碑時有舉人旁聽見莒

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碑請苦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寺亦然而多強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止其細行也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衛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滂之後報之以大旱民荐饑饉有強盜入其室苦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徐徐去山深無人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苦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深

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跣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大三能猛噬還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麋鹿飛鳥相叅犬無擊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遶墳嗥叫其感物之情如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

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日計未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掌夜夢佛携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歧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偽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國人北戎南梵無敢給之隴丞道俗皆稟教密藏號阿闍梨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為帝鳳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

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召竇八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眾其竇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鬪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早五召賢俱行入洛即帝位歟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至二年勅移并州晉高祖為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至賢先終于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十五



曾玄矣竇八郎者歧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  
鬻水言語不常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  
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掌而笑迨死焚之火  
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手搗衣扇行  
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

僧亡名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  
國主李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  
僧無能寧銷王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  
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受之以乾祐中盛夏

坐終身不沮壞今湓城人供養影相焉又潭  
州釋亡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文昭  
王馬氏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  
然其語事詭異堪驚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  
褻掠佛像各就兩廂僧皆謂為狂發相目而

笑舉止極甚忽切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  
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爭禮焚香漢乾祐  
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瑫傳

釋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良母陶

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群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途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于剃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竒五辰而畢軸次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繫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叅煮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焚破木都無難色嘗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

序五

十六

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梟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曾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于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瑤性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閉戶口無雜言亦覽群書旁探經論慨其郭迤音義踈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踈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踈若言踈可

以疏通一藏經瑤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  
耿介持律古之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

沙彌  
伽道  
蔭

釋守真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詐帝信之  
鴻緒乃祖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塞閭

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紀丁蘭也真

早五

十七

即其後矣洎黃寇干紀僖宗蒙塵車駕避鋒  
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于蜀  
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  
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

既備先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  
法界觀後禮演秘閣黎授瑜伽教並得心要  
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  
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焉講起信及法界  
觀共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手  
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徧約度僧尼  
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徧常五更  
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  
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  
域一日謂弟子緣過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

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毫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績以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佛聲既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於北承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

聞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修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為誦宣華嚴經以攘彼敵遂陞座朗誦是經時脩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且五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來往乃視虎其躡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十八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為門若取聞持勿過讀

誦者矣何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  
詮詮留則月失比爲指天邊之桂影而還認  
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遠然則機有  
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高  
唱在手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  
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  
漢庭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  
曲韻以諷通蘭乃月氏之生會則康居之族  
兩家左右二見否臧無爲冰上之狐兔問埃  
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類行事不同或執

親從佛聞更難釐革或稱我宗自許多決派  
流或直調而質乎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授  
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真他謬終年矛盾未  
有罷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喞喞誦三契之伽  
陀感車馬而不行動入天之共聽早五此曲折聲十九  
之效也若乃盤特少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  
鼓脣胡暇巧而揚舌猶登中聖或致感徵此  
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感動龍  
神能生物善者爲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  
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那爲梵音邪

請狀貌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唄  
囉之聲則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  
聞者與襄陽人爲較準彼漢音也音附語言  
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所言唄囉者  
是梵音如此方歌謳之調歟且梵音急疾而  
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唄囉也或曰  
此只合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  
宰檢經示沙門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  
曲韻故聞山響及經偈乃有傳授之說也今  
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恣憑之音加釀瓌辭

包藏密呪數爲梵奏此實新聲也如今啓夾  
或曰開題祇知逐句隨行那辨真經僞造豈  
分支品未鑒別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聞  
捨筏適足歸宗達其阿字之門圖其法身之  
體此讀誦之至也其有難通帝字多遊族家  
急令口誦於一經且爲身叅於五衆賴能暗  
誦免呼粥飯之僧如偶澄清緩裏歸家之幘  
或曰國朝度戒何責經乎豈不聞羯磨之辭  
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言念經爲增上緣耶  
通曰此滅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證

相隨何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  
入法止闡茸白丁矣南山太師云纔登解髮  
便須通覽又後周初多度僧尼勅靈藏銓品  
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  
鑑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為第一此乃精選  
誦經通義為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為  
痛惜梁傳目此為經師宣師不泐而革號為  
讀誦今采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  
高則有感神宿廟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感金  
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氣之貫天或受請

第五

二十

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得御詩之  
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媚  
而自變猗歟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焯爾楚金  
感帝王之入夢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  
嚴放金光於口角後遊地獄乘寶座於西方  
三刀斷勢傷於竹筒千福經聲入於帝耳證  
返不飡於意茲康聲無斷於連珠或添齡於  
三十許年或差蠱於數十莖髮或經音徧於  
燕壘或本足在於鐘離或樂象龜茲或口開  
苗首或鬼神避呪或陸地生蓮或夢華胥而

悉解梵音或坐佛座而便歸圓寂如斯上德  
 若此法師殖璧隨方貫華有次身為金鼓擊  
 之成懺悔之音口若玉簫吹之出神仙之曲  
 因依相授徒倚獨宣可謂皮裹法華足行經  
 藏俾法音之不斷善付三乘皆成佛之無餘  
 還宣八辯者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望  
 吾曹無忘取則於此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音釋

變所眷切 雙魯取切 塾都念切 綑布切  
 錫徐盈切 蝻戎忍切 輶合泉切 貉下切  
 也也 蝻也 淖濕也 慙無斧切 貉各  
 貉也 詆都毀切 淖也 慙也 糅女救切 歸山  
 縮次也 愀色也 窳缺也 糅也 歸也  
 軌彼側切 磷良丹切 淄莊持切 幘孟知  
 切也 村下芳切 墟基址也 復方六切 莛無芳  
 切也 華規倫切 鬻余六切 襲必益切 繫即  
 切也 麕鹿屬切 鞫師交切 埃胡切 瓘力尼  
 來也 擘扶亂切 鞫也 埃也 瓘也  
 梵音也 恣恣音敗不和也 瓘切 瓘切 瓘切  
 梵音也 恣音敗不和也 瓘切 瓘切 瓘切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阜六

宋注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茶沙門貧寧等奉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一正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周京師法成傳一

唐五臺山昭果寺業方傳二

阜六

上都青龍寺光儀傳三

鎮州大悲寺自覺傳四

東京相國寺慧雲傳五

杭州華嚴寺玄覽傳六慧旭  
守如

東陽清泰寺玄朗傳七

湖州佛川寺慧明傳八

湖州大雲寺子瑀傳九

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十

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十一

京兆荷恩寺文瓚傳十二

太原府崇福寺懷玉傳十三

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十四

周京師法成傳

釋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監察御史屬天

后猜貳信酷吏羅織乃避法官乞出家為僧

苦節勤於化導聲發響隨行高質直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于時正一百年矣儀鳳二年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勅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餘粒光色粲爛而堅剛勅於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於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成公居之行其激勸多以崇

福爲已任焉

唐五臺山昭果寺業方傳

釋業方者即解脫禪師之法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軒昂垂手過膝眉長數寸目有重瞳人望凜然禮誦無倦紹脫高躅動合無形

早六

不捨利物而再修梵宮時太原府有士女造立文殊像一軀將送入山到流池河側洪波汎漲方乃隔岸焚香啓告河爲流減過文殊畢水還瀾溢後終建塔在寺西北一里肉身見存而多神異焉

唐上都青龍寺光儀傳

釋光儀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復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而無噍類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乳母將至扶風界中鬻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遭貌取而敗且極憂疑乃造布襦置錢於腰腹間於桑林之下告之令去勅搜不慢吾慮俱死無益於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姥言訖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逝矣儀茫然行至逆旅與群兒戲有郡守夫人往夫所住處方息俱此見儀群聚且貌俊爽因而憐之召謂之曰郎君家何在而獨行至此儀給之曰莊鄰於此有時閑戲耳夫人食之早六又給之錢乃解衣而內其錢日暮尋逕而去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奚所適儀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開曠且無憂畏小子欲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携其手至大樹陰令禮十方佛

第一五〇册

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髮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收掩猶如幾夏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欬然亡矣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彼寺主駭其言因留之經十年許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而屬中宗即位唐室復興勅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衆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即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於家方以狀

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懼而避焉他日會使君夫人出其女靚粧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給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有于此根故爲慾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于地儀亦悶絕戶既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蘇命醫工昇歸蠶室

以火燒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傳之月  
餘瘡愈使君奏儀是瑯琊王子有勅命驛置  
至京引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  
誓願爲僧確乎不拔中宗勅令領徒任置蘭  
若自恣化方儀性好終南山因居法興寺於  
諸谷口造庵寮早六蘭若凡數十處率由道聲馳  
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緇素侍者常數  
千百人迎候瞻待甚於權要卿相焉儀恒居  
寂定或言將來事以決吉凶必無差忒人益  
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囑累

弟子當謹護身口勿事諠譁祖師意無別事  
靜則真法現前此外提唱皆不獲已言極激  
切因北首而卧枕肱右脇著席而亡此大涅  
槃之表兆也遺言令葬於少陵原南乃鑿原  
成室而封之柩之發也異香芬馥狀貌如生  
祖車出城白鶴數百鳴喚空中綵雲依約覆  
車數十里道俗號咷多持孝服所葬之地遂  
建天寶寺弟子皆留而守之  
唐鎮州大悲寺自覺傳  
釋自覺博陵望都人也稚齒厭于俗態俄白

親老言兒樂從佛求度世去二親驚愕咄咄  
俾去然無慙恚再拜請命乃強禮本部開元  
寺知欽欽觀其志氣弗群立字曰自覺訓之  
曰汝聞名思義答曰佛種從緣起唯聽明誨  
矣既而誦經及格蒙度至德二年年滿鎮州  
受具足法年即往靈壽縣禪法寺年習律經論勤  
瘁九年皆造微也便言當入太行山於一磐  
石上結茅庵三畝小谿爲蘭若不亦快乎大  
曆元年九月晦往平山縣界得重林山院果  
應所求遁跡自娛至二年五月天其旱曠覺

則跣足經行冬則右肩偏袒其林薄山谷虎  
狼狂跡重複唯拾果采蔬卯時一食時恒陽  
節度使張君患炎旱聞覺精苦躬入山請其  
祈雨張語之曰某無政術致累百姓三年亢  
陽借苦引咎自責良無補矣或云龍王多依  
師聽法忘其施兩願師垂救旱之誓有如白  
水如念蒼生請輟禪定略入軍府覺乃虔恪  
啓告龍神未移晷刻天輒大雨二辰告足張  
帥歸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焉覺始入法  
已來學諸佛因中誓願其數亦四十九也其

一願身長隨大悲菩薩次願造鑄大悲像寺  
及乎發言響應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鑄成舉  
高四十九尺梵相端嚴眼臂全具迨更年稔  
寺亦隨成今城西山大寺是歟遂於壇前誦  
念至三更見神光二道作中金色於是朗中  
見彌陀佛觀音勢至左右翼從佛垂金臂呼  
自覺聲漸下雲來摩其頂曰守願勿悛無宜  
懈廢利物為先汝去吾隨任從汝意言畢雲  
收杳無朕迹覺以願心酬畢返山林之間擇  
送終之處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有神人現

半身若毗沙門狀謂曰師今歲滅度矣舉手  
謝神人曰往來定分吾聞命矣其年六月十  
四日奄歸寂滅門人欲奉神龕歸山寺州府  
人苦留終於大悲寺南遷塔焉則十三年四  
月八日也其大悲為恒陽奇事感應潛通至  
周顯德初勅鑄九府圓法天下銅像一例除  
毀時州人相率出錢贖此像不允登即爐橐  
鎔冶真定之人莫不悲悼時炭熾飛煙無之  
從頂至霄旋收銅汁斯須計料匠氏暴卒自  
此罷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鑄令全代懺

卑六

六

前事焉

唐東京相國寺慧雲傳

釋慧雲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識精明氣貌踈  
朗高宗麟德元年正十歲矣邈然有出塵之  
志二親多厭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  
其所願從往南嶽初祖禪師稟承慈訓而能  
黠慧好味經教沈默如也至于弱冠於嶽寺  
受具足法自專護戒且善毗尼尋罷講科專  
營福事發言響答化俗風從立事絕私士庶  
欽揖乃出重湖而遊荆郢江南振錫浙汭携

囊務在勸人令捨慳病隨處蓋造葺修寺宇  
二十餘所皆功成不宰天后久視元年江北  
行化因緣未會長安元年來觀梁苑夜宿繁  
臺企望隨河北岸有異氣屬天質明入城尋  
覩乃歙州司馬宅西北園中池沼雲徒步臨  
岸見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合沓珠瓔  
門牖綵繪而九重儀像透迤而千狀直謂兜  
率之宮院矣雲覩茲異事喜貫心膺吾聞智  
嚴經說瑠璃地上現宮殿之影此不思議之  
境界也今決擬建梵宮答其徵瑞乃挂錫于

阜六

七



安業寺神龍二年丙午往濮州屬縣報成寺發願爲國摹寫彌勒像舉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時施者委輸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橐籥程巧工一鑄克成相好竒特殆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屬溫王讓位奉睿宗叔父也景雲元年雲於寺東廊南隅造別殿安聖容始云治材方議版築檀越衆議紛紜未成建樹至二年辛亥於福慧寺經坊北貿新安典午鄭景宅方事興工掘得古碑則北齊天保六年乙亥歲置建國寺乃高歡嗣子文宣帝也

觀之者皆驚嘆同舍利弗悲螳堙焉採訪使君稱異再三遂泐此記改福慧爲建國寺迎取安業聖容及殿材至寺太極元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歲刑部尚書王志愔爲採訪使至浚郊宣勅應凡寺院無名額者並令毀撤所有銅鐵佛像收入近寺雲移所鑄像及造殿宇門廊猶虧絲續遇新勅乃輟工雲於彌勒像前泣淚焚香重禮重告曰若與此有緣當現竒瑞策悟群心少頃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滿城士庶皆嘆希有是特生

謗毀者隨喪兩目又有舌腫一尺許者遠近傳聞爭來瞻禮捨施如山乃全勝築像坐垂跌人觀稽顙涉惡報者雲望像為其悔過斯須失明者重視舌卷者能言皆願為寺之奴持鐘掃地也採訪使王志愔賀蘭務同錄祥瑞奏聞睿宗皇六潛符夢想有勅改建國之榜為相國蓋取諸帝由相王龍飛故也仍勅佛授記寺大德明幹同共檢校功德勿令州府煩擾中書舍人賈曾侍郎崔沼給事中盧逸中書侍郎平章事岑羲皆捐俸祿共構因緣或

啓發心之元或施外護之力先天中行傳神于潞邨玄宗即位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書寺額奉詔令大德真諦并弟子二人品官一人賈勅賜幡華及寺額至迎受懸挂雲道化梁園身榮福樹百齡有限四相交遷終于寺之別院葬今京之東郊寺莊塔亭存焉時號造寺祖師雲去世後天寶四載造大閣號排雲肅宗至德年中造東塔號普滿者至代宗大曆十年畢工或云造塔僧能分身行化難測品階文殊維摩是王府友吳道子裝塑又

開元十四年玄宗東封迴勅車政道往于闐國摹寫天王樣就寺壁畫焉僧智儼募衆畫西庫北壁三乘入道位次皆稱竒絕今之殿宇皆大順羊火災之後蓋造宋太祖重修翰林待詔高益筆跡壁畫時推筆墨之妙矣

唐杭州華嚴寺玄覽傳

慧相守如

九

釋玄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菜于錢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于捨家師承慧相和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久爲師範及

見覽無一息之間達仁告門人曰無上之道清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真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耶俾遐邇聞之其預爲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之地近於玄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頽名將壑遷跡亦時廢屬于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勅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往返形勝覽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錄住一閑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次第同致于

道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憫物慈濟  
為已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為放生池時  
太守素從禮因茲勸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  
司馬揚敏言感夢又廣至十里是以捷著掉  
尾驗喁浮沈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覽又以  
經像為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為首鑄金銅  
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為首寫經二千餘軸金  
字涅槃經為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  
宗追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  
量則覽之元昆也量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

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書按氣度如此明  
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太夫人年  
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已  
覽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于臨平所造寺  
春秋八十四僧明了大覺普賢神滿懷遜皆  
叅預法流奉法器藏于細礪洞之下基工部  
侍郎徐安貞撰碑頌德焉又閩中愛同寺釋  
守如多事勸誘越上之民歸若鄜聚焉崇樹  
精廬以為濟眾急在利他開元十年於寺營  
浴室患地勢陡高清泉在下桔槔無用汲引

早六

十

步遙終以爲勞思慮不迨無由改作忽一宵  
下流頓涸距造浴室所二十餘步清泉迸出  
時謂神功冥作移此泉耳七閩之民罔不歸  
信終于溫室之偏房矣  
唐東陽清泰寺玄朗傳

釋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  
守拯公之後曹魏世避地于江左則梁大士  
翁之六代孫遂爲烏傷人也母葛氏初姓夢  
乘羊車飛空躡虛而覺身重自茲已後筆血  
惡聞殆乎產蓐亦如初寐覺後心輕體安嬰

兒不啼啖爾而笑元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  
七紙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勅度配清泰  
寺弱冠遠尋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  
範又博覽經論搜求異同尤切涅槃常恨古  
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爲平允早六往在會稽妙喜  
寺與印宗禪師商確秘要雖互相述許大旨  
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清衆滯可以趣一理  
因詣東陽天宮寺慧威法師威稟承括州智  
威時傳威是徐陵後身灌頂師之高足也朗  
親附之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

門等凡一宗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  
重修觀法博達儒書兼闡道宗無不該覽雖  
通諸見獨以止觀以爲入道之程作安心之  
域雖衆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  
遊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徧雖  
致心物表身馱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唯  
十八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  
一室三十餘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  
兜率宮必資福事乃構殿壁續觀音賓頭盧  
像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歎

未曾有此後或猿獲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  
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嗥宛轉于地朗  
憫之焚香精誠爲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  
明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上客屈朗出山暫  
居城下朗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  
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  
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尋經典不然  
一燭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  
徇律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鄰境耆耄擁室  
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

弊乃指授僧靈稟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甄塔  
績事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  
莫由斯也一日顧謂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  
旦暮焉以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  
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一置塔於巖所  
生常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  
丘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  
邕常州福業寺守真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  
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齠年慕道志  
意求師不踰三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

年六

十二

溪焉第其傳法號五祖矣禹山沙門神迴著  
乎真讚矣

系曰觀其唐世已上求戒者得自選名德為  
師近代官度以引次排之立司存主之不由  
已也朗之求戒不其是乎如是師資相練恩  
義所生脫臨事請為則喻同野馬也

唐湖州佛川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世居穎  
川永嘉南渡祖為司徒掾曾祖仲文有佐命  
于陳封丹陽公祖為雙溪穀熟二縣令考為

蘭陵長乃爲蘭陵人也明母氏初感之日如  
持佛戒足惡履于葷園口不嘗于蠱器神夢  
髣髴如聞法音既而誕焉年漸及壯方祈捨  
俗父母偕聽至受具時即開元七年也習學  
律藏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遁焉  
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紛若心印心  
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頓開心地天寶中  
有願於清涼山淮汴阻兵明即旋策輿禪客  
遇同遊宛陵於上石門置蘭若三所有大戲  
來擾如撫老焉時荐饑群盜欲至必號呼先

年六

十三

告往往有徵焉先是此鄉好弋獵明化之皆  
焚置網器仗矣至天寶五年爰止乎魚陂道  
場有瑀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迺行轍世莫  
之識始相見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  
日同登魚陂峯頂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  
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天寶八年有制  
度人州將韋南金舉高行黑白狀請隸名州  
中寧化道場明固辭改隸佛川即疇昔魚陂  
所望之峯梁吳均故宅之所地志云青山南  
掘得古佛二軀莫知年代獲像之地靈泉涌



起因名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祠風俗淫祀  
濫以犧牲於是明夜泊廟間雷雨荐至林摧  
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衛甚盛明  
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明神柰何使蒼生每  
被血食豈知此事歟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  
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因與受菩薩戒神欣  
然曰師欲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宮後  
果移寺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有慧明二  
字焉建中元年正月示疾其日庭水春染山  
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

往春秋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二月十二日建  
塔于寺西山焉傳法弟子慧解慧敏如知三  
人也若鷲子採菽之倫也菩薩戒弟子刺史  
盧幼平顏真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深於禪  
味俾晝公爲塔銘焉

唐湖州大雲寺子瑀傳

早六

十已

釋子瑀字真瑛姓沈氏吳興德清人也其先  
亡國於沈因以爲氏春秋沈子之後也瑀生  
而聰慧不以師授年未總角辭親出家以如  
意年中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灸世事於洛

京大福先寺受戒勤勤祈請假寐三日之夕  
見有神人儼然在目倏往忽來或同或異得  
非至誠乎於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  
歸于大雲道場堅執律柄僧綱釐舉不亦宜  
哉瑀素履純庵無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  
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若泉涌撓我聖  
教擠我妙門瑀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不稽  
首挫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  
悲懺日夜一帀或二日三日一帀夜有聖僧  
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

夜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  
此則往往有之瑀慨德清徧邑未有塔寺遂  
銳懷營構一唱齊和乃成精宇前後寫經三  
藏凡一萬六千卷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  
三宿將入地獄冥中見瑀引至王所謂王曰  
此人能講涅槃經王宜宥之王曰唯聞巖崙  
師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是再三王不能  
屈因赦之曾是鄉人施犒牛者天然不孕因  
而出乳其通感如是以十一年秋禪坐而終  
十二年春將啓靈龕欲焚之容色不變如生

皇六

十五

雖少林孕髭蘄春育髮何獨嘉也大理評事  
攝監察御史姚淡主客郎中姚沛刺史楊慧  
才偕歸信焉

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

釋惟實姓湯氏富陽人其爲人也杜多其行  
禪觀其心淡然靜居長坐不寐初母氏柳其  
願心不容披削旣而籠開鳥逝岸穴泉飛學  
善財之徧叅同迦葉之練行天寶中往明州  
若嶼山夜聞冥告曰達達聖跡名山宜矣翌  
日且登其山巖洞窈窕石壁削成秀異之多

實維靈境有大佛足跡詢其山叟則曰彼開  
元年中始現斯瑞遂願棲此有終焉之志時  
屬海寇素晁蜂螳屯聚分以剽劫殺戮無辜  
至于香山衆皆奔竄實據榻瞑目先以大石  
掩洞門賊可三二百數復昇巨石闕二丈餘  
鎮其穴口實起喑鳴以掌舉之群盜羅拜以  
謝之而去邑民重之遂立精舍弗再歲而成  
大曆八年也太守裴儼奏請署香山題額焉  
詔度僧七人隸名矣以貞元二年冬示疾終  
于寺則跏趺而化也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

一笑

唐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

釋增忍俗姓史氏沛國陳留人也典謁之年  
登其鄉校百氏簡策寓目入神藝文且工乃  
隨計吏數舉不捷會昌初薄遊塞垣訪古賀

年六

十六

蘭山中得淨地者白草谷內發菩提心頓挂  
儒冠直歸釋氏乃雜草結茅爲舍倍切精進  
羌胡之族競臻供獻酥酪至五載節使李彥  
佐嘉其名節於龍興寺建別院號白草焉蓋  
取其始修道之本地也忍刺血寫諸經大中

七年李公慮其枯悴躬往敷論曰師何獨善  
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生性任持教法所  
利博哉忍執情膠固遂著三教毀傷論以見  
志帥覽而益加崇重九年因讀大悲經究尋  
四十二臂至無畏手疑而結壇泐旬禱請自  
空中現其正印雙拳歷歷可觀遂命畫工繪  
寫此臂焉或有譏謗者忍再精懣虔告畫工  
濯筆銅椀中忽感寶性華一朵枝趺髻葉一  
皆鮮明觀者驚歎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  
示滅于白草院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

藏神于水館之南建塔焉初忍刺血寫經總  
二百八十三卷畫盧舍那閣三十五尺門一  
丈六尺起樣畫大悲功德三軸自著大悲論  
六卷並藏諸篋笥焉後節使唐恒夫仰其遺  
跡奏乞旌勸物謚大師曰廣慧塔曰念定弟  
草六  
子無轍亦致遠之高足賣血書經二卷瑞華  
椀一枚詣闕奏呈宣賜紫衣天復中終及梁  
乾化初中書令西平王韓公遜錄遺跡奏聞  
太祖勅致謚曰法空別賜紫方袍塞垣榮之  
後唐同光中從事薛昭紀爲碑焉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唐京兆荷恩寺文瓚傳

釋文瓚姓張氏晉陽人也天姿整恪幼事師  
於并州崇福寺學該群籍控帶三乘至若念  
版銀繩之錄龍韜象祕之文罔不稷耘情田  
波濤口海宣暢皇化對揚天休一皆悅服詔  
爲翻譯并河南佛授記寺兼京兆安國荷恩  
崇福等寺大德好修福事設無遮一百會凡  
聖混淆一皆等施縱風雲連起及至齋日必  
晴明晏然感動人祇福無唐設春秋六十餘  
卒於本院境內苦霧如泣數日不解焉

第一五〇册

唐太原府崇福寺懷王傳

釋懷王姓許并州人也少而警利日覽千言  
卑露鋒芒迥拔儕類及其長也戒節踰峻梵  
場龜鑑志在修葺無間彼此夏墟寺宇經有  
闕而必補像有凋而徧修三任紀綱特有崇  
建仍校讎大藏經二十餘本祁寒酷暑不廢  
晨暮增飾淨土院興事任力轉加殊麗代宗  
嘉之委爲灌頂道場主真言祕訣有所在矣  
春秋六十三卒於本院云

唐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

釋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陳氏以其嘗發  
大願盡一報代衆生之病致本名不顯矣誕  
育之辰祥光充室鄰里異焉七歲喪父哀毀  
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  
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  
誓志觀方初止今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  
按經績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  
咸覩畫像沉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  
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  
暴風雷動傷苗稼雉堞號爲毒龍爲之也代

早六

十八

病爲誦密語後經歲序都亡是患盟津民立  
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  
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盂食俄見二虎  
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  
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盜本樵子願依附爲  
苦行焉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盼壘代  
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爓牲牢其神石像  
屢屢隨勸頷首顧其神婦略無俞答之狀遂  
剃神之髮毀撤神婦鄉人怪之聞白州邑大  
守怒之曰此唐高祖初起至此久困陰雨其

神見形示路以迎義師厥後礮石爲像薦饗  
無虧此之髡師無狀敢爾俾繫閉於嘉泉寺  
扁鍵且嚴至二十日啓關寂然禪定傾城咸  
往觀禮或聲磬舒徐而起太守急召之不來  
以至約令斷頭代病斬一指以付使者太守  
感之躬就迎請移置大梵寺別營甃浮圖以  
藏其指節矣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  
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之曰  
妾家醞覺美的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  
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

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脛足地  
爲之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  
隰西河人有疾止給與淨水飲之必瘳凡屬  
荐饑必募糧設食後於趙城救斯荒歉作施  
食道場前後八會遐邇賴之道感多類以貞  
元十九年秋七月八日奄然跣趺示滅四衆  
初謂如嘉泉寺之禪定歟香華供養至于隔  
歲膚肉漸堅方知永逝遂漆布績畫之武宗  
廢塔像無巨細皆毀除或議之移入陶窰中  
既而生瑞草一本其狀亭亭若蓋盤錯縈紆

庇其風雨而有餘也宣宗即位佛事中興綱  
糾比丘造小亭移真形寘於此先於嘉泉寺  
斷指節已過百齡筋肉甲爪光潤且如金色  
或屬兵革城陷指亡後有賣出逃難事息歸  
還亦陰福其連亡者至今平陽人崇信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音釋

澆池澆荒胡切 池水名與唐何同切 髮此宰切 璞虛  
 也乾 狃習女久切 晷日景也 汭北曰汭切 水歛  
 失涉切 素素他各切 箭箭也 以灼 垤徒結切  
 州名 驗驗疑檢切 魚魚口上見也 桔桔 棹也  
 鬻鬻脂切 驗驗疑魚口上見也 桔桔 棹也  
 桔音結 棹水具也 唵小胡板切 攫居縛切 大  
 魚魚新殺曰魚 戲戲名虎 尤莫江切  
 撓亂也 擠排也 犒羊徒刀切 沛子禮  
 嶼鳥到 怒苦角切 髻莫班切 膾膾許兩切  
 向響謂也 輝尺善切 墳房忿切 隰地似入切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歉苦華切  
不登也

第一五〇册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冊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阜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一

成都福感寺定光傳二

年七

吳郡嘉禾郡貞幹傳三

蘇州支硎山道遵傳四

京北大興善寺舍光傳五

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六

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七 全亮惟約

京師奉慈寺惟則傳八

長安禪定寺明準傳九

洪州寶曆寺幽玄傳十

五臺山智顓傳十一

會稽呂后山文質傳十二

明州國寧寺宗亮傳十三

越州開元寺曇休傳十四

雅州開元寺智廣傳十五

鄜州寶臺寺法藏傳十六

五臺山海雲傳十七 守節

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十八

五臺山行嚴傳十九

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二十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二十一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

釋僧竭者不知何許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  
甸護珠言戒止水澄心每嗟鞞固之夫不自  
檀那之度乃於建中中造曼殊堂擬摹五臺  
之聖相議築臺至于水際竭懼傷生命俾立  
三日道場呪其多足至無足當移竄相避勿

成其梵行之難將知至誠所感徵驗弗虛掘  
土及泉了無蠢動焉常以複素為澆袋遇汲  
有蟲投諸井坎時號護生井恒盈不涸又觀  
其飛蛾蠛蠓錯認火明為可飛之路故犯之  
乃鑄銅蟾為息煙調天下傳其制度其曼殊  
院嘗轉經每勅賜香此寺本七寶臺寺內有  
天后所造之臺竭居于中焉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傳

釋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弗  
拘糲食斷中穢穠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緣

事或多魔教鍾中无俄遭武宗毀廢例及儒宗及手佛日重暉僧倫咸序光同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齋灰飛投鑪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上若虹蜺焉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大和初南蠻蒙僣顛剽掠入益城分蠻卒舍千寺內廊廡皆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虛至夜蠻蚤覩此奇異乃禁止行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

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在至劔門見一人長一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大石寺塔在西南未為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伏望便掘石此下以鎮舍利早七兼瓊曰此易耳遂隱厥形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鑿鑿之至夜輒填滿遣人潛伺之見有白羸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止令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即

金華舊寺基也光鐘亦移入新寺焉

唐吳郡嘉禾貞幹傳

釋貞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禪默爲務曳錫踣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鄣有崑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嘗考室于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跡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至止於茲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靈光寺邑民欲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字民

欣然相遇幹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惡偃室之囂寓殿基後編苦爲淺室而居四方檀信弗召自臻又與僧令恭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其最高廣海內罕比事畢挈弊囊振舊錫歸北莫知其終

唐蘇州支硎山道遵傳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天竺義威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傳教也後學天台一

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  
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  
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  
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  
向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真  
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爲  
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遵之  
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  
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  
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寫天台教益手道

早七

四

場置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玄義天台止  
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  
之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  
大明上燭于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  
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  
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觀此身在空  
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  
一僧夏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告終于支硎山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  
殿崩果進入滅門人靈翰法感道欣猶子靈

源迨慕之已樹塔旌德焉

唐京兆之興善寺舍光傳

釋舍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驚塵馳求簡靜  
開元中見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  
不空却迴西域光亦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

早七

五

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魚望舟有吞噬之意  
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恬靜俄抵師  
子國屬尊賢阿闍黎建大悲胎藏壇許光并  
慧晉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迴京不空  
譯經乃當參議華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

見不空勅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  
湛然解了禪觀深得智者膏腴嘗與江淮僧  
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然與光相見問西  
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問及  
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圓  
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為  
翻唐為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握手叮囑詳  
其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  
光不知其終

系曰未聞中華演述佛教倒傳西域有諸手



通曰昔梁武世吐谷渾夸呂可汗使來求佛  
像及經論十四條帝與所撰涅槃般若金光  
明等經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使者必通華  
言既達音字到後以彼土言譯華成胡方令  
通會彼亦有僧必展轉傳譯從青海西達葱  
嶺北諸國不久均行五竺更無疑矣故車師  
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  
習讀之皆爲胡語是也又唐西域求易道經  
詔僧道譯唐爲梵二教爭菩提爲道紛拏不  
已中輟設能翻傳到彼見此方玄曠之典籍

豈不美歟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幹也東夏  
者傳來之枝葉也世所知者知枝葉不知根  
幹而不知枝葉殖土亦根生幹長矣尼拘律  
陀樹是也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  
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  
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  
之西域之人利在手念性東人利在手解性  
也如無相空教出乎龍樹智者演之令西域  
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彌勒慈恩解之疑西  
域之罕及將知以前二宗殖於智者慈恩之

早七

六

土中枝葉也入土別生根幹明矣善哉接者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結步搖而飾冠珮南海之人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蠶婦之絲巧匠之家得之繡衣裳而成黼黻繆抽之嫗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師焉得不宗仰乎

唐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

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竒踵四聖種故號頭陀焉大和二年振錫觀方訪

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陰對天台華頂赤城北望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西北北有支遁嶺養馬坡放鶴岑次焉晉宋已來茲山洞開初有羅漢白道猷言西域來戾止是山次竺法潛支道林居焉高人勝士接踵而棲此中早七至於戴逵王羲之七郗超孫綽許詢遊憩其間矣見是中景異聞名士多居如歸故鄉戀而不能捨去既行道化盛集禪徒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之始爲卜築次陸中丞臨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鬱成大院五

年而佛事興然每爲往來禪侶談說心要後  
終于山院大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  
爲記劉賓客禹錫書之

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

全亮  
唯約

釋普岸姓蔡氏漢東人也冲弱之齡迥然聰  
敏骨目竒秀天生不嗜葷羶長有出塵之意  
其父嚴毅訓授經籍漸通其義秉翰伸辭宛  
然華藻因入僧舍暫執經卷乃歎曰佛法玄  
微非造次可及決志辭親時懷海禪師居百  
丈山毳納之人駢肩累足時號大叢林焉岸

叩其關海攝受之日隨普請施設夜獨執燭  
誦經曾不憚勞遂諧剃染及陞戒品便習禪  
那壁坐忘疲觀心恒務瞻蔔附風而香遠戲  
貓逢獸而吼高學者成圍請於安陸壽山院  
坐道場矣如是環拱可四百餘衆執器聽瞿  
沙之說投籌待魏多之度大利群機得道者  
衆大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厭諸人  
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華頂石  
梁智者昔降魔矣將遊之也自襄陽邈迤而  
來從沃洲天姥入天台之西門得平川谷中

峯名大舍號平田是也觀其山四舍鬱翠東  
西山石門而有三井龍潭東入石橋聖寺乃  
是綠身道猷尊者結茅居此未幾見虺虎乳  
子瞪目而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  
山是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  
越勿相驚撓經宿領子而去以大和七年癸  
丑十月二十七日營構丈室携一童侍給薪  
水耳八年春禪侶輻湊衆力義成此院號平  
田焉開成中宛是大道場會昌三年七月告  
衆入滅春秋七十四度弟子全亮俗姓陳氏

悟師之道得鳳之毛一人唯約在上元入滅  
肉身不朽岸遷塔于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羅  
漢殿永嘉全億長史畫半千形像每一迎請  
必於石橋宿夜焚香具幢蓋螺鈸引導入于  
殿香風送至旛幢之勢前靡而入門即止其  
石梁聖寺在石橋之裏梵唄方作香霏始飄  
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  
或坐或招手之狀或卧空之形瞬息之間千  
變萬化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養祥瑞極  
繁今上太平興國三年於滋福殿宣問兩浙

都僧正贊寧石橋長廣量度一皆實奏帝歎  
嗟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詢誓斷腕  
然鍊乞重造此寺乃宣內殿頭高品衛紹欽  
張承貴革故規制若化出天宮焉今岸師影  
堂在寺之右

阜七

九

唐京師奉慈寺惟則傳

釋惟則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務舉  
則波隨常言像是生善之強緣不得不多立  
初之觀也如對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  
門自成末則如如焉蕩蕩焉三昧安得不現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前乎是以我曹勸化迷俗得不以此是為先  
容歟由是若雕若塑形像森然恒事進修天  
邑之間偏加激勵屬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  
和中為母齊國大長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  
搜擇名德則乃預選入居未久之間聞四明  
鄞山有阿育王塔東晉劉薩訶求現往專禮  
焉乃匠意將七寶為末用膠範成摹寫脫酷  
似自甬東躬自負歸奉慈寺供養京邑人皆  
傾瞻歸信焉

唐長安禪定寺明準傳

第一五〇冊

釋明準者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  
出俗遊方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范陽  
北山刊石寫經灌鐵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  
之虞又東洛長壽寺寫華嚴聖善寺寫法華  
嵩山嶽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圖不朽準遂  
於貞元戊寅歲春正月見寺僧鑿山攻石石  
悉頑惡知匠氏不虔山靈祕吝時準疏告陰  
靈請裨善務俄於定中見若干幅貯無量石  
冥冥之間如有宰割皆中刻字時連率博陵  
崔公激勸幕府參佐各書一品從序至勸發

凡二十八園廊挺立不替畢工準之化人皆  
此類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後不詳終所

唐洪州寶曆寺幽玄傳

釋幽玄俗姓劉幽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年  
及弱冠方遂前心投并州賢禪師而了玄契

元和二年振錫江左至會稽大雲寺見三學

僧柅定食輪資緣都闕玄言發響應檀越供

贍未幾移居湖心龜山妙喜古寺九年屬平

昌孟簡鎮于越枉駕問道遂構成大院十二

載復登南嶽栖止絕頂十三年豫章太守商

祐篤重其道命住東明寺即東晉安帝世之所造僧數繁湊寶曆中爲奏改爲世福兼置戒壇續勅改爲度僧寺其間形像皆玄之化導大和元年沈傳中丞又加信向玄於院南別造佛閣五層功就謂弟子曰福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然後人尤具吾終後可將屍漆布安閣下言訖而化門人特旁立塔焉

唐五臺山智顛傳

釋智顛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閣院禮賢林爲師誦經合格得度神情爽

拔氣調高峙於世資財少欲知足糲食充腹羸衣禦寒餘有寸帛未嘗不濟諸貧病也遊方參翫預諸講席傳法華維摩二部窮源盡理後挂錫高峯息心却掃距元和中衆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顛與時遷徙固辭不允遂登此職後遇歲當饑饉寺宇蕭條有華嚴寺是大聖棲真之所巡遊者頗衆供施稀疎院宇倫巡例稱不迫衆請爲華嚴寺都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無著澄觀之出世也當觀師製華嚴經疏海衆雲集請顛爲講主

日供千僧十有餘禩食無告乏皆云有無盡藏之米麩也歲久頗見豐盈有鄰院僧義圓亦當代之碩德也謂願久知常住私有謗言非平等心是貪饕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是千佛之一數也汝發輕言若不悔過當墮惡道圓乃詰朝鳴足懺謝有茲驗也及鍾武宗澄汰頽遁乎山谷不捨文殊之化境未逾歲戴宣宗即位勅五臺諸寺度僧五十人宣供衣帔山門再辟願爲十寺僧長兼山門都修造供養主大中七年與寰海遊臺四衆

建無遮精妙供養一月日乃謂大衆曰吾欲暫慙微骸息心斂迹佐助衆務吾無能爲也付諸俊哲繼吾遺躅乃淨室安坐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系曰僧中職任也如網之綱如屋之梁焉肇自姚秦立正魏世推都共齊則十統分貞唐世則僧錄命職異乎常所聞者五臺山自貞元中智顛始封僧長矣亦猶魚鹽蜃蛤祈望守之也  
唐會稽呂后山文質傳



釋文質俗姓祝氏尚丘之遠孫衢州須江人也叔氏爲僧號唯寬學通多本經論寬被詔入長安止大興善寺重詔入內道場兼請受菩薩戒質隨寬入內年十五誦法華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誦周戒本二夏便講四分律二十七講通俱舍四十年中精曉諸大經論後約束大悲禹跡二禪師參問心要既博達矣歸諸暨法樂寺領徒時有虎來聽法質摩其頂而去後往永嘉鍾會昌之搜簡乃隱樂成縣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

早七

十二

興太守韋君累請不來強置于榻昇出州開元寺居檀施駢阨造大佛殿并講堂房廊形像并寫藏教無不備焉越州廉使沈貳卿命住呂后山院本寧資禪師舊化之地也質唯居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衆言別十五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三窆于雲谷建塔越州刺史段式爲行錄焉

唐明州國寧寺宗亮傳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

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剝落納法方事毗尼循于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隸名亮預住持建州太守李頰為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汙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負廣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觀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

佛知多少剝盡心華只有師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竒好迭為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于代而於福敬二田銳心彌厚焉亮為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邵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駁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為文士先達倣仰焉

唐越州開元寺曇休傳

釋曇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教

納法已來未容少缺習通漸教頗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蔚成淵府初機請學皆到甚深休於講訓之餘糾繩寺任伊寺者梁所創年涉四百雖觀閣巋然且椽椳傾弛休革故有方締構無隙特加壯麗輪焉奐焉又護國經樓迨諸棟宇悉見鼎新次以寺之門樓也則長安四年故曇一律師之經始也既而顏廢仍重整覆一同創制復慊永徽中康僧會法師應身堂座卑庠乃募人釐變舊規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響應後終于住寺今

之大善伽藍是也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餅素完道振惟固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

早七

十四

愈至有癩者則起跛者則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名七罷任携廣來謁蜀主王氏素知竒術唯呼為聖師焉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

光變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爲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唯懼毗沙門之類圯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吳尚書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填噓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皆運至堆積令三綱掌管焉初廣在雅郡本寺羯帝袖堂內居其半室低門苦辱不許女人到

門唯有一竹筐子每齋受觀二十文必投筐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請齋亦體廣意止施二十文淨飯菜豉汁此外不許一物嚙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摑一叱皆起年七或令燒紙緡掇散飲食十五或遇甚痛惱者捩紙蘸水貼之亦差光化元年修天王閣向畢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同也



去從之及見倫扣擊未幾告云汝師海雲入滅已節稟聽斯言荼蓼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繼武接跡滅化相未迨將示滅愁雲鬱結鬼神悲號有塔存焉

系曰海雲是普賢應身非耶通曰菩薩下化

身七

十六

弗拘定相應以比丘即現說法若然何亂文殊境使主伴不分乎通曰若如所問凡夫分矣聖人豈以我所求乎

唐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

釋法興洛京人也七歲出家不參流俗執巾

提盥罔憚勤苦諷念法華年周部帙又誦淨名經匪逾九旬戒律軌儀有持無犯來尋聖跡樂止林泉隸名佛光寺節操孤穎所霑利物身不主持付屬門人即修功德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罄從嚴飾臺山海泉異舌同辭請充山門都焉蓋從其統攝規範準繩和暢無爭故也大和二年春正月聞空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今來迎導於是洗浴梵香端坐入滅建塔于寺西北一里所

唐五臺山行嚴傳

釋行嚴，滎陽人也。家襲簪組業，嗣典墳嚴稟庭誥，以周旋約成器能而濟用。內要隨計，供發宿緣，因聞妙莊嚴王經品，白父母求出塵勞。堂親抑禁，略無却退。既而削飾去華，年充納戒。諸方問道，綽有餘能。聞五臺山文殊應現，凡聖交蹤，乃登遊而諒名斯地。自爾一成慕學，三教偕明。談論天人之際，聽者茫昧不知區域之內外。耶王公大人靡不迴向。大和中，多行激勸，俾營福焉。自設大供，日計千人。

早七

十七

聞見之流，皆嗚指讚，嘆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寶也。助道之法，當如是修。以大中三年，右脇而滅。建塔寺西一里云。

唐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

釋願誠，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襲素風，濬流遠，汎不揚胄緒。祖考不書，母陰氏夜夢庭樹對發千華，餘華尋謝，獨結一果，乃覺有孕。母啓願心得娠，男子足矣。十月臨蓐，果如其望。立字曰願誠。後志存小字，不訓法名者，遵慈母之意也。誠少慕空門，雖為官學生，已有息塵

之志迨棲金地禮行嚴為師嚴即儒宗珪璋  
釋氏師子也一旦謂誠曰汝神情朗秀宜於  
山中精勤效節可不務乎大和三年落髮五  
年具戒先誦諸經悉皆精練行人屬耳道望  
日隆無何會昌中隋例停留唯誠志不動擢  
及大中再崇釋氏選定僧貞誠獨為首矣遂  
乃重尋佛光寺已從荒頓發心次第新成美  
聲洋洋聞於帝聽馳聖旨雲降紫衣後李  
氏奄有并門遐奉文殊躬遊聖地覩其令範  
撫手惟懷表聞唐天子相繼乃賜大師號圓

相也就加山門都檢校光啓三載羞饌命僧  
捨衣投施鐘聲引眾悉至齋堂右脇曲肱寂  
然長往建塔樹碑寺之西北一里也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

釋誠慧元禮之宗盟祖汾蔚州靈丘之故邑

早七

十八

父母深信注意清涼因瞻大聖之容乃乞興  
邦之子既而有孕遂誕賢童纔當卅年器幹  
天假自詣臺山永為佛子時真容殿釋法順  
覩其儁哲化以苦空勸捨俗衣令披法服暨  
登具足尤習毗尼自後孤遊谿谷多處林泉



有王子寺僧湛崇等請居茲寺慧主任之餘暇內外典教靡捨斯須供贍精嚴非不勤恪恒轉華嚴經數盈百部每至卷終懇發願曰以我捧經之手救彼苦惱之人而屬武皇與梁太祖日尋干戈中原未定武皇中流矢創痛楚難任思憶慧師翹想焚香痛苦乃息遙飛鷹帛遠達雞園命下重巒迎歸丹闕武皇躬拜感謝慈悲便號國師矣後乞歸本寺金峯顯耀玉樹相依九州之珍寶皆來百寺之樓臺普建莊宗即位詔賜紫衣次宣師號慧

堅不受帝復宣厥後再朝天闕更極顯榮受恩一月却返五臺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囑累門人廷珪曰吾今化緣將畢為吾進遣表達于宸聽宜各努力理無相代言訖入丈室右脇而終也俗齡五十僧臘三十帝聞惻早七愴遣高品監護喪送仍勅賜祭三朝火燼五色骨存收取舍利而起塔焉謚曰法雨塔曰慈雲也十九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阜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昭慧少門焚草等奉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三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一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二

東京相國寺遵誨傳三 求

曹州扈通院智朗傳四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五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六

一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七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俊傳八

西京寶壇院從彥傳九

東京普淨院常覺傳十

杭州報恩寺永安傳十一

錢塘永明寺延壽傳十二

西京天宮寺義莊傳十三

西京廣愛寺普勝傳十四

東京開寶寺師律傳十五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

釋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

之心不狎童遊動循天分歛過圭峯溫禪師  
氣流瑰偉虛心體道趨其門者淑慝旌別矣  
謂暉曰子實材器多能之士也請祈攝受二  
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竒山中闕然曾無  
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亘通日誦百千言義  
味隨嚼聞佛許一味水學頗精吟詠得騷雅  
之體翰墨工外小簫九嘉粉壁興酣雲山在  
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  
對壁連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真放達之  
士步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屩而至歷

覽市朝意住則留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  
南嶽經行悟宗旨於曹溪寧勞一宿訪神仙  
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  
采藥於山谷治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  
務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于帝京顧諸梵  
宮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  
于洛洲鑿戶為室界南北岸葺數畝之宮示  
以標榜召其樂福業者占之未替漸構欲閤  
皆周浴具僧坊矣焉有序由是洛城緇伍道  
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五

日一開洗滌曾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  
矣一浴則遠近都集三二千僧矣暉躬執役  
未嘗言倦又以木舄承足泉麻縫衣彼迦葉  
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吟詠餘閑則  
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峯凝神邈  
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  
暑天凜冽矣加復運思竒巧造輪汲水神速  
無比復構應真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并觀  
自在堂彌牟完備時揚侍郎凝式致政佯狂  
號揚風子者而篤重驛為作碑頌德莫測所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終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

釋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冲幼孤靜罕  
雜童稚信尚臺山乃為真容院浩威之高足  
也納戒後器宇穹隆憤繫包桑出求禪法歷  
于年稔内外之學優長口海崩騰良難抗敵  
由是決意越重湖登閩嶺盛談文殊世界聞  
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  
焉癸酉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遲之  
施文殊聖衆供物香茶并鉢盂一萬副應吳

第一五〇册

越諸州牧宰皆刻俸入緣仍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師者率領彈壓緇伍畏焉爲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宣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師號超化居于僧上若鯤鳳之領鱗羽焉十五年間興建梵宇齋餉僧尼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遘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塔藏其靈骨舍利至今存焉

晉東京相國寺遵誨傳

唐末

釋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

夢神人授已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喜愠彌長見寺觀必任步遲迴顧盼不捨年甫十一禮亳城開元寺宗誼律主爲師範矣誦法華經二周畢部由是勤於學問殆登弱冠受于戒律持彼律儀確乎轉石尋師西洛問道梁園初於智潛法師傳法華經講精義入神雌黃滿口梁開平二年戊辰歲止相國寺藥師院首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門徒相續請其訓導已周一十九徧升其堂者二十餘人洎天福二年

有五臺山繼顥大師精達華嚴大經躬入東  
京進晉祖降聖節功德誨仰顥師辯浪經江  
下風趨附乃允講宣誨善下百川蔚成藏海  
矣梁宋之間以顥罷唱請誨敷揚帑帑虛堂  
緇素雲萃募四衆鑄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  
殿三面焉嗟其油素易罹炎上之災刻此貞  
珉寧患白蟬之食工未告終所施已足又召  
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三部四  
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別施鬼神  
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菩提心行矣朝廷崇

阜八

四

重旌表其功賜號真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  
歲正月十六日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  
脇而卧口誦佛名斯須長逝矣享壽七十一  
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于隨河之北寺  
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葉氏  
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迥見  
毗尼祕遠方將傳講俄悟杏婆羅漢反求堅  
固法乃遊閩嶺得長慶禪師心決迴浙受丹  
丘人請居六通院其道望惟馨與夫申椒菌  
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行命

住功臣院末歸州治龍華寺衆徒開演求好  
 營衆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  
 常住房無關鍵筭無局鑄不谷尼衆禮謁不  
 苟聲勢常屬度戒四遠人聚日供累千僧食  
 未嘗告匱言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建隆中  
 終于住寺云

身八

一五

晉曹州扈通院智朗傳

釋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  
 桑門圓坐爲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  
 生暨長婉有僧之習氣淳靖簡潔苦辭親出

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滿師供給惟謹泊乎  
 剝染成大比丘學四分律淨名經俱登閭闕  
 且曰出俗之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羈解絆  
 乎於廣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携錡鉢南極衡  
 陽登嶽棲般若寺行胎息術而覽藏經事訖  
 入閩嶺曾無伴侶形影相弔逢猛獸者數四  
 皆欲呀口垂噬又躡步徐去矣見洞山雪峯  
 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者隨答如飛蓋了  
 達無絀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四事供僧  
 罔聞閒隙四十餘齡役已無倦以晉末丁未



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遷滅于時白衣飲痛緇  
流茹傷獸失猛以哀羴鳥停飛而宛轉或曰  
愛河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  
三火葬收舍利起捨于院朗為釋子衣物誓  
不經女人之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  
寶未省互用蓋以初律後禪陶冶神用之故  
也大名府少尹李鉉為碑焉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  
釋師會俗姓巨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  
北燕遂為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

孩出俗禮薊州溫泉院道丕為師匠高業成  
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刹寺壇梁開平中萍梗  
任飄於河朔杯盃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遇  
觀音院巖俊班荆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  
聞投子山有大同禪師已否曰聞而未見曰  
宜亟往焉及參大同跬步之間舉揚之外洗  
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來梁苑謝俊公  
曰始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昧朱狂斯  
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穢  
猶請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胥德留

入法席四年秋有寶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住焉苦蓋五間而已乃感檀越尚書左丞吳藹兵部侍郎張奩若素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惠通共發奉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于內聲聞於外勅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不求名名來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

世幻逡巡時不我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累諸門人帖然而滅春秋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闍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諫為碑頌德云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

年八

七

釋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子雖乘竹馬獸迴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制略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備天復

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义法自此擔簦  
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冰  
釋心未屬厭梁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講  
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  
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後  
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住院締構堂宇輪  
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咸  
加綉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邁沉疴以周  
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續時  
滿院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誓生觀史

之昭應也吏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系曰前人立義皆按教文豈得好惡隨情是  
非任見已行前轍不覆後車胡不謹而循之  
通曰夫創著述者有四焉一前說極非於文  
茫昧一僻見謬解領悟自乖一樂繁嫌略一  
好直怪迂有一於此無不著述也江公瑞應  
鈔未經披覽聞諸道路言亦濟時須苟不濟  
用而變革古德義章則何異以舊防無所用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也  
周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

釋之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國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因緣遂投真容院附法威侍其緝錫謹弟子之職受具後誦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而求聽習年八威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覈教教屢改槐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余憶昔年每念依於義通棲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性知果驗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晉水却返故山戴華嚴經

遠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時晉高祖握圖之三載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大眾堅命臨壇告辭不允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其已良璞不剖必見泣血辭不獲已度人三二載堅求脫免屬少王嗣位院乏主守大眾僉舉非嶼而誰辭曰此山四海客遊之所奈何不出院門有年歲矣今知供養有何所須雖免不從自後供施委輸十八年中供百萬餘僧一夕雲霧俱發霰雪交零嶼之蓋經白練一條可三四尺

忽爾不見翌日深更遺練俄還舊所也蓋陰神之送至歟顯德七年庚申歲十月示疾謂諸子曰猶龍者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言訖如蟬蛻焉俗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茶毗於東峯下取諸靈骨瘞於塔幢舍利隨緣供養焉

宋末京觀音禪院巖俊傳

釋嚴俊姓廉氏邢臺人也誕育之來蔚繁神異挺身去縛誓入空門從持戒珠終身圓瑩乃持杯錫言徧叅尋陟彼衡廬登手岷蜀嘗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至鳳林欵逢深谷見一區之冕耀原七寶之縱橫時同侶相顧曰奇哉可俯拾乎俊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耳苟欲懷之自速禍也僕吾野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舒州投子山主問之曰客來昨宿何處俊曰在不動道場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對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山主默認許之迨思還趙路出陳留抵今東京屬乎梁少保隴西公資即河陽節度使贈中書令芝之昆也雖居貴仕酷信空門接俊談玄

第一五〇册

若劉遺民之奉賈遠也相與議捨第宅俾建仁祠俊弗讓違以安形性既考禪室而行祖風慕道窮玄堂宇盈塞周其祖世宗二帝潛隱地與俊布衣之交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其即位延遲優渥至乎朝達見必稽顙高談虛論若至寶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疾彌留弟子求醫奉藥瞋目噤脣不食垂誠門人後已當怡顏儼肅合掌訣衆而滅享齡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賜紫袈裟也受而不服錫淨戒師號也有而不稱屬其

策杖清羸周祖勅侍者輩勿令大師一中食俾其日晏更進佞闍尼矣俊諾而難遵慈柔被物暨乎自狹而廣實三院一門也二堂東西恒不減數百衆五十年間計供僧萬百千數京城禪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歸葬于東郊豐臺村白塔存焉于日神都寺院各率幡幢吹貝鳴鑪相繼二三里道俗送殯者萬數知制誥王著爲碑昭懋厥德云

宋西京寶壇院從彥傳

釋從彥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識環尋知跪桶

顯昂挺質豁達為襟年距十五父母聽許出家於并部慧覺禪院也受戒後經江鼓柁論海化鯤流輩畏之咸知宗奉乃懷心於祖教望攻玉於他山由是北別冰天南觀桂海不虞惡瘴唯慕叢林欣遇龍牙山禪師為決所疑蔚成達者後唐清泰丙申歲還遊嵩少洛中始安人情輯睦彥營構禪坊延聚緇侶而供養之歷晉漢周三朝皆加恩命乃曰寵辱若驚吾無驚久矣然俗諦門中感世主以緋繡緣飾朽木者哉以開寶二年八月三日示

疾而終四年辛未改權從久瘞于層塔焉  
宋東京普淨院常覺傳

釋常覺姓李氏陳留人也肇為鞠子氣詞絕竒入鄉校中諷讀經籍群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廬山遊二林陟五老乃禮歸宗寺禪

早八

十二

師充苦行焉梁乾化二年蒙去飾披緇矣明年於東林甘露戒壇納解脫木义厥後修身踐言雖三藏俱留於意表而以心學為究盡之務復入五臺山禮妙吉靈跡迨後唐天成三載始於東京麗景門之右樹小禪坊勅額

爲普淨焉而逐月三八日設園京僧浴其或  
香湯汲注熬蒸失供覺必令撤小屋抽棖桶  
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薦紫衣堅拒弗受  
汲汲以利行濟物爲己任耳開寶四年十二  
月三日遘疾輕安無撓十一日告衆右脇而  
化享年七十六僧臘五十六余毗收舍利五  
色磊落無筭嘗居京邑屢登斯院覽北海陶  
尚書毅爲湘東張仲荀序詩贈覺而云起後  
唐天成至漢乾祐每黑白月三取八日浴京  
大衆累歲費錢可一百三十六萬數計繕千

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也嘻大  
火之下陳留古封周秦已來戰伐之國人物  
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  
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  
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  
千里而近道猶不同矧十萬八千里乎梁王  
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異况瞿曇上人乎  
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撓素王之道今上  
人當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  
內淨六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



公之心受於化也陶重叙曰日靈山覆篲法  
海堙流玉毫晦而微言絕金枝折而異端作  
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齋自  
同禪悅炎涼一納僅蔽枯形前後王臣欲上  
章乞以大師為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  
拒之云云張仲荀贈覺鉢孟拄杖草屨各用  
五言為章刊于小碣其為名流碩學旌別有  
如此者

宋杭州報恩寺永安傳

釋永安姓翁氏溫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  
田穫落文心沉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郃拾  
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  
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從若環蓋哀  
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  
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  
疆艱棘却迴結庵于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  
頓遣群疑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自  
速辜遺行于斯還有禪補前咎計否安跪對  
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領之漢南國王

第一三〇冊

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李  
論為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  
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  
歲終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雖同手  
熾炭寒則柔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

早八

十三

四法臘四十四云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為吏  
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  
聲不輟響屬翠巖叅公感化壽捨妻孥削漆

登戒嘗於台嶺大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足  
鷄巢棲于衣襴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  
遁于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  
無繒纈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  
國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  
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  
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  
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  
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  
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千乙

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于  
大慈山樹亭誌焉

宋西京天宮寺義莊傳

釋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  
傳之秋神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  
寺歸善財之列從升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  
邑承聽法華見識過人闡揚訓物衆請居九  
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以利生始末  
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衣稟  
學僧尼三十餘負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

十年間二時禮懺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  
寅年八月奄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  
年二月遷塔于龍門菩提寺西焉

宋西京廣愛寺普勝傳

釋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媮  
薄俄決志趨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  
或問之曰子胡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  
陽者豈無仁祠哲匠乎勝對曰附神驥可以  
日千里矣某知妙吉淨刹感徵膠戾令我小  
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氣小

兒有此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某非在金丹死而不厭之徒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手受具南臨潞府講通上生經矣聞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化洛都往從學焉凡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間習通精贍勝所傳者中山貞辯鈔講多悞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當乃刪多補少爲四卷行于世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號曰宣教也以太平興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于淨土院享壽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

于龍門山寶應寺西阜建塔旌表之

宋東京開寶寺師律傳

釋師律范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耽之後唐書有傳律弱亂端謹不與群童鬪伎裁十五歲於憫中寺落髮禮貞涉爲師嚴肅

垂勗所履不出邊幅之外涉默異之曰不可

十五

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丘已可去遊方律奉訓南遊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梁世迨大周朝其間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于夷門山舊封禪也營構于殿宇聖儀豐廚秘藏

供僧饒羨約勒後生別院翁如罔違彝憲朝廷以紫衣徽號用旌厥德律視之蔑如也一日謂弟子庶幾曰吾無願不報厥齒欲頽汝宜知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祀正月二十三日而終春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改葬于北部浚儀之原進士賈守廉爲塔銘焉

論曰佛出于世經譯于時大要在乎果因所推歸乎罪福罪也者下三塗之階陞也福也者上諸聖之階陞也階陞是同上下有異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此命章曰興福者乃欲利他焉如秤低昂如室明暗則知二事必不同時又類薰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凡夫氣分唯說罪多聖者品流但聞福厚順性故易造逆意故難修修有多門行有衆路大約望檀波羅蜜多令度無極也始則人天福行施食與漿橋梁義井次則輪王行中下品善上品十善者則梵天福行也一造偷婆二補修故寺三請佛轉法輪次則二乘淨福行同三品善止自利功強耳次究盡位福行乃成二嚴莊嚴

相好從三輪無礙見萬法體空獲利殊多盡  
未來際夫如是福之廣矣大矣乃知聖者為  
福則易爾何耶純淨之故也凡夫則反是易  
薰染之故也是以佛亦為穿針之福知福不  
宜厭焉目連然燎迦葉蹋泥無盡意貢瓔珞  
寶珠沓婆羅分僧卧具伊皆大人有作聖者  
權方欲其因罪不厭除福不厭取矧以教傳  
嶺外法布中原年所彌深行持漸薄內衆修  
福就彼持門先哲息憊行其懺法矣夫修理  
懺也淡慮觀心心無所生生無所住當爾之

時順違無相則罪滅福生之地也若行事懺  
也心憑勝境境引心增念念相資綿綿不斷  
禮則五輪投地悔則七聚首心或期瑞而證  
知乃見罪滅之相也昔者齊太宰作淨住法  
梁武帝懺六根門澄照略成住法圖真觀廣  
作慈悲懺至乎會昌年內玄暢大師請修加  
一萬五千佛名經是以兩京禮經則口唱低  
頭槌磬一聲謂之小禮自淮以南民間唯禮  
梁武懺以為佛事或數僧唄喏歌讚相高謂  
之穰懺法也其有江表行水懺法者悔其濫

費過度之憊此人偽造非真法也又有數古人逐字禮華嚴法華經以為禮無漏法藏也由此有四衆之徒於字上安南無字下安佛誠叨濫也有倡言曰但務生善唯期滅罪何判為非邪通曰翻譯之後傳行已來若天上之恒星如人形之定相或別占一座便曰客星或新起肉隆乃為胼贅者耳君不見春秋夏五邪鄭杜諸家豈不能添月字乎蓋畏聖人之言成不刊之典不敢加字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將知佛教還可加減否如慧

嚴重譯泥洹經加之品目忽夢神人怒責聲色頗厲曰涅槃尊經何敢輒爾輕加斟酌是知興福不如避罪斯言允矣今則不勤課勵靡事增修因搜頽脫之數負貴顯孟安之三寶就今有作何代無人或京兆開乎海池或終南建乎蘭若鑄大悲之銅像造相國之伽藍或代病利人或護生掘土鑄鐘感瑞立刹參雲刻像繁多修臺浩博披榛平田之梵宇脫樣阿育之浮圖刊石為經鳩財立藏或治病於井絡或化人於廊時如斯人也入殊邦

之鄉導合二姓之良媒日月伏根照洞庭之  
 幽暗乾坤玄鑿開混沌之竅端所行博哉續  
 運長矣公羊子有之曰是上之行乎下也詩  
 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願吾徒望上而學之  
 令仁祠聖像無墜于地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音釋

僑居也切 菌苦煩切 肩肩切 逼古切 猶以周切 黨多切  
 鏞閩切 闕苦本切 闕兩切 逼猶切 猶以周切 黨多切  
 切都切 有胡果切 夥胡果切 管居顏切 噤巨切  
 閉口切 縹杜美切 榱榱切 榱榱切 管居顏切 噤巨切  
 籠切土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阜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一 正傳二十六人附見六人

南宋錢塘靈隱寺智一傳一

元魏洛陽慧凝傳二

阜九

唐成都府法聚寺真相傳三

越州妙喜寺僧達傳四

京兆神鼎傳五

京兆泓師傳六

洛陽罔極寺慧日傳七 師法

越州大禹寺神迫傳八

京兆鎮國寺純陀傳九

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十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十一

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十二

温州陶山道晤傳十三

京兆歡喜傳十四 無側

湖州杼山皎然傳十五 福琳

安陸定安山懷空傳十六

澧州慧演傳十七

荊州國昌寺行覺傳十八

王皓

鄂州開元寺玄晏傳十九

南嶽澄心傳二十

杭州天竺寺道齊傳二十一

如法

金陵莊嚴寺慧涉傳二十二

京兆千福寺雲邃傳二十三

清源

京師寶壽寺法眞傳二十四

呂后山道場寧貴傳二十五

閩州長樂寺法融傳二十六

南宋錢塘靈隱寺智一傳

釋智一者不詳何許人也居靈隱寺之半峯

精守戒範而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香入

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哀載

咽颼颼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之梵頗生

物善或在像前讚詠流靡於靈山澗邊養一

早九

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

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召

一公為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群狙聚焉

每至衆僧齋訖斂生飯送猿臺所後令山童

呼三二聲則群猿競至洎乎唐武宗廢教伊

寺毀除焉鞠爲茂草之墟飯猿于臺事皆堙滅一師不詳所終

元魏洛陽慧凝傳

釋慧凝未知何許人也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正修練心戒耳嘗得疾暴終七日而蘇起說冥間報應及見區分更無毫髮之差所覩者五沙門一是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九卷同前智聖次是融覺寺曇護最稱講涅槃華嚴經領徒千數琰摩王曰講經者心懷彼

我以驕敖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好講導不能禪誦王曰付司即有青衣數輩擁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次是禪林寺道恒唱云教導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務喧繁雖造經像止欲得他財物既得財物貪心即起既長貪行三毒熾然具足煩惱與最同入黑門第五是靈覺寺寶明自稱未出家時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

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  
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  
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矣凝  
由此省悟最先見王屬吏檢尋名籍悞追攝  
耳時胡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凝之  
說散訪驗寺額并僧名有無奏報云城東有  
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  
覺三寺并智聖道品曇護最道弘寶明等皆  
實有之太后稱歎久之詔請坐禪誦經者一  
百僧常在內殿供養焉續有詔不聽比丘持

經像在街路乞索如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  
意凝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  
丘多修禪觀誦持大部經法焉

系曰曇護最坐講法而人我因入黑門中若  
禪誦者人我隨增知亦不免最與道士姜斌  
爭論護法之功可補前過無謂傳法之人皆  
墮負處胡后偏見不亡吁哉

唐成都府法聚寺真相傳

釋真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善屬文  
時號奇童內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

疾而終于此寺將啓手足房內長虹若練而  
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其大門屋壁畫  
剝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烏  
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前椽  
欄樹焉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寺中石  
像碑相作辭龔靈曠同撰是歟

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參戲  
弄於龜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  
樂遊方見黃梅忍禪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

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師重磨心鑑光州見  
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如水宗海開  
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唐京兆神鼎傳

釋神鼎者不詳何許人也狂狷而純直髮垂  
眉際每持一斗巡長安市中乞丐得食就而  
食之人或施麤帛幣布錦綺羅縠並綴聯衣  
上而著且無選擇嘗入寺中見利貞法師講  
於座前傾聽少時而問貞曰萬物定已否貞  
曰定鼎曰闍黎若言定何因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爲地呼地爲天召星爲月命月爲星何得不定邪貞無以應之時衆驚其辯發如流貞公與學被挫其鋒頗形慙色張文成見之歎嗟謂之曰觀法師迅辯即是菩薩行位五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撻之怒辱之不嗔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怨撻之即怒辱之即嗔由此觀之去菩薩遠矣時衆錯愕合掌而散焉

系曰答人之問遲巧不如拙遠今傳家隔幾百年輒伸訓對通曰谷變陵遷生來死往萬類相糾五道輪迴正是不遷之法可非定耶經云世間相常住是也又言天地星月各據其倫終歸磨滅可非不定耶經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是也今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可非定不定耶雖定不定俱解脫相歟又言有喜怒非菩薩者菩薩雖喜怒非喜怒非菩薩而誰也今聊雪利貞之鬱悒歟

唐京兆泓師傳

釋泓師者齊安人也神龍中來遊京輦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瑰怪頗善地理之學占擇瑩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而出入於鄭公韋安石之門與韋既密一日謂之曰貧道於鳳棲原見一段地約二十畝有龍起伏之形勢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韋曰老夫有別墅在城南候閑隙陪國師訪地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資高興異日韋尋前約方命駕次韋公夫人曰令公為天子大臣國師通陰陽術數柰何潛遊郭外而營生藏非所宜也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遂止韋曰舍弟滔有中殤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不得他將相止列卿而已滔買葬中殤後為太常卿禮儀使而卒泓每行視山原即為圖狀嘗自洛東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好山岡丞相可用之說曰已早九位極人臣吉孰過此泓曰無人勝此遂咨源六監察乾曜曰先人有遺旨矣後曜請假東洛遷奉而迴已經年矣泓再經缺門其地已成瑩兆問居人曰源氏之松柏也泓曰冥數合歸源氏坐可待其變化不數年曜果登庸焉

第一五〇册

泓曾識燕公曰宅勿於西北隅取土後成坑  
 三二處為穴泓驚謂燕公曰禍事令公富貴  
 一身耳更二十年禍及賢郎耳及均均受禄  
 山偽官肅宗復京以減死論太上皇苦執令  
 處斬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崇重泓號國師  
 占相之言未嘗差謬

唐洛陽同極寺慧日傳具考師

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  
 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  
 乾心恒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

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師子洲  
 等經過略徧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  
 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  
 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  
 多苦深厭閻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  
 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說皆讚  
 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  
 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  
 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  
 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



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  
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  
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  
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  
佛誦經迴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  
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  
滅日斷食旣因聞此強壯及登嶺東歸計行  
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  
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  
三藏生常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

于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  
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說不同或云  
薑薑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  
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闕  
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  
于闐方得見也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  
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  
見枝葉薑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  
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光葬于  
白鹿原成小塔焉餘姚休光寺釋眞法師金

華人也俗姓王氏真懸非辭家童蒙悟道發  
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緇服真學  
習師古義成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  
法源盡於度內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  
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主休光寺焉二公常  
相謂曰真公通深妙法玄無上義問一得三  
言發響應音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  
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終于寺本縣令王遜述  
德刊銘洪元睿書焉

唐越州大禹寺神迥傳

釋神迥未詳何許人也幼入法流齊莊自任  
節高行峭不惡而嚴晚年慕稱心寺大義律  
師同習三觀於天台宗得旨於左溪禪師即  
寶應年中也加以辭筆宏贍華藻紛紜爲朗  
師真影讚法華經文句序冠絕于時爲世所  
貴不詳厥終焉

唐京兆鎮國寺純陀傳

釋純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無由翻就華言  
也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  
見之顏容若童釋之色言已年六百歲矣或

謂爲八十歲人也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  
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  
曰心神好靜今爲塵境汨之何從冥寂乎若  
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采芙蓉其可得  
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  
怨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  
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弟子賈衣  
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于鎮國寺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釋道邃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晤執志有恒

懸解真宗不由邪術末傳隋智者教道素得  
玄微荆溪之門杳難窺望大曆中湛然師委  
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驥之可以致  
遠也于時同門元浩迥知畏服不能爭長矣  
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  
卉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津達江東慕天  
台之法門求顛師之禪決屬邃講訓委曲指  
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  
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造邦  
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

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  
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遂公總萬行於一  
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  
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為  
憑云澄泛海到國實教法指一山為天台號

一寺為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暹尊  
遠為祖師後終于住寺焉

唐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

釋進平姓吳氏京兆人也早出家于永安山  
明福院風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

鍊注令人樂聞末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會  
師了悟且曰甚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難乎哉  
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請入城  
闡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年三月  
入塔

唐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

單九

十

釋道隱姓王氏彭原人也風宇高峙情性宏  
淡少脫塵勞誓從沖漠既循師範因願遊方  
得荷澤師頓明心要迨旋鄉土道聲洋洋慕  
其法者若登華陰之市也匪召負臻檀施豐

洽鬱成精舍焉以大曆十三年三月晦囑累  
四部從於中夜趺坐而終春秋七十二法臘  
三十五弟子辯真建塔緘藏焉今師資二座  
全身不朽矣議者以為得道真正其器亦然  
譬猶鍊丹之鼎藥成鼎亦化金矣在華嚴有  
諸菩薩成就如虛空忍得無來身以無去故  
得不生身以不滅故得不聚身以無散壞故  
其隱師之謂歟

唐温州陶山道悟傳

釋道悟者不知何許人也高趣放蕩識量難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贊未住永嘉陶山側精舍則隱居修真誥之  
所也大曆中代宗為陶真君樹此精舍晤於  
此進修靡忘人亦傾仰一夕跏趺而卒身肉  
無沮如入三昧議不焚葬後五年忽舉右手  
狀若傳香州官民庶異之以事奏勅賜紫袈  
裟謚曰實相大師早九至今塔中州民祈禱權華  
填委焉十一

系曰凡諸入滅舉其指者蓋示其得四沙門  
果之數也昔求那跋摩舉二指而滅言已證  
二果歟其次法京垂滅屈三指慧景反握二

第一五〇册

指拊之還屈今晤之伸指豈不同諾

唐京兆歡喜傳

無側

釋歡喜不知何許人也性無羈束慈忍寬和人未嘗見其愠色故號之焉觀國之光至于京輦貴達下民延之少見違拒言語不常事迹難測德宗皇帝聞而重之興元十二年勅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喜與保唐禪宗別勅令受戒緇伍榮之至其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本寺焉有會稽雲門寺釋無側者外國人未知葱嶺南北生也若胡若梵烏可分諸建中

中越磧東遊得意則止度其冬夏後棲越溪雲門寺修道然善體人意號利智梵僧焉相傳則是康寶月道人後身也必嘗以事徵驗而知與名德相遇談話終夕吳興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禪看松雪其高邈之狀在畫辭焉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釋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

登戒于靈隱戒壇守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  
所留心於篇什中吟詠情性所謂造其微矣  
文章儁麗當時號為釋門偉器哉後博訪名  
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並進子史經  
書各臻其極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  
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  
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  
心地法門與武丘山元浩會稽靈澈為道交  
故時諺曰雪之晝能清秀貞元初居于東溪  
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曰

早九

十二

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  
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  
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  
入杼峯與松雲為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  
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  
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  
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  
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  
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  
譴再移為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

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  
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  
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  
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  
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福見  
以宿志為辭邪早九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  
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畫以陸  
鴻漸為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頓顏魯公真卿  
命禪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為五雜俎篇用意  
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畫清淨其志

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  
道者遊故終身無惰色又興冥齋蓋循樵面  
然故事施鬼神食也畫舊居州興國寺起意  
自捐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釗本德清人也  
夕從州出乘馬到駱駝橋月色皎如見數人  
盛飾衣冠釗怪問之如何到此曰項王祠東  
興國寺然公修真齋在茲伺耳釗翌日往覆  
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赴胥錢沛行役泊舟呂  
山南見數十百人得非提食器負束帛怡然  
語笑而過問其故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



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  
山寺有集十卷于頓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勅  
寫其文集入于祕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疊  
疊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畫生  
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  
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  
之交結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  
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  
號嗽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  
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

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  
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  
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又唐黃州大石山釋  
福琳姓元氏荊州人也父爲襄陽判司素崇  
釋氏琳幼好佛門恒循檢操早知割愛就玄  
靜寺謙著師下剃染登滿足法已躬禮荷澤  
祖師乃契真心後至黃陂剪茅營舍終成大  
院安集四方禪侶琳終時年八十二興元二  
年四月入塔

唐安陸定安山懷空傳

釋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膏粱之子幼且  
矜莊乃辭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  
大明禪師默識空之器局不常教誦群經納  
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秀禪師闡化造而決  
疑後往安陸定安山修遇一叟勸空鎮壓此  
川我需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即土地神耳  
尋因村民逐虎入山見空歡喜而白之曰此  
中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以息災之法  
空曰虎亦衆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迭  
相償報何時斷期乎老僧爲諸君計者善可

攘去鄉人曰愚下無知唯教所在空曰汝歸  
合同心陳置道場施設大會空預法筵至日  
之夕矣有一虎於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咄哉  
惡類一報未滅更增宿殃噬人倫也天不見  
誅死當墮獄吾憫汝哉虎被責已忽遲迴而  
逝早九明日齋散上山其虎在庵前領其七子將  
齋餘擲之各食訖爲其懺悔七虎相次俱亡  
百姓胥悅且曰從師居此俗無疵癘仍年穀  
熟致拜而退時張遼大夫爲州牧遣府吏慕  
容與往請入州空謝病不起部領工匠爲建

禪官畢示疾而終享年八十三貞元三年三月十六日火葬收舍利入塔焉

唐澧州慧演傳

釋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爲東平糾曹演幼入開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脫章日講涅槃經演常隨聽入神旣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遊華下思登毛女峯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叅荷澤祖師通達大觀因入南嶽遂住澧陽江南得道者多矣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唐荊州國昌寺行覺傳

唐

釋行覺姓劉氏鉅鹿人也釋歲英敏立不易方負志出家親難沮勸早投本部永泰伽藍受業納戒後於洛都遇會禪師開悟玄理秉心矯跡遊方見江陵古寺殿宇摧墮闕而無人覺卸囊挂錫明日見樵夫驚怪言此是國昌寺廢已三周將知人事相因道從緣會學者至矣鄉人來矣鬱成一寺時節使崔尚書請召入城謝而不赴檀施繼臻乃與感化貞元十五年告終年九十二荆楚之人營塔焉

又南嶽山釋皓玉者趙氏之子上黨人也出塵于法清寺後於荷澤會下大明心印入嶽中蘭若養道衡陽太守王展負外傾重終時年八十餘興元中入塔云

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

早九

十六

釋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識多學注文選行講集於梁宋之間李邕北海太守唐書有傳晏釋昧之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真剃落配住開元寺大曆三年從大闍黎真悟受具足法便尋律範日

不視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食之間違教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迥澤望風瞻想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住遑遑然如以佉陀羅炭浴身也不出戶牖焚香掃地端坐盡日人不堪其憂而晏居之以爲三禪之樂不敵也晏少習毗尼長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玄奧而聞律藏有一時外學之說或賦詩一章運思標技孤遊境外彭城劉長卿名重五言大嗟賞之由是風雲草木每有賦詠輒爲工文者之所吟

諷也晏房舍在寺之北隅頗為湫陋凡當時名士共營草堂有若陳郡袁滋趙郡李則盧來卿于文炫蔡直偕檀捨同締構也鄂嶽連師何公旌其行業請居晉安不移其志建中伊始符載與楊衡李演約晏為塵外之侶焉

早九

十七

以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滅春秋五十八僧臘三十四遷塔于黃鶴山南原也

唐南嶽澄心傳

釋澄心姓朱氏東海人也厥父任濟源令天寶中安史之亂遇害心釋齒隨母氏至河內

貧極母即從人心不樂隨嫁心之志氣不群

乃投應福寺智明法師求教勗披削登戒後雲遊烏宿務急叅玄於秀師高足門下了其法要乃觀諸方名跡遂止衡嶽請益之僧摩肩駢足時太守吳憲忠請心入州治謝而不

行再命棲于龍興寺來問道者文室恒滿貞元十八年壬午十一月示滅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塔云

唐杭州天竺寺道齊傳

如法

釋道齊俗姓趙氏錢塘人也幼而察慧器度

浩然入于庠序經籍淹通偶立當衢見僧分  
衛行諷淨名經冥然喜之且召入家設食問  
僧爲居何寺答曰定水伽藍因請父母出家  
母曰吾生汝時夢手擎日月嘗占是夢云貴  
子有五等之分脫或捨家吾無望矣由是往  
定水從師年十七進具習毗尼法復投靈隱  
寺學華嚴經義自爾於天竺寺修習禪定行  
杜多行其山有石窟齊於中坐忽巨蟒矯首  
哈呀爲吞噬之狀愀然不動時有虎豹近于  
石室群鹿時時馴擾又山椒乏水以錫杖剝

地其泉迸流實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  
學者勸請講華嚴經時雪飄飛忽生華二本  
狀若芙蓉熠燿光發觀者嗟歎見所未見齊  
道譽惟馨其節儉惡衣惡食人所不勝後終  
于山寺焉又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  
人也少爲商賈心從平準早九至今東京相國寺  
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隸業偕通遂往嵩少  
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登太  
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楮  
墜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

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塔云

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

釋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即東晉太傅安之後是知傑氣英靈間代而出津梁拔俗異世豈無涉為人清素戒節孤峻好寂為樂不棲名聞以大曆之初於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彌載不憚其勞泊忠捐世踵武茲嶺無遊人境一衣方丈操節彌高自是以

來問道者衆四維方域無不霑洽五十年中翕然歸德以長慶二年終於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於當代矣

草九

十九

唐京兆千福寺雲邃傳

清源

釋雲邃不知何許人也通綜經論解將行兼仍貫群書號為該博好遠汎愛人無間然累朝詔入內道場順宗已來掌領譯務憲宗初勾當右街諸寺觀釋道二教事別勅充西明

千福兩寺上座風猷淹雅網任肅然昔賢以道生比郭林宗逢公有焉次潤州棲霞寺釋清源姓馮南徐延陵人也穉年貞素長亦弗群俗態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爲弟子焉學瞻經律人罕疇匹棲于攝山積其齡稔長慶初工部尚書李相國德裕鎮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諮稟禪要雅契夙心及贊皇去郡返錫棲霞終于住寺唐京師保壽寺法真傳釋法真不知何許人也器識悠深學問宏博

研窮梵典旁贖儒書講導之餘吟詠情性公卿貴士無不宗奉洎長慶中帝頗銳懷佛事真屢膺召命內殿祇奉四年赴禁中道場睿武昭愍皇帝御于法席顧問三寶功能真得應對而辯給圓轉援據粲然帝悅因請云久廢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蓋兩河間兵革未偃之故尋詔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尼等經僧能暗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



即令與度真頻奉勅修功德故遂奏請真之  
德望實唱導之元罔知終所

唐呂后山道場寧賁傳

釋寧賁姓李氏隴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  
奉釋尊而不言乎替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

年九

二十

焉賁所吐論皆以覺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  
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測無以文字求我因  
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竒之語而異之大  
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子師  
資數歲道議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呂后山岑

廖曰即是諸佛住處何必天台也賁善提直  
幹挺秀七尺村豪里宿覩其異狀歸依瞻仰  
老幼爭先同味醍醐疾病皆愈是時多有行  
路緇戾欲暴僧徒賁乃引之而前威之而退  
驚駭儀貌禮足歸依調御山林魔邪懾伏不  
下巖嶺近萬餘辰德遠道高僧徒彌衆先時  
居處隘陋兼無殿堂衆議經營任人資福遠  
村窮墅亦競助緣土石木工程材售巧約山  
橫棟臨澗飛簷斤師斧子鳥立猿裊揆景促  
力星再迴天殿堂成矣佛像列矣精耀俯仰

照山蛇雲人天不殊別開佛土大和二年六月七日遠聞道場之內有鼓鞞絲竹之聲是夜二更恬然化滅生形七十五炎臘四十一是月權殯于杉園禮也齋祭殊品哀號震山慘樹色於禪枝咽水聲於石穴物尚知感人情可量大和五年九月茶毗建塔於道場巽山稟先意也

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傳

釋法融姓嚴氏閬中人也穉齒好朴素惡華楚之服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于聚戲

搏沙為塔所作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摳其衣坐執經卷苦求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為弟子經誦偕通乃霑戒善遂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放蕩閑居學道者磨至以大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門人奉神座入塔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阜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人

唐上都大安國寺好直傳一

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二

高闕

高麗國元表傳三

全清

鎮州龍興寺頭陀傳四

南嶽山全玘傳五

越州明心院慧沐傳六

幽州南瓦窰亡名傳七

祝融峯  
禪者

洪州開元寺棲隱傳八

安寶

河東懸瓮寺金和尚傳九

梁四明山無作傳十

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十一

處默  
靈域

廬山雙溪院國道者傳十二

泉州智宣傳十三

江陵府龍興寺齊已傳十四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十五

明州國寧寺晉光傳十六

晉宣州自新傳十七

漢杭州耳相院行脩傳十八

宋宜陽栢閣山宗淵傳十九

唐大安國寺好直傳

釋好直俗姓丁氏會稽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葷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塢山藏師落髮元和初受具於杭之大竺寺凡百經律論疏鈔嗜其腴潤一旦芒屨策杖詣洪州禪門洞達心要虛往實歸却於本郡大慶寺求益者提訓凡二十餘載爲江左名僧見儒士能青眼故名輩多與之遊往往戲爲詩句辭皆

錯愕凡從事廉問護戎於越入境籍聲實而造其戶不獨能誘亦善與人交者大和中遊五臺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護戎郗志榮宋常春二內侍尤味其道孜孜遠招開成初再至京國二貴人同力唱和牽械虐留致安國寺大方丈以居之年十王畿龍象莫不欽重無何召入爲供奉大德非所好也徇俗受之然歸與之歎未嘗少棄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囑累弟子訖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郗宋二家率財權瘞于滻水東人皆悲之門人

鑑諸後歸葬于崇山之南華嚴寺起塔會昌

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為碑紀代焉

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高開

釋廣脩俗姓留氏東陽下崑人也淑質貞亮  
早預邃師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

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

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七日則第四

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

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謂講止觀于郡齋以

會昌三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本

寺俗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二遷神于金地道

場法付門人物外焉咸福七年門人良汶發

墳火葬淘舍利一千餘粒重塔緘藏焉又

湖州開元寺釋高閑本烏程人也髫年卓躒

范露異才受法已還年十有隣堅志苦學勞形未

嘗少惰後入長安於薦福西明等寺三隸習經

律克精講貫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前草

聖遂賜紫衣仍預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

性情節操盡然難屈老思歸鄉終于本寺弟

子鑒宗勅署無上大師亦得閑之筆法閑常

好將雪川白紵書真草之蹤與人爲學法焉

唐高麗國元表傳

全清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之必多霆震猛獸毒蟲不然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爲山神驅斥明旦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賣經棲泊澗飲木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于時屬會昌搜毀

表將經以華櫛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評禪師素聞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清越人也耨耘戒地芬然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劾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絲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鋹以鞭



驅芻靈入其中而吻吻有聲絨器口以六乙  
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  
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  
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窖藏掘打鎔破見  
一鷄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

早十

四

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釋頭陀本下野磨家之子然其器度溫潤若  
長者之規厥父課令其守磨夜深憫驢牛之  
困憊自己代之放其畜啣草飲水歇卧者父

母知之為其罷業兒亦乞出家遂落髮受具

持無嗔怒唯收拾糞掃物為衣可重數斤卧  
具三十年未嘗更易苦節之行無有倫比真  
定之民重之而不受人供施號抖擻上人焉  
系曰糞掃衣者四聖種之一也凡修鍊者必  
願成此行奈何少堪任之其勝之者勇猛堪  
能之人也

唐南嶽山全玘傳

釋全玘本餘杭人也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  
剃染稟質強渥且耐飢寒諸所參尋略得周

徧乃隱衡嶽中立草庵木食澗飲結輦草為衣伏臘不易有贈珖詩云窠居過後更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此太常孫渥舊相南遷有作事詳南嶽高僧傳云

早十

五

系曰草衣在南嶽炎方壯年即可未知衰老徙居幽朔耐否如能則上上根勝士也

唐越州明心院慧沐傳

釋慧沐俗姓祝氏即世暨陽人也代為著姓沐幼冲之歲家法嚴明訓授儒經鬱成造秀

將隨計吏謁覺智寺契真禪師即謚大觀者是也因以微諷沐由茲開悟明年剃度乃詣洪井禮觀音禪師頓了心契咸通七載還歸故鄉邑宰韋公廼率信心者造棲真院四方禪客無遠不屆廉使裴延魯召沐因營鑑水坊精舍出還以坊為題榜既而居之安而能遷允明州掾齊肇請住玉笥峯未久而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則乾寧五年七月三日也唐幽州南瓦窰亡名傳祝融峯禪者釋亡名履行尤峻獨居燕城南窰窰間天祐

中幽薊不稔道殍相望因分衛迴聞車轍中  
呱呱之聲憫而收歸乃飢民所棄女子也以  
求牛乳哺之當七八歲引於城中求色帛以  
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豔麗殆非凡俗或譏呵  
者僧終無渝志適遇燕帥劉仁恭從禽遂兔  
直入僧居窰內一卒見女子侍僧之側遂白  
帥劉往親見問其故皆以實對劉曰弟子欲  
收之可乎僧曰諾早驗無恡意自扶上馬歸  
附元真處子也劉益哀之不令伍於下位仍  
重其僧謂爲果位中人也別造精舍以處之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劉一旬兩往謁焉其僧疾沒門人入訃女方  
獨坐聞之哀慟而死焉劉爲僧營塔標誌矣  
又祝融峯禪者亡名爲人抗直不事威儀每  
一舉揚善標宗要道俗歸之若市嘗飲酒遇  
毒當時吐下透落腐衣裂石體中無惱每有  
一蛇一虎爲衛護狀迨終閣維留骨一片大  
如琵琶槽僧衆構火重焚焚時色同火質火  
盡灰寒色白如雪豈非得全身分堅固設利  
羅乎至今嶽中傳其言句立其浮圖號祝融  
峯道者焉

早十

六

第一五〇册

唐洪州開元寺棲隱傳

安實

釋棲隱字巨徵姓徐氏少而端厲神解天然  
佩觿之歲酷好出塵父母不可壞其意削髮  
之後納法已還其間服勤於學深入毗尼壺  
奧焉又於風雅之情非彫刻而得成自天姿  
廣明中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峯實嘉遁也然  
多於華朝月夕晚照高秋練句成聯合篇為  
集往往首健瀏亮散在人口身擁零破麻納  
不識者謂之山叟野人殊無能者得歸宗禪  
旨與同舉揚且無怯法平常與貫休處默脩

睦為詩道之遊沈顏曹松張凝陳昌符皆處  
士也為唱詠之友隱為群士響臻淡然若水  
後寇盜稍平入荆楚登祝融蹤迹嘯傲光化  
三年遊番禺受知於太尉徐彥若同光二年  
於洪井鉅鹿魏仲甫邂逅以文道相善後唐  
天成中卒詩弟子應之<sup>早十</sup>携隱之詩計百許首  
投仲甫為集序今所行者號桂峯集是也次  
嘉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  
風神爽拔性行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誓思脫  
屣及進具之後專習定門洞達真訣而不衣

縑纒惟專分衛寢則芻艸安昔遊五臺嗟南人之不識遂率道俗同模築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今且存焉事畢無疾而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由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院供養至會昌毀寺遂焚之

唐河東懸窳寺金和尚傳

釋金和尚者姓王氏西河平遙人也所生之地猪坑村幼而魁岸為人魯質所作詭異與平人不類於嵩巖山出家其後身裁一丈腰闊一圍言事多奇差終後如在鄉人供祭之

乞願皆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鄭重焉

梁四明山無作傳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踟躕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水寺出家及生果歧嶷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年迨四歲母自教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

子舉業漸見風範和潤且恒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取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寬汝所取父乃許之送入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氏仇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爲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叅其玄學於雪峯存禪師深入堂奧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進

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師鍾氏之面乃遊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杼意呈王王亦不留詩云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邵退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交談終日進士楊弁亦慕爲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于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隸筆迹首健人多摹寫成法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

禮佛文一卷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  
不謁公門不修名刺不趨時利自號逍遙子  
焉

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

處默  
蜀域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

卓十

九

也七歲父母雅愛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  
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聽  
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滌鄰院而居每隔  
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  
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華經

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  
彌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命休爲  
監壇焉乾寧初賫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  
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遣贈亦豐王立去  
僞功朝廷旌爲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  
平越將校姓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  
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  
受衆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  
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  
自此遊黔歛與唐安寺蘭閣黎道合後思登

南嶽北謁荆帥成汭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爲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於荆帥黜休于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資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爲得得來和尚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憐怛一皆官葬塔號白

蓮於城都北門外昇遷爲浮圖乃僞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爲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爲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跡好事者傳號曰美體是也嘗觀休真相肥而矧蜀宰相王鎔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體也

梁廬山雙溪院國道者傳



釋國道者未知何許人也器凝淳粹行敦高邁塊然獨處翩翩在形器之上矣叅學攸廣欲歇孤征愛廬山秀異誓隱淪以求其志考築草舍灌園植蔬任山中居人掬取或問其故荅曰貧道無心而種無心而捨也驗此見知實達道之上流矣脩睦僧正恒傾意奉重詩贈國公云入門空寂寂真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見無心人謂癡後終于院葬于雙溪山原有小浮圖焉今以國字呼之為名邪姓邪未得詳焉

梁泉州智宣傳

釋智宣泉州人也壯歲慕法學義淨之為人  
也輕生誓死欲遊西域禮佛八塔并求此方  
未流經法以唐季結侶渡流沙所至國土懷  
古尋師好奇徇異聚梵夾求舍利開平元年  
五月中達今東京進辟支佛骨并梵書多羅  
葉夾經律宣壯歲而往還已衰老矣梁太祖  
新革唐命聞宣迴大悅宣賜分物請譯將歸  
夾葉于時干戈不遑此務也

梁江陵府龍興寺齊已傳

釋齊己姓胡益陽人也秉節高亮氣貌劣陋  
幼而捐俗於大瀉山寺聰敏逸倫納圓品法  
習學律儀而性耽吟詠氣調清淡有禪客自  
德山來述其理趣己不覺神遊寥廓之場乃  
躬往禮訊既發解悟都亡朕迹矣如是藥山  
鹿門護國凡百禪林孰不恭請視其名利悉  
若浮雲矣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梁韋唐命  
天下紛紜于時高季昌稟梁帝之命攻逐雷  
滿出渚宮己便爲荊州留後尋正受節度迨  
乎均帝失御河東莊宗自魏府入洛高氏遂

割據一方搜聚四遠名節之士得齊己義豐  
南嶽之己以爲築金之始驗也龍德元年辛  
巳中禮己於龍興寺淨院安置給其月俸命  
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閑辰靜夜多事篇章  
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且尙高之  
命耳己頸有瘰贅時號詩囊棲約自安破納  
擁身臬麻纏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  
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爲狎華山隱士鄭  
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集行于世自號衡嶽  
沙門焉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

釋無迹姓史氏朔方人也當宣宗御宇佛法中與大中九年年正十三決志捨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師為弟子操執密緝拂攘置塵咸通三年用賓于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凡

早十

十二

於百藝悉願遊焉慕定林威能畫戴安道能琴我則講貫之餘兼而綜習先是唐恒夫嘗作鎖朔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聞恒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門寺迎真身右宣副使張思廣奏迹充乎讚導悅懌上心宣賚稠厚光啓中傳授佛頂熾盛光降諸星宿吉祥道場法歸本府府帥韓公聞其堪消分野之災乃於鞠場結壇脩飾而多感應景福中太尉韓公創修廣福寺奏迹住持皆以律範繩之塞垣間求戒者必請為力生焉梁乾化丙子歲中書令韓公洙奏署師號曰鴻遠歟後唐同光三年乙酉歲四月一日坐終于丈室筋骨如生風神若在蕃漢之人觀禮稱歎曰昔至德中當府龍興寺

第一五〇册

有高士辯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寧元年府帥  
舉奏勅謚曰能覺今迹師可不異時而同事  
哉中書令韓公命工布漆焉莊宗朝軍府從  
事薛昭紀為碑頌德云

後唐明州國寧寺誓光傳

阜十

十三

釋誓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也唐史官左  
庶子競之裔孫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  
必介然不與常人交雜好自標過慢易縉流  
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有得色長於  
草隸聞陸希聲謫官于豫章光往謁之陸恬

靜而傲氣居于舟中凡多迴投刺且不之許  
接一日設方計干謁與語數四苦析其草法  
而投其五指撥鐙訣光書體當見首健轉腕  
迴筆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詔對御榻前書  
賜紫方袍後謁華帥韓建薦號曰廣利自華  
下歸故鄉謁武肅王錢氏以客禮延之而性  
畔岸弗愜王情乃歸甬東終焉有文集知音  
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環溫州僧正智琮皆  
得墨訣有朝賢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  
等五十家僅成一集時四明太守仰詮素重

光高蹈躬為喪主理命令葬後三年准西域  
焚之發棺儼若生相髭髮爪皆長茶毗收舍  
利起小塔焉則後唐長興中也

晉宣州自新傳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  
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叅問焉從雲居長  
往迴錫嘗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  
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  
如問曰何不避乎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  
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許直迴戈遣歸見武肅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  
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  
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  
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  
庵一僧雪肩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  
磬遂開目驚曰早十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  
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  
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  
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  
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

第一五〇册

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居此地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溪畔有稻百餘穗收穀手擲三劑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漢杭州耳相院行脩傳

釋行脩俗姓陳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小心受課誦念克勤十三削髮往長樂府戒壇受上品律儀年始十八叅雪峯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存師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二人睹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璫猶短吾為汝伸之十五雙手平曳登即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遂構室于西關高峯為其宴息後鬱成大院脩別無舉唱默默而坐人問唯笑

而止士女牽其耳交結於頤下杭人號長耳  
和尚以乾祐三年庚戌歲十一月示疾動用  
如平時以三月中夜坐終檀越弟子以漆布  
今亦存焉後寄夢睦州刺史陳榮曰吾坐下  
未完檢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

### 宋宜陽栢閣小宗淵傳

釋宗淵姓宮氏高密人也幼通經籍察慧若  
神忽願出家于東萊北禪院後參學江表岳  
中祖師勝友資神潤已往造實歸僻好吟詩  
於荆楚間嘗師學于齊已之體自言緣情在

品物流形之外覽天下山川且曰步仞之丘  
巨獸無以隱其軀愛宜陽栢閣山居之以求  
其志其孤潔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見日別  
持觀音支品蓋曾有善相人言淵促齡勉令  
受持普門品也至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預言  
終期令水土作坐如鹿頂形連促木工明日  
齋時要用至是果坐終焉鄉人無遠近皆來  
焚香設拜當年遷小塔于寶雲寺之山原年  
八十三有洛西集著挽辭五十首一云舉世  
應無百歲人百年終作塚中塵余今八十有

三也自作哀歌送此身紙衣一襲葬焉後開發神色宛然弟子淡然奉明葬之于巖穴之中矣

論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萬物細縕而出鼓動而萌由庶類以蚩蚩稟自然而歷歷自

早十

十六

然者道道惟本心心無不通通物之理之謂道也道其不一蕃息流形若究天倪物亦惟一乾一也坤一也殆乎因動成變以變求占則生象不一歟至如鳥獸交氣草木構精或用其牡而踈其雄或同乎根而異乎實鱗飛

似鳥摘移成枳交獲為儉羽嘉生鳳若此之倫物類糅錯之所致也雜之時大矣哉事有重貽物有紛綸乃彰雜名非一名而統盡故曰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昔梁傳中立篇第十曰唱導也蓋取諸經中此諸菩薩皆唱導之首之義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導者固必有達者終南釋氏觀覽此題得在乎歌讚表宣失在乎兼才別德也譬若別均天分重賦全才虎雙翼而飛鷹四足而擊也於是建立雜篇包藏衆德何止聲表無所不容或曰



續傳改作名題自何稽古通曰象班孟堅加  
九流中雜流也如其立教如其為人匪獨陰  
陽不專刑律或兼名墨或涉縱橫則可目之  
為雜家流也漢書有變拾太史公之遺澄照  
建題正梁慧皎之僻北十或曰胡不聞揚子雲疾十七  
其雜乎通曰彼惡夫淮南太史公不宗孔而  
無純德耳此則應雜而雜斷無雜咎歟今作  
傳者若游夏焉觀其起隱終哀何敢措一辭  
也或曰何忽變唱道成聲德耶通曰聲之用  
大矣哉良以諸佛刹土偏用一塵以為警悟

唯忍土最尚音聲行為佛事及觀音說圓通  
世尊稱讚者為被聞熏故若毗目仙人香積  
世界樂不樂爰居之耳圓不入方鑿之穿是  
以影勝大王止前驅之象馬鉢囊釋子動合  
會之人天返魂者隨唄聲而到家光潔者聞  
唄聲而歡喜乃可謂官商佛法金石天音哀  
而不傷樂而不佚引之入慈悲之域勸之離  
繫縛之場脫或執受不精器能無取乃不可  
謂為聲德也于今搜有鄰之德聚兼講之才  
三人之師于斯見矣四戰之國孰敢攻乎得

非備五彩而服章含八風而成樂則有登天竺而作猿梵動塔鈴而貫虹霓副天請而都講隨占地理而宰臣應觀音摩其髮頂彌勒訴其雷神始化倭民坐亡舉指見慈顏而不怒作詩式以安禪巨蟒不警山魔懾伏臨神鑑而懸知澄汰禮天冠而誓隱靈蹤破甕飛鳥勞身代畜衡山衣草禹寺明心養童女以身全遇毒流而命在德符禪月軀涉磧沙或辯之利通或聲之流靡猗嗟碩德於爍群公若諸根之互能同五事之俱舉故強名為雜

也蒼筤接梅檀之樹數倍馨香鷹鷲育金翅之巢千重猛鷲咨爾同道聽乎直言為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如能以高為本以德為枝以修為華萼以證為子實然後婆娑挺蓋鬱密成陰周覆三千大千號之曰大

菩提樹也歟

阜上

十六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後序

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

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為十科見於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二年奉睿恩掌洛京教門事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

狀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得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為辭耶時方徹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

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云耳

音釋

澹水所簡切 躒音洛 蓋昌六切 鑿音浮 幼虬  
 聲也 窳居効切 闕然出頭貌 殍婢表切 餓  
 瓜古胡切 觭角規切 鞞古黠切 化匹  
 別也離 黥音伊 傘於檢 譖莊蔭切 錯苦駮切 揄

事十

十九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册

即淺切  
 割也  
 瘰癧  
 瘰癧力求切  
 瘰癧也  
 瘰癧章忍切  
 瘰癧魚五各切  
 瘰癧  
 瘰癧庚  
 楚人曰  
 儉  
 鷓鴣  
 鷓鴣音至  
 鷓鴣也